武俠世界

《霜葉恨》（雙鷹神捕故事之十六） 西門丁·著

紅花莊發生了一件離奇的兇殺案，兇手却如烟霧般消失於現場……一片霜葉隱藏了無限的愛恨。一片霜葉引出了一段驚心動魄，愛恨交織的故事！

精明狡黠的江南總捕頭管一見竟墜入了一件借刀殺人的陰謀中……愛好本故事集的讀者，請勿錯過《霜葉恨》。



$4.00

1174

編者話

雙鷹神捕故事之十六﹁霜葉恨﹂今期刊出。是一篇倫理、愛恨、親情交織而成的武俠巨著，編者特別推薦，﹁霜葉恨﹂這個故事，不但有懸疑推理性的偵探題材，而且對恩怨情仇的報復的描述，字字珠璣，刻劃入微。故事展開時是由於一件離奇的兇殺案發生，兇手却如煙霧般消失現場而引起猜疑，詎料最後由一片霜葉啓發了精明神捕管一見的破案綫索，終於……？愛好本故事集的讀者，敬請先睹爲快！

＊＊　　＊＊　　＊＊

今期太空爭霸戰故事是﹁登陸月球﹂。地球人類登陸月球並不是新聞了。但一艘巨大無比的宇宙船，載有三萬乘客，而且都是戰鬥力極强的戰士，離開地球移民到月球去，就引起了美國太空署的疑慮，惴惴不安。於是，唐龍又肩負了一項艱險任務探討眞相，過程驚險緊張，圖文並茂，大開眼界。

＊＊　　＊＊　　＊＊

名作家隆中客下期又有新作貢獻，巨型俠情故事﹁血芙蓉﹂是他近期最新之作，請勿錯過。同時石中火的短篇﹁唐門快婿﹂亦同期刊出，敬希垂注。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霜　葉　恨（雙鷹神捕傳奇故事）

精明狡黠的江南總捕頭管一見，在一宗離奇的兇殺案中感到束手無策，而且還墜入了兇徒佈下的借刀殺人陰謀中，後來憑着一片霜葉……………………西門丁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除暴安良（兩期完民初技擊鬥智小說）◀下▶

殺着頻施　元兇伏法……………………馬　騰 4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碧血濺京華（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叛徒食惡果　殃及五毒門……………………黃　鷹 51

虎林飄香（俠情中篇故事）

尋武聖劍法　找竹鳳芳兒……………………高　皐 59

千門奇俠（現代社會奇情小說）

脫離險境　繼續偵查……………………馬　雲 67

英　雄　店（俠義傳奇故事）

雖聰慧絕倫　但刁蠻任性……………………滄海客 75

銷　魂　令（沈勝衣傳奇故事）

夜闖水繪園　冒險救紅顏……………………黃　鷹 8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筆、血掌、峨嵋刀（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欲知箇中事　更上天魔樓………慕容美 91

明日世界．太空爭霸

最高的摩天大厦（明日世界）…文尚武 101

登陸月球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九）……羅唐納 103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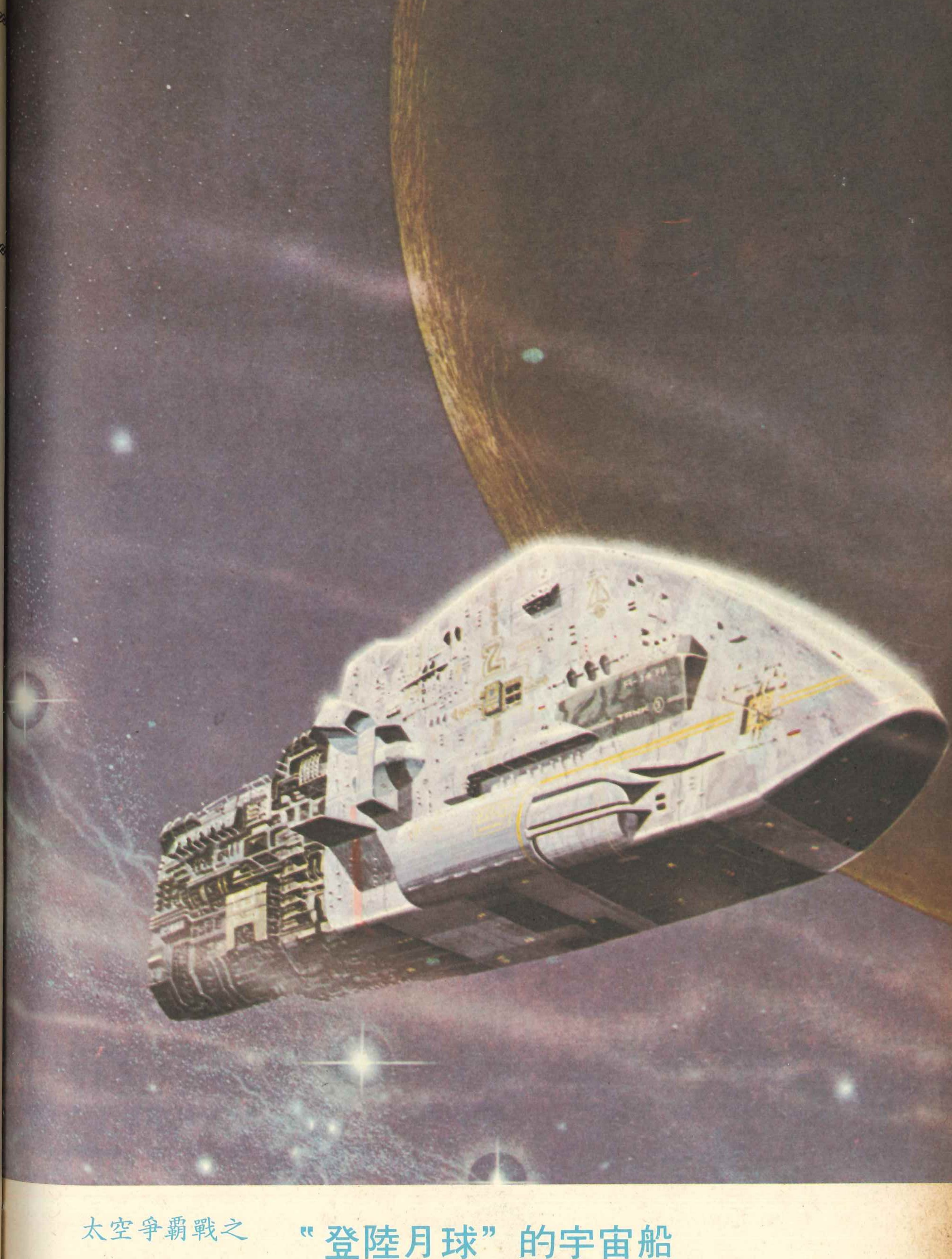
第117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太空爭霸戰之　**"登陸月球"的宇宙船**

巨大無比的宇宙船，離開地球移民到月球去。他仍是逃避在地球發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船上有三萬乘客，都是戰鬥力極强戰士。

雙鷹神捕故事之十六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霜葉恨

驟聞噩耗

蒼穹一片白濛濛，簷前如掛了一匹晶瑩剔透的珠簾。

院子石地上不斷濺起水珠，溝渠積水嘩啦啦地淌着。

雨已下了大半天，炎熱的暑氣早已被這場大雨沖滌冷却。

未幾，一縷香烟忽自花窗中飄出，飛入在雨中。

烟霧停在半空，只掙扎了一陣，便被雨水化散了。

篤篤的木魚聲，以及噹噹的銅磬聲隨即傳了出來，接着又响起一陣低低的誦經聲。

雨天，黑暗的降臨，特別來得早，此刻白濛濛的蒼穹已泛起一片灰暗之色了。

千里奔喪

這是座落於湘南香花嶺下之紅花莊。紅花莊雖不大但在湘南一帶名頭却頗响。

半晌，堂上木門倏地呀的一聲，打了開來，木魚聲及誦經聲登時响亮了許多，香燭的烟霧也自裏面散了出來。

一眼望過去，廳堂上設着一個靈堂，四周掛了幾幅輓聯，寫的大多是些英年早逝的句子。

靈堂邊立着一個瘦削的中年漢子，一臉悲傷，堂前四個和尚正在做着功課。

木門打開不久，立即走出兩個年青的劍客，都是雙眉深鎖，腰懸長劍，一望便知是練家子。

左首那個白衣青年抬頭看了一下天色，喃喃地說道：「想不到今日竟是個留客天！」

右首那個青衣青年却長嘆一聲。「小弟却料不到大哥會遭此厄難，英年早逝！咱們三人同遊衡山之約便……」

白衣青年似受了他的感染，也輕嘆了一聲。「二哥，古人云：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不測之禍福。誠哉斯言！誰能料得到小別三月，便與大哥人鬼殊途？好不令人惋惜！」

青衣漢子石飛慶眉頭一皺。「三弟，假如今次咱們不先回家，而是直接跟大哥來此或上衡山，說不定大哥便能免却殺身之禍！」

白衣青年谷超遠一拍劍柄，咬牙道：「現在遺憾經已太遲！假如能找出兇手，小弟必把他碎屍萬段方能洩心頭之恨！」

「只不過連蒙總管也不知道那兇手是誰！」

谷超遠回身說道：「天色已晚，雨又未停，咱便留在此處過夜吧，順便問一問大哥被殺的情況，說不定能猜出兇手的身份！」

石飛慶喟然道：「愚兄正有此意，咱已來過多次，料蒙總管也不會不歡迎！」

話聲剛落，木魚聲及誦經之聲便戛然而止。

但聽大廳內那瘦削的漢子道：「諸位師父辛苦了，請先至偏廳用齋！」

那四位和尚收拾起經書木魚，向他合什行了一禮，自側門退出。

那中年瘦漢便是此紅花莊的總管蒙白，他抬頭望見石飛慶及谷超遠，忙招呼道：「兩位少俠亦請至後堂用膳！少爺新喪，莊上一切紊亂，禮數不周之處，尚請兩位見諒！」

谷超遠急道：「蒙大叔如此說，未免太過見外！」

石飛慶却問道：「不知范伯父知道此事否？怎不見他在此？」

蒙白嘆了一口氣，喟然道：「敝莊主遊俠四方，行無定踪，蒙某已派人發出消息。只是還未見他回來！」他說罷便關上了木門。

三人魚貫穿過一道暗廊，走向內宅。周圍立陷入寂靜中，只剩雨水滴地聲，以及偶爾的風吹樹葉的沙沙聲。

天色已全暗了，莊內亮起的幾點燈光，在風雨中了無生氣，又透出一股蒼涼飄搖之感。

倏地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响遍全莊，驚醒了沉寂。

蒙白、石飛慶及谷超遠三人如三支離弦之箭，自內射了出去。

「何方高人夜闖紅花莊！」

蒙白目光一瞥，臉上登時變色。只見莊外人馬雜沓，一字排開三四十對人馬，人人臉幪黑布，刀劍在松油火把下閃着寒光。

那火把也不知用何物製造，雨水竟不能把其淋濕，相反把附近照得光如白晝。

蒙白目光一及之後，身子一抖，脫口道：「黑衣黑褲，幪面黑馬，來的莫非是『旋風鐵騎』？」

一個頎長身裁的幪面人仰天打了個哈哈。「算你還有點眼光！」

蒙白臉色再一變，沉聲道：「不知貴當家的率衆駕臨敝莊，有何指教？」

賀鐵騎又打了個哈哈。「賀某做的是什麼勾當，旋風鐵騎吃的又是什麼飯，難道蒙總管竟然不知道？」

蒙白尖嘯一聲，向莊內示警。

賀鐵騎笑道：「蒙總管又何必如此不識時務？紅花莊吃的是莊主『流雲劍』范長春、紅花夫人以及少莊主范經天的名頭，如今這三人前者不在，後兩者早已含恨九泉！賀某還有什麼顧忌？你召集那些莊丁出來，只徒然多增死傷而已，於心又何忍哉！」

原來這旋風鐵騎是橫行於湘贛一帶的流寇，人數雖不多，但由上至下個個武功高強，是以連那些開山立櫃的山寨也懼之幾分，尋常的莊院民宅，更常遭洗劫。

這賀鐵騎是大頭領，底下還有二個拜把兄弟，一個名喚馬從車，一個名喚談計

生，都有一身出類拔萃的武功；那個談計生更是心機深沉，睿智聰明，在行動之前，每能把對方情況查清楚，謀定而後動，是以這許多年來，旋風鐵騎馬蹄所至之處，無往而不利。

旋風鐵騎還有一個特點，晝伏夜出，行動如風，出沒無常，是以一些武林大戶吃虧之後，要想伺機報復，也往往難以如願！

當下蒙白心如打鼓，緩吸了一口氣，略把心神定下，然後問道：「賀當家口舌果然厲害！不知所求若干！」

賀鐵騎背後的馬從車，扯着破鑼似的聲音道：「念在貴莊少莊主新喪不久，咱便討一萬兩銀子作個利錢吧！萬兩對范長春來說，根本是九牛一毛！」

蒙白冷冷地道：「可惜敝莊主開支也十分龐大！」

馬從車哈哈笑道：「這個當然！他三個老婆，三個莊院，開支那能不大！」

談計生忙道：「不必多廢話，姓蒙的，這一萬兩你到底拿不拿出來？若說一聲不字，這紅花莊便將變成停屍莊！」

蒙白抱拳道：「三位當家該知敝莊主不在，又何必來難爲蒙某？請三位暫回，過些天待敝莊主回來之後，在下把實情相告，諒莊主念在諸位的雅量上，說不得會派人親送一萬兩與諸位！」

賀鐵騎哈哈大笑。「姓蒙的，你是個傻瓜還是頭狐狸，竟然會說出這種話來！實與你說，老子們若非得知范長春不在莊內，今日也未敢來動他！」

談計生接口道：「咱們喊三聲，假如蒙總管尚不識時務的話咱便不客氣了！」

石飛慶再也忍不住，錚的一聲抽出長劍，喝道：「旋風鐵騎實在欺人太甚！」

谷超遠也把長劍掣出手上，道：「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紅花莊今日若把一萬兩雙手奉送與你們，將來江湖上還有這號人物麼！」

賀鐵騎叱道：「哼！你兩個是什麼東西？」

談計生附耳道：「這兩個小子今早才來紅花莊，是范經天的義弟，一個叫石飛慶，一個叫谷超遠！」

賀鐵騎冷哼一聲：「無名小卒耳，不足爲患！」

談計生提高聲調叫道：「一、二——三！」

蒙白長嘆一聲，道：「蒙某的確想答應三位，只是剛才少莊主的靈魂對在下表示不能答應！」說罷抽出一柄單刀來。

賀鐵騎臉色一變。「姓蒙的一張嘴太刁，大伙兒上，不必手下留情！見一個殺一個！見一雙殺一對！」

談計生也道：「對，斬草除根，免却後患！」

馬從車也不答話，掣出一柄潑風刀，一挾馬腹，向蒙白衝過去！

蒙白正想應戰，不料石飛慶比他更快，一柄長劍斜刺裏劈了過來，擊向馬從車的脅下空門！

馬從車大罵，喝道：「小子找死！」一扯韁繩，馬匹立起，人的位置同時改變，石飛慶那一劍，便自削空！

說時遲，那時快，谷超遠一個箭步衝前，長劍急刺馬腹！同時喝道：「蒙總管，快組織人手抵擋！」

馬從車潑風刀一沉，向長劍格去，冷不防谷超遠身子一偏，長劍改刺爲削，「喀嗤」一聲，登時劈下一隻馬腳下來！

那匹馬希聿聿一聲悲嘶，後腳一蹬，向上一竄！

谷超遠笑道：「倒也倒也！」

果然馬從車猝不及防，被拋下馬背！

石飛慶輕嘯一聲，一個箭步標前，長劍急刺，激得空氣嘶嘶作響，望馬從車的心窩戳去！

猛聽一聲暴喝：「小子，紅花莊便是你的葬身之地！」呼的一聲，一枝長槍分心斜刺石飛慶的胸膛！

這剎那，石飛慶猛吃一驚，急切間，一偏身，收劍護胸，那枝長槍堪堪在脅旁刺過！

與此同時，馬從車一個「鯉魚打挺」自地上彈了起來，潑風刀劃了半個弧圈，急劈石飛慶的頭顱！

谷超遠忙道：「二哥小心！」身子一偏，閃過一個旋風鐵騎成員的襲擊，長劍一撩，挑開一柄單刀！隨即雙腳一頓，躍將起來，向馬從車後背撲去！

人在半空，正待運力，忽見一枝長槍自下向上刺來！

這一槍，來勢極急，紅纓撩人眼神，他不敢大意，長劍一圈，擊在槍桿上，身子隨即墜下！

未待他站定，一條鋼鐧已望他頭頂砸下，急切之間，未暇多思，谷超遠長劍向上一橫，「噹」的響了一聲，鐧沉劍輕，震得谷超遠一條右臂又酸又痲。

這剎那，談計生已揮動鐵騎向蒙白衝殺過去！

蒙白一刀當先，率着莊內的武士拚死抵擋，一時之間，殺聲震天，慘呼聲此起彼落！

天上雨水猶未止，衆人却似已忘記了這回事！

短兵相接之下，旋風鐵騎大佔優勢，莊內的武士人數雖不少，死傷却頗大。

蒙白又怒又急，忙道：「快斬馬腳！」單刀用力一劈，盪開談計生的長劍，身子一伏，在地上滾了一轉，右手一揮，刀光過處，那匹馬的一對前腳便自斷了！

猛聽一道馬匹嘶鳴，那馬一對斷腳望他踏下！

這時刻，蒙白猛吃一驚，來不及直起身來，只得再滾動身子閃避！

說時遲，那時快！一柄鬼頭刀挾勁望他後背斬下！

當那匹馬受傷之剎那，談計生已先一步躍離馬背，凌空一個盤旋，撲將下來，長劍急刺蒙白的腰際！

眼看蒙白即將濺血當場，只聽一陣啪啪的弓弦聲響，五六枝長箭自莊內圍牆上射將過來！

三枝直取談計生，另三枝射向那個使鬼頭刀的漢子！

這一着大出人意料，談計生沒奈何收回長劍，把箭擊落，他的手下亦只得揮刀擋箭！

蒙白趁這一縱即逝的良機，一曲腰，彈將起來。喝道：「長箭取馬！」

話音剛落，第二蓬長箭立即射向馬匹，霎時便响起一陣人聲馬叫，旋風鐵騎的陣勢，不由一亂，氣燄也爲之稍挫。

賀鐵騎與馬從車合戰石飛慶，谷超遠，佔盡上風，迫得對方連連後退。

賀鐵騎目光一掃，急道：「趕快棄騎！老四，你帶一批人攻牆！」

談計生也忙道：「分一半人兜往後莊！只要解決那些弓箭手，事情便好辦！」

旋風鐵騎的成員立即棄騎，迅即分出一半人手兜往後莊。幾個輕功較佳的，便試圖躍入圍牆！

蒙白見此情況臉色登時大變，剛才但求孤注一擲，已把莊內青壯之武士全部集中在前莊，以便背水一戰，希望能挫挫對方的銳氣！不料對方經驗豐富，立即採取了相應的策略，怎不教他不急！

谷超遠及石飛慶都已負傷，情況更加危急！

蒙白當機立斷，喝道：「趕快入莊！牆上弓箭手射住陣腳！」

那些武士未待他說罷已一擁而入，可是此刻雙方已短兵相接，加上對方拋棄坐騎，目標不顯著，那些弓箭手並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蒙白等人固然全部退入莊內，而馬從車等亦隨之衝入，形勢更形危急。

忽聽一聲「篤」的木魚聲響，有人道：「阿彌陀佛！黑夜登門殺人，施主們造下好大的孽，當眞佛祖也要生嗔！」

不知何時，庭院中已多了四個身着黃衣的和尚，爲首那人年在五十，一臉慈祥，手執一串佛珠，合什猛喝：「施主們停！」

馬從車潑風刀手起刀落，「撲」的一聲，砍下一個武士的頭顱，怪叫道：「和尚，你是出家人，還是別淌渾水的好！」

「阿彌陀佛，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話音未落，只聽慘聲呼聲再度响起，和尚不由嗔道：「施主既然執迷不悟，也莫怪出家人出手狠辣了！」只見他手掌一扯，捻斷佛鍊，拿起一枚佛珠，曲指一彈，呼的一聲，如箭矢般射出，「撲！」佛珠射及一個黑衣漢子的麻穴，那人登時跌倒地上。

那和尚佛號未止，又倏地射出了三枚佛珠，中者無不痿頓地上。

賀鐵騎大怒，長槍一分，變成兩枝短槍，踱前幾步，雙槍齊出，一取和尚小腹，一刺和尚手腕！

「好罷，施主既然執迷不悟，貧僧唯有捨命陪施主玩幾招！」和尚說罷手掌倏地一落，切落在槍桿上，雙腳一錯，上身旋飛，另一槍便自刺空！

另三個和尚見師傅出手，連忙標前衝入人叢中，幫助紅花莊禦敵，可是這三人的武功跟乃師坐雲相差太遠，對大局不起作用！

賀鐵騎離開戰圈之後，蒙白、谷超遠及石飛慶以三敵二，才堪堪戰個平手，偷眼一看，莊內的武士經已死傷大半，不由心頭愴然。

蒙白更是睚眦欲裂，呼道：「蒙某跟你們拚了。」單刀一捲，和身撲上，直砍馬從車！

馬從車冷笑一聲，潑風刀一幌，却不與單刀接實，身子一偏，手腕隨之一沉，反削蒙白的手臂！

石飛慶急呼道：「蒙總管小心！」拚死自高衝前，一劍側刺，把潑風刀接了下來。

談計生冷笑道：「小子，你自顧尚且來不及呢？」長劍似游龍般飛至：「刷」地一聲，在石飛慶肩上削下一層皮肉來！

谷超遠雙眼盡赤，罵道：「狗强盜！今日咱們即使死於此處，也得把你的命先收拾下來！」長劍幌動，一口氣使了十七招，招招都是煞手的招數。

蒙白忙道：「兩位少俠快走，這是紅花莊的事，你們不必多管閑事。」

谷超遠殺得性起，喝道：「什麼多管閑事，范經天是咱的結拜哥哥，紅花莊的事，便是咱們的事。」

蒙白跺腳道：「你們再不走，也是徒然犧牲而已，趕快去紫雲莊報訊才是上策！否則全部死絕，誰來替咱報仇！」

談計生獰笑道：「何必再動心思？一個也跑不了！」

霍地响起一道震耳欲聾的雷聲，雨下得更大了，銀光如白蛇在天際亂竄，猛見後莊衝起一股濃烟，看來旋風鐵騎已攻破後莊！

幸而雨大，火勢難以蔓延，蒙白雙眼如要噴火，尖聲叫道：「紅花莊的弟兄們聽着，今日事機危急，已不能死守，你們能跑的都跑吧！有什麼事都由我蒙白一人承担！」

他開口喊話，雨水立即灌滿了他的口腔，他「骨」地一聲吞了下去，喘了口氣，續道：「石少俠、谷少俠你們也跑吧！請把事情告訴敝莊主叫他替咱們報仇！」

石飛慶及谷超遠還未來得及答應，只見遠處爆來一個尖銳的嘯聲，隨即有人道：「二姐，好像有人來咱紅花莊尋衅！」

在不遠處有人答道：「三妹，快去看看，剛才喊話的好像是蒙白，看情況時機經已十分危急！只不知長春來了沒有！」

蒙白這剎那如吃了一劑補心藥似的，精神大振，振聲呼道：「弟兄們不用怕，二夫人及三夫人趕來了，看來莊主隨後也就趕到！」

這一喊，紅花莊的武士都是恢復鬥志，拚力咬牙浴血苦戰起來。

談計生急道：「快！那兩個賊婆娘來的好快！他奶奶的！偏生多了四個和尚，碍手碍腳！」

話音剛落，只見圍牆上多了兩個中年美婦，一個仗劍，一個手持雙刀，喝道：「何方鼠輩，胆敢來我紅花莊捋虎鬚！」

蒙白急道：「夫人，他們是旋風鐵騎，來刦莊的！」

那手持雙刀的美婦人柳眉倒豎，叱道：「大胆！賀鐵騎在那裏？還不給老娘滾過來！」雙腳微頓，撲將下來。

另一個素衣美婦人，却不打話，身子冉冉自牆上降落，手上寶劍一抖，立時泛起一朵劍花，劍花過處，「叮噹」一聲，只見一個黑衣漢子撫腕急退，手上的一把利斧，早已掉落地上！

原來范長春武功既高，人又風流俊逸，早年在江湖走動時，不少貌美女俠對之心知愛慕，他在娶了紅花夫人之後，還再

娶了紫雲夫人以及青葉夫人，一王三后，享盡人間艷福，更難得的是范長春竟能哄得三個妻子都對他死心塌地，而且相處和睦。

那個身穿素衣，手持寶劍的美婦人，便是紫雲夫人，手執雙刀的却是青葉夫人，兩人因接到蒙白的喪帖，得知紅花夫人的愛子范經天不幸身亡，是以連忙趕來。

這兩人一投入場中，局勢立起變化，紅花莊逐漸挽回頹勢，旋風鐵騎却連傷數個！

那青葉夫人性子急燥，不理三七二十一，只往人多處殺去，她手段狠辣，接連砍倒九個黑衣漢子，猶自不斷地呼喚賀鐵騎的名字。

坐雲和尚見了不由好笑，道：「夫人，賀施主正跟貧僧玩耍，夫人若有意思，貧僧便讓與你吧！」

青葉夫人抬頭一望，詫問道：「大和尚是誰，怎地如此陌生？」

「阿彌陀佛，貧僧坐雲！」

青葉笑道：「原來是八面山白雲寺的和尚！不想武功也這般了得！」

「夫人謬讚，貧僧不敢當！」

青葉夫人柳葉刀一擺，自中砍入，道：「那你便讓開，讓老娘看他是什麼三頭六臂的妖魔！這些年來，竟沒人能治得住他！」

賀鐵騎嘿嘿笑道：「老子厲不厲害，夫人一試便知！你千里來找老公，可惜你老公不在！姓賀的雖然不如你老公那般俊朗，但有的是眞功夫，這是內在美，不試那能知道，夫人何……」

青葉夫人大怒。「狗嘴長不出象牙！」雙刀急劈，上取脖子，下削小腹！

賀鐵騎淫笑道：「夫人眞有意思，一上來便招呼賀某那地方！哎，小心啊！」雙槍齊出，把刀拋開，「咱們是雙槍對雙刀，旗鼓相當！正如人家所說的什麼姣婆巧遇胭脂客……哎呀，賊婆娘別太狠！」

青葉夫人被氣得柳眉倒豎，一口氣連攻十八刀！心浮氣燥之下，刀勢不由露出一個破綻！

賀鐵騎一聲不响，左槍一幌，右槍筆直自刀光中刺入！「嗤」的一聲，已臨青葉夫人的胸前！

幸而青葉夫人反應快速，急切之間，吸氣凹胸，同時向後退了一步，才堪堪避過！

賀鐵騎又道：「夫人，你沒讓賀某刺着吧！哎呀，幸好沒刺着，否則豈不比人多了一個洞洞兒！」

紫雲夫人在遠處聽到，急道：「三妹，沉住氣，別中了他的奸計！」

圍牆上忽又多了一個人，只聽那人叫了一聲娘，便自躍了下來。紫雲夫人大喜，叫道：「緯兒，快來！你蒙叔叔那邊吃緊，你去助他一臂之力！」

來的是紫雲夫人的兒子范經緯，此人盡得父母武功眞傳，一枝長劍兼得兩家之長，既有乃父劍法的快、穩、縝密，又有乃母劍法的詭奇，是以他一加入戰圈，談計生及馬從車的壓力便自大增，不一刻已化優勢爲劣勢！

談計生偸眼一瞧，知道今日絕難討好，幾個計算都出了錯，慌忙大叫撤退！

青葉夫人怒道：「要走還不容易？放下頭顱來！」

賀鐵騎冷笑道：「老子要來便來，要去便去，賊婆娘若捨不得老子的，大可以跟老子一齊遠走高飛！」

青葉夫人大怒。「今日不殺你，老娘這口氣豈能吞嚥得下！」

賀鐵騎急喝一聲：「退！」只聽「卜卜」之聲不絕於耳，庭院中突然升起一團白霧！

紫雲夫人急道：「三妹快退！霧中可能有毒！」

谷超遠道：「不妨！這是旋風鐵騎的烟霧陣！快出莊把守要道，他們便無所施其技！」

范經緯忙說道：「如此，咱快出莊圍堵！」

話音未落，突然遠處傳來一陣馬蹄聲，衆人不由一怔，不知來者是友是敵！

這一瞬間，賀鐵騎等已翻出圍牆，只聽一個長嘯，遠遠傳來，把兩聲雷聲全然掩蓋！

談計生翻身上馬，急道：「快跑！正點子已到！」

賀鐵騎也道：「快施放迷魂彈！」

話音剛落，只見地上又升起一團黃烟，幸而雨大，不能迅速擴展，但紅花莊的人也不敢再追！

白頭人送黑頭人

嘯聲未絕，嘯聲更盛。

一條白影迅即射入場中，范經緯目光一及，忙叫了一聲爹。

青葉夫人急道：「長春你來得正好，快去追旋風鐵蹄那批狗强盜！」

只見來人一襲白袍，斑斑點點沾了不少泥團，但仍給人一個整潔的感覺，俊朗的臉龐，蓄着三綹短鬚，神態十分瀟洒飄逸，腰上一柄長劍套在鯊皮劍鞘中，劍柄上嵌着一顆明珠，晶瑩光亮。

此人便是紅花莊、紫雲莊及青葉莊三莊的總莊主，「流雲劍」范長春。

范長春眉頭輕輕一皺，帶笑道：「小青，雨下得這般大，你還要追什麼人？旋風鐵騎是什麼東西，值得咱們去勞師動衆麼？」回頭一望，笑道：「原來小紫也到了！」

蒙白連忙奔前幾步，忙道：「屬下拜見莊主！屬下無能護莊，讓旋風鐵騎攻入莊內……」

范長春哈哈一笑。「那些迷魂彈的烟霧尚未散去，咱們有話進莊再說吧！」回頭瞥了紫雲一眼，輕嘆道：「小紫，你瘦了，必是緯兒不聽話，令人心煩！回頭我叫人打他屁股！」

紫雲夫人臉泛紅潮，輕嗔道：「你捨得打他麼？」

范長春哈哈一笑。「你說不打，我便不打就是，何必啐我！」伸手輕攏青葉夫人的腰肢，讚道：「小青仍如十年前，我却老了！愚夫這次討得幾顆『千年保容丹』回來，等下你們兩個都吃兩顆！」

他一回來便把兩個妻子哄得滿心歡喜，却讓石飛慶及谷超遠不知所措。

待得入了大廳，范長春才發現。「這

兩位是誰？咦，莫非是小青挑的女婿？」

青葉夫人「嗤」一聲笑了出來。「也不害羞，你有幾個女兒？」

范長春哈哈一笑。「父親娶三個老婆，女兒找兩個夫婿，豈不妙事？」

青葉夫人及紫雲夫人同時啐了起來。「老沒說兩句正經話！」

石飛慶及谷超遠大是尷尬，若非他是義兄的父親，早就翻臉了。

蒙白看了他倆一眼，忙道：「莊主，這兩位是少莊主的義弟，一個叫石飛慶，一個叫谷超遠！」

石飛慶及谷超遠忙上前行禮，道：「小侄拜見范伯父！」

「原來是天兒的義弟！天兒目光果然不錯，都是一表人材！愚伯也曾聽過兩位的名頭，聽說你們一個是廬山劍派的弟子，一個是『追風劍』邱鐵城的弟子！」

谷超遠、石飛慶二人同時回答道：「正是！」

范長春目光一掃，詫聲問道：「咦，天兒怎地不來陪你倆？」

紫雲夫人臉色一陣蒼白，反問道：「怎麼？大哥，你還不知道麼？」

范長春詫異地道：「知道甚麼？」

青葉夫人看了蒙白一眼，見他低下頭，接問道：「那你爲何來此？」

「我到你家，樊總管說你跟小紫趕來此處，我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所以星夜趕來，那到底是甚麼回事？莫非……天兒發生了……」

蒙白霍地跪下，悲呼一聲：「莊主，少莊主已，已……」他喉頭凝塞，左首一抬，指向靈堂。

范長春臉色一變，猛地回過頭去看望，頎長的身子不斷地顫抖。

紫雲夫人輕嘆一聲，走前扶住他，低聲安慰道：「大哥不要傷心，咱先問明天兒是怎生死的！」

范長春怒哼一聲，右掌倏地擊落在扶手，「喀嗤」一聲，那張檀木做的椅子的扶手登時斷了。

「我剛才還以爲是小紅的靈堂還未撤掉……」他霍地回過身，雙眼如同噴火，瞪在蒙白的臉上，蒙白不由把頭低下，不敢仰視。

「蒙白，天兒是怎樣死的！快說！」

青葉夫人白了他一眼，道：「蒙總管，你慢慢說，要說得清楚一點！」

「是，夫人！」蒙白長長吸了一口氣，定下心神，道：「四月初七半夜，少莊主在書房讀書，屬下陪了他一陣，他叫屬下先回房休息，屬下想他一向要二三更才睡，所以便先回房了！

「到二更左右，屬下突然被一陣呼喝聲吵醒，耳畔立即傳來少莊主的叫聲，屬下吃一驚，慌忙下床去看視……」

青葉夫人截口問道：「天兒呼叫甚麼，你還記得？」

蒙白嗚咽地道：「屬下只聽到少莊主不斷地喝『是你殺死我娘的……』接着便傳來椅桌的砰砰碰撞聲！

「當時屬下以爲主母的仇人潛入本莊，連忙抽出單刀過去，到了書房，只見蠟燭摔在地上，火光猶自未熄，少莊主却滿身血漬地倒在蠟燭旁邊！」

范經緯忍不住插腔問道：「蒙大叔，你可曾見到殺死大哥的兇手？」

蒙白搖搖頭，喃喃地道：「屬下也是大惑不解，竟然看不到那兇手的影子！」

范長春冷哼一聲：「也許兇手得手之後已跑掉了！」

「可是窗口緊閉！而屬下又自房門衝入，豈有理由看不見？除非對方越窗躍出之後，又回身把窗關好！」

紫雲夫人皺眉道：「這種情況雖然不多，也不無可能！」

蒙白嚥了一口口水，說道：「但屬下離房門尚有兩丈餘時，尚聽見少莊主的呼叫，以及砰砰的聲音，按理說那時候，打鬥尚未結束！

「兩丈餘的距離，也不過一掠即至，可是兇手竟然如同烟霧般消失了！」

范長春沉吟一下。「這只有一個解釋，你認爲打鬥未曾結束，而實際上經已結束，不但如此，而且兇手亦已離開！」

「但爲何尚有打鬥的聲音？」

「你如何斷定是打鬥的聲音？有兵器碰撞之聲？有二個人聲？有二種不同的武器的劈空風聲？」

蒙白臉色一變，想了一會才道：「都不是！屬下只聽到桌子的碰撞聲，以及雜沓的步履聲！」

谷超遠脫口道：「那很有可能是經天兄因受了傷，站立不穩而推倒了椅桌，以及步履凌亂！實際上那時候兇手可能經已離開現場！」

范長春點頭讚許地道：「谷賢侄此話極之有理！」

青葉夫人却問道：「那你可有推開窗子出去看視？」

蒙白長嘆一聲：「沒有！就是因爲沒有，所以才造成那個困擾！」

范長春臉色一沉，厲聲喝道：「你爲何不去查看？難道你主母身故，你對天兒的感情便淡薄了？」

原來蒙白是紅花夫人自娘家帶來的。

當下他忙道：「莊主誤會了！屬下一踏入房中，見少莊主咀巴尚能噏動，是以急忙上前探視少莊主的傷勢，不料他一掌把屬下的手推開，喃喃地道：『你，你好狠，竟然殺死我娘！』

「屬下心頭一震，心想他大概是神智昏迷，所以忙向他表明身份，同時發聲叫人！」

說到這裏，蒙白的聲音一低。「可是少莊主說了那句話之後，便自斷氣了！」

紫雲夫人說道：「後來你可曾查過莊院？」

蒙白道：「少莊主斷氣之後，屬下立即發動全莊的老少，亮火把內外仔細搜查了一遍，只是找不到絲毫踪跡！」

范長春輕罵一聲：「沒用的傢伙！」

青葉夫人問道：「如今天兒的屍體可曾安葬？」

「天氣炎熱，屍體不能久留，所以屬下在昨天擅自作主，把少莊主葬在主母墓邊！」

范長春長嘆一聲，怒道：「小紅無端無故被人殺死，如今天兒也被殺！兇手到底是誰！莫非是我的仇家？他爲什麼不衝

着我來，却害我的妻子愛兒！這算是什麼行徑！」

這刹那他好像蒼老了很多，紫雲夫人安慰道：「大哥，你千萬別愁壞身子！」

青葉夫人也道：「正是，人已被殺了，氣也沒用，問題是咱們得盡早替大姐及天兒報仇！」

范長春站了起來，揮揮衣袖，拭去衫上的灰塵，此刻衣衫盡濕，這下動作便變得毫沒意義，蒙白及紫雲夫人却全不覺好笑，他們對他這個動作熟悉極了。

范長春緩緩走向靈堂，伸手拿了一束香，湊到燈前點燃，其他人也跟在他後面，插上香燭。

只聽范長春道：「小紅，天兒，范長春不論上刀山，入火海，也要替你們報仇！把仇人的頭割來此處拜祭你們母子，安息吧！」

堂上倏地响起一陣低低的飲泣聲，雨已停了，夜風却盛，沙沙的葉動聲，更添幾分蒼涼。

范長春插好了香，轉身問道：「蒙白，那四位和尚呢？叫他們來誦一遍往生咒，多少錢都不要緊。」

蒙白忙道：「屬下這就去找他們。」

谷超遠道：「那四個和尚，剛才咱們入廳時，他們便悄悄離開了！」

范長春眉頭一皺，一雙眸子滴溜溜一轉，喃喃道：「不辭而別，是何道理？」

聲音剛落，倏地沉聲道：「嘿聲！有人來！」一撩袍角，竄了出來，「颼」地一聲，躍上一棵梧桐樹。

紫雲夫人等人亦立即抄出兵器，衝出大廳，匿在庭院暗處或莊門後。

沙沙的風聲中，送來一個馬蹄聲，馬蹄聲直至莊門外才停止。青葉夫人緊張地舉起雙刀，隨時準備擊殺。

夜空漆黑，無星無月，看不出是什麼時分。

馬蹄聲停止之後，响起一個步履聲，料是對方躍下馬背，舉步走過來。

不久，外面便傳來一個叫聲：「請問莊內有人否？在下路過寶莊，因迷失路途，欲來借宿一宵，請行個方便！」

青葉夫人輕輕推一推蒙白，蒙白揚聲叫道：「請問閣下是何人？」

「在下高天翅，向在官府內辦事！」

谷超遠突然揚聲問道：「可是管神捕麾下那位高捕頭？」

「正是，請問此是何地？」

蒙白抬頭望向梧桐樹，范長春適時飛下，點頭示意蒙白開門。

莊門打開，只見一個五十左右年紀的漢子，以刀拄地，神情萎靡地立在門前。

「請進。」

「多謝。」高天翅吸了一口氣，緩緩地移動脚步，「剛才在下在山邊樹林中走了一圈，一顆頭便自昏沉起來，不知是何原因！」說着他扶着莊門走了入去。

范長春微笑道：「無妨！大概是吸了旋風鐵騎的迷魂彈，休息一下便沒事！」

高天翅見他氣度不同常人，忙恭聲問道：「閣下是……」

「在下范長春，此處是紅花莊！」

「原來是范莊主，恕高某孤陋！范莊主威震湘南，難怪氣度大是不凡！」

「高兄過譽，請入廳堂稍息！」

衆人走入廳堂，高天翅目光瞥及靈堂，不覺一怔，范長春嘆息道：「母子剛遭不幸，招呼不週之處，請原諒！」

「哦？不敢！在下稍事休息一下，天明便離開。」

「高捕頭若不嫌棄，在此多住幾天也無妨！」

此刻蒙白已經取了一大碗濃茶過來，雙手遞與高天翅，高天翅謝了一聲，一口喝乾，精神才稍見好轉。「好厲害的迷魂彈！」

范長春微笑道：「若非已被風吹散了些，只需吸着那些黃色氣體，便得昏倒，幸而沒有什麼毒素！」

高天翅詫道：「旋風鐵騎怎會來此施放迷魂彈？」

蒙白插咀道：「剛才他們要來洗刦本莊，幸而莊主及兩位夫人及時趕到，才把對方趕跑！」

「在下冒昧動問一下，請問范莊主，令郎正在少年，怎會……」高天翅向范長春投了詢問的一瞥。

范長春眉頭一掀，沉聲道：「犬子是遭人殺害的！」

高天翅一怔，脫口道：「什麼人如此大胆？竟敢殺害令郎？」

范長春嘆息道：「兇手是誰，范某也不知道！當時的情況因范某及拙荆均不在場，是以也不太清楚，幸而敝莊總管聽得一點聲音！」

高天翅見他不詳述說，也不便多問，立起道：「令郎年少有爲，頗具俠名，在下雖無緣識荊，今日既然有緣來此，自當上前拜祭一下，以表寸意！」

紫雲夫人忙道：「高捕頭太多禮了，天兒如何能當高捕頭的大禮！」

高天翅長身道：「在下二十歲即投身官府，三十年來無日不與兇徒周旋，對那些風骨錚錚，心懷正義的少年英俠，最爲佩服，也心生感激！武林中若少了這些人，兇險奸詐之徒，將行更多！令郎年紀雖輕，俠績昭著，如今慘遭不幸，如何不能受在下一禮！」說罷走前上香，跪下拜了三拜。

范長春夫婦立即回禮。青葉夫人見高天翅對自己一家頗爲推崇，對他的印象甚佳。

紫雲夫人初見高天翅，覺得他頗爲猥狠不潔，此刻却覺得言談舉止均十分穩重，而且相貌堂堂，一臉正義，是以對他也印象大改。

范長春轉頭望外，天際已露出一絲魚肚白，長嘆一聲，回頭對蒙白道：「快去準備一下，天亮之後，咱便去拜祭一下夫人及少莊主！」

蒙白應了一聲，翩然離開。

雨停了，天地一片清新，走出屋外，一陣微風吹來，令人精神爽利。

樹木經過一場大雨的洗禮，弱者已被大水冲倒，强者却長得更加翠綠欲滴。

自紅花莊走出一道長長的人龍，緩緩遊往山上。

樹梢上鳥聲啁啾，似是慈母在找尋被豪雨打散的子女。聲聲鳥鳴都敲在范長春的心弦上，化作道道嘆息。

范長春仰天道：「范某以爲上天一向厚賜于我，不料人間最悲哀的事，竟也落在我頭上！」

白頭人送黑頭人，豈不是人間的一大恨事？

血染寶劍

墓碑在經過雨水的洗刷後，顯得更爲新淨。

蒙白尚未點上香燭，奉上祭品，范長春已撲在一塊墓碑上低頭痛哭起來。

跟隨在人龍後頭的高天翅，見了也不由一嘆。

緊接着人羣中响起一片飲泣之聲，高天翅雙眼一濕，二十年前的往事不由一一湧上心頭。

二十年前，高天翅也有一個溫暖的家，一個妻子，一對兒女，那時候，他在株州當捕頭。一天早上，隣居自老遠的家鄉跑來向他報訊：他一家大小都被人殺死了！這對高天翅來說，無異是如遭天雷轟頂，一顆心也幾乎死了；幸而後來查到兇手，便是他以前捕捉漏網的江洋大盜！

這個行動既是報復，也是一種恐嚇！幸而高天翅並未被嚇倒，相反化悲憤爲力量，花三年的時間窮追猛打，終於把那大盜緝拿歸案，報却公私兩仇！

這之後，高天翅便成了孤家寡人！他再也不敢有一個家！

不論是聽來的，還是自己的經歷，若要作爲一個廉正無私的捕頭，就不能有家！否則，自己的廉潔，便會爲家人帶來了莫大的災難！

此刻的哭聲，勾起了高天翅的傷心事，雙眼視像不由模糊了。

人龍又緩緩流回紅花莊，范長春經此一哭，抑鬱的心情似乎開朗了不少，回頭望了高天翅一眼，見他雙頰淚痕斑斑，心頭一怔，故意放慢了脚步等他。

「高捕頭怎會到此地？」

「在下到嶺南調查一件案子，回程在此經過。因見錯過了宿頭，所以只得冒雨夜行！」高天翅擠出一個笑容，「若非誤打誤撞又怎會見得范莊主？」

范長春心頭舒暢，溫聲問道：「高捕頭不忙着回去交差吧？」

高天翅略一沉吟，接道：「不忙，反正昨夜趕了好一程路！」

青葉夫人在旁道：「大哥，天兒死得蹊蹺，咱何不向高捕頭請教一下？」

范長春抬頭望天，長嘆道：「我正有此意！」

紫雲夫人道：「還有，旋風鐵騎爲何敢來動咱莊子？」

范長春皺眉道：「大概是讓他們知道咱們不在莊內！」

「不然！」紫雲夫人臉上浮起一絲詫異之色，「大姐去世經已半年，而且大哥你經常也不在莊上，他們不會不知道，即使天兒未死，多了他一人，也敵不住他們旋風鐵騎，爲何他們偏就在這時刻來？」

范長春臉色一變，反問道：「依你之見又如何？」

紫雲夫人輕輕一嘆。「妾身便是想不通透！」

青葉夫人接問：「還有一點，旋風鐵騎在這一帶走動已有好幾年，假如要動咱們莊子的話，早就會下手了！」

范長春冷咳一聲。「以前小紅及天兒在時，他們可未必有必勝之算！」

「大哥別忘記，咱們三姐妹，經常來往，端午節在妾身那裏團聚，中秋節在二姐家團聚；到了新春又到大姐那裏歡渡節日；那時候，莊內空置，他們更可以大擧進犯；何況紅花莊的財帛也未必比二姐的紫雲莊多！他們爲何不到紫雲莊？」

紫雲夫人道：「三妹說那裏的話來了，誰不知你青葉莊財帛最多，我若是旋風鐵騎，必去青葉莊，而捨棄紅花莊！」

范長春哈哈一笑，道：「可惜他們是傻子，豈會知道？」

紫雲夫人正容道：「他們不是傻子；正因爲他們不是傻子，所以這個擧動才更加令人難明！」

范長春笑容一斂。「你認爲天兒之死跟旋風鐵騎有關？」

紫雲夫人沉吟了好一陣，拿眼看了青葉夫人一眼，道：「妾身又想不出這兩件事有什麼關係！」

范長春目光落在高天翅臉上。「高捕頭可曾看出這其中有什麼蹊蹺之處？」

高天翅抱拳道：「在下對一切不曾了解，不敢妄測，請莊主原諒！」

「那麼請高捕頭跟我們回莊吧！」范長春又問道：「聽說貴上管一見管神捕明察秋毫，破案有如神助，兇手無不手到擒來，傳聞可有失實否？」

高天翅忙道：「這是江湖上的朋友對敝上的抬擧而已，不過敝上自入公門以來，未曾爲某件案子而失過神威，這却是事實！」

范長春目光一亮，含笑道：「眞的？那可眞是神人也，想昔時包龍圖也未能如此明察秋毫！」

高天翅歛容道：「敝上不敢跟包青天相比！」

范長春放聲大笑，笑聲中，紅花莊經已在望。

一行人入了莊之後，范長春便把高天翅引入後廳，谷超遠及石飛慶也跟在後頭，范長春眉頭一皺。「兩位賢姪暫且在外頭坐一下，范某等下還有一件事，要兩位去辦一下！」

石飛慶急道：「伯伯有事要小姪等効勞，小姪正是求之不得！」

范長春看了他們一眼，道：「兩位賢姪衣衫都已破爛，還有身上的傷都還未包紮，蒙白，你帶他們到後堂更衣，順便把上次苦行大師所贈的金創藥找來，替他們包紮一下！」

谷超遠感激地道：「些少傷勢，不勞伯伯掛懷，苦行大師的金創藥是療傷聖品，不可爲了小姪而浪費！」

范長春輕輕一笑。「傻姪子！金創藥便是爲了療傷，豈能說是浪費？何況兩位是爲敝莊受傷的，快去！醫好傷才好再斷殺！」

谷超遠精神一振，兩人又謝了一聲才跟蒙白離去。

丫環送上香茗，范長春邀杯激飲，高天翅慌忙也擧起杯子。

紫雲夫人笑道：「聽說管神捕是當今武林第一品茶大師，高捕頭平日喝慣了，這樣茶只怕不能入尊口！」

「夫人言重！在下是個粗人，不像敝上那般講究！」高天翅說罷，立即一口把茶喝乾，目光注在范長春臉上。

范長春放下茶盞，道：「犬子在四月初七日夜，在書房看書，當時周圍沒人，到了二更左右，敝莊總管蒙白突然被小兒的一聲呼喝而驚醒，忙執刀趕過去查看，到了那裏，犬子經巳倒在血泊中了，却不見那兇手的踪影，而後來在莊內搜查，也找不着什麼綫索！」

高天翅沉吟了一下，問道：「蒙總管是否一到書房，見到令郎倒在血泊中，便立即奔到外面搜查？」

「不是！」范長春沉聲道：「據蒙白道，那時候因爲犬子的咀部尚能嗡動，他以爲還有救，所以忙着施救……後來才率武士搜查！」

高天翅瞇起雙眼道：「這個時間，巳足可讓兇手安然離開貴莊！」

范長春嘆息道：「正是如此，才想向高捕頭討敎一下！」

「不敢當！」高天翅連忙謙虛幾句。頓一頓問道：「剛才莊主說蒙總管聽到令郞的呼喝聲才驚醒的，不知你會否聽見令郎叫些什麼？」

「他說犬子喝道：『原來是你殺死我娘的！』就是這一句！」

高天翅一怔，脫口問道：「尊夫人也是遭人殺死的？」

范長春又一聲長嘆。「正是如此，所以范某這半年來都不在家中，可是又查不到殺死拙荊的兇手！」

「如此說來，殺死尊夫人的便也是殺死令郎的兇手了！」

范長春點頭道：「諒是如此！」

高天翅習慣性地搓起手來。「令郎是被刀、劍，還是別的利器所殺？」

范長春沉吟地道：「這個范某也不很清楚，等下才問一問蒙白！」

紫雲夫人道：「大哥，不如請高捕頭到書房去看看？」

「正是！」高天翅頷首道：「說不定書房內還有什麼綫索留下，而未爲人知也未定！」

范長春長身說道：「請高捕頭跟范某來！」

一行四人來到書房外，房門被人鎖起，范長春忙令下人去請蒙白來開門。

不一回，蒙白便帶着一串鎖匙，急步而來，他打開了房門，衆人目光一探，只見房中物件十分凌亂，鼻端也似仍能聞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莊主，屬下事後立即把客房之門鎖起，並嚴令各人不得擅自入內，是以房內的一切，都保持原狀！」

范長春輕哼一聲，踏步入房。「請高捕頭仔細看看，范某一向視金銀如糞土，假如高捕頭能有所發現，范某自不會虧待你！」

「不敢！」高天翅雙眼在房中瞞掃一下，覺得這間書房有點脂粉味道，牆上掛着的書畫也是出自女人之筆，靠內的壁前擺放了兩個書櫃，上面堆滿了書籍，一幅竹製屏風斜倚着牆壁，書桌及椅子墊子全倒在地上，四週地上還散放着一些書、紙、筆、墨。

令人觸目的是房中那一攤乾涸了的血跡，除此之外，周圍仍有不少血點。

高天翅皺一皺眉，問道：「蒙總管，當時范少俠躺在何處？」

蒙白指一指那一大攤血跡。「在下來到之時，少莊主便倒在此處！」

高天翅拉開屏風，探頭往後一望，原來屏風後還有一張躺椅，上面還放着一張水紅色的套子的軟墊。

高天翅忍不住問道：「范莊主，這書房是尊夫人的，還是令郎的？」

范長春臉上一熱，道：「敝莊只此一個書房，范某巳多年不接觸書本，犬子又多在外面闖盪，是以沒有多設書房。」

高天翅忖道：「這就難怪，看來紅花夫人倒是個才女！」目光不由在牆上的書畫上掠過，隨口問道：「蒙總管，請問當時你是否有留意范少俠是被何種兵器所傷的？」

蒙白道：「像是劍傷！」

「哦？兇手是使劍的？」高天翅轉頭問道：「范莊主，你的仇家之中是否有人用劍的？」

范長春笑道：「范某不時在江湖上走動，仇家自是不少，而武林人士使劍的又是不少，怎會沒有？」

「是否有人跟范莊主的仇恨特別深的呢？」

范長春沉吟地道：「跟范某有深仇大恨的，倒沒有幾個！」

「這之中誰人使劍？」

「只一人。」范長春臉上突然升起一股怒意，「便是翁一生！」

「翁一生？」高天翅問道：「是『嶺南劍魔』翁一生？」

范長春苦笑道：「豈不是他！」

「范莊主跟他仇恨很深？」

「然也！」范莊主臉上怒意更添了幾分。

「不知是什麼深仇大恨？」

范長春目光一變，臉色十分難看，半晌才道：「這件事范某巳不欲再提！」

青葉夫人却道：「翁一生曾殺了妾身小叔，長春也殺了他妻子！」

高天翅道：「這仇果然極深！」

「那翁一生既巳殺范二伯，他妻子被范伯伯殺死，也是應該，豈能再來殺經天兄！」

聲音來自房外，衆人不由齊轉頭望去，原來說話的是谷超遠。

范長春眉頭微微一皺。「兩位賢姪上好了藥沒有？」

「多謝范伯伯，小姪經巳包紮好了，不知伯伯欲叫小姪去辦何事？」

范長春笑道：「你們先休息兩三天再說吧！」回頭向高天翅問道：「高捕頭尙有什麼不明之處麼？」

高天翅道：「再有一件事要問蒙總管的。」

蒙白低頭道：「請問。」

「范少莊主劍上是否有血？」

「有！血跡斑斑！」蒙白立即拉開書桌的抽屜，自內裏取出一柄短劍來。「請

看。」

范長春驚呼道：「胡說！這是小紅的佩劍！」

「但當時却握在少莊主的手中！」

高天翅道：「也許令郎當時身上沒有佩劍，而兇手猝然出現，是以抄起尊夫人的劍抵擋！」他目光一落，「劍上有血，看來兇手必也受傷！」

「但房外不見血跡，兇手假如在行兇後離開，斷不可能不在地上留下血跡！」

高天翅詫異地道：「莫非那夜，也下着大雨！」

「滴雨未下，此才奇怪！」

高天翅眉頭一掀。「也許兇手包紮好了傷口，然後才離開，是以貴莊地上便未有血跡留下了！」

范長春點頭道：「大概是如此，否則除非兇手能夠飛天遁地了！」

高天翅心頭一跳，急問道：「此房是否有密室秘道之類的設備？」

范長春道：「全然沒有！」

「尊夫人被殺於何處？」

「在莊外密林中！也是中劍而亡！」

高天翅長長吸了一口氣：「在令郎未死之前，除蒙總管之外，尚有何人發覺有異？」

范長春目注蒙白，蒙白道：「在下曾經問過莊內值夜的武士，他們之中並未有任何人有絲毫發覺！」

「如此說來，兇手的武功豈不很高？」高天翅心頭一動，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却忍不住問。

范長春接道：「這事咱們可以慢慢調查，現在請高捕頭先至廳上用膳！」

一行人便魚貫出房，范長春先行，紫雲夫人及青葉夫人次之，最後是石飛慶及谷超遠。

谷超遠回頭向書房望了幾眼，耳畔忽聽到范長春的聲音：「蒙白，你再把書房之門鎖起，任何人沒有我的命令，不得走進一步！」稍頓又道：「還有，等下鎖匙交與我！」

「是！」

谷超遠連忙走快一步，跟在石飛慶之後。

總管失踪

花廳清雅怡人，一片蒼鬱的翠綠映在花窗上。

樹木在風中婆娑，花香撲鼻。

酒菜十分豐盛，飯具也極之講究。可是范長春夫婦三人因愛子新喪，心情不佳，均是淺嘗即止，連高天翅也拘謹起來。

范長春忙道：「高捕頭無須客氣，何況你還趕了一夜的路！」

「在下不客氣！」高天翅放下牙箸問道：「剛才范莊主轉述蒙總管之所見，可曾有所遺漏？」

范長春尚未作答，青葉夫人巳答道：「蒙總管至書房門口兩丈餘時，猶聽見書房中有砰砰的聲音！」

高天翅道：「那可能是令郎推倒桌子而巳！」

「問題是天兒在見到他時，仍然能說話……」

高天翅截口問道：「他還說了些什麼話？」

「天兒道：『你，你好狠，竟然殺死我娘！』還有，當時房內的窗子是關閉着的！」

高天翅心頭一跳，脫口道：「這是什麼原因？」

范長春道：「殺死拙荊的人也即是殺死犬子的兇手，這一點咱們經巳肯定，但第二個問題，很可能是兇手自窗口逃走後，然後再把窗門關好，是以蒙白到書房時，便以爲沒人自內逃掉！」

高天翅想了一會：「還有一個可疑之處，兇手既然逃走，而令郎又未死亡，他爲何不呼叫！須知兇手既然能從容逃走，在時間上來說決計不會十分緊迫！」

紫雲夫人脫口道：「是啊！這倒是個異常的現象！」

范長春臉色大變，雙眼眼波流轉，不斷來回地望着高天翅及紫雲夫人。

高天翅想了一會，抬頭目注范長春，問道：「在下想知道莊主對蒙總管的信心到底有多大？」

范長春目光大盛。「高捕頭的意思是……咳咳，他是拙荊外家的人！」

「什麼人？」

「本在家岳家當總管！他父親也是家岳的僕人，他自小便跟拙荊在一起！」

高天翅嚅嚅地問道：「范莊主很少在此莊吧？」

范長春苦笑道：「的確甚少！」

「那麼在下再問一句，令郎臨死之前的情況尙有其他人看到否？」

紫雲夫人道：「咱們剛到，尚未查問，但若按照蒙總管所說推測，其他人趕到書房之時，天兒經巳嚥氣了！」

高天翅嘆息道：「那麼也即是說，蒙總管之話，到底是眞還是假，沒有人能够證實！」

范長春一掌拍在桌上。「正是！范某怎地沒想到此點！待我叫他來問問！」

高天翅急道：「范莊主打算如何問之？可別打草驚蛇！」

范長春一怔，隨即反問道：「依高捕頭之見，又該如何？」

「先叫幾個心腹來問問再說！」

「好！」范長春雙掌連擊三下，外面立即走進兩個丫環來。

「婢子拜見莊主及兩位夫人，請問莊主有何吩咐！」

范長春臉孔一板，沉聲道：「少爺過世那夜，你倆個在那裏？」

「在後堂內宅寢息。」

「可曾聽得前堂書房有異响？」

「相隔太遠，未曾聽得，後來沈領班傳令全莊老幼集中，婢子們才知道發生了事故！」

「你兩個聽住！一個替我去找沈領班，一個去叫邱大虎及范勇過來，可別驚動別人，聽到否？」

「婢子知道！」那兩個丫環襝袵行了一禮，才退了出去。

范長春背負雙手，不安地在廳內踱起步來。

青葉夫人悄聲問：「大哥，你懷疑蒙白他……但天兒臨死之前的話，豈不表示

殺大姐的兇手跟殺他的同爲一人，蒙白對大姐最爲敬重，他豈會殺死大姐？」

范長春臉色鐵青，厲聲道：「問題是他的話，誰人可保證實？還有，畫虎畫皮難畫骨，你跟我對他有多少了解？」

青葉夫人白了他一眼，輕聲道：「你凶什麼？妾身也只怕懷疑錯了人而已！」

范長春臉色稍霽，苦笑道：「小青，我現在心情不佳，說話若是稍重，請勿見怪！」

紫雲夫人忙道：「我們豈有不知之理？其實妾身等又何嘗不是心情惡劣！」

說話間，那兩個丫環巳帶着三個虎背熊腰的漢子走了進來，其中一個手臂還吊着繃帶。

那人走前一步，道：「沈參拜見莊主及夫人！」

「唔！」范長春坐回椅上，揮手示意丫環離開，然後問道：「四月初七日夜，你們三個在那裏？」

沈參道：「當夜屬下負責上半夜的巡邏責任，少莊主發生事故之時，已是下半夜了。」

范長春目光一移，道：「那麼下半夜的安全是由范勇負責的了！」

一個粗壯的漢子道：「正是范勇。」

范長春臉色一沉。「爲何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你事先竟不知道？莫非你去喝酒了？」

范勇惶恐地道：「小的深受莊主大恩，無時不想粉身圖報，那敢偷懶喝酒！」

「那你倒說來聽聽，當時你在幹些什麼事？」

「小的來回巡視，不斷在圍牆內的四周走動，巡視各處的防值情況。」

「可有人偷懶否？」

「沒有。」范勇道：「當小的由左邊走至後宅，再由後宅沿右邊走向前莊時，聽見蒙總管的叫聲，小的連忙趕過去，那時候只見少莊主躺在蒙總管的臂彎內，而少莊主身上却滴滴答答地淌着血！」

青葉夫人問道：「除了蒙白之外，你是第一個到書房的？」

「是的，後來邱大虎他們也來了！」

紫雲夫人插口問道：「依你所說，兇手至書房行兇時，你當時大概在左廂，也可能在後莊了？」

范勇想了一下，道：「諒是如夫人所料般！」

「但那時候書房外面也該有人巡值的呀？」

沈參插腔答道：「本莊的武士不夠，偌大的一個莊，每班只有廿多人巡值，也許當時沒有人在附近也未定！因爲這廿多人之中，還得分三圈巡邏，第一圈是莊外，由六個人組成，不斷繞圈而行，第二圈沿着內牆而巡，最後一圈便是內宅。」

范長春冷笑一聲：「三圈都沒有人發覺，到底是當什麼值的！邱大虎，你當時在那裏？」

「小的負責莊外的巡邏！」另一個大漢道：「那一夜小的還特別把六個人分成兩組，交叉而行，但都沒有任何發現！」

說到這裏，邱大虎聲音一低：「換言之，小的等並沒有發覺有夜行人出入。」

「難道說兇手是本莊的人不成？」

「小的不敢亂說！」

高天翅吸了一口氣，問道：「你們二十多個人全然沒有發覺，但爲什麼蒙總管在睡夢中却能聽見？」

沈參道：「他寢室離書房不遠！」

「但他是在睡夢中的！」高天翅提高聲調道：「能夠在夢中被人驚醒，證明那聲音決計不小，爲何你們聽不到？」

范勇道：「小的曾經聽見『砰』的一聲，後來便聽見蒙總管的呼救了！」

「你們在莊內進行搜查，離那時有多久的時間？莊外的武士可有撤回莊內？」

「我到書房之後，蒙總管立即叫小的去召集人手搜查，莊外的弟兄也沒撤回莊內！」

高天翅嘆息道：「那麼兇手去了那裏？莫非他眞的能飛天遁地不成！」

范長春哼了一聲，問道：「范勇，你當時到書房時可曾發現地上有把血劍？」

范勇想了一下道：「好像有一柄。」

「是大夫人的，還是少莊主的？可曾認出？」

「小的當時沒有留意，現在也記不起了。」

范長春目注高天翅，問道：「高捕頭認爲如何，蒙白是否有嫌疑？」

「有嫌疑，」高天翅一抬頭，反問：「但他有殺死令郎的道理麼？」

青葉夫人道：「假如人是他殺的，他自有道理！」

「此話實在太玄，可否請夫人解釋一下？」

「假設蒙白殺死了大姐，這件事却被天兒看出點破綻，所以他便先下手爲强，連天兒也殺掉了！所以天兒才會道：『是你殺死我娘的！』」

范長春一拳擊在桌子上，「砰」的响了一聲：「好個狗奴才，范某若不查個水落石出，天兒豈能安息！沈參，你們三個人立即去把蒙白找來見我！」

「是！」沈參三人立即出去。

范長春呼吸沉重，胸膛不斷起伏。

紫雲夫人忙道：「大哥別太激動，諒他也飛不出本莊！待會咱們還是先禮後兵，先探探他的口風！」

話剛說完不久，只是沈參滿頭大汗地跑了入來報告：「啓稟莊主及夫人，蒙總管不在莊內！小的巳叫邱大虎及范勇帶人出莊追踪了！」

范長春臉色一變，大喊一聲：「果然是他！」兩腳一頓，穿窗而出！只聽一道怒嘯响起，刺人耳鼓！嘯聲一起，范長春的身形巳消逝在圍牆外。

紫雲夫人急道：「咱也出去看看！」

高天翅忙跟在她倆之後，翻出圍牆。青葉夫人道：「二姐，你查左方，小妹去右方，前頭巳有大哥，請高捕頭到莊後看看！」

「好！」高天翅掣出那柄雁翎刀，向莊後飛馳過去。

他一口氣奔了三四里，却不見有人，便拐向左邊，剛走了幾步，忽聞前頭樹林有異响，他連忙掠前匿在一棵大樹之後。

不久，只見樹林中轉出一個人來，定睛一望，却是石飛慶。

高天翅暗噓一口氣，露出身來，石飛

慶乍見人影幌動，反而吃了一驚。

「石少俠，你找到蒙總管沒有？」

「原來是高捕頭，晚輩毫無所見，你呢？」

「不見人影。」高天翅收刀道：「石少俠何時到紅花莊？」

「昨日早上！」

「可曾發現了什麼疑點？」

石飛慶目光露出一絲疑惑之色。「那四個和尚爲何會不辭而別？這件事使晚輩百思不得其解，何況他是蒙總管請來做法事的！」

「聽說他是坐雲和尙？素聞此人雖然出身小寺，但對佛理頗有研究，爲人也極之正派，也許他認爲功德經巳圓滿，便自引退。」

石飛慶釋然地道：「也許如此！高捕頭，他日若經過石家莊，請到舍下盤桓幾天。」

「可是衡山之石家莊？」

「正是。」

「高某有機路過自當去拜訪一下。」說罷，忽聽一道嘯聲自遠而漸近，嘯聲如同裂帛，轟轟發發，極有氣勢。

石飛慶讚道：「想不到，范伯伯之內力一深至此！」

話音剛落，只見一條人影穿林而出，却是紫雲夫人。「兩位是否有所發現？」

高天翅搖頭道：「沒有，大概不是走這一條路！夫人那邊呢？」

「也沒有發現，外子嘯聲焦急，諒亦找不着人！」紫雲夫人秀眉一皺，「那麼蒙白會去那裏？」

石飛慶道：「也許在右邊也未定！」

紫雲夫人急忙說道：「咱們過去看看吧！」

三人立即提氣向右首馳了過去，這當中數紫雲夫人的武功最高，是以三起三落之後，她巳一馬當先，領先而行。

剛走了二三十丈，忽然嘯聲一止，樹上躍下一人，高天翅抬頭一望，叫道：「原來是范莊主！不知莊主是否……」

范長春一張臉又青又白，再也沒有往昔的瀟洒，只聽他怒喝道：「不知那厮躲在那裏！范某就算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揪出來！」

高天翅心頭一動，脫口道：「咦，莫非他躲在那裏！」

范長春雙眼神光暴射，急聲問道：「他躲在那裏？」

「書房！」高天翅朗聲道：「那雖然冒險一點，但却不失是個安全之所，因爲莊主經巳嚴令下人不得走進一步！」

范長春大叫一聲：「正是，那串鎖匙他也還未交與我！」聲音未落，人巳竄出兩丈。

石飛慶急道：「高捕頭，咱們也趕去看看！」

忽見范長春凌空打了一個後翻，翩然飄落在高天翅身前，抱拳道：「范某急怒攻心，一時之間竟然忘了一件事！」

稍頓即道：「高捕頭，日來多有麻煩，剩下來的事范某自忖還能料理，不敢再躭誤你的行程了！」自懷中抽出一張銀票，遞前道：「些少意思，敬請笑納！」

高天翅忙道：「在下未曾有甚效勞，不敢當此厚賜，莊主萬勿客氣！」

范長春沉聲道：「若非得高捕頭提醒，范某豈知出了家賊，這點意思你一定要收！」中指一彈，那張銀票便向着高天翅飛去。

高天翅只好伸手接住。「如此在下多謝了！」

「此乃高捕頭應得之酬！」范長春匆匆問道：「高捕頭此去何方？」

「嶺南那件案子巳破，新案尚未接手，在下也尚未知去處。」

「如此今後豈非甚難聯絡？」范長春皺眉問：「貴上管一見呢？」

「他也是居無定所！假如莊主有事要找在下或敝上，可至衡陽衙門查詢，知州洪大人跟敝上交情頗深，也向有聯絡！」

「如此咱後會有期，恕范某不送了！」范長春轉身向前掠去。

短嘯一聲，又聽他的怒喝聲遠遠傳來：「蒙白，你這狗奴才，范長春若不把你粉身碎骨，誓不爲人！」倏忽之間，聲音巳渺然。

高天翅輕嘆一聲：「石少俠，咱也後會有期！少俠年少有爲，異日不難成爲一代大俠。」

石飛慶忙道：「晚輩承教！」

「嗯，石淵石大俠是不是令尊？」

「正是家父！」

「果然虎父沒犬子！」高天翅含笑揮手，「請代向令尊問候！十年前高某曾在金陵見過他一面，未知他尚記得否？」

石飛慶發了一陣怔，這才連忙拔足飛回紅花莊。

神捕出馬

高天翅到了衡陽，接到端木盛的飛鴿傳書，連忙起程向贛州進發，那裏發生了一件四死一傷的血案，兇手做案至今巳逾三月，當地捕快仍然束手無策，便向管一見求助。管一見却巳因接了長江水月莊的案子北上，是以留守杭州大營的端木盛，便吩咐就近的高天翅趕到贛州，協助當地的捕快破案。

高天翅趕到贛州巳是五月初三，天氣逐漸炎熱，辦案更加辛苦。經過半月多的辛勞，終使案情逐漸剖開，可是兇手巳離開本州，高天翅報與官府之後，知州便發出告示，派人到各縣張貼。

高天翅看看這件案子巳漸告一段落，正想發放信鴿到杭州，不料端木盛的信鴿又至，高天翅慌忙展開信條。只見上面草草寫了幾行字：高大哥，請在贛州稍候，頭兒不日即將趕來與大哥相會，另者請大哥把紅花莊的案情整理一下，弟端木盛。

高天翅心頭一震，忖思道：「紅花莊的案情？莫非范長春禮聘頭兒出面查案？兇手不是紅花莊的總管蒙白麼？」

一頓，又想道：「又莫非蒙白還未找到，而紅花莊又再發生事故？」

只因信條不能詳述，是以害得高天翅連日胡思亂想，他想到紅花莊，却又怕管一見找他不到，心頭納悶，便帶了個衙差出城遊玩。

城外阡陌縱横，農夫荷鋤而耕，一片繁忙景象，高天翅生怕牲口踏壞了莊稼，

便躍下馬背，跟衙差並肩而行。

走了一回，太陽漸高，兩人便找了棵大樹坐了下來，那衙差殷勤地遞上羊皮水囊，高天翅老實不客氣地喝了幾口，把水囊交與衙差。

衙差正要仰頭而飲，忽聞樹後草叢中有悉悉索索的聲音，高天翅一躍而起，半空已抽出雁翎刀，飛快地轉過樹後，那個聲音忽又不可聞。

那衙差也吃了一驚，忙抽出單刀自另一端轉了過去，與高天翅形成一個合擊之勢。

高天翅向他打了個手勢，自己走前幾步，目光不敢稍離那堆草叢。

草叢濃密，夾雜着荊棘，高天翅走前幾步，便聽得一個呻吟似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叫道：「水……水……」

高天翅心頭一動，手臂連揮數下，鋒利的刀鋒把那些荊棘砍下，雜草亂飛中，只見一個血人倒臥在地上，猶自不停地呼水。

高天翅見那人後背血肉模糊，不像假裝，連忙道：「快取水來！」隨即收刀，彎腰把他抱了起來。

那人大概意志一鬆，便自暈了過去。

高天翅輕輕把他放在樹下，捏着人中，把水緩緩灌入他口中，那人喝了水之後，又再度暈厥。

高天翅見那人滿臉血污，更急于救人，忙道：「快回衙門！」抱起人來，竄上馬背，輕輕挾動馬腹，催馬回城。

高天翅在贛州馬捕頭居所棲息，馬捕頭那棟平房，就在衙門後面。這時候，馬捕頭正在準備酒菜，聞得門外馬蹄聲響，連忙把門拉開，目光一瞥，訝然問道：「高老，他是誰？」

高天翅翻身下馬，反問：「有金創藥麼？」腳步不停走將入去，把那傷者放在炕上。

那人後背的傷口觸及炕板，痛哼了一聲，高天翅自語道：「幸而還未斷氣！」他立即自抽屜裏拿出一把利刀，輕輕割掉衣裳。

那道傷口一入眼簾，高天翅心頭一陣震慄：「好深的刀傷！」

此刻，馬捕頭已捧了一盆半熱的清水來，高天翅先到外頭淨了手，然後用潔布溫水，把傷口上的泥沙洗淨，最後才敷上金創藥，又剪了一幅布把其貼住。

馬捕頭輕聲問道：「不知他前身是否有傷？」

高天翅擦了一把汗，道：「把他轉過來，臉向床外。」

兩人忙了一陣才把那人的位置弄好，高天翅又用利刀割下那人的衣裳，胸前果然還有一道劍傷，不過入肉頗淺，高天翅又依次替他上了藥。

「這人是遭羣毆的。」

「高老如何得知？」

「對手起碼也有兩個人，因爲背後那道傷口是被鋼刀剁成的，那把刀的份量很沉重，胸前這道却是劍傷！」

高天翅說罷又用水替那人洗掉臉上的血污，當毛巾揩過時，高天翅目光一落，不由驚呼一聲：「原來是他！」

「他是誰？」

「谷超遠！」高天翅立即冷靜了下來，揮手示意馬捕頭別問，他負手在房中踱步，「把他傷成這樣的人是誰？難道是蒙白？」

他隨即忖道：「蒙白還未被范長春捉住？他跑來這裏幹什麼？」目光再度一落，只見谷超遠臉色蒼白如紙，探手一摸，氣息微弱，不由大叫道：「不能讓他死去！馬捕頭，煩你快去請個大夫來！要最好的！」

「是。」馬捕頭不敢怠慢，立即轉身奔了出去。

高天翅焦急地在房中等待。

半晌，才見馬捕頭拖着個氣喘吁吁的老頭進來。

高天翅忙道：「大夫，病人便在床上，煩你快看一看！」

那老頭把藥箱放在桌上，喘氣道：「你且待老朽歇息一下！」老頭取出一塊手帕，不斷拭汗。

過了一陣，他才伸手搭在谷超遠的腕脈上，不斷地搖着頭顱。

高天翅驚問道：「大夫，他還有救沒有？」

「救是有救，不過，只怕非得將息三兩個月不能下床！」那老頭打開藥箱，道：「他心脈太弱，待老朽開張帖子，你們去抓些藥來，煎好給他喝！」

他邊寫邊道：「現在藥量還不能下得重，我明天再來看看，假如傷口不發炎，就不太麻煩！」

高天翅拿了一錠銀子給他，馬捕頭送他回去，順便去抓藥。

隔了半晌，只見他一手提藥，一手提着一籃酒食回來。「高老，晌午早過，快來吃飯！」

高天翅也覺餓了，兩人對座而食，剛動了幾下箸，只聽門外有人問道：「請問馬捕頭在不在家？」

聲音異常陌生，馬捕頭不由一怔。

遇襲

高天翅却驚喜地道：「可是風火輪？」長身立起，跑去開門。

門外立着幾個漢子，正是管一見、皇甫雪、風火輪及殷公正等人。風火輪笑道：「我一猜便知道高大哥必住在這裏！」

高天翅問道：「頭兒，你們吃過午飯否？」

管一見含笑說道：「正想要你準備一下！」

高天翅把他們引入，又替馬捕頭引見。這馬捕頭年剛三十，却已當了七年捕快，對管一見聞名已久，只是未曾有緣拜見，此刻一但見着，只覺一顆心怦怦亂跳，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高天翅笑道：「馬老弟，快再去買些酒食回來！」隨手塞了一塊銀子給他。

馬捕頭忙不迭縮手。「些少銀子，在下還出得起，這一頓便飯在下請定了！」

高天翅道：「那你快去吧！」

管一見忙道：「請勿告訴洪大人說老夫經已到此！」

馬捕頭恭敬地應了一聲，提起食籃飛也似的奔了出去。

衆人分頭坐下，高天翅急忙問道：「頭兒，你可是接受了紅花莊范長春的聘請嗎？」

管一見頷首道：「若非如此，老夫何必急急自江北清江趕回來？」

「范長春要頭兒調查什麼案子？」

管一見目光掠過一絲詫異之色，反問道：「不是說你曾適逢其會，得知來龍去脈？」

高天翅嘆了一口氣，這才一五一十地把當夜自己如何吸了旋風鐵騎的迷魂彈，誤打誤撞到紅花莊的情況說了一遍。「當時種種跡象已顯示兇手便是蒙白，而范長春更爲深信！以范長春之能及勢力，決計不能不捉到蒙白，既然如此，他還要頭兒替他調查什麼案子？」

管一見嘆息道：「有很多案子，絕不如表面情況那般簡單！也許范長春又發覺蒙白不是殺人兇手也未定！」

說着，馬捕頭已買了食物回來，衆人也不客氣，坐在一起吃將起來。

席間，高天翅又把自己出城郊遊，無意中救着了谷超遠的事說了。

管一見笑道：「等他醒來，咱們問一問吧，事情不就清楚了？」

「但看他的傷勢，只怕不能這麼快醒來！」

馬捕頭趕緊放下竹箸，道：「小的先去煎藥再說！」

管一見看看也吃得差不多，便道：「申時已屆了吧，老夫到洪大人處坐一下，今晚不必等我回來吃飯。等老夫回來後再問谷超遠受傷的情況！」

衆人應了一聲，目送管一見出門。高天翅跟皇甫雪互述別情，皇甫雪把香車夫人失踪又自行出現的事繪聲繪影地述了一遍，只聽得衆人目瞪口呆。

風火輪道：「這件案子眞複雜！可惜頭兒不帶小弟去！」

高天翅笑道：「你還怕沒有機會？目下紅花莊的案子，依我看也是十分複雜，剛才頭兒說得不錯，也許蒙白不是兇手，那麼兇手便仍如謎一樣了！」

殷公正說道：「會否是旋風鐵騎所幹的？」

高天翅搖頭道：「不像！旋風鐵騎素來一起出動，甚少分散行動！而且人一多，行藏便難以遮掩了！再說，以賀鐵騎等人的武功也未必能勝得了紅花夫人！輕功更不能高至出入紅花莊殺人，而不被人發現！」

殷公正苦笑道：「這樣說來，這案子的確頗費思量了！」

此際，馬捕頭已煎好了藥，高天翅一眼瞥見忙道：「咱進房看看！」

五人一齊進房，高天翅扶起谷超遠，見他仍昏昏沉沉，便叫馬捕頭用羹匙慢慢把藥灌入谷超遠口內。

谷超遠慢慢甦醒，睜開一絲眼皮，含糊地問道：「這裏……是，是什麼……什麼地方……」

高天翅輕聲道：「谷少俠不要多說，老朽便是高天翅！此地是贛州城，今早老朽出城無意中救了你回來，剛才大夫說，只要你好好養息一番，便能復原！」

谷超遠臉上泛起一絲笑意。「多謝……」雙眼合起，再度昏睡過去。

高天翅把他放在床上，嘆息道：「他失血太多，身子衰弱，今夜只怕還不能說話！」

衆人出了房，心情都十分煩悶！

皇甫雪道：「若有上等的人參熬湯給他服下，情況可能會有所改變！」

高天翅沉吟了一下，「問題是匆急之中去那裏找人參來？」不由抬頭望向馬捕頭。

馬捕頭忙說道：「待小的去藥店問一問！」

「要好的！尋常的效果便不大了。」

皇甫雪伸手入懷取出一張銀票來，「麻煩馬捕頭跑一趟了！」

高天翅忙道：「三弟請把銀票收起，老哥哥這裏還有一張一千兩的銀票，是范長春付與老朽的。谷超遠是爲了此案而受傷的，這銀子正好用來買藥！」

人參是關外的至寶，在江南地面不好買，更兼價錢昂貴，是以馬捕頭也不客氣，便取了高天翅的銀票出去！

酉時已過了大半，天際一邊彤紅，彩霞鮮艷奪目。此刻才見馬捕頭喜孜孜地回來。「小弟化了二百兩的銀子買了半枝人參！」

皇甫雪喜道：「可是上佳的否？」

馬捕頭道：「小弟問過藥舖掌櫃，他說雖不算上佳，但也很不錯了，我叫他替咱切了片，現在便和瘦肉燉湯給他吃！」

「麻煩你了，老風，你去買些現成的食物回來吧，不要再麻煩馬捕頭了！」

風火輪笑道：「這種好差事，我風火輪是決計不能推辭的！」

× × ×

亥時，管一見才帶着微醉回來。「那人醒了沒有？」

「喝了一大碗參湯，又睡着了！」

管一見皺眉道：「那明早再問吧！」

這晚，高天翅便睡在谷超遠床前，臨至天亮，高天翅突被一個聲音驚醒。

「我……扶我下床……」

高天翅忙道：「谷少俠你傷勢沉重，不可下床。」

「我，我要解手。」

高天翅只好扶他下床，此時候，管一見等人都因聽見聲音而從隣室趕了過來。

馬捕頭連忙點了一根蠟燭，谷超遠看見這麼多人，不由一怔。「高捕頭，他們是……」

高天翅扶他倒下，道：「這位便是老朽的頭兒管一見！」

「原來是管神捕！」谷超遠要掙扎起來，管一見一手把其按住，一股眞氣立即緩緩注入谷超遠的體內。

高天翅忙道：「谷少俠，你能運氣麼？快把儆上的眞力引入丹田！」

谷超遠略一點頭，盤膝運起功力，把管一見的眞氣引入，起初還有點力不從心，隨後便逐漸順暢。

過了頓飯功夫，管一見才收掌，問道：「谷少俠，你如今覺得如何？」

「多謝神捕，晚輩現在覺得精神好得多了。」

「你躺回床上吧，老夫有話問你。」

「晚輩坐着便……」

管一見臉色一沉，說道：「老夫甚少如此損耗內力替人療傷，這其中有二個原因，第一，你年紀雖小，俠名却頗盛，老夫也望你能早日康復；第二，老夫正想聽你受傷的經過！你千萬別浪費老夫那些眞氣。」

谷超遠又謝了一聲，然後才在高天翅的協助下，側臥床上。

管一見目光灼灼地道：「你是由紅花莊來此，途中遇襲受傷的？」

「是。」

「你來此欲往何處？」

「我是來找『九環金刀』褟騰達老前輩。」

管一見詫異地道：「哦？是誰叫你來的？」

「紅花莊的范伯伯，他吩咐晚輩來此詢問褟前輩有關旋風鐵騎的動向！」

「哦？」管一見目光一盛，「褟騰達知道旋風鐵騎的行踪？范長春又因何要想得知旋風鐵騎的行踪下落？」

谷超遠輕嘆一聲：「范伯伯認為旋風鐵騎率衆進襲紅花莊，莊內必有內奸，而且蒙白之失踪，說不定也是旋風鐵騎把他帶走的……」

高天翅截口道：「什麼！蒙白還找不到？」

「正是如此，所以范伯伯才認定旋風鐵騎必是跟他有關係！」谷超遠續道：「又因褟老前輩前年也遭旋風鐵騎洗刦，他曾經花了大半年的時間去找尋他們的行踪，所以……」

管一見又問：「那麼襲擊你的又是誰呢？」

谷超遠臉上浮起憤怒之色。「晚輩要去找旋風鐵騎，不料對方反而在半途把晚輩截住……」

「原來傷你的便是旋風鐵騎！」高天翅驚愕地道：「你的行踪，對方又如何得知？」

「晚輩也不知道！」谷超遠嘆息道：「對方雖然幪着臉，但晚輩還是認出了他倆的身份，一個是馬從車，一個是談計生！晚輩一個敵不住對方兩個，不多久便先中了談計生一劍，後來又被馬從車剁了一刀！」

高天翅頷首道：「馬從車是使潑風刀的，難怪那一刀砍得這麼深！」

「晚輩中了那一刀後，立即不支倒地，大概他們認為晚輩必死無疑，所以便離去了！」

高天翅略一沉吟。「打鬥之所，便是在那草叢內？」

「不是，晚輩倒地後，不久即昏厥過去，醒來時候，只覺全身乏力，但見天色將明，所以只好咬牙向前爬動，後來見那堆草叢十分濃密，所以藏在裏面，昏睡過去。」

「到晚輩再次有了點知覺時，只覺喉頭乾得快要噴火，想要爬出來找水，全身却沒一絲氣力，幸而高捕頭救了晚輩，高捕頭實乃晚輩的救命恩人！」

管一見負手望着屋頂，問道：「范長春為何不自來找褟騰達？」

「那是因家父跟褟前輩有點交情，而且范伯伯可能還另有要事！他便吩咐石二哥去邵陽找焦英雄！」

「焦英雄？可是焦荊浦？」

「正是。聽說焦家也曾遭旋風鐵騎照顧。」

「原來如此，老夫已接受范莊主的聘請，等下立即南下紅花莊見他，你既然與褟家有交情，倒不如讓人送去他那裏養息吧！」

谷超遠道：「如此也好，晚輩若探到旋風鐵騎的消息，自會派人送信到紅花莊去！」

管一見點頭，便叫馬捕頭找人把谷超遠送去褟騰達家，並要他通知大夫。

衆人隨即收拾一下，乘馬南下。

剛出了城，高天翅道：「頭兒，屬下想到石家莊石淵處走一趟。」

「這是為了什麼原因？」

「谷超遠既然被襲，說不定石飛慶也難以倖免！」

「但他去的是邵陽，石家莊在東，邵陽在西，即使石飛慶受襲，不一定會返回家！」

高天翅頷首道：「頭兒說得不錯，那麼屬下先趕去邵陽一下，然後立即南下紅花莊與你會合！」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點點頭道：「也好！」

高天翅立即一撥馬首，催馬西行。邵陽離衡陽大約二百餘里，高天翅騎馬急馳，至次日晌午才抵達目的地。

焦荊浦在邵陽頗有名氣，舊宅雖遭旋風鐵騎燒毀，但新宅亦早已建成，便在城中。

邵陽城很小，一問便問明地址，高天翅策馬至門前，向門公道明來意，不久焦荊浦便親自出門迎接。

「素聞高捕頭之名，焦某心儀已久，可惜無緣識荊，今日一見，高捕頭果然相貌堂堂，不同凡响！」

「高天翅一生庸庸碌碌，不敢當焦大俠的誇讚！焦大俠俠名昭著，高某亦聞名久矣！」

焦荊捕哈哈一笑，捋着頷下長髯，肅手道：「請高捕頭到舍內喝杯水酒。」

「高某正有事情請教！」

焦荊浦年已古稀，但老彌越堅，行動之間，全沒有老態，高天翅跟在他後頭，也暗暗稱奇！

焦府佈置十分樸實，廳堂雖不小，但擺設却不多。高天翅抬頭一望，見階前立着不少人，個個臉帶肅容。

焦荊浦笑着道：「這些都是老朽的兒孫，曾孫！哈哈，你們還不快來拜見高捕頭！」

焦判浦的子孫們立即走前行禮，高天翅慌忙長身道：「諸位不必多禮，快請坐下吧！」

焦荊浦笑道：「高捕頭要他們坐下，老朽却沒有這麼多椅子！」說罷又是一陣大笑，「你們去吧，老夫有話跟高捕頭商量！」

衆人在眨眼間便走得一乾二淨。

焦荊浦目望高天翅。「高捕頭日理萬機，不會無事而登三寶殿吧？」

高天翅臉上微感一熱，訕訕地道：「正有一件事要來詢問焦英雄！」

「未知是甚麼事？」焦荊浦苦笑道：「老朽近來已少在江湖走動，所知絕不會比高捕頭多！」

「這件事，焦英雄必定知道！」高天翅抬眼道：「近日來是否有個名喚石飛慶的青年來府上麼？」

「石飛慶？可是舍甥石飛慶？」焦荊浦道：「老朽已逾年未曾見過他！」

「哦？原來石淵之子便是焦英雄的外甥！」

「他是舍妹的兒子，高捕頭，不是他發生甚麼事吧？」

高天翅身子一震，暗呼一聲不妙，頓了一頓，只得把紅花莊的事說了一遍。

「照令甥的義弟所言，令甥必來府上，未知……」

焦荊浦臉色微變。「但老朽的確未曾見過他！他不會半途先折回家吧？」

高天翅略一沉思，搖頭道：「可能性不大，莫非他也……」

焦荊浦急道：「他如何？」

「谷超遠要到贛州，半途被旋風鐵騎所傷！」高天翅正容道：「希望令甥別蹈他覆轍！」

焦荊浦雙眼圓睜，鬚髮俱張，一掌搗在几上。「又是旋風鐵騎！老朽若見到賀鐵騎不把他撕成兩片才怪！」

高天翅輕咳了一聲。「聽聞府上曾遭賀鐵騎！……」

「就是如此，老朽才跟他過不去！」

「高某又聽聞焦英雄曾率子孫跟踪對方，不知偵查到了些甚麼？」

「老朽曾經追上他們，只是對方人手強盛，而老朽帶去的人手又不足，幾番不敢下手，後來便讓對方發現了行踪，只好後退暫避，待要找他們，對方却不知去向了！

「他們的行動不太難找，原因是人多，只是有一點，他們沿途都有經化裝掩人耳目，一方面是清除踪跡，一方面暗防仇家跟踪，所以至今才沒有人能摸上旋風鐵騎！」

「焦英雄如今是否經已放棄報仇？」

焦荊浦長嘆一聲：「在那一役之後，老朽決定放棄，因為單靠焦家的力量不易扳倒對方，相反硬碰吃虧的必是咱們，若要邀請好手，又因對方行動無踪，朋友們也未必有太充裕的時間來為老朽效勞！」

說到這裏，他又輕嘆了一聲，續道：「何況那一次，老朽損失的只是一些財帛，以及幾個家僕而已！比起其他人來，損失算是很小了！」

「原來如此，」高天翅道：「高某在府上附近搜查一下，不知方便否？」

「高捕頭說這句就太見外了！何況你為的是舍甥！老朽立即叫人協助高捕頭搜查！」焦荊浦說罷雙掌一擊，門外人影一閃，立即現出了一個漢子。

「爺爺有甚麼吩咐？」

「七兒，快擊鼓傳人集合！」

「是！」他孫兒焦七走入庭院，敲响懸在樹上的那面大鼓。

「咚咚咚……」的鼓聲過後，莊上立即响起一陣雜沓的步履聲，不久，階前便站滿了人。

焦荊浦長身道：「你們聽着，今日你們的行動統歸高捕頭指揮！嗯，跟他去找一個人！」

「爹，咱要找誰？」焦荊浦的兒子焦富民問。

「找你表弟石飛慶！」

「表弟他來了？」

「不必多問，高捕頭，你就對他們說吧！」

「有僭！」高天翅對焦荊浦拱拱手，清一清喉嚨，道：「諸位，高某得知一個消息石飛慶在數日前已自香花嶺的紅花莊啓程來此，按照脚程計算，早該到了，因此高某懷疑他可能在半途發生意外，故準備請諸位協助一下找一找！」

焦富民道：「如何搜索，請高捕頭吩咐！」

「如此高某也不客氣了！請焦兄弟把人手分成八隊，五隊搜索南方，其餘的分東、西、北三方各一隊，這三隊只需搜查三四里範圍，南方的那五隊，便得伸延至十里外！」

「好！」焦富民頗有乃父之風，做事十分乾脆，立即把人手分成八隊，他父親的年紀比他姑母大很多，是以他的年紀也足足大過石飛慶一輩有餘，不過這兩個年紀懸殊的表兄弟却頗談得來，是以他此刻也十分焦急。「人手已分好了，請高捕頭再作指示吧！」

「不敢，開始立即行動，請焦兄弟率人負責搜查南方！」

二百餘人立即出莊，高天翅及焦荊浦自然亦雜在負責搜查南方的莊丁中。

出了莊後，高天翅又叫焦富民把五隊分成十隊，擴大範圍，同時各隊選派一人作聯絡。

於是搜索行動立即開始，每尺地方都查遍，離莊漸遠，範圍也漸廣。焦富民大聲喊道：「傳令各隊多留意林叢草堆！」

「啓稟老爺，前頭發現一具死屍，好像是，是表少爺的……」

焦荊浦大急，喝道：「快帶路！」跟高天翅一人，抓着那家丁的手臂奔前！

走了四五十丈，那家丁道：「到了，就是前面那堆草叢！」

焦荊浦忙放下了他，吸氣提身急射而去！

焦富民早在那裏，聽得聲响，回過頭來，道：「爹，眞的是表弟！表弟死得好慘！」

焦荊浦目光一落，只見地上躺着一具微爛的屍體，屍臭頗盛，定睛一望正是外甥石飛慶，他猛然喝一聲：「好個賀鐵騎，老夫跟你勢不兩立！」

高天翅長長吸了一口氣，然後躡着呼吸走前蹲下檢視，石飛慶臉目浮腫，臉上有一道血痕，身上前胸血肉模糊，鮮血把衣裳漿住，他掏出一把利刀，小心翼翼地把衣裳割下來，露出胸膛的肌肉。

胸膛上的血水早已乾涸，發着惡臭，高天翅站直身子，轉頭問道：「有誰帶水來？」

不久，一個莊丁拿了一壺水來，高天翅把水倒在石飛慶的胸膛上，過了一忽，才用破布把血抹去。

血跡一去，傷口情況便能看清楚，左右胸膛都有一個深深的洞口，洞口肌肉形

成個十字形狀，橫長直短，高天翅站了起來，輕聲道：「他是中槍而亡的！」

「那豈不是賀鐵騎幹的！」

「賀鐵騎那桿槍，可以一分爲二，看來兇手必定是他了！」

「決計沒錯！」焦荊浦虎吼一聲。「這仇老夫定要向他討回來！」回頭又道：「你們快把表少爺的屍體運回莊內，收隊回去吧！」

高天翅抱拳道：「高某時間匆促，不再去打擾你了，他日有機再來拜訪老哥，咱後會有期！」

焦荊浦道：「這如何使得，連一口酒也不曾喝上便要離開，傳將出去，老朽這張臉可擱不下來，再說你的馬還在莊下，天色又快晚了！」

高天翅沒奈何，只好跟他回莊。

嶺南劍魔

管一見率領手下趕至紅花莊，只覺莊外一片冷清，大門緊閉。

管一見示意風火輪上前敲門，風火輪敲了幾遍，仍不見有人應門，不由十分驚詫。「頭兒，裏面好像沒人！」

管一見沉聲傳音道：「在下管一見應范莊主之聘而來，請開門！」他聲發丹田，遠遠傳將出去，即使莊內後宅的人也能清晰地聽到。

轉頭對風火輪道：「不要魯莽，且再等一下！」

果然不久，大門便「呀」地一聲打開，露出一張俏美的臉龐來，嬌聲叫道：「來的可是『笑面神鷹』管神捕？」

管一見不悅地道：「除了老夫，武林中尚有誰叫管一見！」

那美婦人走將出來，襝衽行了一禮，忙道：「妾身紫雲，只因前天也有人抬着管神捕之名，前來敝莊行兇，是以敝莊不得不小心一點，請神捕勿怪！」

管一見雙眼一睜，詫聲問道：「前日有人用老夫的名義來貴莊行兇？」

紫雲夫人嘆了一口氣。「正是，請諸位入莊，外子因受傷未能親自迎接，尚請神捕見諒！」

管一見含怒地道：「何人如此斗胆，竟敢用老夫的名義招搖撞騙！」

「一言難盡，等下外子自會對神捕詳述的！」

管一見輕哼了一聲，跟紫雲夫人入莊，衆人緊隨在後，院子內立着二三十個精壯的漢子，人人神色肅穆，刀槍在手。

紫雲夫人輕聲道：「來的是眞正的神鷹，你們繼續巡邏吧！」

管一見心頭一動，忍不住問道：「夫人見過老夫？」

「聞名已久，惜無緣見着！」紫雲夫人恭敬地道：「今日能見識神捕的風采，妾身大感快慰平生。」

管一見神色不爲所動。「既如此，夫人又如何能肯定管某是眞正的神鷹而非假的？」

紫雲夫人把他們引入廳內，笑道：「很簡單，那個假的用黑布幪着臉龐！」

「原來如此！那他的技倆也實在太低劣了！其實老夫精于易容，化身千萬，他若隨便塗抹些丹藥，說是老夫的化身，旁人豈非更易相信？」

「但是武林中誰的易容術能比得上神捕？」

這馬屁拍到骨節眼上，管一見心頭大悅，不由哈哈笑了起來。

丫環送上香茗，爲各人斟了一盞，管一見眉頭一皺，也不去動它，那丫環斟了茶之後，把茶壺中剩餘的茶汁倒在階前。

管一見看得心頭一跳，舉杯就唇，輕輕一呷，清香甜暢，沒甚苦澀味，他不由仰頭一口喝乾。

紫雲夫人微笑道：「聽聞神捕是武林第一喝茶大家，敝莊所煮之茶，諒不能入神捕之口！」

管一見讚道：「不錯！茶葉質量雖較差，但烹茶的功夫已登堂入室，這丫環前途無限！」

紫雲夫人舉袖半遮着臉，悄聲道：「慚愧，剛才那壺茶是賤妾獻的醜！」

「原來夫人也有此嗜，跟老夫倒是同志！哈哈哈！」管一見笑了好一陣，紫雲夫人羞紅了臉道：「請神捕多多指教！」

說到茶道，管一見不由精神振發，侃侃而言：「茶與水屬可遇而不可求之物，不能太強求，比喻說烹茶的水吧，天下間誰不知道廬山康王谷洞帘水第一，無錫惠山泉次之，蘇州憨憨泉又再次之，又有誰能每烹一壺茶都要遠去上述之處取水哉？是爲不可求！」

紫雲夫人嘆息道：「賤妾是故多次勸外子搬至廬山居住，可惜他對茶道不感興趣，尋常粗茶彼亦甘之如飴，沒奈何！」

「尊夫風流瀟洒，想不到仍然如此俗氣！」管一見搖頭道：「茶葉以閩境所產爲最佳，江浙次之，滇茶以及嶺南之綠茶，尚還能喝；至於貴莊附近所產，葉大枝粗，喝之無味，加上焙製不得其法，乃屬下品矣！」

「神捕所言，句句金石，賤妾受益良多！」

「但是烹茶之薪，盛茶之器却可求齊矣！」

紫雲夫人目光一亮，問道：「盛茶之器，以何地所產爲最佳，請神捕指教！」

「盛茶之杯曰盌，較小者爲怨，古時以越州所出爲極品，今以閩南泉州德化所產爲佳！」

「何以爲佳？」

「閩南泉州德化之窰，世人誤稱爲建窰，指爲建安所產，實爲不確！」管一見似乎忘了此行之目的，越說越興奮。「其所以稱佳，乃在於其盞呈青色，盛茶則顯其綠，兼且質厚，以火熏之，能保持茶之熱度，經久不冷，它窰若非質薄，便是色呈黃、白、紫、褐等色，均不宜盛茶！」

「如此說來，賤妾以黃盌盛茶，豈非不宜？」

「然也，黃盞盛茶，茶汁呈紫，白盞則呈紅，褐盞則呈黑，此等色澤望之已沒飲慾，焉能稱適宜乎？」

「聽君一席話，勝讀萬卷書！」紫雲夫人又問：「賤妾斗胆再問一事，煎茶烹水，爲何又有初沸、二沸、三沸之分？」

管一見哈哈一笑。「初沸者水煮至鍋底開始冒升水珠也，稱爲蟹眼，此刻之水

只宜冲頭遍茶！」

「願神捕詳述之！」

「頭遍茶不宜喝，因爲茶汁有苦澀味也，這種茶汁只宜冲洗茶盌，使茶盌生熱，以便保溫！煮水之風爐宜與盛載茶壺之桌相隔十二步，當初沸後，取鍋傾水入壺，再置回爐上加熱，人則走回桌前把壺中之頭過茶汁傾倒入茶盌，再倒落茶盤，然後走十二步至風爐處，水剛二沸，以此泡茶，最爲適宜矣！」

「三沸又如何？」

「水煮到三沸，已嫌太老矣，宜以冷熟水加之降溫，再煮至二沸才能入壺！」

話音剛落，只聽屏風後面有人笑道：「神捕提起茶道，字字金石，拙荊受益多矣！可惜某家一介俗夫，不能入耳！」

隨即轉出一個頎長的中年漢子，臉有病容，一個嬌小的中年美婦扶着他的手臂走了出來。

管一見目光一盛。「范長春？」

「正是。」

管一見搖頭道：「可惜！」

「可惜什麼？」范長春訝然問道：「范某浪得虛名？」

「見面不如聞名！」

「范某名聲甚隆？」

「非也，傳言范長春風流洒脫，不想也是個俗夫，豈不可惜？」

范長春一怔，隨即哈哈一笑。「神捕大概是指范某對茶道不感興趣一事吧？」

「不是不感興趣，而是一竅不通！」

「非也，只是不感興趣而已，上好的茶一入范某之口，便能分辨得出！」范長春在一張高背交椅上坐下，道：「神捕既知范某自認洒脫，那麼洒脫之人若爲喝一壺茶而刻意求之，尚要爲茶葉、水、爐、薪、壺、盞、盤等等而大傷腦筋，又從何洒脫起來？」

這次輪到管一見一怔，臉上有點掛不住，却又發作不得，良久才嘆息道：「難怪沒人說老夫洒脫！」

范長春又笑道：「范某妄言，神捕萬勿見怪！范某之所以能够洒脫，那是拙荊動手烹茶與范某享用之功！」

紫雲夫人嗔道：「神捕當前，你還是老不正經，還不快向神捕道謝，否則妾身今後也不再烹茶與你吃了！」

范長春忙長身打了個揖。「多謝神捕教導，拙荊固然受益不淺，今後范某也口福不淺，只是不知何時才能一品神捕親手調烹之茶，若能嘗得，豈不勝似飲喝瓊液玉漿！」

管一見心頭一暢，笑道：「烹茶工具共有二十四，且尚要許多條件湊成，如今此地是唯求好水了！至於茶葉，老夫身上倒尚有兩包『猴兒採』！」

紫雲夫人忙道：「就請神捕將就一下吧，等下待賤妾派人上山取山泉，讓神捕一展身手，好讓我這個徒弟學點本事！」

管一見哈哈一笑。「這又有何不可？老夫把烹茶之術傳授不少人，却從未授與女子，今日便破例一次吧！」

紫雲夫人大喜過望，忙稱師父，管一見急道：「老夫只傳你烹茶之術，却不收弟子！」一頓又道：「聽范莊主言談，中氣似不甚足，莫非受了內傷？」

范長春臉上升起一股怒意，隨即瀟洒地一笑。「已是晌午，諒神捕等腹中經已空空，咱邊吃邊談吧！」雙掌連擊，下人立即把酒菜捧了上來。

這頓飯，酒菜十分豐盛，烹飪調製異常精巧，范長春笑道：「范某對茶道雖無研究，但對食之一道要求却頗高，這些菜色神捕尚能入口否？」

管一見笑道：「如此范莊主也還當不上洒脫兩個字！」

范長春臉色微微一變，隨即笑道：「神捕之言極之有理！今後范某也不敢自認洒脫了，只是風流兩字似乎改不得！」

紫雲及青葉兩夫人一齊含嗔白了他一眼。

管一見仰頭乾了一杯，道：「范莊主如何受傷，又要老夫如何效勞，似乎應該說了吧！」

「神捕可曾見過高捕頭？」

「見着了，令郎之事略知一二！」

范長春神色一黯：「那天范某別了高捕頭，立即回莊衝入書房，可是蒙白並不在裏面！後來也未再找到他！當時范某與拙荊商量，認爲蒙白必爲旋風鐵騎收買，因此派了石、谷兩位少俠去贛州及邵陽詢問有關旋風鐵騎的一些活動規律！

「范某却打算去南方追查一下，不料離莊七里，便遇着一個漢子，自稱是受管神捕之命來接范某，當時范某心中有點詫異，認爲神捕來得太過神速……」

管一見截口道：「且慢，那人是什麼樣貌的？」

范長春想了一下，道：「四十不到的年紀，樣甚普通，神色樸實！」

他稍頓一下，續道：「後來范某回心一想，也許神捕另有不爲人所知的通訊方法，更也許神捕可能便在附近一帶查案，因此便懷着姑妄信之的態度跟那漢子去！走了幾丈，范某還是忍不住問道：『神捕在何處？』答曰：『就在前頭樹林裏！』

「范某再問：『神捕因何不來寒舍？』答曰：『敝上並不是凡案均接，他得先聽莊主的話之後才能作出決定，若果他認爲莊主託查之案，與其宗旨沒有不符之處，自會隨莊主到貴莊。』此與范某所聽到的傳聞相符，是以便加深了信心！」

管一見嘆道：「那廝倒頗了解老夫的爲人，後來又如何？」

「范某跟那漢子進入一座樹林，那漢子叫道：『頭兒，范莊主到了！』只聽一棵大樹之後有人應道：『老夫正在烹茶，請范莊主過來一嘗！』范某大喜，踏步走前，尚未轉過大樹，只聽頭頂上風聲微响，一股殺氣籠罩下來！

「范某大吃一驚，急切間未暇多問，慌忙偏身一讓，『嗤』地一聲，袍角竟被削掉了一角。

「這剎那，樹後也湧出幾個人來，都是以黑布幪面，手執刀劍，范某又驚又恐，知道中了人家的詭計，連忙發出一聲長嘯。」

皇甫雪截口問道：「莊主爲何要發嘯？莫非附近有你帶去的人？」

「范某那有帶人去，發嘯只不過是『虛幌一招』罷了，好讓對方疑神疑鬼！」

范長春看了他一眼，續道：「當時范某喝

問：『何方鼠輩敢冒管神捕名頭，訛騙范某！』爲首那人手執長劍，道：『范長春，明年今日便是你之死忌了！』

「范某怒道：『范某跟你有仇？』那人並不答話，仗劍刺來，范某只好舉劍相迎，說實話，范某雖不怕他的劍法，但其手下環伺附近，却使某家大爲顧忌，是以邊戰邊走，心想一出了樹林，要退便容易了！」

管一見問道：「那人用什麼劍法，莊主可曾看得出來？」

范長春皺起眉頭想了一陣，道：「他的劍法很雜，起碼用了十三家的劍法。」

「後來又怎樣？」

「范某尚未退出樹林已被對方的爪牙截住了，混戰之下，范某殺死對方幾個爪牙，自己也着了那人一劍！」范長春苦笑一聲，「那一劍雖深，幸而還未能要了范某的命！

「中劍之後，更加不濟了，正在危急之間，拙荊突然出現，范某才能全身而退！」他看了青葉夫人一眼，「但拙荊未冒出之前，范某又中了那人一掌，這一掌十分沉重，范某咬緊牙齦，不讓鮮血噴出，幸而如此，對方在拙荊出現了之後，才不作追擊！」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問道：「夫人又如何這般湊巧，趕到那裏救了范莊主？」

青葉夫人道：「賤妾也不知如何，外子離開之後，一顆心便再也不能安定下來，所以便跟着出莊，走了不多久，便聽到外子的嘯聲了，是以連忙趕去，不料去得正是時候！」

管一見喃喃地道：「武林之中劍法繁雜的爲數不少，但能懂十三家劍法的人却不會太多！」

紫雲夫人脫口道：「大哥，那人會不會是嶺南劍魔翁一生？」

「事實上爲夫也懷疑是他！」范長春嘆息道：「十多年前，范某曾與他鬥過劍，他劍法雖高也雜，但頂多也只是使了六七家的劍法而已！」

「大哥可勿忘記，那是十多年前的事，說不定這些年來他又學了不少劍法，若非如此，他豈有嶺南劍魔之稱？」

管一見接道：「早年聽說其人行事乖張，倨傲不羣，是以有魔之稱，後來年紀漸大，更加潛心修煉劍術，是故最近有人改稱爲劍痴！聽聞近年來已甚少見到他！」一頓又問：「莊主上次又因何跟他鬥劍呢？」

范長春泛上一層怒意：「翁一生殺了舍弟，其後范某下嶺南找着他的老巢，不見其人，便殺了他妻子，不料事後翁一生趕到，便相約去嶺南之巔決鬥！」

「那一役，勝敗如何？」

「兩敗俱傷！」范長春臉上猶有驚恐地道：「說起來還是范某稍遜半籌，因爲我受的傷較他爲重！」

「以後再沒見面？」

「一戰之後，我們兩人各自盤膝岩石上調息，說也奇怪，那時候大家都似乎有點佩服起對方來！後來他固然沒有再來找我，而范某也因殺了他妻子洩了恨，也沒再去找他！」

紫雲道：「也許他沒來找你，只是因爲他還沒有必勝之計而已！何況那事之後，你又再娶了三妹，他若想以一敵四，就非得再下苦功不可，否則也得培植勢力才行！」

青葉夫人接道：「如今莫非他已有了必勝之計，是故來了？他因爲大哥殺死他妻子，所以也把大姐殺掉，意猶未足，又殺死了天兒。」

范長春苦笑道：「不無可能！」

皇甫雪道：「既然如此，當夫人出現持，他爲何不連夫人也一起殺掉，而反放了你倆？」

「也許事出突然，使他沒了準備，反正已有必勝之計，所以不如先放咱夫婦離開，以免兩敗俱傷！」

皇甫雪頷首道：「如此也有可能！」

不料，久不開口的管一見忽道：「范莊主，對不起，這案子老夫不接了！」

霜葉紅于二月花

管一見此言一出，衆皆愕然，范長春一怔之下，急問：「這是什麼原因，莫非神捕怕范某付不起昂貴的酬金麼？」

「非也，范莊主富甲一方，老夫何怕你付不起酬金？」

「那又是什麼原因？」

「因此案跟老夫接案的宗旨不符。」

「如何不符，願聞其詳！」

「這是閣下跟翁一生之間的私人仇恨的延續，老夫若接受你之聘請，豈不等於要被捲入漩渦中？若是如此，老夫便不叫神捕而該叫職業殺手了！」

范長春道：「此有不同之處，第一現在還未肯定兇手是否翁一生，也未肯定旋風鐵騎、蒙白及翁一生是否三者一體，再有一點，翁一生假如殺了范某的妻子，這口氣范某還勉強能夠忍受，但他不但先後殺了舍弟、拙荊，甚至連犬子也不放過，此尚有何江湖道義可言？」

稍頓又道：「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設，而且范某求神捕的只是調查兇手的身份而已，並未有要神捕爲拙荊及犬子報仇，這樣似乎與神捕辦案的宗旨並不衝突，假設兇手眞的是翁一生，像他這種不顧江湖道義的人，難道不該受到制裁？」

管一見依然沉吟不語，皇甫雪等亦不敢作聲。

范長春目光一掃，繼續說道：「范某所說，神捕曾經接受過鄱陽湖杜家寨的聘請，起初嫌疑犯便是杜家寨的死對頭飛魚寨……」

管一見長嘆一聲，揮手阻止他繼續說下去，喟然道：「老夫早就預料到那例一開，今後麻煩就開始多了，但兇手却不是飛魚寨，是以……」

范長春一笑截口道：「這案子的兇手也不一定就是翁一生！」

「好吧！老夫接受你的聘請就是！有一點要先聲明的，假如老夫有確鑿的證據，證明翁一生是兇手，那麼報仇的事，恕老夫不受理！」

范長春嘆道：「神捕若不想做的事，武林中還有誰能勉强之，范某是明理之人，絕不會使神捕爲難！」

「好極了……」管一見噓了一口氣，

道：「現在請莊主帶老夫到書房實地視察一下！」

范長春臉色微微一變：「那天高捕頭經已看過，所以范某已着人收拾過，此刻已非原來之面目了。」

「雖如此，但總也比不看爲佳！」

「如此請神捕跟范某來。」范長春長身立起，一行人便魚貫走往設在前堂的書房。

書房的設置果已收拾得井井有條，而地上的血跡亦已洗滌乾淨，范長春指着地上道：「犬子便是伏屍此處！」話剛說罷，他忙又道：「范某該聲明一下，這只是蒙白告訴我的！」

管一見道：「令郎當時手上所持那把血劍呢？」

范長春在牆上解下一匣劍來，隨即按動劍簧，抽出劍來，劍刃薄如紙，精光四射，管一見讚了聲好劍，又婉惜地道：「可惜已洗掉血跡，聽說此劍是尊夫人生前的？」

范長春頷首道：「是范某花了五百兩紋銀買來贈與拙荊的！」

管一見目光一抬，見牆上掛着一幅字，字體清秀纖細，似是女人之筆，不由走前觀賞，只見上面寫的一首七言絕詩！

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深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

「這是尊夫人寫的？」

范長春苦笑道：「字是拙荊寫的，詩却是前人所作的。」

皇甫雪接道：「是唐人杜牧之寫的『山行』！」

管一見目光一掠，又望往另一幅字，那是一首小詞：

昨堂風疏雨驟，
濃睡不消殘酒。
試問捲簾人，
却道：「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
應是綠肥紅瘦。」

皇甫雪又道：「這是宋朝才女李清照所寫的『如夢令』！」

管一見心頭一動，覺得有點異樣，却又說不出是什麼原因。「尊夫人也是一名才女。」

范長春訕訕一笑：「拙荊比較多愁善感，又善詩詞，平日都在書房內看書！」

「她跟蒙白很熟？」

「蒙白本是她家的僕人，後來拙荊父母先後過世，她便叫他來此當總管，」范長春語氣有點帶澀地道：「他們可說是清梅竹馬！」

管一見目光不斷在他臉上移動，輕聲問道：「莊主此話是否另有含意？」

范長春忙道：「神捕言重，范某此話並無他意，神捕勿見疑。」

管一見目光再在房中一掃，便探頭出窗，窗外花木扶疏，有個小花圃，花圃之外是一條通路，前邊是庭院，後通內宅，通道甚寬，人若在此，目標甚爲明顯，管一見心頭不由一動：「兇手由此離去，爲何巡邏之武士沒人發現？」

他心念一轉，回頭道：「范莊主，請你們迴避一下，老夫要仔細搜查一下！」

青葉夫人道：「神捕，咱們不會……」

范長春忙道：「小青咱離開吧，也許這樣神捕才能安心工作。」他一手一個把紫雲及青葉拉了出去。

管一見向皇甫雪打了個眼色，皇甫雪會意，立即把門關起。

「你們在房內找尋一下，看看有否密室地道之類的設置！」管一見說罷便自窗口翻了出去。

通道上靜悄悄的，遠處有幾個荷槍的武士在巡視，管一見背負雙手，狀甚悠閑地踱起步來，實則他每一步都是運足內力踏下，凝神豎耳靜聽。

鞋底踏在地上傳來的聲音異常沉實，證明下面並沒地道，管一見心中更爲詫異，苦思不得其解，只好走到花圃內檢視起來。

花圃甚小，一目瞭然，也未能有所發現，最後管一見再走至圍牆，用手掌輕拍，也沒有發現有暗門之設，終於懷着失望之心返回書房。

皇甫雪見他回來，長身搖頭道：「頭兒，這書房毫沒奇怪之處！」

管一見冷哼一聲：「那麼兇手是如何逃掉的，莫非眞有飛天遁地之術？」

「頭兒，飛天遁地只是坊間說書人的胡謅，豈能當眞？」

管一見怒道：「老夫不知麼？要你來說。」

衆人見他心情不佳，更加不敢作聲，管一見目光一瞥，道：「把書全部搬下來，逐本翻揭，也許裏面有秘密！」

皇甫雪等人不敢抗命，逐本書翻閱起來，管一見却出書房到靈堂瞻仰，心中不斷地盤算着一個問題：「莫非兇手買通了紅花莊的武士，若非如此，又怎能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出。

「還有，范經天的劍上既然有血，那麼兇手已受傷，但書房如何沒有血跡，若果蒙白所說沒錯，那一短暫的時間，兇手即使有可能有時間關回窗子，但絕沒可能包紮傷口，問題是蒙白所說之言是否值得相信？」

他找了一張高背椅坐下，輕輕唸道：「昨夜風疏雨驟，濃睡不消殘酒……紅花夫人抄錄此首小詞是欣賞詞中的意境，還是有所感觸，還是心情與前人脗合？

「假如是後者，她因何酗酒，她爲何如此多感觸，她是否半夜難眠，睜眼聆聽風雨聲？爲何如此？

「莫非她跟范長春的感情不如表面上之融洽？

「是了，她是大婦，范長春後來又再娶了兩個妻子，心情自然不佳，雖說大丈夫三妻四妾是尋常事，但對女人來說，可就不是件舒服的事了。

「也莫非在這個時刻，蒙白闖入了她的心田？

「他兩人是否有奸情？」

想到這裏，管一見長嘆一聲，覺得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是否如此，尚得有待證據支持。

正在胡思亂想，忽見一個丫環走了過來，對管一見檢衽行了一禮：「管大人，二夫人請您到後堂，她說茶具經備好，請

大人示範。」

管一見眉頭微微一皺。「她爲何不親自來請。」

「來了！」忽又見紫雲夫人雙脚如流水行雲般走了過來。「賤妾怕丫環請不動神捕，所以親自來請，請師父到後堂示範一下！」

管一見一笑長身，隨紫雲夫人到後堂，只見後廳早已擺上煮茶之器具。

管一見道：「器具雖不齊全，但勉強也能湊合。」仰捋起衣袖先在風爐中添炭，炭燒紅了之後，再把泉水傾入鍋中，上蓋燒之。

這當兒他目光一瞥，道：「飲者有幾人？」

「只咱夫婦三人及神捕而已。」

「茶壺太大，可有小的麼？」

紫雲夫人的臉上飛起兩朵紅暈：「沒有，這是大姐的遺物，賤妾家中的茶壺更大？」

「哦？紅花夫人也有茶癖？」

「實際上，賤妾喜歡喝茶，還是受大姐影响，她每日早、午、晚都須喝茶，近年來喝得更多更精，連天兒也受了她的影响。」

管一見自懷中掏出一包茶葉來，拆開紙來，把茶葉倒入壺中。

紫雲夫人問道：「那是什麼紙？」

「此乃浙東曹姚江上游所產的剡籐紙！」管一見道：「此紙既白且厚，縫袋貯茶，便香味不能外泄，亦爲佳品。」

水已初沸，管一見把水傾入茶壺，只及三分之一，再把鍋置回爐上，走回桌前，把茶汁傾入茶盞中，冲之洗之，後倒入茶盤。

「快叫莊主來！」管一見再走至風爐前，此刻水剛二沸，乃提起再度倒入茶壺中，取一茶匙入壺攪拌幾下，便大功告成，分斟四盞，置於盤中，壺中之餘汁，盡傾入茶盤中，這茶汁若不傾倒，而仍使其置於茶壺中，茶汁將變酸澀，善飲者不取也。

未久，范長春及青葉夫人已來，四人共飲之，范長春噓了一口氣，「果然如同玉瓊仙漿，令人齒頰留香，喉底回甘！」

管一見吩咐紫雲夫人把一盤冷熟水（冷却了的熟水）傾入鍋中。

「再喝一杯如何？」

「正是所願。」范長春嘆息道：「可惜拙荊已歿，否則她倒可大快朵頤了。」

管一見又問道：「尊夫人嗜茶始自何時？」

「已久矣，該有二十年了……只是她茶道不精，所烹之茶跟神捕差得遠矣！」

此刻水又至二沸，紫雲夫人依樣劃葫蘆冲了四盞，此爲第三遍，味稍淡，但益感清香甘美。

范長春放下茶盞，問道：「神捕剛才查到什麼？」

管一見笑意一歛，搖頭不語。

「神捕可是有什麼不敢讓范某知道的麼？」

管一見不悅地道：「老夫若不作聲，你便別問，此乃老夫的脾氣！」

范長春臉色一變，半响道：「在下言詞冒犯神捕？」

「非也，沒有確定的證據，老夫素來不喜多言，因爲此刻說的話，很可能是廢話！」

「原來如此？」范雲春臉色稍霽，恭敬地道：「天色已不早，晚飯料將準備妥當，請神捕皇甫捕頭等人同來共膳。」

管一見頷首走回書房，只見皇甫雪等三人猶自埋首書中。「查得如何？」

「書中並沒有什麼箋條或日誌之類的東西！」

「全部看過？」

「是的！」

「吃了飯再來看！」

風火輪道：「這要看到什麼時候？」

「看至高老弟來此之後！假若書中字旁有紅筆或加綫條者，須格外留意！」

× × ×

第三天晌前，高天翅已趕至紅花莊。

范長春驚訝地說：「高捕頭千里趕來，這份情義，眞叫人感動！」

紫雲夫人比較仔細。「莫非高捕頭得到什麼消息，千里趕來報訊？」

管一見道：「他的行動，是老夫安排的！高老弟，邵陽那邊如何？」

高天翅神色一黯。「石飛慶已被人殺死，就在焦府之外七里處！」

范長春臉色大變，拍案道：「什麼？石少俠被人殺死？誰殺死他的？」

「石少俠胸前兩個血洞，明顯是被槍尖刺穿的，看來他與谷少俠一樣是中了旋風鐵騎之伏！」

范長春臉又再一變。「什麼？連谷少俠也中了伏？嗯，高捕頭憑什麼斷定這是旋風鐵騎所爲的？」

管一見目光一抬：「這是谷少俠親口說的！他適被高捕頭救了下來！」

范長春臉色一時青一時白，咬牙道：「旋風鐵騎眞是寃魂不散啊！這筆仇范某永世難忘！」

「問題不在這裏，」管一見冷冷地道：「而是旋風鐵騎如何能够得到確實的消息，尙在半路伏擊！」

范長春臉色鐵青，大叫一聲：「莫非敝莊出了奸細？不可能吧！」

「不可能？」管一見反問一句：「你不是懷疑蒙白已被收買了麼？」

范長春彷似鬥敗的公鷄。「莫非除了蒙白之外，尙有其他人？」

「蒙白在此多年，豈無親信！」

范長春嘆了一口氣，「看來此處已不能住！反正拙荊及犬子都已歿，范某便索性把他們解散了吧！」

「這是范莊主的事老夫無權過問！」

「如今谷少俠呢？是否已平安？」

「老夫叫人把他送去褟騰達府裏，料會安全！」

范長春臉色極之難看，喃喃地道：「他是受范某所累的，尤其是石少俠……」

高天翅安慰他道：「這種事誰能一早料及！」

「我既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范長春又一聲長嘆：「你叫范某如何心安！不行，范某一定要派人到他們府上致意，否則將更感難過！」

青葉夫人道：「此乃應份之事，妾身尙有半枝成形首烏，大哥派人送去褟大俠處，給谷少俠吧！」

范長春看了她一眼，讚許地道：「難得你捨得，爲夫多謝了！」

青葉夫人道：「藥救人命，你把妾身看成什麼人？何況谷少俠是爲你受傷！」

范長春道：「這件事既已發生，咱稍後才說。」抬頭問管一見：「如今神捕有何打算？」

管一見道：「老夫先找旋風鐵騎，弄清蒙白跟他們的關係，事情便好辦了！」

「什麼時候去？」

「飯後就去！」管一見道：「老夫辦事素來乾脆，決定了的事，便即實行！」

浴血夜戰

火傘高張，天氣炎熱，連路旁小草也軟弱地垂下。吱吱的蟬鳴聲，更使人倍覺煩悶。

夏日查案，的確是件苦差，是以凡夏、冬兩季查案，管一見所收取的酬金也較昂貴。

出了紅花莊，皇甫雪道：「頭兒，咱們去那裏找尋旋風鐵騎？」

管一見微笑不語，策馬往北而行，衆人只得跟在他背後。

天黑之後，管一見投入一樹林，道：「今夜咱們便在此過一夜，明天再慢慢北上！」

高天翅忍不住問道：「頭兒，咱到底要去那裏？」

「贛州！」

「贛州？」衆人均是一怔，「旋風鐵騎在贛州？」

「紅花莊既然有旋風鐵騎的內奸，谷超遠未死之情況，一定傳到那裏去……」

皇甫雪截口道：「是以他們必會去贛州暗殺谷超遠！」

高天翅說道：「他們爲何要殺谷超遠，若說上次去怕谷超遠到褟騰達那裏查詢旋風鐵騎的下落，但是如今顯然已經沒有這個作用，是故屬下認爲他們不一定會去褟家！」

皇甫雪一拍大腿：「有理！」

管一見也是心頭一動，喃喃地道：「此話雖有理，但有兩個原因使老夫百思不得其解的！其一，兇手在殺死了范經天後，如何會『消失』不見？其二，旋風鐵騎根本亦無須費這般大的氣力，分頭在中途設伏襲擊谷超遠及石飛慶！因爲他們本無一個固定的巢穴，行踪無常，即使褟騰達在年前摸到一些他們行動的規律，但現在情況可能經已不同！」他頓了一頓。「是以，他們殺害谷、石兩位可能另有原因，也許他倆知道了一些『內情』也未定！」

風火輪道：「有什麼內情？」

「紅花夫人及其兒子之死，極有可能有着極其複雜的內情，只是現在咱們還不知道而已！」

「那麼咱們還去不去贛州？」

「去！」管一見道：「去贛州有三個原因，剛才已說了一點，第二點是老夫想詳細問一下谷超遠，有關范經天的爲人行止，第三點是贛州有咱的聯絡站，假設旋風鐵騎不來，要調查也比較方便！」

高天翅恍然道：「原來如此！」

管一見道：「現在咱們先來研究一下，兇手爲何會突然消失不見！」回頭又道：「公正，你去生火煮水！」

殷公正應了一聲而去。

皇甫雪道：「頭兒，也許蒙白所言不確，咱們瞎猜……」

管一見臉色一沉。「不會瞎猜，咱們先假設蒙白所言不確，那麼事實的眞相是怎樣的？」他目光投向皇甫雪。

皇甫雪忙道：「范經天可能是他殺死的！他殺了人之後再編了套謊話騙范長春夫婦！」

「范經天劍上的血呢？」

「劍上的血，也是蒙白事後用劍蘸在范經天傷口的血染上的！」

風火輪同意地道：「甚至蒙白殺害范經天的時間，也不一定是在二更，可能一


管一見向紫雲夫人解說烹茶之道。

早便巳把他殺死了，最好的時間是在晚膳時分，莊內的武士大多在進食，自然沒人留意他的行動！」

皇甫雪道：「可能性不大！假如時間太久，其他人一到房中看到血跡，便會看出破綻！」

管一見目中露出一絲讚許之色。「不錯！殺人的時間必在二更左右，相差不會太久！」

高天翅道：「蒙白爲什麼要殺死范經天？」

皇甫雪苦笑道：「這個小弟便想不出來了！」

管一見接道：「其次，蒙白如何逃出紅花莊？」

皇甫雪道：「莫非紅花莊有一條地道，而不爲咱們知道？」

「不可能！」高天翅道：「假如有地道，范長春豈有不知之理？又豈會讓他逃掉！」

「那一頓飯的時間有多長？」

高天翅想了一下。「自咱們離開書房至發現他不在，而出莊找尋，這中間假如拚盡全力而馳，大概可馳十里路左右。」

管一見嘆息道：「這巳足够矣！蒙白不會由秘道離開，而是直接出莊！剩下來的便是他到底去了何方？眞的是投奔了旋風鐵騎麼？」

再研究了一陣，衆人便自休息了。天未亮，管一見便醒來，他先爲自己易了容，再替皇甫雪易了容，却又把殷公正易成自己的容貌，然後吩咐他們沿官道而行！

管一見跟皇甫雪出了樹林，立即抄小路向贛州進發，跑了八九里路，天巳亮了，兩人買了些乾糧，繼續策馬前進，再走幾里，便折東而行。

次日天黑之前剛好趕及進了贛州城門。管一見計算了一下行程，輕聲道：「咱們來得急，他們可能還未到，先找間飯館飽餐一番再說。」

兩人找了一間乾淨的飯館吃喝起來，管一見隣座食客都是些眼神充足的練家子，便示意皇甫雪不可多言。匆匆吃了飯，管一見又拉馬投到一家客棧，寄放了馬匹，然後出店。

此刻城內燈火通明，街道上十分熱鬧，管一見在街上拐了幾個彎，走向馬捕頭之家，皇甫雪遠遠跟在他後面。

到得那座平房，管一見飛身躍入圍牆，皇甫雪立在附近防守，四處靜悄悄，不見人影。此地就在衙門背後，一般行人絕少來此，皇甫雪見沒甚異狀也翻身入內。

到得廳上，只見房內露出燈光，連忙走入去，果見管一見跟馬捕頭正在談話。

「谷超遠的情況怎樣？」

「前幾天小的曾去探望一次，傷勢大有起色，巳有進食稀飯，傷口也都開始合攏。」

「欄騰達的爲人如何？」

馬捕頭沉吟了一陣才道：「一如一般的財主，說不上樂善好施，但也少有仗勢欺人的事發生，在贛州城內名頭却是頗大，據說本城人氏武功數他最高！」

「欄府的地形你熟悉否？」

「去過幾次，不太熟悉。」

「你就把你所知的畫一張地形圖與老夫！」

「小的遵命！」馬捕頭立即磨墨舖紙，迅速畫了一張地形圖，管一見拿起把它吹乾，然後折好放入懷中跟皇甫雪告退！

兩人迅速走出大街，此際燈火逐漸稀疏，行人也稀少，管一見筆直走向欄府。

欄府在城中偏西，那裏民居較少，四周更暗。

府前有個廣場，四周植了不少高大的樹木，但每株樹都掛着一盞風燈，石階兩旁矗立着二座栩栩如生的石獅子，張開大口，貌極威武，四周不少武士持燈荷刀巡邏，防守十分森嚴。

管一見略一沉思，雙脚一頓，如青烟般飛上一棵樹上，當眞是神不知鬼不覺。

皇甫雪見那些武士不覺，也飛上另一棵大樹。

管一見目光一掠，覺得這裏防守雖嚴，但有一個破綻，樹木又大，葉子又茂盛，很易爲人所乘！

正想飛向另一棵樹，投入圍牆，目光一掠之間，突覺前面那棵樹的葉子沒風自動，不覺心頭一跳，忖道：「莫非有人在那裏？」

心念未巳，只見那棵樹上冲起一條人影，點塵不驚地飛入欄府。

管一見向下一望，那隊巡邏的武士猶在夢中，持燈走向另一端，他不敢怠慢，也掠起投入圍牆內。

人在半空，他目光巳把圍牆內的情況看了個大概。

圍牆之內是一座寬廣的庭院，庭院中間舖着大麻石條，兩旁種着不少翠竹、桂樹，夏夜無風，那些樹像魔鬼般蚪立着。

管一見望向庭院的中間，那裏站着八條大漢，腰板挺直如槍，麻石條的盡處是一座大廳，大廳建在一座石台上，七級的石階，寬足兩丈，兩旁又有兩座石獅子，廳堂高大，翠綠色的琉璃瓦，朱紅大柱，飛簷畫棟，一片豪華之象。

大廳燭光通明，一直映至外面來，簷角各掛一串長長的氣死風燈，把周圍十丈照得纖毫畢露。

管一見匿在一叢竹後，目光四處移動，却巳失了那個夜行人的踪影。風聲一響，管一見急忙回頭，原來皇甫雪亦巳潛了入來。

管一見向他打了一個手勢，弓着腰向前標出，竹叢之後是一座矮牆，矮牆有個月洞門，門前門後各立着兩個漢子。

管一見眉頭一皺，忖道：「那人如何通過這道門？」腦中念頭一掠，暗呼一聲不好：「那夜行人莫非是爲谷超遠而來的？」心頭大急，回身運勁於掌，遙劈一記「劈空拳」，後頭的竹叢立即搖幌起來。

那四個漢子分明巳經發覺，但仍蚪立如舊，絲毫不爲所動。但石階前的那個大漢却分出四個持燈走了過來。管一見更急，一時之間苦思無計。

正在焦急間，只見一條人影自他身邊竄過，向月洞門衝了過去！

管一見定睛一望，原來是皇甫雪！只見他長劍一挑，一劍急刺門前的那兩個大漢！

那兩個大漢單刀急架，皇甫雪雙脚一頓，猛使一式「白鶴冲天」，半空一落，脚尖在矮牆上一點，向裏射之入去！

那四個大漢職責所在，不敢怠慢，吆喝連聲追了下去！管一見乘此良機閃入裏面，只聽皇甫雪大聲叫道：「欄府的人聽着，你們府外巳被旋風鐵騎包圍了！」

管一見也不理他這話是眞是假，趁亂依着馬捕頭那張地圖的提示，衝往谷超遠的寢室！

谷超遠的寢室在書房之後的客房。管一見目光犀利，加上燈火光亮，很快便尋着了，就在此刻，管一見再度見到那個夜行人，飛身射向客房！

管一見冷哼一聲，雙脚一頓，走勢似箭，急速標出！

「砰」的一聲輕響，客房之門巳被夜行人打開，夜行人一閃而入。

管一見知事機危急，拍開窗子，翻身躍入！

微光之下，看得分明，那夜行人擧刀望床上砍去！

谷超遠雖然經巳驚醒，但他却無法招架！

電光石火之間，管一見探手落腰，一抖之下，那條獨門兵器「緬鐵鷹鍊」便自飛出！

「噹」的一聲，鐵鍊剛好纏住鋼刀，夜行人怒哼一聲：「你是誰？敢來多管閑事！」大刀迅即一縮，脫出鐵鍊的糾纏。

這眨眼之間，管一見巳橫在床前，冷冷地道：「老夫早料到你們有此一着了！」手腕一抖鷹鍊再度飛出！

那人又驚又怒，大聲道：「閣下不自量力，只怕死沒葬身之地！」潑風刀一晃，身子突向後倒退！

管一見冷笑一聲。「那裏跑！」身子標前，鐵鍊仍不離對方脖子！

那人沒奈何只得頓住身子，擧刀向上一架，「嗆」的一聲，把鷹鍊撥開！

管一見手腕又是一抖，鐵鍊回飛，他手掌迅即抓住鍊端，一條七尺長的鍊子便變成三尺五寸的短鍊！

這刹那，那人的潑風刀巳筆直斬至，管一見身子微微一側，左手五指一招「手撥琵琶」，把刀彈開！右手運勁揮鍊，往對方的頭顱砸下！

那人大吃一驚，身子一閃，不料管一見反應極速，短鍊臨身，忽然改砸爲掃，斜擊對方的腰際！

那人忙不迭回腕沉刀，堪堪把鍊子格住！

「嗆！」鐵鍊捲住潑風刀，管一見連忙用力一扯，那人猝不及防被拉前兩步！

管一見再一用力拉扯，同時左手五指如鈎，向對方臉門抓去！

眼見對方立將濺血當場，不料夜行人行事十分兇狠，右手五指一鬆，身子一弓，低着頭反向管一見懷中衝過來！

這一着，大出管一見意料，身子失去平衡，向後猛蹭退下。

一退之下，他心神立定下來，左手五指一合，併起如刀，望對方頭顱切下！

黑暗之中，忽然傳來幾個微响，管一見知有人暗算，只好倒退兩步，喝道：「是誰暗算老夫！」

房外有人道：「老夫正想問你闖莊之罪！」

「你是欄騰達？」

「你是何人？」對方厲聲道：「賁夜登門行兇，你也太目中無人了！」

「老夫管一見，是來搭救谷超遠的！不信你可叫人拿燈……」話音未落。管一見忽又怒哼一聲，身子斜飛起來，右手手腕一抖，手掌跟着一鬆，緬鐵鷹鍊又再抖得筆直。「大胆！竟敢趁老夫不覺上前施偷襲！」

那人見事敗，雙脚一頓，躍將起來，凌空打了個後翻，向窗口射過去！

管一見豈有料不到之理，身子一轉，鷹鍊倏地飛出，「呼」的一聲，剛好纏着對方的小腿，一拉，那人登時摔倒！

管一見得理不饒人，奔前一步，一掌切下，那人倒在地上雙脚曲起反踢過來！

管一見一聲長笑，倏地化掌爲爪，一抓抓着了他的足踝！足尖一抬，踢在那人的股骨上，痛得那人猛哼一聲，管一見手指一落，登時點住他的麻穴！

這時候，外面突然傳來震天的殺聲，欄府之內到處都是雜沓的脚步聲。

火光突然亮起，管一見迅速轉過身去，只見一個老頭一刀橫胸率衆堵住客房的門窗出口！

管一見嘆息道：「你大概便是欄騰達吧，旋風鐵騎又來攻府，你不去指揮防禦却來跟老夫閑磨，是何道理！」

「焉知外面那些人不是你帶來的？」

管一見用脚把夜行人踢翻，那人臉孔向上，只聽床上的谷超遠驚叫道：「他是旋風鐵騎的馬從車！」

管一見心頭一動，問道：「谷少俠是否尚認得老夫的聲音！」

「聲音有點像，但……」谷超遠沉吟地道：「但樣貌却絕不相像！」

「豈不聞老夫有千面神鷹之稱？」

欄騰達接口道：「誰能相信？」

「憑老夫制服馬從車，救了谷少俠一命，起碼證明老夫對貴府沒有歹意！」

欄騰達見外面殺聲更盛，心頭不由慌了，沉聲道：「老夫暫且信你一次，如今請吧！」

管一見臉色一沉。「江湖上還沒人敢對老夫無禮，今且念在旋風鐵騎來此，便不與你計較，但你得派人護住谷少俠，等下老夫還有話要問他！假如他有什麼損傷，老夫便唯你是問！」

欄騰達怒道：「老夫比你還緊張，現在無暇跟你計較，待老夫退了敵，再來與你理論！」

管一見心頭更怒，忖道：「好個不知好歹的老小子！」猛地一聲長嘯，飛向窗戶！

那些站在窗戶的大漢却是大吃一驚，不知該不該阻擋，不料管一見上半身在窗子一探迅即縮回，身子忽然又向側飄去！

衆人驚愕之間，管一見巳自房門穿出，望圍牆飛去。「姓欄的，老夫剛才若出手，你早巳沒命了！」

欄騰達澀聲道：「你若出手，老夫自不會站着看風景！」

管一見長笑一聲，倒飛過來：「老小子！老夫早知你口氣硬得緊，又自以爲是贛州第一高手，沒能吃得一點虧，所以……嘿嘿！」他手掌攤開，只見他掌中取了

一顆夜明珠。

「你服是不服？假如老夫剛才出手，你的『笑腰穴』早被點中了！」

欄騰達一張老臉頓時變成紫醬色。「你，你……」

管一見手掌微抬，那夜明珠便向他射去。「叫你老婆替你再縫在腰帶上吧！」

欄騰達目送他離去，一時之間竟說不出話來，這顆夜明珠分明是嵌在自己的腰帶上，竟然輕易被人摘去，這個臉丟得可大！半晌才喝道：「快出去看看！」

管一見幾個起落已飛出庭院，那些欄府的武士，只覺眼前一花，管一見已自其身邊掠過。

再一躍，飛上圍牆，只見莊外廣場上，一隊青衣，一隊黑衣的武士鬪得十分激烈，皇甫雪仗劍與一個持劍的漢子鬪得正緊！

黑衣的旋風鐵騎武功比欄府的武士高了不上一籌，此刻躺在地上的，大都是青衣武士，幸而欄府財多勢大，自經去年遭旋風鐵騎洗刼後，立即大量聘請護院武士，以衆敵寡，形勢雖劣，仍能站穩陣脚！

管一見見一個黑衣武士上前夾攻皇甫雪，不由長嘯一聲，如猛虎撲將下來，飛落人叢中，左手五指一落，便自抓毀一個黑衣漢子的臉門，一顆眼珠子也跳了出來，痛得那人倒地大嚎。

管一見看也不看他一眼，身子一偏，一時撞在另一個黑衣漢子的小腹，那人立即踣倒地上！

右掌一擊，「噗」一聲，印在一個高瘦的旋風鐵騎成員的胸膛上，那人一口鮮血登時衝天噴出，好像是火箭烟花般。

嘯聲未絕，管一見竄至皇甫雪身前，喝道：「先把那武士解決掉！」食指一曲一彈，把談計生的長劍彈開半尺，右掌在劍底急掠過去！

談計生猛吃一驚，急退一步，長劍一絞，望管一見的手腕斬落！

管一見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光芒！」手掌一翻，五指向劍脊夾去！這一招充份表露管一見藝高人胆大！

可是談計生武功雖不很高，但心機奸狡，待對方五指將至，他才扭動手腕，以劍鋒迎向管一見的五指！

管一見手腕鬼魅般一縮一揮，再度把對方的長劍彈開！左脚一抬反踢談計生持劍的手腕！

談計生又再一退，管一見右掌挾勁擊出，掌雖未至，但凌厲的掌風吹撲在臉上，談計生猛覺呼吸難暢，此刻要退經已來不及了，只好把長劍併力向前一刺。

手臂暴伸暴直，劍未能刺及管一見，管一見的右掌却已至他前胸！

這生死俄頃之間，談計生魂飛天外，只道即將遠赴黃泉，了決此生，忽覺壓力一鬆，管一見經已撤掌！

他定睛一望，才發覺原來賀鐵騎自斜刺裏一槍戳來，替他解了圍，不由精神一振，仗劍上前合擊管一見！

皇甫雪一柄長劍展開，一招快似一招，只十三劍，便斬死了另一個黑衣武士，他深信管一見必能料理得了談計生，是以不返身助他，反而殺將出去！

此刻他氣勢正盛，長劍奇招盡展，挑、撩、刺、戳、削無一不得心應手，眨眼之間已連斃三個敵人！

其他人見他如斯神勇，不敢再落單，是以立即有三個漢子聯手把他圍住！

皇甫雪精神大振，喝道：「擋我者死！」劍勢更盛，只見一團白光一個禿頭的黑衣漢子飛捲過去！那人魂飛魄散，鬼頭刀忙不迭一陣亂舞，「噹噹」兩聲，刀劍互碰，震得他手臂酸痲！

幸而他的同伴連忙揮動兵器冒死來救，才保得一條性命！

欄騰達率衆趕至現場，見地上躺着不少手下的屍體，新怨舊恨一併湧上心頭，大喝一聲：「殺！殺一個者，賞銀五兩！」他當先揮刀衝前，他那些手下見頭子尚且如此，都不敢怠慢，振作精神，奮力苦鬪！

賀鐵騎見己方形勢逐漸惡劣，忙道：「快退！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管一見冷笑道：「要退！豈有這般容易！」右手搭落腰際，緬鐵鷹鍊再度掣在手上！

談計生見狀大驚，虛晃一招，身子一偏，閃身在賀鐵騎之後！

這刹那，管一見的鷹鍊經已飛至，賀鐵騎長槍向前一挑！

不料管一見的鷹鍊似蛇兒般靈活，半空一圈，避過長槍，然後再度飛落！

賀鐵騎正想後退，冷不防背後傳來一股大力，把他拋前，直向管一見飛去！

管一見身子一旋，讓過槍尖，左手抓住槍桿，右手鷹鍊一落，登時纏住賀鐵騎的脖子！

一陣馬蹄聲響起，管一見抬頭一望，原來是談計生躍上馬背落荒而逃，他不由哈哈大笑起來！

疑團未釋

欄府武士經過半夜的浴血苦鬥，終於把旋風鐵騎打退，人人臉上都露出一絲驕傲之色。

對管一見來說，此行最大的收獲便是生擒了賀鐵騎及馬從車兩人！他一手抓着賀鐵騎的衣領，大踏步回身走入欄府。

欄騰達立在門前，接觸到他的眼光，立時低頭彎腰作揖。「老朽有眼無珠，得罪了管大人，希望大人大量，不記老朽之過！」

管一見臉色稍霽，輕聲道：「帶路到書房，老夫有話要審問賀鐵騎！」

「是！」欄騰達邊走邊下令：「快去兩個人到客房把馬從車提來書房！」

欄騰達的書房極大，擺設却極少，看來此人在書房的時間必不多。

一忽，馬從車也被提來了，管一見道：「你們今夜來此的目的是什麼？」

賀鐵騎道：「打家刦舍！」

管一見冷笑一聲：「姓賀的，你在老夫面前尚敢說這樣的話！打家刦舍？那麼馬從車去客房幹什麼？」

馬從車及賀鐵騎同時把嘴閉起。管一見淡淡地道：「打家刦舍是假，殺人滅口才是眞的！」聲音忽然轉厲：「問題是誰把谷超遠在欄府的消息告訴你們的？」

兩人依然不開口，管一見不溫不火地

道：「老夫再說一遍，你們兩個若不說實話，老夫便要用刑了！聽過『萬蟻噬心搜魂法』之名否？」

賀鐵騎及馬從車臉色青白，均低頭不語。

管一見嘆息道：「世人每多不到黃河心不死之人！」手指在馬從車身上連點數下，馬從車身子立即發生一陣抽搐，緊接着額上迸出豆大的汗珠。

賀鐵騎閉目不敢觀看。「姓管的，你有種的便把咱兩個殺死，何必用此方法來折磨俺！」

話音剛落，只聽馬從車喉底嗬嗬亂响，呻吟不似呻吟，痛哼不像痛哼，像野獸般低吼起來。聲音一起，馬從車便在地上打起滾來。

管一見續道：「假如你說了，老夫不但免了你的刑法，連你義弟也放了！」

賀鐵騎有點意動：「姓管的，你的話作準麼？」

管一見冷哼一聲，食指一落，登時把「萬蟻噬心搜魂法」收了，馬從車不斷地喘氣，半晌仍說不出話來。

這種方法最爲有效，饒得賀鐵騎兇狠，也得服了，乖乖地招供：「是有人請咱們來殺他的！」

「那人是誰？」管一見目光突然一盛，喝問道：「要你們殺的可是谷超遠及石飛慶？」

「正是！」賀鐵騎遲疑地道：「但俺的確不知那人是誰。」

「放屁！你莫以爲老夫是慈心師太，老夫對兇狠之徒，素來手段毒辣！」

「但俺的確不知道他是何人！因爲他臉上幪着布！」

管一見緩緩坐回椅上。「再說下去，那人爲何要殺谷、石兩位？」

「這個俺也不知道！」

管一見大怒：「那你知道什麼？」

「那人劍法甚高，制住了老三，却要咱們爲他效勞殺死石飛慶及谷超遠，事成之後，咱們還可以得到六百兩銀子！」

「所以你便答應了？」

「這種事何樂而不爲？況且上次咱們去洗刼紅花莊時，那兩個小子也在那裏碍手碍脚，俺早想把他倆除去！」

管一見道：「老夫暫且信你，但你們又如何得知石、谷兩位的去向！」

「也是那人提供的！」

「這次，谷超遠未死的消息又是誰透露的？」

「也是他派人傳書的！」

「所派何人？」

「未曾見過，那人把信放在咱們一個出入必經之所……」

管一見目光一盛。「最近你們有了固定的居所？」

賀鐵騎沉吟了一下才道：「沒有，不過咱們有幾個聯絡站，却不知因何被那人偵悉！」

「那人身材如何？」

「十分高大！」

管一見長身立起，在書房中走了幾圈，轉頭再度問道：「上次你們攻打紅花莊，是你們自己的決定還是有人慫恿的？」

「是咱們自己決定的！」

「爲何偏選在那個時候——范經天死後？」

「咱們正是偵得范經天死後所以才實行的！」

「這計劃由誰策劃？」

「老三！」

管一見心頭一跳：「他爲何要出賣你？適才老夫親眼見他推了你一把！」

賀鐵騎臉上升起一團怒意。「這個俺也是大惑不解！他以前不是這樣的！俺若見到他，自得問個清楚！」

管一見冷笑一聲：「依老夫之見，只怕他已與那個幪臉者勾結上了！」

「什麼？」賀鐵騎又驚又怒：「這樣對他有什麼好處？」

「那人自有好處給他，說不定旋風鐵騎將來便是他倆的！」

「放屁！弟兄們誰敢背叛俺！」

管一見冷笑道：「他只要打起替你報仇的旗幟，你又怎知他們會不聽他的指揮呢？」

賀鐵騎臉色大變，罵道：「操他娘的熊！老子把他當作手足，他却當老子是傻子！這口氣俺可不能不報！」

管一見忽地厲聲問道：「蒙白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蒙白？」賀鐵騎奇道：「他不是紅花莊的總管麼？俺跟他會有什麼關係？」

「此話當眞？」

「俺沒有必要騙你，自那夜之後，俺根本未曾再見過他！」

皇甫雪忍不住問道：「那麼范經天是否你們殺死的？」

賀鐵騎搖頭。「俺的旋風鐵騎主旨是爲了發財，不是爲了殺人！若不是易發難收，俺們早就洗手不幹了！」

皇甫雪詫道：「如何易發難收？」

賀鐵騎嘆息道：「這些年來，弟兄們都分到不少錢，足够下半生享受的了，但又怕一解散，便難免爲仇家分頭擊殺，所以沒奈何仍結聯在一起！可是既然在一起，力量壯大，自然又動了再幹一票的主意，是故……」

皇甫雪冷冷地道：「搶來的錢，你以爲能安心享用麼？只怕到了你們年紀老邁時，還得怕仇家登門報仇！」

賀鐵騎及馬從車都是眼皮垂下。

「你們不會把得來的財帛，交回原主麼？」

「那有這般容易！」賀鐵騎長嘆一聲：「一則，有些已花去了，二則兄弟出生入死，又豈肯雙手把財帛送回去？」

管一見輕咳一聲：「老夫再問你一句話，你所說的可有隱瞞之處麼？」

賀鐵騎坦言道：「沒有。」

「還有什麼要補充的麼？尤其是談計生，他和那個幪臉人的事！」

馬從車插口道：「老三最近經常親自帶人出去活動踏道，可能因此與那人勾結上了！」

皇甫雪問道：「那人又如何制住談計生？」

「有一次，老三剛回到咱們駐紮的臨時大營，那人便突然出現了，只三招兩式便制住了老三，使咱無從救援，當時那人表示沒有惡意，只是來做一件交易而已，

便是要殺死谷、石兩個的事……」

皇甫雪看了管一見一眼，正想開口，管一見已沉聲道：「那一幕只是談計生跟對方合演的一台戲而已！可能在此之前那人已跟談計生勾結上了，而攻打紅花莊的計劃也是那人的主意，談計生只是他的工具而已！」

賀鐵騎及馬從車兩人臉臉相覷，作聲不得。

管一見回頭對襴騰達道：「襴兄請派人看住他們，可別打殺他倆，老夫還有用得着他們之處！」說罷先走向客房。

襴騰達此刻對管一見早已信服，連聲答應。

谷超遠坐在床沿，猛聽房門响動，進來二人，忙道：「晚輩多謝神捕及皇甫兄救命之恩！」

管一見淡淡地道：「不必。老夫想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谷超遠急道：「晚輩若知道的，必無不言！」

「范經天爲人如何？」

谷超遠想了好一陣才道：「爲人極富正義感，有點固執，平日少拘言笑，事母至孝，劍法比晚輩及石二哥都要高上不少！還有，人很老實可靠，對朋友推心置腹，實是年靑一代的模範！」

「你對他的死又有何看法？」

谷超遠目光閃過一絲憤怒：「晚輩若知道誰是兇手，必與之誓不兩立！」他喘了一口氣，心神才逐漸平定。「大概是范家的仇家尋上門……」

管一見道：「那書房你曾去過，可有什麼異常的感覺？」

谷超遠臉上升起一股古怪的神色。「那天晚輩臨離開時，無意中回首看見地上有一本書籍，那本書似乎夾了一張枯黃的葉子，好像是書簽之類的東西……那時候晚輩心中有點奇怪，正想回身去把它檢來看看，可是范伯伯却吩咐蒙總管把書房關上了！所以便打消了主意！」

「以枯葉作書簽，可甚尋常，你因何會覺得奇怪？」

「晚輩也說不上爲什麼……」谷超遠頓了一頓，「大概是牆上那幅字吧！」

皇甫雪急問：「是那幅抄錄杜牧之『山行』的七言絕詩？」

「最後那一句：霜葉紅於二月花！」谷超遠吸了一口氣，「霜葉兩字一入晚輩眼簾，再見到地上的枯葉，所以晚輩便生了要一看究竟的念頭！」

管一見皺眉道：「難道紅花夫人抄錄那首絕詩是另有含意的？霜葉紅於二月花，這是什麼意思？」

「頭兒，范經天的生母叫紅花，這裏面……莫非霜葉也代表一個人名？」

管一見喃喃地道：「若是如此，豈不是說有一個叫霜葉的女子比紅花夫人還好麼？」

皇甫雪脫口道：「莫非范長春愛上一個名叫霜葉的女子？」

管一見及谷超遠同時道：「不對！假如范長春愛上一個叫霜葉的女子，紅花夫人抄下這首詩又是什麼意思？」

皇甫雪心頭一動，又道：「難道紅花夫人勸范長春娶一個叫霜葉的女子？暗示這人比她自己還好？咦，青葉夫人跟這個霜葉夫人又有否關連？」

管一見嘆息道：「那首詩可能是紅花夫人一時感懷抄錄下來的，而地上那張枯葉，也只是尋常的書簽而已，咱們不能越想越遠！」一頓又問：「谷少俠，除此之外，你又有什麼發現？」

「地上除了書籍椅桌之外，只有一堆破瓷片，似是茶壺及茶盞的碎片！」

皇甫雪點頭道：「紫雲夫人曾言及范經天也愛喝茶！但有關書籍內有枯葉作書簽一事，却有點奇怪……」

谷超遠脫口問道：「皇甫兄有何奇怪呢？」

「在下曾翻遍書房中之書，却不曾見過有任何枯葉或者書簽之類的東西！」

管一見心頭一震：「若不是蒙白取走，便是范長春事後收拾書房時，把之藏起來！」

皇甫雪興奮地道：「這樣說來，不是證明那枯葉一定藏了什麼秘密在內麼？」

管一見沉思了一陣，忽道：「雪兒，你去通知襴老頭，叫他把馬從車放了；然後你叫馬從車出去之後，詐稱行刺谷少俠之後，匿在樑上，後來才得機逃脫！記住一定要說谷少俠已被殺死！還有，他的潑風刀也得還給他！」

皇甫雪不敢多問，立即轉身出房。

深入禁地

谷超遠詫異地問道：「神捕爲何要放走馬從車那厮？」

「老夫另有用意！放長綫釣大魚！」

「你不怕會放虎歸山？」

管一見哈哈笑道：「絕對不會！旋風鐵騎已落入談計生及兩個幪臉人之手，馬從車此去只怕凶多吉少！」

「前輩是欲利用他們自相殘殺？」

管一見搖頭不語，猛一抬頭，紗窗經已發白，他想走出書房，忽見一個家丁走進來禀報：「啓禀大人，馬捕頭帶着三個人來求見大人！」

「叫他們進來，速速！」

過了一忽，只見馬捕頭帶着高天翅，風火輪及殷公正走了入來。

管一見忙道：「風火輪你快到書房見一見那個馬從車，然後你跟高老弟兩個悄悄跟了下去，咱們在紅花莊見面！」

高天翅說道：「頭兒你現在要去紅花莊？」

「不是，老夫先下嶺南，到翁一生處看看，嗯，你們一直跟踪馬從車，假如他有危險，便暗中搭救，到了紅花莊，可別進去，先在莊南官道之旁等老夫！」

風火輪問道：「爲什麼不能進莊？」

「咱們先交換了消息才進莊，否則如何向范長春交代？」

高天翅道：「如此屬下先走一步！」

高天翅及風火輪離開了之後，管一見，皇甫雪及殷公正也離開了贛州，還帶上了賀鐵騎。

出了城，賀鐵騎問道：「神捕要帶俺去那裏？」

「去嶺南找翁一生，讓你認一認那個幪臉人是不是他！」管一見沉聲道：「你願不願意？」

賀鐵騎嘆息道：「賀某能不願意麼？但翁一生假如就是那個幪臉人的話，說不得他便在附近，咱們去嶺南又怎能够找到他？」

「假如他不在家，那麼他的嫌疑便更大了！」管一見突然解開賀鐵騎的痲穴，「你好自爲之，別想逃跑，否則下次再碰到老夫，你休想活命！」

賀鐵騎道：「神捕如此相信賀某，賀某又怎敢動逃跑之念？再說賀某也厭倦了打家刼舍的生涯，若能蒙神捕不棄，留在身邊聽候差遣，則更爲三生有幸矣！」

管一見冷哼一聲。「若人人學你這樣，老夫豈不成了汪洋大盜的護身符？」

賀鐵騎尷尬地一笑。「這眞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管一見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　×　×

仲夏，驕陽似火，一陣風吹來，火一般灼熱，汗出如漿。

嶺南盛夏比之嶺北更令人悶熱難受，連樹葉也被熱浪灼得蜷縮起來；樹上的蟬兒有氣無力地鳴叫着，地上石板似有熱氣騰升，管一見等四人汗流夾背，只走了幾里便得歇下來喘氣。

那幾匹馬在上嶺之時經已拋棄，否則只怕已累死了。

管一見揩了一把汗，說道：「快到了吧！」

賀鐵騎曾來過嶺南，道：「就在這附近！聽說翁一生把他隱居之所稱爲劍廬，周圍十丈列爲禁地！」

管一見冷哼一聲：「天下間除了大內，尚有什麼禁地？帶路！」

賀鐵騎不敢再說，沿着山路向東拐去，走了四五里，果見路旁立着一塊石碑，上面刻着兩行字：劍廬禁地，擅入者死！

管一見冷笑道：「好大的口氣，老夫便要看他是什麼三頭六臂的兇人！」大踏步走了入去。

山路甚窄，兩邊全是樹木葛籐，鬱鬱蒼蒼，看不到裏邊的情景，剛走了幾步，樹林中突然「呱」的一聲，冲天飛起一隻渾身黑羽，嘴巴赤橙的鳥兒。

皇甫雪道：「這鳥有點奇怪！」

管一見若無其事般，筆直走了入去，走了里餘，只見去路被一塊奇形怪狀的岩石擋住，岩石上又刻了幾行字，這些字以朱漆塡上，陽光下格外顯得刺目。

劍谷重地，
嚴禁踏入。
如有違者，
格殺勿論！

管一見看後不由長笑起來，腰一彎，自石下穿了入去，那塊岩石十分巨大，彎腰走了十餘步才豁然開朗，只見前面一塊盆地，綠草如茵，樹木如蓋，地上有不少小鳥在跳躍，見到人影，都是側頭斜視，似乎甚爲奇怪！

盆地一邊是懸崖，山瀑自上流下，淙淙而响，另一端却是高大茂密的樹林，中間一座竹廬，廬外一個竹籬笆，竹籬笆之內尚有一座凉棚，上面攀滿葡萄藤，似是一座綠色的亭子。

奇怪之處竟使人有陰凉之感，管一見輕聲道：「好一個世外桃源！」

水月島上的水月莊雖有世外桃源之稱，但匠味太重，此處完全是大自然的風味，使人神清氣朗，凡心盡消。

管一見走前幾步，那些鳥兒吱吱叫着，一齊飛起。

走至籬笆前，忽聞一個朗朗的讀書聲，聲音幼稚，料必是未成年的小童。

管一見乾咳一聲：「江南管一見有事求見翁居士！」

那小童似沒聽見，仍然「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地讀着。

管一見沉聲再道：「江南管一見有事見嶺南翁居士，請翁居士出來一見！」

這次他用內力迫出，聲音又宏又亮，遠遠傳了出去，那小童的讀書聲突然停住，接着道：「是誰要來見我師父？」竹門呀的一聲打了開來，探出一個八、九歲的小童來。

皇甫雪道：「翁居士是你師父麼？」

「是啊！你要找他老人家麼？」

「正是，快請你師父出來相見！」

小童大眼睛一眨，伸出手臂向側一指：「他在那裏！」

皇甫雪回頭一望，那裏有人？不由怒道：「小孩子說話不誠實，等下叫你師父教訓你，快說，他在那裏！」

「在樹林內嘛，你當然看不到！」

「他在樹林內幹什麼？」皇甫雪眉頭一皺，「麻煩你帶路一下。」

「在樹林內睡覺！」小童以手加額，望了一下天色，搖頭道：「不行，我師父臨走時，吩咐我每日要讀書至日落才准出門，你們要找他自己去吧，別累我給師父罵！」說罷又把門關上。

管一見輕聲說道：「咱去樹林看看，等下入林時，雪兒你殿後，大家不可分得太開！」

四人小心翼翼走進樹林，只覺陰風陣陣，十分凉快。樹木濃密看不到深處，管一見輕聲道：「大家把兵器掣出來！」

說話間，目光無意中一掃，不由詫異地道：「咦，那裏有一堆墳墓，快過去看看！」

衆人加速步伐走前，只見那堆墳前插着一塊木牌，上面歪歪斜斜地寫有幾個字：師父翁一生之墓。

皇甫雪失聲道：「原來翁一生已經死了！」

管一見想了一下，道：「好狡猾的小子，竟敢欺騙老夫！」

賀鐵騎道：「神捕，那小孩騙咱們什麼？」

「翁一生分明沒死，否則那小孩豈會說他若在日落之前出門便會給師父罵！」

殷公正接道：「對！死了的人還會罵人麼？」

管一見冷哼一聲，提氣飛身射出樹林，衆人隨即跟在他後面馳往竹廬。

到竹廬前管一見雙腳一頓，倏地停住，回頭道：「雪兒，你去敲門！」

「是！」皇甫雪躍過籬笆，走至廬前，伸手在竹門上輕輕敲了起來。

「誰呀？又是要找我師父呀！」那小子含笑開門，「你們找不到我師父麼？」

皇甫雪沉臉道：「小小年紀便如此狡猾，將來大了那還得了？你師父一定在裏面，快叫他出來！」

那小童哭喪着臉道：「我師父眞的巳死，不信你們進來看看！」說罷推開竹門讓皇甫雪進去。

皇甫雪暗中戒備，側耳聽了一下，這才走了進去。裏面是一座小廳兼書房的樣子，收拾得十分乾淨，廳後是一間寢室，皇甫雪輕輕推開寢室之門，抬頭一望，床上只有一張竹蓆，床邊放着一個竹槓，皇甫雪把蓋子揭開，裏面只有幾套成年人的舊衣衫，他輕輕退出小廳，目光觸及牆上的一幅字，不由驚呼起來。

管一見以爲他遇險，立即自窗口射了入來。

「頭兒，你看！」

管一見目光隨他食指望去，落在那幅字上，不由喃喃地唸道：「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

小童道：「原來你們歡喜這首詩！」

管一見目光一盛。「你師父也很愛這首詩？」

「當然！他每日起碼得唸一次……直至臨死時也還唸着！」

「你師父還未死！」

「還未死？」小童吃驚地道：「莫非你剛才看到他的鬼魂？」

管一見見他如此，不由有點相信。「你剛才說你若在日落之前出門，你師父會罵你，是麼？他若死了怎還會罵人？」

小童哈哈笑了起來：「這句話是我師父未死之前說的！他死了之後，我還不敢違命，剛才一時口快說了出來！哈哈！眞是好笑！」

管一見怒道：「日落之前不准出門，那你吃什麼？」

「日升之時出門，日正之時回家，日落之後練武！」小童笑嘻嘻地道：「我日正之前便採好菓子，竹筍，山芋回來，有這許多東西還怕沒得吃？」他揭開一個竹籃，伸手一抓，抓起一塊山芋，剝了皮吃將起來。

「你師父是什麼時候死的？因何而死的？」

「去年死的！因何而死？這個我怎知道？他要死便死了，又沒見他流血吃藥的！喂，」小童突然拉動皇甫雪的衣角道：「叔叔，你留下來陪我玩好嗎？我一個人悶得慌！」

皇甫雪柔聲問道：「你叫什麼名？這裏只有你一個人麼？」

「就是我一個人，他們都被我師父立的石碑嚇怕了，沒人敢來！」小童天眞地道：「我叫葉思葉！」

「葉思葉？」皇甫雪喃喃地道：「好怪的名字！」

「是師父替我起的！」

管一見道：「雪兒，咱們走吧！」向他打了個眼色便率先走了出去！

皇甫雪只好道：「小葉，你乖乖住在這裏，以後我再來看你！」

四人出了劍谷，悶聲不哼直行，過了那塊石碑，管一見雙脚一頓，拔身而起，坐在樹上。「你們也上來吧！」

皇甫雪等人依樣劃葫蘆躍上樹枝。「頭兒，咱們在這裏等什麼？」

「等天黑之後，再進去看看！」

賀鐵騎讚道：「好計！俺也不信翁一生巳死！假如翁一生要死，他必叫那小孩離開！」

嫁禍

天黑之後，四人摸出乾糧裹腹，管一見抬頭望天，月亮巳高逾樹梢，喝道：「下去吧！」

四人再度由原路前進，到了那塊岩石下，管一見輕聲道：「小心！」彎腰走了入去。

一出岩石，只聽一陣畢畢剝剝的聲音，抬頭一望，只見那座竹廬巳陷在一片火海之中。

管一見大喝一聲，猛吸一口氣，身形快逾奔馬衝了過去！

火勢十分之大，看樣子不消片刻，那座竹廬便只餘一堆灰燼！

火光把周圍照亮，皇甫雪目光一瞥，叫道：「那孩子！」身子向左方馳去，只見草堆中臥着一個血人正是那個葉思葉。

管一見彎腰抓起屍骸，目光一落，呼道：「是誰擊碎他的天靈蓋！」

話音剛落，只聽一個尖銳之極的嘯聲傳來。

嘯聲越來越急，也越來越响，震得皇甫雪等人的耳鼓隱隱生痛

嘯聲隆隆發發，翻天蓋地，令星月失色，一忽只見一條人影自樹林急射出來！

管一見臉色一變，雙手一鬆，拋下葉思葉的屍骸，兩眼緊瞪着來人。

只眨眼的功夫，那人巳至管一見臉前一丈，來人身材高大，頷下蓄着一綹長鬚，兩鬢灰白，額上眼尾卻無皺紋，令人看不出眞實的年齡。

來人雙眼觸及管一見，猛地一聲大喝：「匹夫，先吃我一劍！」語音一落，右手便多了一柄精光四射的長劍，「颼」地一聲，劍尖巳臨管一見的前胸！

皇甫雪等人齊聲「啊」的一聲，驚呼起來，管一見擰腰一閃，劍尖剛好在胸前二寸之處刺空！

急切之間，管一見目光一落，臉色登時大變，霍地一招「鐵板橋」仰身向後。

原來那人一劍刺空，手腕一抖，電光石火之間，便由直刺改爲橫削，變化之速，實在夷匪所思！

「呼！」劍刄自管一見鼻端掠過，管一見只覺一股森寒之氣迫透內腑，不由嚇出一身冷汗！

所幸他身經百戰，歷過無數風險，深知危機未過，雙脚一蹬，身子原式倒射而出！

他一退，來人立進，左臂一抬，倏地又多了一柄鋒利的長劍！

這下變生肘腋，令人防不勝防，刹那之間，劍尖巳臨刺至管一見的喉管！

只見管一見頭部再向後一仰，張開嘴巴，「格」地一聲把劍尖咬住！

幾與此同時，左手五指探起，曲指盡力一彈，「錚」的一聲，長劍登時斷了！

那人稍怔之後，右手長劍迴飛斬至，

劍刄激得空氣嘶嘶作响！

管一見巳來不及直起身子，假如乘勢摔臥地上，恐怕仍難逃脫對方後招的殺着！千鈞一髮之間，只見管一見雙眼怒睜，頸脖猛地一搖，「噹！」口中的斷劍剛好架住長劍！

那人大喝一聲：「再吃某家一劍看看！」長劍一沉，急削管一見小腹！

刹那之間，管一見身子向後彈退兩尺：「呼」的一聲，斷劍自口中飛出，急射對方的臉門！

那人顯亦大出意料，只得回劍把斷劍格開！

管一見亦於此時直起腰來，霍地吐出一口血水，胸膛急促地起伏着，雙眼似欲噴火，他這十多年來與人相鬬，從未有像今夜這般狼狽過的，剛才若非他反應快速，只怕早作劍下亡魂了！

那人臉上之神色更加難看，厲聲喝道：「某家跟你有何仇恨，你要來此殺人放火？」

管一見心神略爲平靜：「你是翁一生？老夫江南管一見！」

「管一見？」翁一生大怒：「即使是管一見也不能亂殺無辜！」

管一見沉聲道：「管一見是個亂殺無辜之人？殺人放火的是另有其人，老夫只是適逢其會而巳！」

「但翁某這雙眼睛還未老花，分明看見你拋下小徒的屍體！」翁一生長鬚無風自飄，左手拋下斷劍，揑了一個劍訣，右手長劍虛劈兩下。「就算是皇帝老兒，今日翁某也要他償命！」

長劍如毒蛇出洞筆直探出，管一見雙手在腰上一搭一翻，緬鐵鷹鍊飛起急架！

不料翁一生劍法變化極速，手腕一抖，長劍虛劃半個小圈，化刺爲劈！

管一見雙手抓住鷹鍊，同時一沉，仍然採取守勢！

翁一生長劍「嗡嗡」一响，倏地泛起三個劍花，似刺非刺，似削非削，似攻非攻，似守非守，令人難以忖測！

管一見心頭一沉，心知今日遇上勁敵，更加不敢大意，略退半步，雙眼一眨不眨地瞪着對方。

皇甫雪忙道：「翁大俠，令徒的確不是我們殺死的，火也不是我們放的！」

「翁某只是一個痴人，不是什麼大俠！」翁一生長劍倏地刺出，這是華山劍法的「孤峯擘天」！

管一見鷹鍊彈起，只聽「噹噹」兩聲，劍鍊相觸，兩人稍慢之後，迅即以快鬬快互爭先機。

翁一生接連使了峨嵋派的「萬家燈火」，武當派的「流星追月」，崑崙派的「冰河倒瀉」三招，這三招毫沒淵源，但在翁一生手中卻有一氣呵成之妙！

管一見掌鍊齊出，見招破招，毫不示弱！

轉瞬之間，雙方巳交了近百回合，只聽翁一生長嘯一聲，劍法倏地一變，化雄渾沉穩爲奇詭輕靈，一口長劍似白龍般在黑暗中飛騰！

管一見鷹鍊扣、圍、鎖、抽、打五字訣使得淋漓盡致，皇甫雪等人看得眼花繚亂，一顆心怦怦亂跳。

激戰中，翁一生手腕一抖，使了一招梅花劍法「落英繽紛」，泛起萬點劍光！

管一見手臂一掄，鷹鍊似車輪般飛轉，同樣是伺機而進。

翁一生首先沉不住氣，長劍忽轉化爲山東蓬萊劍派的一招「仙姑獻桃」，擰腰一閃，身子一蹲，劍尖自下斜向上刺去！

這一招若使在女子身上，必定十分好看，使在翁一生手中令人好笑，卻毫無疑問，這一劍使得恰到好處，剛好自鷹鍊縫中刺入，探向管一見的咽喉！

賀鐵騎剛笑了一半，便化爲驚嘆聲！

管一見手腕一沉，那條緬鐵鷹鍊也不知如何落將下來，「嗆」的一聲，擊在劍上，隨即把劍纏了起來！

翁一生喝了一聲好，振腕一抖，長劍脫困而出，手臂一掄，長劍掄圓，竟使出江南史家的「迴風拂柳刀法」來！

呼的一聲，斜劈管一見的左肩，這巳令人吃驚，可是劍至半空，只見他倏地一縮，挽了一朶劍花，開聲吐氣，運勁使力直刺而出！

皇甫雪呼道：「這是岳家槍法！」

此刻管一見的鷹鍊巳揮出，迴護不及，急切之間，只好閃避一步，堪堪避過劍鋒！

這刹那，管一見心中不由多了幾分佩服，武林之中能用長劍使出刀法的巳不多，以劍使出槍法的卻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皇甫雪話音剛落，翁一生也不翻腕，手臂一拉，就此橫掃過去，以劍脊撞向管一見的胸膛！

這一招使的卻是秦瓊鐧法：劍雖輕，但在翁一生內力的催使之下，威力仍是極大，讓它撞及不死也得重傷！

好個管一見一聲不吭，左手鬼魅般翻上，五指運勁齊是一彈，「錚錚」連聲，似是金鐵交响！

雙方內力硬碰，一個用指，一個要把內力運至劍上，自然是翁一生吃虧！

管一見那五指各含一道暗勁，四道暗勁過後，翁一生要想再運力代勁，不料第五道暗勁倏地傳來，「喀嘶」一聲，長劍登時斷爲兩截！

翁一生臉色一陣青一陣白，頷下長鬚根根豎起，胸膛急促地起伏着。

管一見略退一步，「嗆朗」一聲，把鷹鍊重新纏回腰上。「管某僥倖勝了半招，承讓！」

翁一生手臂一振，那把斷劍直射向夜空，厲聲道：「你勝翁某的不是招式，而是內力！」

管一見笑道：「武林之中，兩方爭鬥，勝者爲王！何況兵書有云：兵不厭詐；兩方功力悉敵的，講究的是一個智字！而且內力是『王』，招式只是『臣』！」

翁一生長嘆一聲，臉如死灰，良久才道：「這十八年來，某家無日不鑽研各派劍法，唉，如今看來，這些心血都是白費的了！」

管一見對他的劍法由衷佩服，聞言忙道：「管某一向自視甚高，武林之中沒有幾個值得老夫佩服，閣下便其中一個！天下間能把一柄長劍使得如此出神入化者，除了閣下，看來也沒別人了！」

翁一生臉色稍霽，一頓，沉聲道：「某家對你的武功及鎮定功夫也十分佩服！不過閣下之手段未免過于狠辣！」

管一見嘆息道：「閣下至今仍以為老夫是殺人縱火的兇徒？試問老夫跟你有何寃仇？若沒寃仇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在貴谷做此無聊之事！」

「那麼閣下兩度來此又有何貴幹？」

「只不過問閣下幾句話而已！」

「某家十八年來，絕少涉足江湖，雖曾聽聞閣下的名頭，但素昧平生，你我之間又有何話可說！」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閣下能否先坐下來，如此良夜正好長談！」

翁一生臉色微微一變，轉頭望了火場一眼，長髯又再無風自動，最後還是盤膝坐了下來。

管一見亦坐在他對面，他先把下午來此與葉思葉的對話及情況說了一遍。

翁一生冷哼一聲：「閣下眞是有心人！翁某已不欲重涉江湖，是故下午避開你，你兩次入谷，自有重大之事了！」

「這是當然之事！」管一見目光一盛，緩緩道：「范長春這個人你可認識？」

翁一生臉色迅速一變，先是憤怒，繼而悲痛，最後又露出一絲落寞之色，雙眼望着星空，緩緩地道：「殺妻仇人焉能不識！」

管一見再問道：「那紅花夫人呢？」

翁一生倏地轉過頭來，反問道：「她如何？」

「她已遭人殺死！」

「什麼？」翁一生鬢髮俱張，雙眼圓睜，大喝道：「誰殺死她的！」

「管某正想問你！」管一見目光鋒利如刀，翁一生臉上的每一個變化都不能逃過他的雙眼。

「問我？翁某怎地知道？」

管一見輕笑一聲：「紅花夫人被人殺死，閣下似乎應該高興才對，如何反而如此激動？」

翁一生臉色又再一變，一忽才沉聲道：「范長春殺死吾妻，某家曾發誓要殺死紅花作償！某家尚未動手，她如何能死！她一死，叫某家如何報仇！」

管一見哈哈一笑。「這還不容易？范長春還有兩個妻子，死了一個紅花，還有紫雲及青葉！」

翁一生神色逐漸平定，良久才淡淡地道：「此話不錯！」

「還有，她兒子范經天也死了！」

翁一生漠然地道：「某家恩怨分明，他沒殺我兒子，我豈有殺他兒子之理？」

「如此說來，這兩人都不是你所殺的了？」管一見見他點頭，又問：「那麼你為何會殺范長春的弟弟？」

「范長春只是風流而已，他弟弟范長青却甚下流！有一次，某家路過洪都府，恰好撞見他强暴一個良家婦女，是以殺死了他！」翁一生目光灼灼地道：「某家可曾殺錯人？」

「若是如此，焉有殺錯！」管一見沉吟了一下，又問道：「閣下對於杜牧之的一首『山行』十分欣賞乎？」

翁一生訝然問道：「閣下為何有此一問？」

「因為紅花夫人書房內亦掛了一幅這樣的字！寫的也正是這首詩！」

翁一生嘴巴張開，呼吸沉重地問：「當眞？」

「老夫不與你說笑！」

翁一生突然笑了起來，笑得甚為瘋狂，衆人不由愕然，只見翁一生倏地長身躍起，半空一個轉折，向外射了出去！

他邊馳邊唱：「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哈哈……」笑聲未絕，身形已消逝在樹林暗處！

蒙白蒙不白

皇甫雪見狀忙道：「頭兒，咱還不快追！」

管一見神色有點惘然地道：「不必！人不是他殺的！」

賀鐵騎忍不住問道：「神捕你怎知人不是他殺的？」

「他是個性情中人，做了的事絕對不會不認！而且這事曲在范長春，他即使殺了紅花也只屬寃寃相報而已，在武林規矩來說，本屬應為之事，何必瞞騙咱們！」

殷公正道：「他笑什麼？那首詩有什麼好笑？」

管一見仰頭望天，長嘆一聲：「老夫若知道還會不說麼？樹林後必有出路！但咱還是由來路出去吧！」

皇甫雪道：「頭兒，放火殺人那人必是熟知此谷的地形，也知道除了咱來的那條道路之外，尚有其他暗徑，所以他出入，咱們才沒看見！」

管一見眉頭一皺，輕聲道：「這個自然！」隨即喃喃地道：「蒙白既與旋風鐵騎沒有關係，又不在此谷，那麼他會在那裏？」

衆人都想不出來，只好默察星位，找尋出路，緩緩離開。出了谷，衆人心頭既沉重又詫異，說不出的難受，這件案子至今猶未有眉目，大家都不想開口！

天將亮時，管一見忽然問道：「雪兒，你可還記得高老弟提及旋風鐵騎刦莊那夜有幾個和尚在場，後來忽然不辭而別，那四個和尚叫什麼名字？」

「好像是八面山白雲寺的坐雲和尚師徒！」

管一見脫口道：「那四個和尚既是蒙白請來的，那麼他必是投奔八面山了！」

衆人精神俱是一振，齊道：「正是！那四個和尚見范長春回來便不辭而別，證明跟范長春不甚熟悉，或者另有心病，他們必會收留蒙白的了！」

管一見臉色一變，喝道：「快走，遲者可能來不及了！」話音剛落，身子便如脫絃之箭射了上去！

衆人緊跟在後，向山嶺進發。

× × ×

八面山在騎田嶺之東北，離香花嶺下的紅花莊約三百餘里，管一見等人越過大庾山先至贛南再折向湘東，不一日便到了八面山山脚。

管一見到了山脚，急道：「公正，你跟鐵騎慢慢上來，雪兒跟老夫先上！」身子一起一落便是五丈，皇甫雪不敢怠慢，

展盡輕功，一脚重一脚輕地接在他後面。

八面山雖頗大，却不高，山勢也不太險峻，兩人一口氣奔往山嶺，只是山巔罩有一片白雲。白雲之中，隱有紅磚綠瓦顯露出來。

管一見雙脚不停，道：「那裏必是白雲寺了！」三起三落之後已投身入雲。

管一見精神不由一振，只覺腋下生風，白雲氣流自旁游過，彷似神仙中人。

山嶺有個數十丈大小的平地，白雲寺甚小，立在一塊大岩石前，雲霧繚繞，看不清情景，待得走近，才覺寺門歪歪打開，却不見人影。

管一見忙道：「請問坐雲大師在寺否？江南管一見有事求見！」

寺內却沒有人回應，管一見心生不妙之感，運勁遍體，緩步入寺。

只見大殿神案倒地，香爐燭台散落四周，似經鏖鬥。管一見沉聲喝道：「裏內有人否？」

風聲一响，皇甫雪已至身後，他舉目一望，見殿後左右各有一條甬道通往內堂，忙道：「雪兒，你自左邊去，老夫走右邊，一遇危難立即發嘯示報！」

「屬下遵命！」皇甫雪抽出長劍自左首甬路射了入去。殿後是個天井，天井中擺放着一些花盆，中間一棵榆樹，老根盤錯，枝葉茂盛。

天井之後是二殿，供的却是十八羅漢，皇甫雪小心翼翼前進，驀地回首，只見樹後躺着一具屍首，却是一個黃衣和尚，皇甫雪心頭一動，長劍橫胸，去勢更慢。

二殿神案之下也有一具屍骸，身首分家，斷氣已久。神龕兩旁仍有通路，穿過通路，又是一個天井，天井兩旁各有一排廂房，料是寺內和尚寢息之所。

此刻管一見亦自另一端進入天井，他向皇甫雪打了個手勢，兩人同時推開廂房之門。

皇甫雪推開一扇房門，房內一切井井有條，而管一見那間却不時發現牆上有刀痕劍跡，一張書桌也被劈為兩截！可是房內却不見一人！

管一見再到隔壁那間查視，這房更加凌亂，連石床上的蓆子也被拉了下來，他見壁前一個書櫃，上面放滿經書，心頭一動：「此房莫非是坐雲修煉之所？但為什麼不見有人？即使無人也該有屍骸？難道坐雲逃離此寺？」

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然傳來一陣機括聲，接着石床忽然移動起來，床頭離開牆壁翻轉出來，管一見這才發現石床裏面竟是空心的！

管一見連忙跳過一旁，屏息而觀，不一忽，床下便傳來一個沉重的呼吸聲，接着爬出一個血人來，不斷地喘着氣。

管一見目光一落，見那人年近五十，一顆頭顱光禿禿的寸草不生，便輕聲道：「大師可是坐雲？」

那和尚吃了一驚，抬起頭來望着管一見，目中露出戒備的神色。

管一見道：「大師不用驚恐，在下是江南總捕頭管一見！」

和尚乾澀地問道：「你眞的是管神捕管一見？」

「正是！請問貴寺為何遭此刦難？」

「說來話長，」和尚喘了一口氣，指一指床內，道：「請神捕進去把蒙施主抱回來！」

「蒙白？」管一見驚呼一聲！房門突然被人推開，原來是皇甫雪聽見聲响走了過來。

管一見忙道：「這是老夫的手下皇甫雪。雪兒，你快進去把蒙總管抱出來！」

皇甫雪立即彎腰爬了進去，一忽，便見他抱着蒙白爬了出來。

管一見目光一落，見蒙白臉如金紙，氣如游絲，慌忙把他扶坐地上，右掌輕輕落在他靈台穴上，緩緩輸出一股眞氣，不一忽，蒙白便睜開一絲眼皮了。

管一見忙道：「蒙總管，老夫是江南管一見，接受范長春的聘請來此調查紅花夫人及范經天的死因！」

蒙白身子一震。「夫人及少莊主不是我殺的……」

「誰殺的，你可知道？」

蒙白手臂一抬，指向那櫃經書，喃喃地道：「那張葉子……」說罷頭一歪，便自斷了氣！

管一見忙道：「雪兒，快去書櫃裏找一找！」轉頭見坐雲大師盤膝運功療傷，額上汗珠滾滾，知其受傷不輕，便放下蒙白的屍體，走到坐雲大師的背後，伸掌抵在他背上，運功助他療傷。

一盞茶過後，坐雲的氣息便輕快起來了，臉上也稍有了些紅暈。

大概運行了七個周天，坐雲吐了一口氣，「醒」了過來，輕聲道：「多謝施主援手之情！」

「不必客氣！請問是誰把大師傷成這個樣子的？」

「貧僧也不知道！」坐雲目光連閃，眼皮垂下，「他只是一個幪面人！」

「一個幪面人？那麼此人的劍法豈非甚高？」

坐雲不溫不火地道：「不止武功高强，而且出手異常狠辣，貧僧若非得機關之助，早就死在其劍下矣！」

「貴寺跟他有仇？」

「白雲寺是出家人清修之地，本寺弟子又不涉足江湖，豈有仇人！」

管一見心念連動，沉吟了一陣才道：「那麼那人來此行兇總該有個道理！」

「喃無阿彌陀佛！那位施主心生魔障，豈尚有道理可言？」

管一見正想再問，忽見皇甫雪把一張枯葉遞至臉前，他伸手接來一看，只見葉上被人以綉花針刺了一首詩，赫然正是那首「山行」！

管一見心頭一震，忖道：「紅花夫人因何對這首詩溺愛到此地步？」目光再度落下，葉是楓葉，雖已乾枯，但仍彤紅似火，他把葉子轉了過來，背後色澤更深，奇怪的是這片楓葉不如一般枯葉的乾、脆，似乎曾浸過油，是以有點潤澤，能作輕微的屈曲，顯然紅花夫人對此葉十分喜愛，為此花費了不少心血！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問道：「大師跟蒙白很熟？」

坐雲道：「貧僧也曾在紅花夫人娘家為僕，未出家之前與蒙施主頗熟，貧僧十八歲出家，那時蒙施主也已十五歲，小姐

才十一歲，二十年後貧僧下山化緣，蒙施主倒還認得貧僧，小姐却已認不得矣！」

「你時跟蒙白來往？」

「他只來過兩次！小姐魂歸天府後，他曾來報訊，貧僧念往昔老爺禮待之情，便下山爲她超度，不料到紅花莊時，范小施主已不幸故世！」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問道：「范莊主懷疑蒙白是殺死范經天的兇手，依大師之見認爲如何？」

「此乃莫須有之罪，蒙施主靈台明淨，豈會做出此等事來！貧僧跟他見面雖不多，但知之甚深！」

管一見乾咳一聲：「他對紅花之感情亦頗深？」

坐雲長嘆一聲，閉目道：「蒙施主潔身自愛，不會有非份之想！」

「他來此處到底是什麼原因？」

良久坐雲才喟然道：「蒙施主亦知范莊主對他有了疑心，所以他不得不來此暫避一下，唉！」

管一見心頭又是一動：「那個幪面人是不是范莊主？」

「阿彌陀佛！施主又沒見過，何能作此忖測？」

管一見冷哼一聲：「大師可知蒙白對此案有何看法？因爲兇手突然如烟霧般消失！」

「蒙施主曾與貧僧提及此事，彼亦百思不得其解！」

「蒙白除此片葉子之外，尙有其他東西帶來否？」

坐雲沉吟了一陣，才道：「他在書房裏找到一罐茶葉，那個罐子是蒙施主送與小姐的，所以他便帶來作個留念！唉，如今蒙施主亦已撒手歸西，那個罐子管施主便拿去吧！裏面還有半罐茶葉，貧僧不喜喝茶，蒙施主又捨不得喝，現在還放在那裏！」

「放在那裏？」管一見急問一句。

「書桌抽屜內！」

皇甫雪未待管一見吩咐，便把抽屜打開，裏面果然放着一個製作十分精巧的瓷罐子，他忙把它拿了出來，遞與管一見。

管一見揭開蓋子，一股香味立即透入鼻管，他猛吸一口，詫異地道：「這是什麼茶葉？怎地如此芬香！」

坐雲微笑道：「連施主也不知道，只怕天下間識者亦無多矣！」

管一見把蓋子蓋回，道：「多謝大師厚賜。」他抬頭一望，已將日落，便站了起來。

坐雲問道：「施主要下山了麼？」

管一見淡淡地道：「大師既然不肯多言，老夫留此尙有何益？」一頓又道：「大師還是小心一點爲上，此地不甚安全！那人沒親自見到蒙白屍骸，可能還會來此！而且他甚至連大師也不會放過！」

「這是什麼原因？出家人四大皆空，還有犯着他什麼的？」

「難說！他怕蒙白把秘密告訴你！」

坐雲身子一震。「蒙施主知道什麼秘密？」

「大師何必明知故問！」管一見向皇甫雪打了個眼色，緩緩走向房門。

坐雲忽道：「且慢！」

管一見住步，回首問道：「大師有何指教？」

「貧僧尙不能行動，但寺內弟子屍骸却不能曝露荒野，施主不會……」

管一見截口道：「但天色已晚！」

「夜內正好長談！」

管一見目光一亮，立即與皇甫雪走出去，不一會，便把九具屍骸集在一起，掘了個大坑，把之埋葬。

弄好這一切，天色便已暗了，回到坐雲的雲房，只見房內已點了一盞油燈。

坐雲大師却跪在殿前，輕聲地朗誦經文。

管一見叫皇甫雪到伙房燒水，又把懷中的乾糧拿去烘熱。

過了一陣，坐雲做罷功課返回雲房，而皇甫雪也恰好煮好水烘好乾糧，管一見拿出那罐茶葉來，吩咐他泡一壺過來送乾糧。

「大師，天色已黑，暑氣亦消，此刻正是長談之時矣！」

坐雲大師道：「蒙施主告訴貧僧一件事，紅花夫人一直以來心情都不甚歡悅，范莊主若不在莊內，她通常關在書房內自個看書練字！」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此亦不甚奇怪！范長春娶了她之後又再連娶兩房妻妾，她心情亦不會很好，既然范長春不在莊上，她若不寫字看書，又如何打發時日呢？」

坐雲閉目道：「是否奇怪全在施主之心念，貧僧只是轉述蒙施主之言而已！」

「除此之外，蒙白尙有何言留下？」

「范小施主的性格跟范施主大不相像！范小施主爲人篤實固執，范施主却風流輕浮！」

「也許他受他母親影响較大，而不像父親！」

坐雲又道：「他的兄弟性情跟他也不相同！」

「也不奇怪！」管一見傾了一盅茶，把乾糧推到坐雲臉前，「這是素物，大師用一點吧！」

三人便吃喝起來，管一見及皇甫雪喝茶，坐雲喝清水，皇甫雪皺眉道：「頭兒，這茶香得有點奇怪，屬下喝過不少花茶，却未曾喝過這種茶！」

管一見皺眉道：「莫說是你，老夫也未曾喝過！」呼地一聲把茶花吐了出來，一般花茶是以茉莉、菊花、玫瑰加入焙製，但這朶花却色作嫣紅，不知是什麼花。

「大師，蒙白因何覺得范長春懷疑他呢？」

「這個貧僧便不知道了，也許因爲事情過於離奇，他有百詞莫辯之感吧！」

「大師要告訴老夫的，便是這些？」

坐雲道：「還有一點，翁一生的妻子叫林霜葉！」

管一見心頭一跳，不期然又想起那句「霜葉紅於二月花」之詩句來。「這是蒙白告訴你的？」

「不是，是貧僧知道的！」

管一見立即推敲那句詩句來：「紅花夫人抄錄這首詩句跟翁一生抄錄那句詩的心情是否一樣？」

想到這裏，只覺心頭一陣煩燥，思路

登時紊亂起來，他轉頭一望，見皇甫雪也是目光有異，不由叫道：「不好，茶葉有毒，雪兒，快運功震懾心神，把毒素迫出體外！」

又回頭對坐雲道：「請大師替咱護法！」隨即盤膝運起功來。

他內力沉厚，行了一周天，便把煩燥的心情平伏了下來，接着逐漸把腹中的茶水烘迫，出了一身汗之後，不安之情爽然而失！

回頭一望，只見皇甫雪坐立不安，身子不斷搖晃，他吃了一驚，喝道：「雪兒！不可胡思亂想！」

皇甫雪雙眼一睜，目中露出瘋狂之色，霍地援手去拔佩劍，管一見連忙一掌輕輕在他天靈蓋一擊，皇甫雪身子一震，再度坐回地上。

管一見一掌附在他靈台穴上，運勁助他迫毒。

坐雲大師坐在房口，不斷誦經。一忽，兩人才同時嘆了一口氣，睜開眼來！

「頭兒，這是什麼毒花？」

坐雲突然插腔道：「是苗疆所產的『天虹魔花』之一種！」

「哦？」管一見目光投在他臉上，「願聞其詳！」

「此物貧僧也未見過，不過剛才見施主吐出的花色作嫣紅，而未泡熱水之前却是白色，是以醒起此花來，其實貧僧對此物所知也甚有限，只聽先師提過，苗疆有幾種『天虹魔花』，服之有毒！」

皇甫雪截口問道：「何謂『天虹魔花』呢？」

「這種毒花平時作白色、無毒，但一旦遇熱花質便起了變化，生出一種毒素來，而色澤也變了，白變黃色，服之七孔流血至死；白變綠者，服之脈絡收縮，使人四肢癱瘓；白變紫者，服之情慾大增；白變紅者，服之神智瘋狂錯亂！」

管一見目光倏地一盛，喃喃地道：「原來如此！」

「施主此話何意？」

「范經天不是被人殺死的，他只是喝了這種毒茶神智錯亂而自殺的，若非如此又如何解釋兇手是以何種方式難過數十個武士的眼睛？地上的血跡又怎會突然消失？」他越說越興奮：「因爲范經天劍上的血，就是他的血！而他又沒走出書房，所以外面根本亦不可能有血珠留在地上！」

坐雲及皇甫雪同時「啊」的一聲叫了起來。

管一見喃喃地道：「問題是誰把『天虹魔花』置於茶罐之內！」

皇甫雪却道：「范經天臨死前爲何會說『你，你好狠，竟然殺死我娘！』下毒花的人跟紅花夫人的是否同爲一人？」

管一見目光一閃，低頭沉思起來。

借刀殺人

管一見跟皇甫雪等人趕到紅花莊莊南十里處，官道之旁一座樹林，路口坐着一人，正是風火輪。

管一見走到他面前，風火輪詫異地望着他，管一見笑道：「還認不出老夫？」

「頭兒！」風火輪喜孜孜地道：「咱們已等了兩天了！快進來！」

管一見及皇甫雪立即隨他走入樹林深處，只見樹上躍下兩個人來，却是高天翅及馬從車。

管一見精神一振，問道：「調查清楚了沒有？那個幪臉人是誰？」

高天翅垂頭喪氣地道：「還查不出來，連談計生也不知道那人的身份！」

「奇怪！那他怎會聽那人的話！」

「那幪面人給他服了一顆慢性毒藥，談計生便對他言聽計從了！」

「你們詳細說來讓老夫推敲一下！」

馬從車道：「俺離開了欄府，很快便找到了弟兄們，俺便照你所教對談老三說了一遍，他問俺有否看見老大被人抓去，我說沒有，他說待欄府的戒條稍鬆才去救人！」

賀鐵騎怒道：「操他娘的熊，他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馬從車續道：「後來咱們由贛入湘，談老三却有意無意跟俺疏遠，俺的行動又讓他的親信監視着！有一天，他把俺叫到一塊大岩石後，說有話要跟俺商量，不料他却心懷不軌要暗算俺，幸而俺早有準備，沒讓他得手，反而得到高捕頭之助，把他制服，以後的事由高捕頭說吧！」

高天翅接道：「風老弟在馬當家身上下了『千里飄香』藥粉，咱們便依着香味一直跟踪他，當他找上旋風鐵騎，咱亦撥上了！最後咱們見談計生約馬當家到岩石後，便知不會有好事，果然因此救了馬當家！

「咱們制服了談計生，便抓到遠處迫供，他說來說去都說不知那人的身份，不過他認爲幪面人似乎跟紅花莊有仇，因爲洗刦紅花莊，襲擊谷石兩少俠等等都是那人出的主意！」

管一見不由低頭沉思起來。

皇甫雪問道：「頭兒，咱們去不去紅花莊？」

管一見不語，自懷中摸出那張楓葉出來，此刻日頭正中，陽光自樹隙中瀉下，照在楓葉上，那些「針字」更爲清楚。

管一見喃喃地道：「這張楓葉有什麼秘密？霜葉紅於二月花又是什麼意思？」

驀地想起范經天臨死遺言，心頭不由一動：「范經天臨死前才發現殺死紅花夫人的兇手，證明書房中必有什麼東西對他有了啓示……唔，會否是這片葉子？」

他意到手到，立即把枯葉高舉過頭，迎日一照，果然發覺葉子有點奇怪，似乎多了不少紋理，再仔細一看，才看出上面竟顯出密密麻麻的蠅頭細字來。

「嶺南巧遇，不料生下天兒來，雖對彼謂霜葉紅於二月花，但十八年來無時能忘之！天兒是他的骨肉，彼又知否？余日夕思念，彼又知否？」

管一見身子一抖，放下葉子，伸手一摸，這才知道原來楓葉的背面被人以紅丹寫上這幾行字，這些字恰好嵌在「針字」行間，加上顏料與楓葉同色，是以肉眼難分辨，差幸放在日下才映現出來！

這張「楓葉」可是紅花夫人的？若是的話，那麼范經天又是她與誰生的？

他腦中的思路逐漸清晰，已把這件案子戳破。

「紅花夫人在嶺南跟某人巧遇，結果珠胎暗結回來。范長春起初不知，後來可能發現了這件秘密，所以把紅花夫人詐騙離莊，暗中把之殺死；其後又把『天虹魔花』收入茶葉中，因他知道范經天也有喝茶的習慣，只要他喝了，便會因神智混亂而自殺！

「這樣既可以洩恨，又可以保住顏面，若讓江湖上的人知道了風流瀟洒的范長春，其妻不但與人通奸，而且生下一個野種，他顏面何存！」

想到此，他心中不禁泛起一個疑問：「范長春因何得知紅花夫人的秘密？紅花夫人既有十八年日夕思念之語，意即此後從未再與奸夫見過面，范長春從何而知？

「若說由那首『山行』的詩看出來，却又令人難以置信，紅花夫人收錄此詩的含意實在太隱晦了，直至如今老夫也還推敲不出，范長春又如何能知？

「莫非這樣的楓葉不止一片？范長春看到的是一片？而這一片他却找不到，可是偏讓范經天無意中看到，當范經天看到後，『天虹魔花』之毒也發作了，神智瘋狂了之後，用劍自殺，不料鮮血迸流之後，毒性減少，他神智又有所恢復，所以臨死的一刹那，便看出了紅花夫人是被范長春所殺的！

「也因此他才會對蒙白道：『你，你好狠，竟然把娘殺死！』哎呀！老夫竟然未曾由此話而戡出破綻！這個你字不是代表范經天所熟悉的人麽！」

管一見拍了一下大腿，又再忖道：「但范長春殺人的計劃經已完成，他何必要老夫替他查案，這豈不矛盾？

「他怕蒙白、谷超遠及石飛慶得悉內情，而再三設計要把其滅口，絕無可能反聘老夫來查案……他安的是什麼心？」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管一見把整個事件由頭至尾想了一遍，便豁然而道：「他制服談計生使其成爲工具，只是爲了借機殺死蒙白，甚至把紅花莊燒掉，消滅證據，却料不到谷、石兩位青年劍客會到莊上，而青葉夫人及紫雲夫人又恰在那時候趕到，他知道計劃難以實行，是故不得不現身，並以喝聲通知談計生等人撤退！

「出乎他意料的還有高老弟突然因吸了旋風鐵騎的迷雲彈而去借宿，那時候他惺惺作態，故意引導高老弟認爲蒙白是兇手，事後他找不到蒙白，心中害怕蒙白會把秘密洩露出去，一方面暗中查訪，另一方面又要借老夫之手把翁一生除掉！

「罪魁禍首的是翁一生，他若不死，范長春豈能洩恨？他因沉溺聲色，自忖不是翁一生對手，所以便在這過程之中，故意挑起老夫跟翁一生的誤會——到劍谷放火殺人！老夫雖說只負責查案，而不負責替他報仇，但在翁一生盛怒之下，絕無可能不回手者！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他認定老夫武功高逾翁一生，會把其殺死！

「好一條借刀殺人之計！老夫差點成了他的工具！這廝心計如此深沉奸險，老夫若不找他算帳，這口氣如何嚥得下！」

他霍地站了起來，道：「咱立即去紅花莊！」

衆人穿出樹林，展開輕功向北馳去，到了紅花莊外，揮手示意他們停下，然後吩咐他們兩人一組，各守一個方位，自個跳入園牆。

紅花莊內四周靜悄悄，不見人影，那些家丁武士，似乎經已散去。管一見輕輕閃入大廳，只見大廳上石像似的站着兩個人，左方是范長春，右方是翁一生，兩人俱是滿臉怒容，長劍橫胸，一股殺氣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愛恨交纏

管一見輕咳一聲，翁一生及范長春似沒所覺，他沉聲道：「你們兩人立即各退五步，誰不退的老夫立即與對方聯手把其擊殺！」

這句話比聖旨還靈驗，兩人同時向後一退，一步、二步……終於各退五步，然後又同時立定，廳內的殺氣隨之稍弱。

兩人緩緩轉頭望向管一見，管一見拉着一張高背椅坐下，冷冷地道：「你們要了決恩怨麽？哼！在雙方未有人死亡之前，老夫有幾句話要說，也有幾句話要問你們！」

范長春目中殺氣又盛，管一見急道：「范長春！你若敢稍動一下，老夫立即與翁一生聯手！」

他頓了一頓，續道：「紅花夫人的奸夫便是翁一生？而范經天的父親也是翁一生？」

此言一出，翁一生及范長春臉色同時一變。

范長春閉咀不語，翁一生半晌才顫聲道：「什麼？范，范經天是翁某的兒子？」他突然大聲笑了起來，笑得極之瘋狂。

范長春怒哼一聲，身子突然射出去，長劍嘶地一聲急刺向前！

管一見反應極快，范長春一動，他隨之竄離椅子，緬鐵鷹鍊適時彈了出去！

「噹！」劍鍊相碰，飛起一蓬火星子！范長春一擊不中，立即退後，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極之難看。

管一見重新坐回椅上，只聽翁一生道：「紅花未能爲你生下孩子，想不到却爲某家產下一兒！」

范長春澀聲道：「他兩個已死了！」

「他兩個是你殺死的！」管一見冷冷地道：「你計謀周詳，心機深沉過人，連老夫都有些佩服你！」

「你胡說，他們死時，老夫都不在現場……」

管一見冷笑一聲，截口把自己的推蔽述了一遍，翁一生怒喝一聲：「殺子之仇，豈能不報！」

管一見猛一聲暴喝：「停，老夫尚有話要說！」轉頭問道：「紅花怎會與你姘上的？」又轉頭問范長春，「你又怎知她情夫便是翁一生？」

范長春冷冷地道：「起初范某也是不知，後來她對范某越來越冷淡，范某來到，她亦經常躲在書房內，最近一年來情況更壞，經常心思彷彿，思緒激動，是以范某便決心暗中調查！」

翁一生奇道：「十八年來，翁某根本未見過她，你又如何調查？」

「范某趁她不覺，潛入書房搜查，最後終於讓老夫看到一片霜葉，又發現了上面的字，這才知道……」

管一見又截口問道：「且慢，楓葉上並未提到翁一生的名字，你如何知道？」

范長春夫聲道：「這一點你又如何知道！」

管一見取出那片楓葉道：「老夫有此葉子，豈有不知之理！」

范長春看得臉色一變，澀聲說道：「這葉子你從何處得到，范某當時已把它毀掉……」

管一見嘆息道：「如此說來，霜葉寄情却不止一片的了，若非如此，范經天又如何看出秘密！好吧，你再說下去！」

范長春神色一黯。「她今生只去一次嶺南，却非與范某同去，而是那次某家下嶺南跟翁一生決鬥之時，她去找我，却道途相左，並未有找到范某……」

翁一生截口道：「她却找到翁某！」

范長春怒道：「范某殺死你妻子，你便把她強暴了？這算是什麼英雄行徑？」

翁一生臉色一沉：「誰說翁某把她強暴了？哼！當時你我分手之後，翁某到拙荊墳上哭墓，正在悲傷之時，突然有女子道：『聞說大丈夫流血不流淚，你因何如此膿包！』翁某心中大怒，扭頭道：『誰說大丈夫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你可知道墓中之人是誰？』那女人微微一笑：『料是尊夫人，否則閣下豈會如此傷心？』

「翁某沒好氣地道：『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多問！某家只愛她一人，她別我而去，怎不傷心！』說罷翁某又伏在碑上哭將起來，哭了好半晌，心中陰霾才逐漸減輕，回過頭來，只見那女子仍然亭亭立着，翁某詫然問道：『兀那女子，你因何還不走？』

「那女子對某家檢衽行了一禮：『妾身有話要問閣下，只因見閣下哭得傷心，所以未敢冒昧！』翁某大爲奇怪：『你欲問某家何事？』那女子道：『請問閣下是否嶺南人氏？』某家應是。她又道：『如此閣下必定知道翁一生的居所了！』某家更奇：『你找翁一生何事？』她道：『我不是找他，而是要找外子。』

「某家哈哈一笑：『你要找丈夫，又問翁一生居所，是何道理？』那女子臉上升起兩團紅暈，似落日晚霞，益增艷麗，翁某不由一怔……」

范長春截口罵道：「登徒子作風，還敢誇言嶺南兩痴！」

管一見詫聲問道：「嶺南兩痴？那是誰？」

「便是姓翁的，自稱是嶺南劍痴及情痴！」

翁一生毫不爲忤，繼續說道：「只聽那女子道：『外子約翁一生決鬥，所以……』我驚呼一聲：『你是范長春的妻子？』她也吃了一驚：『你，你是翁一生？』翁某那剎那只覺怒氣塡膺，喝道：『拙荊便是死在范長春手中的！今日就拿你的命來償！』

「那時候翁某剛跟范長春決鬥不久，身上傷口還未包紮，剛抽出長劍衝前便感到一陣暈眩，但仍然咬牙向她連刺三劍！不料那女子也非弱者，她輕功造詣頗高，翁某那三劍，却被她穿花蝴蝶似的身法避過了！翁某再盡力劈了三劍，便被她一腳勾倒！

「那剎那，翁某自忖必死無疑，不料她却沒有下手，只道：『要殺你的不是我，而是外子！外子呢？』我喘着氣道：『他早回去了。』她突然嘆了一口氣道：『我看你不像是個壞人，這包金創傷藥給你養傷吧！』說着她便彎腰把一包藥放在翁某的身邊，翁某倏地躍起，一指戳在她的痲穴上，她咕咚一聲，便跌倒了！」

范長春又冷哼一聲：「此更是小人行徑！」

翁一生似沒聽聞，續道：「翁某點了她的痲穴之後，自己也跌落地上！她怒道：『我好心救你，你因何反而加害於我！』翁某道：『你們夫婦陰險卑鄙，還能存着什麼好心！』她氣得牙齒咬得格格亂響：『那包的確是金創藥，怎說我不是心存好意……』

「翁某冷笑一聲：『你夫要殺我，你却來救我，天下間豈有這種道理？』她呆了一呆，閉眼嘆道：『你若不信，我亦無法！』

「那時候，天氣炎熱，翁某身上的劍傷若不治療，將很快會化膿，是以便拾起那包金創藥，瞧了一撮裹傷。『翁某劍傷未好之前，你也不用想離開！』她睜眼問道：『那是爲什麼？』翁某冷笑一聲：『翁某如何相信你，藥內是否做了手脚！』翁某說了也不作聲，盤膝運功調息，行了七個週天，氣力稍復，日頭却巳升高，翁某見她晒得香汗淋漓，秀髮滴珠，心生不忍，便把她抱到樹下去。

「她突然問我：『你要殺我替尊夫人報仇？』翁某不置可否，既想殺她報仇，又忍不得殺她，心想她既有心救我，我又如何能够殺她！就這樣，翁某跟她耗了一天。入夜之後，我又再點了她的痲穴，然後去找尋食物！」

說到此處，翁一生突然長長嘆了一口氣。「翁某費了好大的勁才獵到一頭野兔，不想回到樹下時，却不見了她，當時心中大吃一驚，以爲范長春來救她，是以連忙拔出長劍，緩緩步入樹林內！

「剛走了十餘步，便聽見一陣異聲，翁某連忙伏在樹後，只聽一人道：『老大，這妮子如死人般，豈有趣味！』另一個笑道：『不怕，俺自有計較！』不一會，便傳來她的呻吟聲，翁某一聽，心知不妙，便仗劍撲了出去，果見二個小賊把她衣裳脫光，正欲行事，翁某這一出現，使得他倆沒命而逃！翁某回頭一望，只見她滿臉通紅，心知必是中了奸賊的媚藥，是以急追下去……」

管一見問道：「可有追及？」

翁一生眼皮一垂，輕輕搖頭。

范長春冷笑一聲。「你便乘人之危了！還說是什麼情痴！」

翁一生道：「不錯，翁某是有點趁人之危，但主動的却是她，當然她是中了媚藥！事後翁某十分後悔，便跑到拙荊墓前懺悔！不料她却跪下道：『錯的是我，你何必自責過甚！』翁某回頭一望，見她淸淚長垂，不由嘆道：『錯的不是你！你在那時候根本巳沒有了理智！』」

說到這裏，他再也說不下去。

管一見問道：「後來又如何？」

「後來翁某便對她說：『翁某願負責任！』事實上翁某對她也生了一份感情：：她沒有立即離開，陪了我三天，待我傷口開始合攏才離開！」

「好一對狗男女！」范長春怒喝道：「她若是還有一絲廉恥，又如何會陪你三天！」

「這三天，我們可是清白的！不許你侮辱她！你難道對她很好？你娶她時，說過什麼話來？因何以後又一連娶了兩房妻妾？這還不算，還到處拈花惹草，到處留情！她說這是上天對你的懲罰，而她只是代罪羔羊而已！」

范長春雙眼如同噴火，手腕一動，劍尖斜指前方。

管一見急道：「那首『山行』絕詩又是什麼意思？」

翁一生看了范長春一眼，道：「那三天，翁某對她生了愛意，她也感覺到了，所以離開時便對翁某唸了那首詩！」

管一見嘆息道：「老夫知道了！她要你忘記她，因為霜葉紅於二月花！那時候，她內心並沒有犯罪的感覺，因為她是中了媚藥而失身的！但她想不到回去之後便懷孕了，這之後，她反而忘不了你！女人的感情當眞奇怪！」

翁一生也嘆道：「翁某事後又何嘗忘得了她！」

恩怨全消

驀地，一聲暴喝響起，范長春身子如豹子般撲起，長劍急刺翁一生胸腹！

這一次，管一見沒有再出手攔阻，他反而靠在椅背上作坐山觀虎鬥。

翁一生心神恍惚，范長春的喝聲傳來，他才霍然一醒，但聲音剛落，劍尖已然臨身，百忙中，連忙擰腰一閃！

「嗤！」翁一生脅下衣破皮裂，鮮血立即把附近的衣衫染紅，這一劍也刺痛了翁一生，長劍急劇地一旋，斜削范長春的頭顱！

范長春冷哼一聲，身子微微一凜，長劍一挑，向翁一生的手腕截去！

翁一生劍至中途，手臂突然一縮，以劍柄撞開范長春的劍刃！一撞之下，又借力急速刺出！

這一招確是詭異非常，范長春急退一步，收劍護胸，而爭到的先機，也登時失去。

翁一生短嘯一聲，長劍攻擊綿綿不絕，舊招未老，新招又生！

范長春極力反先，只聽一串的「叮噹」，金鐵交响，似珠走玉盤！

管一見這才看出范長春的劍法也自不弱，劍法展開，一招連着一招，似流水行雲，招與招之間全無空隙，身隨劍轉，姿勢極為美妙瀟洒。

翁一生劍法變化多端，忽剛忽柔，忽急忽緩，忽穩忽變，忽辣忽狠，令人目不暇及。

管一見雖然不是劍法大家，但是江南武林的幾個大劍派的劍法，他都曾經領教過，但像翁一生這般包羅萬有的却未曾目擊。

倏地之間，兩人已鬥了百餘招，翁一生劍招層出不窮，范長春却把一套流雲劍法使盡，當他開始使第二遍時，因變化已為翁一生所知，是以逐漸落於下風。

管一見忖道：「再一百招大概范長春便非落敗不可了！」

心念未已，只見翁一生長劍翁的一响，倏地泛起九朵劍花！管一見及范長春同時臉色一變，武當的七星劍法，使至盡處也只能抖起七朵劍花而已！

劍花吞吐不定，撩人眼神，范長春不知對方劍刺何方，不由後退一步，全神戒備！

翁一生踏前一步，長劍仍把范長春身形籠罩住！這刹那，范長春突然急速地向後飛射！

翁一生喝道：「償吾妻命來」提氣急追！

大廳兩側各有一道暗廊，范長春身子向左方退去，腳尖再一落，身形便自消失在暗廊中。

翁一生身形一落再一起，急忙追了進去！

暗廊寬只丈餘，范長春長劍倏地橫刺而出，斬在一根柱子上！「嘩啦！」一陣亂响，翁一生大吃一驚，只見頭頂上跌下一大片瓦礫石頭！

那些石頭瓦礫眨眼之間便至頭頂，饒得翁一生一身武功，此時也被嚇得魂飛魄散！

總算他反應够快，倉猝運力一掌擊在左牆上！那是一堵木牆，「嘩啦」一聲，木牆碎木橫飛，露出一個大洞，他身子急向內一縮！

「噗噗」兩塊石頭撞在他後背上，「喀嗤」一聲，肩骨立斷，痛得他一跤摔倒地上！

范長春急嘯一聲，不退反進，向牆洞飛去。

猛聽一聲暴喝：「好毒辣的奸計！」一條鍊子「鄉噹」一响，迎面纏至！

范長春長劍一挑，把鍊擊開，怒道：「神捕何故阻我殺人！難道他趁危污我妻貞操，不該死！」

管一見雙眼神光烱烱，沉聲道：「閣下的手段未免過於卑汚！」

范長春哈哈一笑。「所謂兵不厭詐，武林之中强存弱亡乃不易之理，為求生存誰不使用手段！」

管一見厲聲道：「是故你便連老夫也利用了！」

范長春尷尬地一笑。「范某不會令神捕白費時日，請你退開，等下范某立即雙手奉上十萬兩禮金！」

管一見臉色一變，冷冷地道：「老夫最憎恨被人利用，十萬兩銀子便想收買老夫？」

范長春臉色微怔，隨即又道：「二十萬兩又如何？」

「你把老夫看錯了，老夫雖然愛錢，但絕不會因錢而受人利用！你是什麼東西，竟敢使計利用老夫？聖上對老夫尙須禮讓三分，今日老夫若不教訓教訓你，人家只道老夫可以以錢收買！」

范長春臉色大變，忙道：「范某無意與神捕為敵！」

「這可由不得你了！接招吧！」管一見手腕一抖，緬鐵鷹鍊便如蛇兒般彈起，直取范長春的雙眼！

范長春虛幌一招，身子急退，三起三落之後，已退至天井，雙腳尙未站穩，管一見亦已射將出來！

范長春猛吸一口氣，拔空而起，半空一個轉折，射向屋簷！

管一見如麻鷹般竄起，鷹鍊劃了半個圓圈，望對方下盤纏去！

好個范長春百忙之中，左腳尖在右腳面上一點，身子再度拔高三尺，同時雙腳縮起，堪堪避過鷹鍊的糾纏！

管一見猛吸一口氣，身子冉冉升高，鷹鍊再一圈，向其腰際捲去！

范長春怒喝一聲，身子一曲，沉將下來，長劍望管一見胸門貫下來！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管一見若得手，也只能把對方捲飛，但范長春的長劍却可取得他的性命！

這刹那，范長春嘴角露出一絲獰笑，長劍去勢更快！

心念未已，只聽「錚」的一聲，手腕一震，長劍倏地斜飛尺餘，緊接着身子便急墜而下！

原來電光石火之間，管一見伸指彈開長劍，鷹鍊同時急速地纏住了范長春的腰際！

范長春尙未定過神來，管一見手指連落，已把其麻穴制住！

接着管一見長嘯一聲，屋簷上便現出高天翅、皇甫雪等人來。

× × ×

日已落，熱氣未消。

紅花莊大廳已點起幾根蠟燭，范長春躺在地上，翁一生斜靠在椅上，管一見坐在正中，高天翅立於旁邊。一忽，只見皇甫雪等匆匆自後走來。「頭兒，紫雲夫人及青葉夫人原來被關在後室房內！」

管一見看了范長春一眼，道：「把她倆帶來！」

皇甫雪應聲而去，不旋踵便帶着紫雲夫人以及青葉夫人走來，她倆看見范長春倒在地上，驚呼一聲，正想有所行動，管一見忙道：「兩位不可亂來，且聽老夫說來！」

他一口氣把情況一一說罷，只聽得紫雲及青葉目呆口瞪。半晌，青葉道：「不可能的！那次他的確被一個幪面人打傷，是賤妾要去救他的！」

「那個幪面人便是談計生所扮的！他們只是做戲給你看，這件事他不敢讓你倆知道，否則你倆若效紅花，他豈非要投江自盡！」

紫雲嘆道：「難怪他突然把咱兩人制住，關在房內，就怕翁一生說出眞相會讓賤妾等聽見！」

青葉道：「神捕要如何處置他？」

管一見望了翁一生一眼，翁一生嘆息道：「如今翁某萬念皆灰，也不想殺他了，只求能掘出經天的屍骨，携返回嶺南安葬！」

紫雲夫人喜道：「這又有何難！」

「夫人既不反對，翁某便去了！」翁一生向管一見行了一禮，落寞地離開。

管一見怕他看不開，忙道：「翁兄弟劍法廣博精湛，異日不難成為一代宗師，望好自為之！他日有機到嶺南，老夫必登門造訪！」

翁一生轉首道：「若神捕駕臨，在下必倒履相迎！」言罷飄身出牆。

管一見解了范長春的麻穴，紫雲及青葉忙把其扶起。

管一見喃喃地道：「翁一生能原諒你，老夫又何必與你計較！雪兒，咱回江南去吧！」

范長春道：「且慢！」

管一見雙眼神光迸射，道：「莊主尙有何指教？」

范長春道：「此張銀票是神捕應得之物，神捕要不要悉隨尊便，反正對范某也已沒有作用！」說罷抛出一張銀票。

「此話怎說？」

「經此一役，范某經已看破名利色慾，決定出家皈依佛祖，財帛對某家尙有何用！」范長春話音未落，身子已經急躍出牆！

紫雲及青葉急聲呼道：「長春，長春……長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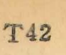
管一見嘆息道：「這倒也是個好歸宿！」抬步出莊。

（本篇完）

本故事集之十七：

「神玉璧」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除暴安良（下）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馬騰·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耿少岳回到故鄉，希望找到他的姑姐一家，半途因爲下大雨，走到一處避雨，從而結識了程安平兩父女，隨後，耿少岳離開程家來到縣城內，在客棧住下後，便向店中伙計打聽姑丈楊啓光的居處。誰知店中伙計却告訴他楊啓光已遭到滅門大禍，耿少岳感到茫無頭緒，決定四處再打探到底是誰下的毒手，但此後，耿少岳却接二連三的遭到襲擊，當耿少岳向豆漿店老頭探問情況時，鎮上的幾名惡棍前來向他襲擊，他們使用淬毒暗器對付耿少岳，而賣豆漿老頭也中暗器身亡，耿少岳正被追得危急之際，程安平忽然出現，救走了耿少岳……

殺着頻施　元兇伏法

耿少岳心頭一陣激動。「大叔，家姑丈全家是怎樣被害的？」

程安平用力握着烟桿，沉緩地說道：「詳情我也不大清楚，事後我向人打探，才知道令姑丈被害，是有人欲謀奪他的財產所致的！」

耿少岳雙眼暴睜，精光陡現，激聲道：「大叔可知道兇手是誰？」

程安平切齒道：「就是在背後支撑余雄他們霸佔了令姑丈產業，現在是本城首富的房天良！」

「難道官府任由他謀財害命嗎？」耿少岳憤然說。

「官府才不會理！」程安平冷冷一哼，說道：「你可知道，他是縣長大人的襟兄！」

耿少岳握拳道：「怪不得他敢目無法紀！」

「耿少兄，那天你來避雨，我一聽你的姓名，就知道你一定會在知道令姑丈全家被害後，到處打聽，而惹上麻煩，果然不出我所料。」程安平巴滋地抽了口烟。

「大叔，我在世上，至親的人只有舍姑丈姑母一家，如今他們被害，我不爲他們報仇，枉爲男子漢！」耿少岳悲憤得目含痛淚。

一直沒有出聲的程秀兒聽得亦忍不住鼻子一酸，淚水湧現。「爹，耿大哥人單力薄，咱們無論如何，也要幫他一把！」

程安平側目慈愛地瞧了愛女一眼。「秀兒，你放心，我不是幫了他嗎？」

耿少岳感激不安地說道：「大叔，秀姑娘，對方勢大人多，我怎忍心連累你們啊。」

程安平一提旱烟桿，決然道：「我早就想動姓房的了，因自忖力弱，才隱忍至今，如今你來了，正好聯手採取行動，爲令姑丈姑母報此血仇！」

「耿大哥，小妹的拳脚功夫，不是自誇，頗爲不弱，多一個人，多一份力量，你答應吧。」程秀兒急切地望着耿少岳。

耿少岳目光一閃，避開程秀兒的目光，遲疑地說道：「程姑娘，大叔……」

程安平以決然的語氣，打斷了耿少岳的話：「不要多說了，就這樣決定！」

一頓接道：「姓房的人多勢衆，而他爲惡的主要力量，就是余雄那一幫人手，欲除此惡賊，必須先剪除余雄他們，否則，很難動得了他。」

噴出一口烟，再接道：「據我這些年來打探到的消息，五年前令姑丈姑母全家被害，余雄他們亦有參與。」

耿少岳沉痛悲憤地說道：「大叔，我雖然是本地人，但却自幼離家，今番回來可說人生地不熟，小姪一切聽從你的！」

耿少岳這一改變了自稱，今到他們之間的關係，拉近了不少，程安平臉上現出了笑意。秀兒的目光，變得更灼熱。

「好，待你傷勢好了後，咱們才計劃一下，如何展開行動！」程安平朝秀兒一笑道：「秀兒，你耿大哥想必已肚餓了，還不快到灶間燒幾樣你的拿手好菜，讓他嚐嚐。」

秀兒俏臉微紅，睨了耿少岳一眼，笑嗔着舉拳捶了一下父親的肩膀。「爹，你又亂嚼舌根了。」一溜烟跑入灶間。

程安平樂得哈哈大笑起來，有意無意間，望了耿少岳一眼。

耿少岳沒來由地耳根一熱，忙張目光垂下。

×　　×　　×

常三的右手腕骨雖然駁接醫好，但已使不出勁，等於廢了一樣。

對於耿少岳，他是切齒痛恨。

自從那一天被耿少岳莫名其妙地逃脫後，余雄本來主張將這件事向主子房天良告訴，但常三却一力反對。

他持的理由是：至今仍摸不清耿少岳的身份及意圖，加上出動了衆多手下，死傷了五六人，仍讓他逃脫了，讓房天良知道了，不痛罵他們一頓才怪，這豈不是自討苦吃？何不待查出那小子的身份及意圖後，才報告給他知道。

毛金貴雖然不大出聲，但心思很密，他在聽了常三那番話後，認爲有道理，遂表示贊同。

余雄也是有個頭腦的人，當下也就不再堅持己見。

他們雖然不將這事告知房天良，但却嚴命手下，分頭四出，搜尋耿少岳的下落行踪。

於是乎，那班流氓，像瘋狗一樣，在小城各處亂鑽。

但却白費心機。

因爲他們終於找尋不到耿少岳的踪跡下落。

×　　×　　×

常三在小城中，是一名出名的色中餓鬼。

他雖然身手比兩位把兄差，但性慾却比兩位把兄强幾倍。

所以，他晚晚皆要摟着女人，才能入睡。

而小城中的良善人家亦視之爲魔鬼。

因爲小城中，不少稍有姿色的閨女媳婦，被他用各種手段汚辱了。

今日，他帶着三名手下，在大街上閑逛。

——表面上是閑逛，實則心裏極希望發現或與耿少岳狹路相逢，將他殺死！

他一直認爲耿少岳仍匿藏在城中。

大街上的婦女，離遠見到他，不是繞路走，就是低垂下頭，急匆匆走過。

而常三的一雙賊眼，也東溜西瞧，盡往那些婦道人家身上瞧，但却沒有一個令他動心的。

大街上已走了一半，常三的興緻也減了。

現在，他的心已從「色」上移升，只希望能遇到或發現耿少岳。

驀地，他陡然目光一亮。

離他約三丈遠，一名身材苗條豐滿，相貌秀麗的少女，轉入了一條巷子內。

常三不禁像一隻嗅到鮮血腥味的貓兒般，盯着那少女的身形，吞了口口水，快步朝那巷口走去。

說實在的，他雖然晚晚有「肉」食，但已近半年沒有嚐過這樣「鮮」、「嫩」、「靚」的「肉」了。

他的慾火爲之陡升。

而他的一顆心，已全在那少女身上。

那三名手下跟慣他出入，如何不知頭兒此刻的心意，相視一笑，故意落後一些，跟在後面。

×　　×　　×

那少女走在巷內，可能是聽到背後有脚步聲響起，擰頭一瞥，花容變色，加快了步子，急急往前走。

常三一眼見到那少女的秀麗臉龐，不禁色授魂與，又吞了口口水。

他的心也癢起來，脚步一緊，加快了速度。

小巷兩旁盡是人家，不少人家一見常三走過，莫不趕緊縮回屋內，關門閉戶。

刹那間，小巷內空無一人，只有那脚步顯得倉惶的少女在前頭走着。

常三這一來正中下懷。

但他雖然色胆包天，也不敢公然在小巷內施暴，所以他一直不遠不近地跟在那少女身後。

他決定在一個適當的地點，「飽餐」一頓。

而那少女再沒有回頭了，脚步却越走越快！

常三在心裏暗笑一聲，加快了脚步。

在小巷內穿插了一會，少女忽然朝一條巷口走去。

常三目光望出巷口，不禁心頭竊喜。

因爲巷口外，已沒有人家，是一片荒地，却有一片疏落的樹林子。

那少女不知是心慌意亂，還是什麼的，竟然小跑着奔出巷口！

常三一見，心內竊喜，又吞了口口水，身形一展，緊追下去。

那少女在奔出巷口時，擰身扭頭，神色驚惶地望了常三一眼！

常三咧咀一笑，骨嘟又吞了口口水。

這個時候，他巳色迷心竅，也不去想想，一個少女，縱然心慌驚怕，也斷不會奔向呼救無從的荒地。

× × ×

常三的三名手下，越跟越後。

這是他們的習慣。

——每一次，他們跟常三外出，若發現了「獵物」，他們都是這樣，目的是方便常三「打獵」。

這一次當然不能例外。

所以，當他們追出巷口後，常三已不見了踪影。

但他們却毫不爲常三担心，並且互相對視一眼，發出一聲無聲的會心微笑。

而他們的目光，也很自然地集中望向那疏樹林子。

這是他們多年跟隨常三的經驗，那十多丈外的疏樹林子，正是幹「好事」的最佳地點。

在他們的想像中，常三此刻巳將那妞兒脫光了衣服，按在地上，快活起來。

也因此，他們沒有立刻進入林子，反而站下來，臉上皆露出神往的淫邪神色。

他們在等待着，有點心癢地等待常三「幹」完出來。

依照慣例，常三在「嚐」完「鮮」後，都會分他們一杯羹。

他們在心裏默默計算着時間。

計算常三「快活」的時間。

他們雖然看不到樹林子裏的常三及那妞兒，但他們却不時聽到有一細碎的聲響傳出來。

這令到他們深信常三正在盡情地「幹」着。

× × ×

已經超出了常三慣常「快活」的時間了。

三名漢子雖然感到有點奇怪，但却沒有起疑心。

他們只以爲，常三由於久未「嚐」到「鮮肉」，變得貪饞起來。

終於，他們覺得有點不對勁了。

時間巳超出了常三能力之所限。

而他們也心癢難熬。

但他們仍然沒有想到其它方面去。

悄聲商量一下，他們決定悄悄地溜進去，窺看一下常三是否仍在「幹」。

於是悄沒聲地，他們偷進了樹林內。

透過稀疏的樹木枝葉，他們窺看到一個苗條而又豐滿的身形，正背着他們，在扣着衣鈕。

這是一個極具誘惑性的動作。

他們不禁看得心頭劇跳，口乾舌燥。

因爲此情此景，證明常三巳「快活」過了。

目光一落，他們瞥到常三衣衫不整，軟軟地伏臥在地上。

這更令他們相信，常三由於「快活」過度，而虛軟在地。

乾咽了口口水，他們不再猶豫了，餓狠一樣撲向那少女。

但他們的身形才動一動，却立刻停了下來。

他們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爲有人自他們身後撲出，伸手將他們的咽喉握住了。

被握住咽喉的，是動作稍慢的兩個漢子。

至於動作最快的那名漢子，咽喉忽然爆裂，一枚鐵蓮子深深射嵌入他喉頭。

他只能發出一聲啞悶短促的叫聲，便摔撲在地上，寂然不動。

至於他的兩名同伴，只比他遲那麼一點點，向閻王報到。

——動作稍慢的兩名漢子，是被人握破喉管，窒息而死的。

所以他們一聲也叫不出，身子一軟，倒在地上。

握死那兩名漢子的，赫然是耿少岳與程安平。

而那少女，當然就是程秀兒了。

而擊破一名漢子喉頭的鐵蓮子，正是他發出的。

程安平打量一眼地上的四具死屍，滿意地拍拍手，說道：「常三這色中餓鬼，終於喪命在『色』字頭上，眞是報應。」

秀兒躍過樹木，來到兩人面前，臉色有點紅地低聲道：「怎樣處置這四具屍體呢？」

程安平擺手道：「不用多費手脚，就這樣讓他們躺在這裏，咱們趁余雄他們還未驚覺，越快動手越好。」

耿少岳點頭讚同：「大叔，下一個目標是余雄還是毛金貴？」

「余雄！」程安平一揮手：「咱們走吧。」

三人的身形，立刻閃出了林外。

× × ×

常三與他的三名手下被殺，只是耿少岳程安平父女展開行動的第一步。

色誘常三這條妙計，是程安平想出來的。

因爲他深知常三好色的弱點。

這一條妙計，果然輕輕易易，誘殺了常三與三名手下。

而負責色誘常三的，當然就是秀兒。

而常三死星照命，惡貫滿盈，鬼迷心竅地踏進了死亡陷阱。

出手殺死常三的，是耿少岳。

他在常三根本無從閃避封擋的情形下，一掌砍斷了常三的頸骨。

所以常三死時，一聲也發不出！

連怎樣死，是誰向他下手也弄不清，就死了。

× × ×

余雄外號「七步蛇」，那是形容他手段毒辣，比咬人後七步而亡的「七步蛇」，不遑多讓。

他雖然喜歡女人，但却更喜歡喝茶。

常三是無女人不寐，余雄却是無茶不歡。

每一天，他都要喝三壺茶。

早上起床一壺，午飯後一壺，晚上臨睡前一壺。

他認爲喝茶比喝酒好。

——喝酒可以令人喝醉，神志不清，動作遲滯，而喝茶却令人神清智活，經常保持清醒，而且可以消除體內多餘的脂肪，保持身體的健壯，行動自然敏捷。

所以，他視酒爲毒藥，而視茶爲艮藥。他今年四十三歲，從來未沾過一滴酒。

而自十三歲起，他就開始喝茶，四十年間，他也不知喝了多少壺茶。

他自廿歲開始，就精於烹茶之道。

但他却從來未曾烹過一壺茶。

他認爲喝專人烹煮的茶，才是眞正的享受。

而這小城中，就有一位精於烹茶之道的專家。

這位煮茶專家，就是名滿小城的一壺香茶館老板。

這位老板也因精於烹茶而名傳小城。

他就是葉雨亭。

他的一壺香茶館，就開在小城南大街上。

茶館的規模頗大，但每天都茶客盈門，走遲了的，只好向隅。

但無論茶館生意如何興隆，有一個座位總是空着的。

那個座位，是專門留給余雄的。

城裏面無論是誰，都不敢坐在那個位置，除了一個人。

那就是房天艮。

但房天艮却從不喝茶。

換言之，那座位除了余雄，無人敢坐的。

余雄每天必到茶館三次。

那是小城中每一個人皆知曉的事。

× × ×

午飯之後，余雄帶着兩名手下，悠悠然走向一壺香。

跟他出來的兩名手下，是他的心腹，由於跟他多年，所以也嗜茶如命。

還未來到一壺香，余雄彷彿巳嗅到了茶香，精神一振，加快了脚步。

進入茶館，余雄的目光立刻掃了茶館內的每一位茶客一遍。

——對於茶館內的茶客，他可說不認識也見過，所以若有臉生可疑之人，他一眼就看出來。

茶館內的所有茶客，一見余雄，無不趕緊站起來，點頭向他招呼，就算茶杯放到唇邊，也不敢不趕緊放下茶杯，站立起來。

而余雄竟然愛「茶」及「客」，對滿座的茶客頗爲客氣，亦點點頭招呼。

所有的茶客這才敢坐下來。

余雄他們這帮人在城中的霸道，可想而知。

特設的座位就在朝着門口的一個角落裏。

而余雄就坐在牆角落那個位子上。

他的兩名手下，則坐在左右兩邊牆壁前的位子上。

這個坐位的擺設，全是余雄的意思。

他認爲坐位這樣擺設，就算有人向他偷襲暗算，也逃不過他的眼睛。

——因爲偷襲者只能在正面向他出手，而背後兩側，皆是牆壁，根本無可能向他下手。

所以，這是最安全的位置。

他才坐下，一壺香老板葉雨亭立刻露出一臉笑容，殷勤上前招呼，親自再將乾淨的枱面抹一遍。

余雄對這位烹茶專家，顯得頗爲親熱，露出一抹難得一見的笑容。

葉雨亭朝余雄哈腰點頭退下。

不一會，葉雨亭手捧托盤，親自爲余雄捧來一壺茶。

接着親自爲余雄先斟，再爲兩名手下斟了一杯。

那杯茶還未喝，縷縷清香已直透入鼻管，余雄深長地嗅了一口氣，接着捧起了那杯茶，就唇欲喝。

他的兩名手下却不敢與余雄一起喝。

——他們要待余雄連喝三杯之後，才能喝。

這是規矩，余雄定下來的規矩。

× × ×

余雄捧起那杯茶，全副心神皆注在那杯茶之上。

清香爽滑的茶水才沾唇，驀地，一道旋飛的白光，『嗚』的撕裂空氣，疾射向余雄！

余雄驚覺時，他手端的那杯茶，巳然被擊中！

「叭」地一下作响，茶水與碎瓷激洩四射，余雄忍不住痛叫出聲。

他的兩名手下，雖然也看到那道疾旋激射至的白光，但却來不及出手阻截！

余雄哇地痛叫聲中，張口吐出一大口血水，血水中竟然有四枚牙齒！

而他的臉上，茶水混着血水，流了一臉，模樣狠狽至極。

他之所以會吐出四枚牙齒，是那道擊碎茶杯的白光，去勢竟然沒有減弱，將他的四枚上下門牙，撞脫在口內！

而他臉上的血水是破碎洩激射的碎瓷，射傷了臉上皮肉，使他成了個大花臉。

再吐出一口血水，內中竟然有一枚銀元！

原來令到余雄猝然受傷，出盡洋相的，是那枚銀元。

他的兩名手下一見他遇襲，雖然驚愕，但仍迅速地拔出插在腰間的尖刀，一閃上前，隔着一張桌子，將余雄護住！

葉雨亭却在不知什麼時候，溜開了。

那些茶客，一見出了事，莫不心驚胆跳，哄地一聲，走了個清光！

茶客走光了，在那兩名手下的面前，却忽然多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是在茶客搶奔出門口時，從一扇窗口躍入來的！

余雄臉上滿是茶水燙出的水泡及傷口流出的血水，加上門牙被撞脫，痛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但當他一眼看到那忽然現身的兩人，神色立變，忘記了身上的傷痛！

「小子，原來是你！」余雄一眼就認出了年輕的那個耿少岳！

另一個是他不認識的程安平。

令到他牙脫燙傷，臉破血流的，當然是耿少岳了！

冷冷一笑，耿少岳肅殺地說道：「余雄，自今日起，你再也不能爲惡了！」

余雄目中兇光閃閃，兇暴地道：「好

小子，那天僥倖被你逃脫了，今日自動送上門，定教你躺下起不來！」

「余雄，別說狠話了，那天你仗着人多，今天你落了單，黃泉路上，常三在等着你！」耿少岳冷笑連連。

余雄一聽，心頭大震，脫口疾道：「你殺了常三？」

程安平一點頭，沉聲道：「常三惡貫滿盈，自取死道！」

「殺！」余雄兇光一盛，兇暴地吼了一聲！他的兩名手下立刻揮刀衝向耿少岳程安平！

而余雄也在這時動手了！

他不是與兩名手下聯手對付耿，程兩人，而是伏地一竄貼着牆壁，向外竄出！

——他自忖形勢對他極之不利，所以他萌了退意。

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他雖然不是好漢，但却深明這個「道理」。

耿少岳對於撲向他的一名漢子，根本毫不理會，身形一側一繞，自那漢子身側繞過，撲向余雄！

而那名漢子於一刀斬空之後，正想摔身揮臂，出刀搠向耿少岳的腰脅，驀然間喉頭叭的一聲碎响。他立刻像個全身脫力的醉漢般，軟軟地摔跌在地上！

一縷鮮血，自他喉頭流出。

他的喉頭，赫然有個血洞，而一枚鐵蓮子，就嵌在他喉頭的血洞中！

不用問，那枚鐵蓮子是秀兒發出的！

因爲秀兒忽然出現在對面窗口上，手上還捏着兩粒鐵蓮子！

程安平一矮身，避過那漢子斬向他頭頸的一刀，一拳重重地抽擊在他小腹上！

那漢子痛得連刀也握不牢，跌落地上，像蝦米一樣弓着身子，一手捂着小腹，眼淚鼻涕一齊流。

程安平挺一挺身，一掌切在那漢子的頸上。

那漢子腦袋一垂，像棵被風吹折的小草一樣，栽倒地上！

不過他還算幸運，程安平手下留情，沒有將他的頸骨劈折，只是將他擊昏。

他立刻轉向打門中的耿少岳。

程秀兒沒有從外面躍入來，依然守在窗外，爲他們在萬一時，留下一條退路。

× × ×

耿少岳恰好來得及將余雄截住！

余雄一見溜不成，立刻變得像一條兇猛的毒蛇般，身形向後一退，擺出一個攻擊的勢子。

耿少岳却從容帶點輕視地盯着模樣像個痳瘋病發作般難看噁心的余雄！

「余雄，你想溜？別忘了。常三在黃泉路上，正等着你！」

余雄咀巴一張，露出像個灶口般的咀巴，語聲有點不清地吼道：「姓耿的小子，別得意，別忘了這是在誰的地頭上，你就算殺得了大爺，也脫不了身！」

耿少岳冷沉地說道：「我若沒有把握脫身，也不會來殺你！」

余雄身軀猛然一震，一股寒意自他脊骨升起，他出道以來第一次感到害怕了。

「小子，你若肯就此罷手，我保證絕不會再爲難你。」余雄竟然有意妥協了。

但耿少岳殺他的決心却很堅決，毫沒有轉圜餘地。「余雄，我若不殺你，不僅對不住自己，也對不起死去的祁老頭及這裏被你們迫害欺壓過的良善鄉里！」

余雄神情再一震，猛然張了眼睛，驚駭地嘶聲道：「你是本地人？」

耿少岳肯定地點點頭：「你現在才看出，是否太遲了？」

余雄的神情，一下子變得兇猛起來，喃喃道：「你原來是……你原來是……」

倏地，身形向前一標，左拳右掌，猛攻耿少岳！

耿少岳不閃不避。拳掌齊出，硬接余雄的一拳一掌。

余雄不禁心頭竊喜。

他自信在拳掌上苦練了近三十年，勁力剛猛渾厚，耿少岳這後生小子，就算身手再高，也萬萬及不上他。

「砰啪」聲中，兩人拳掌相擊。

余雄不由大驚。

因爲耿少岳不但沒有被他擊折腕骨或震退，他發自拳掌上的勁力，竟然一瀉而出，如泥牛入海。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余雄當機立斷，疾忙撤招急退！

但却慢了一步。

「砰」地一聲，心窩中了耿少岳倏然擊出的一拳！

這一拳勁力沉實！

余雄但覺如被千斤鐵錘擊了一下，眼前一黑，氣血爲之一窒，張口哇的吐出一口血，竟然穩不住身形，踣退幾大步。

耿少岳沒有乘機再下殺手。

他只是迫前了一大步，冷冷地注視着白着一張臉。形容有如厲鬼的余雄！

程安平站在一旁，也沒有出手！

余雄張口又咯出一口血，胸脯急促起伏着，雙眼却轉個不停。

「余雄，我問你。楊啓光全家被害，是否你的主子房天艮主謀，你們下的手？」耿少岳臉色肅殺。

余雄一聽，渾身一震，目中露出駭懼之色，閉口不語。

耿少岳目中怒火噴湧，凝聲道：「余雄，這事我打聽得一淸二楚，你就算不說。也難逃一死！」

余雄的目光刹那變得兇毒如蛇，狠狠道：「我知道你是誰了，我知道你是誰了！不錯，一切正如你所說！」

驀地身形一幌，疾撲耿少岳！

這一次他雙拳疾擊向耿少岳。

耿少岳仍以雙拳硬接！

那知余雄這次使了詐！

就在四拳就要相擊的刹那。余雄拳勢一頓，跟着全力擊出！

程安平在一旁看得眞切。不禁驚得怒喝出聲：「耿哥兒小心，拳中有刀！」

原來余雄的雙拳。忽然問緊握的食中二指間，迸突出一截長約三寸，刀尖藍汪汪的尖刀！

耿少岳在程安平出聲示警的刹那。已然瞥到余雄的拳中刀，他的心頭亦是一懍，急切間，已無法改變拳勢，眼看就要互擊在一起！

若四拳相擊，耿少岳的雙拳肯定會被余雄迸突出拳頭的三寸尖刀刺中！

而最可怕的是，余雄的刀尖上，明顯

地淬有劇毒！

換言之，耿少岳難逃一死！

在窗外守着的秀兒也看到了。花容失色，尖咳一聲，躍入屋內，同時揚手發出一顆鐵蓮子！

耿少岳却在這危機一瞬間，硬生生將雙拳壓沉寸多二寸！

他只能夠做到這樣。

但這寸多二寸的下沉，却救了他的一命！

那兩截藍汪汪的刀尖，在雙拳互擊的刹那，自他的拳頭上擦過！

只差毫厘，就將他的皮肉刺破！

而他的雙拳，就擊在余雄的指節上。

余雄見耿少岳於生死一髮間，竟能拳勢下沉，避過一死，悶哼一聲，雙腕一反，雙拳猛朝下沉！

他拳頭內的尖刀亦斜斜下刺耿少岳的手背！

但他的雙拳才反手壓下。却驀地發出一聲痛叫，跟着慘叫出聲，身形隨着一下沉响，倒飛出去，撞在牆角上，像一團爛泥一樣，自牆上滑下，癱在地上。

眼看他是活不了。

因爲他的褲襠不但濕了一大片，也有一陣惡臭透出來。

原來余雄在雙拳反壓下的刹那，臉頰上中了秀兒發出的那顆鐵蓮子，痛得他叫出聲，反應自然亦受到影响。而耿少岳見他如此陰毒，殺機陡生，在拳勢下沉的刹那，一脚疾踢出，踢向余雄的下陰！

余雄就是下陰中了耿少岳那一脚，氣絕身亡的。

望着癱在牆角的余雄屍體，耿少岳，程安平，秀兒仍爲剛才生死一髮的驚險情形而心中猶有餘悸，怔怔地出了一會神。

秀兒終於忍不住，羞怯地移步來到耿少岳身旁，關切地低聲問：「耿大哥，你剛才沒有被刺中吧？」

那雙水靈靈的大眼睛，令到耿少岳心跳不已，不敢與她的目光相觸。「秀姑娘，多謝妳的關心，我沒有事。」

程安平含笑走開一邊。

秀兒張口還欲說，倏地葉雨亭神色有點驚慌地奔進來，急聲道：「老程，你們快隨我來，毛金貴率人趕來了！」

程安平一聽，神色微變。「老葉，多謝你的帮忙。」

原來他們認識的。

不但認識，還是姑表之親，他們這種關係，沒有第三者知道。

耿少岳程安平父女三人，就是他暗中安排在茶館那扇正對余雄的窗外，不然，怎能一下子就傷了余雄，而余雄不是一開始就受傷，行動受到影响，耿少岳也不可能這樣快殺死他。

程安平急問：「毛金貴離此多遠？」

「相信現在已趕到街口，快跟我來，遲些就歹不及了。」葉雨亭返身奔向裏間去。

程安平對耿少岳秀兒一招手，三人跟在葉雨亭後面，奔入裏間。

× × ×

毛金貴帶着手下趕到一盞香時，見到的只是三具屍體及倒地的枱椅！

望着余雄那死狗一樣的屍體，他臉上的神色變幻不定。又驚又怒又喜。

待到他接到另一個消息，趕到常三伏屍的樹林子，親眼見到常三的屍體，他心中的喜已壓過了驚怒。

他雖然又驚又怒又怕，但對於兩位把兄弟的死，心頭狂喜不已！

因爲，本來是三個人分享的權力與財富，如今他一人獨享了，高高在上，不再屈居第二！

從今以後，他只要聽一個人的話就成了。

——那就是大靠山，本城的首富房天艮。

想到房天艮，他立刻收斂起狂喜的心情，急匆匆趕去求見。

有鑑於余雄常三於一天不到之內被覊殺，毛金貴特別多帶了十名手下，簇擁着趕去房天艮的大宅院。

× × ×

房天艮身材高胖，年約五十多歲，相貌和善，絕不像個心狠手辣，爲富不仁的人。

他在一座雅緻的小廳接見毛金貴。

在毛金貴述說余雄常三先後遇襲的經過時，房天艮一直沒有吭聲，半瞇着雙眼，神色不動，令人看不出他的感受，只知他聽得很仔細。

直待毛金貴說完，喘口氣，咽下一口口水，房天艮才以食指輕叩着紫檀木的雲石枱面，一手摸捏着肥白的下巴，語聲冷漠地說道：「這個年輕人來歷不明，却先後殺了常三余雄，嗯，確實不簡單，另外那一男一女的身份，你打探到嗎？」

毛金貴恭謹地惶聲道：「大爺，我已派出手下去探查。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那男女兩人，確是本地人，但却不是城中人。」

一頓接又道：「我已將手下弟兄分派到城中各處，探查那小子三人的行踪下落。只要他們仍在城中，肯定走不脫！」

房天艮瞇起的雙眼一睁，語聲平板地說道：「一定要摸清楚這人的意圖，你可有猜測過這小子的來意？」

毛金貴聽得一怔，急急接道：「那小子先後去過鄧老頭的豆漿店，似是向祁老頭打聽一些事情，可惜祁老頭死了，不然，定可以逼問出一些端倪！」

房天艮眉毛一揚，慢慢從椅上站起來，摸着下巴，在廳內來回踱步起來。

毛金貴的眼光一直跟着房天艮的脚步移動，一聲也不敢吭。

大約有半刻鐘左右，房天艮倏地停下來，雙眼中光芒一閃，若有所悟地盯着毛金貴道：「你還記得楊啓光那死鬼嗎？多年前我依稀聽人說，他有一位內姪，亦是本地人，對，姓耿的！離開本城多年，莫不成那小子就是他？」

毛金貴聽得頭皮一炸，暗忖：「若眞的是那小子，我就危險了。」嘴裏却道：「不會吧，那姓耿的少小離家，說不定已客死他鄉！」

房天艮雙眼一翻，冷聲道：「小心爲上，無論如何，你也要盡快摸清楚那小子的來意及姓名，最好是殺了他！」

毛金貴誠惶誠恐地站起來欠身道：「大爺，我一定盡快辦妥，要不要去通知一

擊徐隊長？」

房天亘想了一下，擺手道：「暫時不用，待事情發展如何，再行定奪！」

毛金貴連聲應是。「大爺還有什麼吩咐？」

房天亘略爲思索了一下道：「沒有了，你回去吧！」

毛金貴鞠了個躬，退了出去！

× × ×

毛金貴發夢也想不到，耿少岳程安平父女二人，就匿藏在葉雨亭的一壺香內。

自從余雄死在一壺香，由於出了非比尋常的人命，所以一壺香亦暫時關門停業，好讓有關方面進行偵辦。

所以，一壺香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爲任誰也想不到，兇手會藏匿在最受人注意的地方。

毛金貴雖然派出大批手下，把守城中各處路口，查問進出小城的人，却一無所獲。

這令到毛金貴寢食難安。

因爲他很明白，他雖然成了本城黑勢力的一號大爺，但却隨時有生命之厄，對方在殺死余雄常三後，肯定不會放過他！

好明顯，對方是衝着他們三人而來的，只不知他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他的身邊，經常有十名手下跟隨着他，無論他到什麼地方！

在驚恐中過日子，實在不是滋味，毛金貴的神經很緊張，經常疑神疑鬼。

因此，他無時無刻，都想將耿少岳殺死！以除心頭大患！

可惜他却一直接不到有關耿少岳行踪下落的消息。

× × ×

這一天，距余雄常三被殺之日，已是五日。

毛金貴在吃着午飯。

枱上雖然擺滿了他平時最愛吃的餸菜，但他却一點胃口也沒有，眞可以說食不知味。

摔下筷子，他剛想站起來離開飯桌，他的一名心腹手下，從門口跨了進來。

毛金貴拿眼瞪着那手下，脫口道：「可是有那小子的踪跡下落？」

那漢子聽得一怔，隨即諂笑道：「毛爺，您老眞是料事如神，確是有那小子的踪跡。」

毛金貴一聽，心頭一跳，精神大振，急聲道：「那小子現在哪裏？」

那名心腹急忙說道：「毛爺，葉老板要親自對你才說。」

毛金貴眼珠一轉，怔聲道：「葉雨亭？他知道那小子的下落？」

那名心腹連連點頭道：「正是。」

毛金貴心內大喜，表面上却不動聲色，揮手道：「快請他進來。」

那名心腹應了一聲，返身退出去。

不一會，那名心腹將一臉焦急之色的葉雨亭帶了入來。

毛金貴顯得很客氣，親自站起來，招呼葉雨亭坐下。

葉雨亭顯出受寵若驚的神情，坐了下來。

毛金貴這才盯視着葉雨亭，沉聲道：「葉老板，你眞的知道那殺死余老大，常老三的小子的下落？」

葉雨亭露出一抹驚急的神色，驚聲道：「不錯，所以特來向毛爺您相告。」

毛金貴緊張得用力抓住椅背。「你是怎樣發現那小子的行踪的？」

葉雨亭伸出舌頭舐舐咀唇，有點急促地說道：「是我今日閒來無事，到街上逛蕩，無意間發現一個人很臉善，不覺多看了幾眼，才醒覺起，那漢子就是那天與那後生小子一起，襲擊余大爺的其中一人，尙幸那小子沒有發覺我注意他，被我一路跟下去，發現他們就藏匿在常三爺被殺的疏樹林子內，我不敢驚動他們，立刻溜開，急急趕來相告。」

葉雨亭說完，連喘了幾口氣。

毛金貴一直注視着葉雨亭的神情，却發現不到値得可疑的地方。

但他仍問了一句：「你爲何要向我告知？他們可是與你無仇無怨。」

葉雨亭一聽，立刻氣憤心痛地說道：「毛爺，他們雖然與找無仇無怨，但却在我的茶館內殺死了余大爺，累到我枱毀椅爛，這幾天不能開門做生意，算算看，我這幾天的損失有多大？我對他們簡直恨之入骨！」

毛金貴想想，認爲葉雨亭沒有値得懷疑的地方，遂霍地朝那心腹揮手道：「立刻通知就近的弟兄，立刻趕回來集中！」

那名心腹應了一聲，急步離開。

葉雨亭站起來，有點驚怕地道：「毛爺，祝你馬到功成，將那兩個賊子殺死，爲余大爺，常三爺報仇，我不阻你了，我先告辭！」

毛金貴伸手拍拍葉雨亭的肩頭。「葉老板，希望你說的是眞的，否則……」

葉雨亭惶恐地說道：「毛爺，我有產業有妻兒，怎敢向你胡說一通，若我不是手無縛鷄之力，我一定跟你們去。」

毛金貴這才展露出笑容。親切地說道：「若能殺死那小子，我不會薄待你。」

葉雨亭連連哈腰謝道：「多謝毛爺關顧。」

毛金貴一直看着葉雨亭離開，才立刻着手準備起來。

× × ×

由於恐怕耿少岳溜離那樹林子，毛金貴來不及召集所有人手，只召集了就近的手下，火急趕往那疏樹林子。

他雖然在匆忙之下召集人手，但也召集到近三十名手下。

爲了不致打草驚蛇，他將人手分成三隊，每隊十人，他自已領一隊，另兩隊由他的兩名心腹手下率領，分別從三條小巷潛近那疏林！

今日由於沒有太陽，所以天色陰陰的，午後的疏林，顯得寧靜而又陰暗！

三隊人馬成三角形，掩近了疏林。

疏林內似有人影在幌動。

毛金貴站在一棵樹後，透過枝葉縫隙，依稀窺看到，不禁心頭狂喜，對葉雨亭的話，深信不疑。

其餘兩隊的人，也依稀看到林葉深處有人影在幌動。

他們顯得緊張起來。

三隊人馬立刻在林子邊散開來，向着林內掩進。

就在他們全神貫注於林內的「目標」時，背後却有人向他們展開偸襲，發出暗器。

由於在毫無防備後面有人的情形下，三隊人馬皆有六七人紛紛痛叫出聲，倒地不起。

沒有被暗器射中的，慌不迭藏身於樹後，避免暴露身形，朝林外窺察。

但林外却空無一人。

而林葉深處的人影，仍在幌動。

這一來，就令到餘下來的人恐慌起來，以爲腹背受敵，那就慘了。

× × ×

毛金貴那一隊人一下子死傷了六個人，只剩下他與三名手下！

對於來自背後的襲擊，毛金貴感到大惑不解。

——林中既有人，而林外又有人伏着，這樣說來，豈不是對方不止兩人？

難道是葉雨亭騙了他？

一想到這個問題，他的一顆心就往下沉。

若是眞的，他實在想不明白，葉雨亭有什麼理由要騙他。

難道葉雨亭不想活了？不顧他妻兒的死活？不怕他對他進行報復？

他從自己這一隊人馬的損失慘重，不用看，也猜到其餘兩隊人馬亦死傷不少。

因爲從另外兩面，响起不少慘呼痛叫聲。

他從死傷的手下身上，發現皆是中了鐵彈子。有些擊在腦後，有些射折了手脚四肢。

毛金貴來時興奮莫名，這時却如墜入冰窟一樣，整個人冰凉透了。

這時，他已殺心全消，只想着如何才能够安然脫身。

於是乎，他在動着腦筋。

可惜在他還未想出一個妥善的脫身辦法時，事情又起了變化。

對方竟然向他們藏身的地方擲出了火球。

草樹立刻燃燒起來。

毛金貴與他的手下，被逼得再也藏身不住，慌不迭一路退入林中！

他們希望從另一邊突圍出去。

可惜另外兩邊的兩隊人馬，亦遭到同樣的遭遇，被火焰迫得朝林中退。

三股人手終於在林中空地相遇，聚在一起。

毛金貴點算一下人手，發現只剩下十一人！

同時，他亦發現林中幌動的人影，只不過是有人將衣服掛在枝椏上，由於佈置巧妙，遠看酷似人形。

他不用猜，也知道這必是耿少岳佈下的誘敵之計。

對於誑騙他來此的葉雨亭，他發誓若能活着離開樹林子，一定不會放過他。

× × ×

毛金貴與他的手下，正商議往那一個方向突出林子，還未決定，倏地向三個方向，出現了二男一女。

其中那個年輕的小伙子，他認出就是必欲殺之而後安寢的耿少岳。

至於另一個中年男子與少女，他則是第一次見到，當然不認識。

也不知耿少岳用的是什麼方法，總之，林子邊沿的火勢，已經熄滅了。

己方雖然死傷慘重，還有十一人，對方却只有三人，毛金貴的心篤定了一些，起碼，他們在人數方面，仍佔着上風。

「小心，葉雨亭是否你指使誑騙大爺到此的？」毛金貴想證實他心中所疑。

「想出這妙計的人不是我，而是程大叔。」耿少岳輕蔑地掃視着毛金貴與他的手下。「毛金貴，你已經完了，你很快就可以見到余雄常三！」

毛金貴陰狠地盯了程安平一眼，狠聲道：「你又是誰？怎會帮着那小子？」

程安平冷然道：「你還不配問，我要對付你，自有我的理由。」

毛金貴狠毒地說道：「你這是自尋死路！」

「死」字甫出口，三點暗靑色的光綫，疾射向程安平。

程安平眼明手快，身形橫閃出五六尺，避過那三枚成品字形，疾射向他的黑豹釘。

在打橫閃開的同時，雙手疾揚了一下，發出十五顆鐵丸子。

立刻，有三四名漢子慘叫痛呼，踣倒在地。

毛金貴閃得快，不然，也會嚐到鐵丸子的滋味。

幾乎是在程安平發出鐵丸子的同時，耿少岳與秀兒亦從兩個方向，撲攻向毛金貴與他的手下。

他的手下被程安平射至的鐵丸子弄得手忙脚亂，兩人乘勢撲到，那些漢子如何抵擋得了，被兩人一連擊倒了五名漢子！

毛金貴避過秀兒一拳，正欲展開還擊，却已被疾衝上來的程安平截下了。

毛金貴眼見手下在眨眼間，倒下了九名，只剩他與一名心腹手下，又驚又怒，發出了一枚早已暗中扣在掌心的黑豹釘。

程安平由於料不到毛金貴手中仍有暗器，加上距離短去勢疾，猝然之下，閃避不了，中了黑豹釘。

他疾衝的身形不由一窒，同時感到中了暗器的地方，又癢又痲又痛，驚懍到中的暗器，必是淬有劇毒。

他自知絕無倖理，所以大吼一聲，撲向毛金貴。

而毛金貴見暗算得手，心頭一喜，亦搶撲上前，欲一舉擊殺程安平。

這一來，兩下裏的勢子又急又疾，相撞在一起。

但聽「砰砰」兩下沉實的撞擊聲中，毛金貴與程安平各自朝後倒退！

剛才，他們互相在對方的胸膛上，重擊了一拳！

兩個人皆被對方擊得胸骨折斷，內臟震傷，氣湧血衝，口吐鮮血。

這情形，只是一刹間的事情。

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內，令到秀兒來不及對父親加以援手，眼睜睜看着父親先是中了暗器，接着又受了重重的一擊。

秀兒雖然驚痛父親受傷，却沒有慌亂，乘毛金貴被擊退的刹那，發出三枚鐵蓮子！

毛金貴被程安平一拳擊得血氣翻湧，

金星直冒，神智自然受到影响，所以察覺不到自側邊身射到的暗器。

「卜卜卜」三响，毛金貴的太陽穴，頸側，手臂，皆被鐵蓮子射個正着！

而射在他太陽穴及頸側的鐵蓮子，深嵌入內！

毛金貴這一來也活不成了，噴血慘叫中，重重地摔仆落地，與他的盟兄把弟相聚去了。

秀兒暗器出手，立刻飛身向口吐鮮血，狀極痛苦的程安平。

「爹——！」秀兒隨即一把扶住了程安平。

程安平目中黯然無光，痛苦得整個人扭曲抽搐起來，看樣子，他不但受傷極重，而且所中的黑豹釘上所淬的毒，經已發作。

「秀……兒，爹……不行了，妳……妳就跟……着少岳吧……」程安平斷斷續續地從牙縫中迸出語聲。

「秀兒，大叔他怎樣了？」耿少岳解決了那名與他纏鬥的漢子後，一眼瞥到程安平被秀兒勉力扶住，驚急得疾奔過去！

「少岳，我不……行了，替我照……顧秀兒……」程安平一手緊執着耿少岳的手臂。

秀兒已悲痛得不知如何是好，抽泣起來。

「待我去翻翻毛金貴的屍體，看看有無解藥。」耿少岳抽脫被抓着的手臂，返身急奔向毛金貴伏屍的地方。

毛金貴這個人眞是狠毒陰絕，耿少岳翻尋遍了他的全身，只差沒有將他的衣服全部脫下來，就是找不到解毒之藥！

他驚急得額上滲出汗水。

一陣陡然响起的悲哭聲傳來，耿少岳不由神情劇震，一下子僵木地停止了所有的動作。

——不用看，他也知道，程安平已傷重毒發身亡！

一陣深深的歉疚之意，襲上了他的心頭！

說起來，程安平之死，全是爲他。

程安平若不仗義援手，斷不會死在毛金貴的暗器之下！

緩緩地站起來，耿少岳沉痛地走上前，蹲跪在程安平的屍體前！

秀兒這時巳哭得像個淚人兒。

這又怎叫秀兒不悲痛欲絕呢？父女兩人自妻死母喪之後，十多年來相依爲命，如今一旦人天永隔，剩下孤零零一人，又怎不感懷生悲。

耿少岳目中亦含着痛淚。

對於秀兒此刻的悲痛心情，他是深切了解的。

因爲，他與秀兒可說是同病相憐。

他們如今的遭遇是一樣，同樣是孤零零！

「秀姑娘，請暫時抑住悲痛，這裏不能久留，咱們還是快些帶着大叔的遺體離開爲上。」耿少岳將程安平屍體抱起來。

程秀兒舉袖拭抹着滿臉淚水，抽泣道：「耿大哥，咱們去那裏？」

耿少岳悲聲道：「人死入土爲安，咱們先回妳家，替大叔辦理後事，然後，再找房天艮，爲大叔報仇！」

程秀兒悲哀地點點頭：「小妹一切聽你的。」

兩人抱着程安平的屍體，很快就消失在林外。

× × ×

房天艮一接到毛金貴的死訊，震驚得他整個人呆住了。

同時，一股寒氣，自他脊骨泛起流竄全身，令到他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他的一顆心，亦往下沉。

余雄常三毛金貴是他素以仗持的一股勢力，沒有了他們，他根本很難爲惡，如今，他們皆先後在數天內死了，等如去掉了他的左右手，令到他失去保護力。

想到這，他驚急得有如一只在熱鍋上的螞蟻，在書房內團團轉。

他在猜測自已倚爲左右手的余雄毛金貴常三殺死的人會不會是衝着他來的。

他當然不希望是，但一連串的事實，又令到他不得不相信，對方必是衝着他來的！

因爲在這小城中，誰不知道，他就是余雄他們這帮勢力的後台老板。

而對方先後殺了余雄三人，擺明了，是要對付他！

一想到對方可能會隨時利用各種手段對付他，他的一顆心，就不禁蹦蹦跳起來，手脚發冷！

他這時感覺到，他的生命隨時會受到威脅，分分鐘可能會被對方出奇不意殺死，他就心驚肉跳起來。

轉了差不多有兩刻鐘，他忽然想到了一個主意，急匆匆衝出書房，吩咐一名心腹長隨，帶多幾名人手，隨他趕往縣長公館！

× × ×

縣長雖然是地方上的小官，官階不算高，他職權却大。

因爲，既爲一縣之長，自然亦手握一縣之生殺大權。

所以，在那時候當一名縣長，比在中央政府當一名科局長，還要實際。

特別是當時民國初立，局勢仍未大定，中央政府的政令經常不被重視，一個縣長，巳是一個小皇帝，具有無上的權力。

房天艮的連襟，是一縣之長，主宰這座小縣城的一切，房天艮就是靠着這麼關係，暗中胡作非爲。

而他亦當然有不少好處給他這土皇帝一樣的襟兄弟！

不用通傳，房天艮留下那班保鏢在門房處，自已一逕進入內宅！

他的襟兄正坐在內廳抽水烟，見他進來，拿眼瞧着他，朝他點點頭。

房天艮在縣長大人的對面坐下來。

噴出一口烟，縣長大人才淡然說道：「天艮，這個時候來找我，有什麼事？」

這時候恰好是晚飯過後。

房天艮雙手互握，有點氣急地說道：「子言，我當然有事才會這樣急巴巴來找你！」

縣長大人姓邵，名子言。

邵子言挺了挺腰，說：「從來未見過你這樣緊張惶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房天艮有點乾澀地說道：「余雄毛金貴常三被人在這數天之內殺了！」

邵子言重重地將水烟壺放下，睜眼道：「這是誰幹的？怎麼我一點消息也聽不到？」

房天艮有點心驚肉跳地說道：「這件事，我也是在余雄常三先後被殺之後，才從毛金貴口中得知，至於對方這人的身份意圖，則至今仍未摸清楚！」

喘了口氣，房天艮將余雄他們被殺的經過，說了一遍。

「子言，這人先後殺了余雄他們，很明顯，是衝着我來的。」房天艮將他的疑慮說出來。

「余雄他們是你的人，城裏的人都很清楚。」邵子言亦感到事態嚴重。「對方殺了他們，擺明了要動你，你準備怎樣應付？」

「子言，我想你立刻發出緝捕令，緝拿這個人，並派幾條槍暫時保護我，待解決了那小子，才調回那幾條槍。」房天艮將他的意思說出來。

邵子言沉思了一下，有點爲難地道：「幾條槍我可以調派給你，至於發出緝捕令，只怕有點麻煩。」

微微一頓，搶在房天艮前頭續說：「你知道，緝捕一個人，必須要知道那人的姓名身份，確鑿證據，才能發出，如今一不知那人的姓名，二不知其來歷，三他殺了余雄他們後，你沒有通知保安隊他們，等於沒有報案，這是不合手續的，而且，我接到上頭指示，省府正派出一名幹員，到各地巡察，這時候實在不便胡來。」

房天艮聽了，只好有點失望地說道：「子言，那你立刻吩咐下去，調派幾條槍給我。」

「這可以。」邵子言立刻拉長了嗓子叫：「老李——」

一名年約五十歲，身穿長衫的高個子，應聲走了進來。

邵子言不等那老李開口便道：「快去通知米隊長，要他立刻調派幾根槍來。」

老李應聲：「是。」欠身退了出去！

「天艮，你放心，明的不能，暗中我會吩咐郝隊長他們，派出人手去查緝那人，若發現了那人的行踪下落，他們自然會偸偸下手，幹掉他。」

房天良這才放下心來。「子言，這我就安心了。」

× × ×

房天艮從縣長公館出來時，可神氣了，因爲他的身後，多了五名帶槍的漢子。

槍的殺傷力比拳頭刀劍大了不知多少倍，就算對方身手多高明，也快不過槍彈，所以房天艮感到很安全。

他回到家中之後，立刻將那五名帶槍漢子分派在內宅周圍把守。

他自已則安然走進三姨太的房子，擁着那騷娘兒睡去了。

× × ×

早飯還未吃完，房天艮就接到手下的通報，大門外有一男一女兩人求見。

房天艮心頭一跳，忙放下筷子，問：「那兩人多大年紀，姓甚名誰？」

那名負責看守大門的漢子道：「我曾問過他們，他們却不肯說，只說你一定會見他們，他們的年紀不大，男的約二十五六歲，女的約二十歲。」

房天艮眉頭一皺。「叫他們進來！」

他心中雖有所疑，但仗着有槍保護，所以才敢這樣放心大胆。

「房天艮，不用叫，我們已進來了。」人隨聲現，門口出現一男一女兩人。

房天艮雖然不認識這男女兩人，乍見之下，感到對方來意不善。

但他現在已不怕。因爲在門內，五名帶槍漢子分站在兩旁，就算那兩人欲對他不利，也絕無機會下手。

他現在很安全。所以他微微一怔之後，立刻嘿嘿假笑道：「你們是誰？不請自進，可知犯了強闖民宅之罪？」

男的聲色不動，一雙眼，像要噴出火來。冷然道：「我們就是殺死余雄他們的人！」此言一出，房天艮當堂被驚嚇得抖索了一下，手脚有點軟了。

「你們到底是誰？」房天艮吸口氣，鎭定下來，兇狠地望着門外的一男一女。

「我姓耿名少岳。」耿少岳指一指程秀兒。「她姓程，名秀兒。怎麼樣，現在認識了吧？」

房天艮目中兇光連閃，急聲叫：「快用槍指着他們，他們若稍有異動，立刻放槍射殺他們！」

五名漢子立刻拈起手中長鎗，扳動鎗栓。槍口對準了耿少岳秀兒兩人。

嘿嘿一笑，房天艮狠聲道：「我正想找你們，你們竟找上門，省我一番手脚，你們再也逃不了！」

耿少岳秀兒對於指着他們的五條鎗，視若無睹，一絲懼怕之色也沒有，彷彿他們是銅皮鐵骨，不怕鎗彈的超人。

「房天艮，我既然敢找上你，自然不會怕，這幾根鎗，我根本不放在眼內！」

房天艮陰陰一笑，摸着下巴。「姓耿的，別吹牛，世上沒有人不怕鎗彈的，唔，我現在想起來了，你姓耿，一定是楊啓光的內姪！」

耿少岳直認不諱。「房天艮，你沒有估錯，我確是楊啓光的內姪！」

一頓語聲倏轉悲憤：「你這惡賊，爲了謀奪我姑丈的家產，竟然施展毒辣手段，將他全家殺害了，今日，我要你血債血償！」

房天艮聽得臉上神色連變，哈哈笑道：「姓耿的，我要你與那妞兒今天濺血於此！不怕告訴你，楊肇新全家確是我派余雄他們去殺害的。」

耿少岳憤怒得全身震了一震，霍地踏前一步！

房天艮不由嚇得退了一步，兇聲喝道：「放槍殺了他們！」

五條對準了耿少岳秀兒的鎗口一抬，那五名漢子就欲扣動扳機！

若鎗彈射出，任是鐵人也會被射倒！

而耿少岳秀兒兩人竟然而不改色，毫無懼意。

難道他們這是自動來送死？

又或是不怕鎗彈？

這兩種可能皆沒有可能，那麼，他們究竟在弄什麼把戲？

房天艮雖然滿腹疑問，得不到解答。

他也不想知道了，他只想看到耿少岳兩人伏屍在門外，他就心滿意足，今後不再担憂有人來尋仇了！（以下轉入一〇〇頁）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碧血濺京華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常護花竄出九王府，九王爺已追至，用妖術幻變各種假像阻止他掠回安樂王府，經過半小時才擺脫，掠進長街，更鼓已報子夜時辰了。龍飛已接到信鴿帶回的錦箋，佈置戰鬥準備，設下陷阱。那鐵甲人果然來了。龍飛飛率領長風僧上官鵰香芸和衆殺手迎戰，鐵甲人見無法殺死龍飛，却把桌上的錦箋拿去，坐着馬車逃走，恰好常護花趕至，暗中跳上馬車頂跟踪，馬車在荒院停下，鐵甲人和趕車的老蒼頭躍下一口廢井中，常護花也跟着躍下去，只聽到聲音傳來，她們懷疑九王爺告密，又說付錢要殺龍飛的人是醉月樓老闆朱成，常護花還繼續聽下去……

叛徒食惡果　殃及五毒門

鐵甲人詫異地道：「那是五毒門的標識，五毒紋背，他在五毒門的地位也不低的了。」

老蒼頭道：「五毒門的人很少在江湖上出現，尤其近十年，有說已經不存在。」一頓接問：「你是從那兒知道他後背有五毒紋身？」

「他可是這兒的常客。」蒼勁的女人聲音接道：「還有一個消息，入夜他已經離城，往東而去。」

老蒼頭道：「五毒谷豈非就是在東面百里深山密林之中？」

那個女人接問道：「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老蒼頭道：「那個朱成與龍飛暗通消息，姑娘進去的時候，龍飛已經安排了陷阱。」

那個女子詫異道：「可是他爲什麼這樣做？」

老蒼頭道：「也許是在滅口。」一頓接道：「知道姑娘子夜到龍飛那兒去的，只有兩個人。」

「屬下絕不會做出這種爲害師門的事情。」

「諒你也不敢。」老蒼頭冷笑。「那便只有朱成了。」

那個女人又問：「那姑娘的意思？」

「你忘了本門的戒條？」

「受人錢財，替人消災。」

「還有？」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那個女人的語聲微微的起了顫抖。

鐵甲人冷酷的接着道：「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那個朱成，算清楚這筆賬。」

那個女人又道：「屬下這兒有他的肖像。」

「拿來！」鐵甲人的語聲更加冷酷。

那個女人接又問：「屬下要不要也走一趟？」

「不用了！」鐵甲人吩咐。「你還是趕快找個辦法毀掉枯井那邊進口，那條地道暫時是不能用的了，各方面也得小心一點兒，這個地方未到必要，我們仍不想放棄。」

「屬下不知道。」

鐵甲人沉重的脚步聲接起，老蒼頭的脚步聲亦隨着遠去。

常護花傾聽了一會，正奇怪那個女人何以仍然留在那之上，一陣「軋軋」的聲響突然從上面傳來。

那是暗門開啓的聲音，常護花却聽不到那個女人的移動，更覺得奇怪。

也就在此際，一陣笑聲入耳，笑着道：「好，做得好！」

笑語聲入耳，常護花不由得心頭怦然震動，這笑語聲不久前他才在九王府中聽過。

是司馬縱横的笑語聲。

——司馬縱横怎會在這裏出現？常護花奇怪之極。

「若是給他們發現，可就很不好的了。」那個女人歎息着。「我實在不明白大爺爲什麼要這樣做。」

「這其實不難明白。」

「屬下洗耳恭聽。」那個女人竟然又變了司馬縱横的下屬。

「其實是這樣的——」司馬縱横的語聲沉下來。

常護花耳貼着暗門，凝神細聽，他隨即聽到了一聲慘叫。

悽厲已極的慘叫，發自那個女人的口中，然後就是重物墮地的聲音。

常護花一怔，也立時知道是怎麼回事，雙手不由自主往暗門一托，那扇暗門却紋風不動。

「軋軋」聲又響起來。

常護花取出了一個火摺子剔亮，只見那道暗門的旁邊有兩道機括扣着，他到底在承德行宮經過嚴格的訓練，很快便找到機括的樞紐所在，拔劍插進去，內力一透，「格叮」的三聲，將之削斷，再往暗門一推。

這一次，暗門一推即開，常護花劍在身前，貍貓般一竄而上，竄入了一片明亮的燈光中。

由那麼黑暗進入這麼光明的環境，眼睛實在不容易適應，常護花雖然受過這種突變的適應訓練，仍然一會才完全回復正常。

沒有任何的襲擊，室內事實一個活人也沒有。

那是一座精緻的石室，也相常寬敞，當中放着一張八仙桌，幾張椅子，四面牆壁有兩面嵌着精緻的架子，堆放着好些卷宗。

桌旁擺放着一些小擺設，整座石室看來令人很舒服，惟一令人感覺不舒服的就是那個女人的屍體。

那個女人倒在一面牆壁的前面，雙睛怒突，咽喉塌下了一片，顯然就是給重物撞擊所致。

她看來已有四十年紀，珠圓玉潤，也混身珠光寶氣，衣飾華麗，外表活脫脫就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少奶奶。

她的眼中充滿了詫異，分明完全不相信司馬縱横竟然會對自己下毒手。

常護花只看傷勢便知道這個人已經沒救，俯身耳貼地面聽去，也聽不到任何聲響。

他想想，站起來，走到一面牆壁的前面。

方才的「軋軋」聲就是由這個方向傳來，常護花看了一會，並無發現，轉回相反方向的那面牆壁走去。

這一次，他很快就找到機括所在，一扳之下，那道暗門無聲的打開來。

暗門後是一條陰暗的巷子，常護花走了出去，就發覺積雪上有幾個怪而深的腳印，這種腳印他並不陌生，正是那個鐵甲人的腳印。

腳印在對面牆壁之前消失，可想而知，那面牆壁之上亦闢有暗門。

常護花剔亮火摺子找了一會，竟然又找不到暗門控制機括所在，轉而向巷外走去。

巷子的一端有一道高牆擋着，常護花回頭走，另一端相連着一條窄小的橫巷，僅容一個人走過。

常護花沒有走過去，相反拔起身子，掠上瓦面翻過屋脊，居高臨下，他看得很清楚，那座石室的所在，相連着一個老大的院子，再過則是幾幢樓房。

常護花想想，身形掠出，掠過院子，再翻過那幢樓房，過了前院，終於到了那幢院落的門前。

翻過門旁高牆，是一條街道，常護花轉到門前看了看，不由又一怔。

屋簷下一面横匾，寫的是「怡紅院」三個字。

常護花聽說過這是京城中最大的一間妓院，當然到現在才知道這間妓院與天地會，與那個鐵甲殺手都拉上了關係。

龍飛知道得更晚，在常護花回去安樂王府覆命才知道。

這之前，龍飛也調查過怡紅院。

在摧毀天地會在京城的根據地，肅清所知道的天地會份子之後，爲了確保京城的安全，龍飛曾經發動過一次大規模的搜索行動，稍爲有疑問的地方，都加以澈底搜索。

那一次的調查中，怡紅院却是一些疑問也沒有，主持人花三娘的身世，乾淨得就像是一張白紙。

這張白紙乾淨的原來只是表面。

好像這種外表清白的人京城中還有多少？龍飛不知道，是眞的不知道。

他屬下雖然人多，也大都很機警，很聰明，但並不是每一個都有一對明察秋毫的神眼。

何況，就算有一對楊晉那麼銳利的神眼，亦一樣看不透心中的秘密。

人到底是人。

× × ×

常護花離開了怡紅院，立即就回去覆命，並沒有進一步搜索怡紅院與及鐵甲人進入的那座屋子。

他知道鐵甲人一定已不在那座屋子之內。

——司馬縱橫若不是肯定鐵甲人已離開，又怎會向那女人花三娘下毒手？

他不知道司馬縱橫對於那個鐵甲人的秘密到底知道了多少，但他却相信司馬縱橫的判斷。

司馬縱橫的判斷事實甚少出錯。

常護花也不知道怡紅院與那座屋子之內到底還有多少他們不知道的秘密，也不是沒有好奇心，只是，在投身龍飛座下之後，他已經清楚一個人的力量到底能做些什麼，又什麼該全力去做，什麼不該做。

他將消息立即送回去，由其他的人來搜索，做得只有比他更加好。

龍飛屬下有特別的搜查組織，每一個成員的經驗都絕對比他豐富。

他們的行動也相當迅速，但這番搜索下來，並沒有發現太多的秘密。

花三娘密室中那些宗卷，只是一些人的資料。

一些在京城中突然暴斃的人。

綜合所有的宗卷，龍飛肯定了一件事，花三娘是屬於一個殺人集團的聯絡人，一個秘密的殺人集團。

那個殺人集團最少已成立了十年，第一個被殺者的宗卷，日期是九年之前。

殺人集團所接的生意最低是一百兩黃金，最高是三萬兩。

三萬兩殺的就是龍飛，也是殺人集團惟一失敗的一次。

殺人者只有一個單字留在宗卷上，在龍飛呂東陽上官貴三人的宗卷上，是一個「鐵」字。

「鐵」當然就是代表那個鐵甲人。

除此之外，還有兩份寫有「鐵」字的宗卷，都是過千兩黃金的生意，被殺的是兩個武林高手。

絕無疑問，鐵甲人是殺人集團中最高級的一個殺手，這也是龍飛心不安的地方。若是鐵甲人之外，還有更厲害的殺手，龍飛實在不知道如何應付。

從所有記錄看來，那個殺人集團接生意方式既複雜而秘密，也因此，若非這一次常護花跟踪找到去，也不知什麼時候才會被發現。

宗卷上却沒有任何關於司馬縱橫的記載，司馬縱橫與花三娘是什麼關係，仍然是一個秘密。

龍飛與常護花他們多少却亦已推測到一些。

× × ×

「司馬縱橫必定是從那兒知道有這樣一個殺人組織，一心想將這個組織收歸座下，所以才會追查這個組織的秘密。」龍飛是這樣推測。「也所以給他找到了花三娘，然而花三娘對於組織的秘密知道得並不多，或者知道得雖然已足够，當司馬縱橫要有所行動的時候，天地會已經被我們摧毀得七七八八，只有退而求其次，重金買動那個鐵甲人。」

常護花道：「可以肯定的花三娘完全為他所控制，言聽計從。」

「亦可以肯定，他只是利用花三娘，到了沒有利用價值，立即毫不猶豫的殺之滅口。」龍飛一頓接道：「黃金絕無疑問是九王爺拿出來，司馬縱橫却要花三娘騙信那個鐵甲人，那是朱成出的主意，誘使鐵甲人找到五毒谷，到底有什麼目的？」

常護花道：「司馬縱橫與五毒門也許有些過不去，但現在却又非解決私人仇怨的時候。」

龍飛道：「我也不以為事情是這麼簡單。」轉問旁邊的香芸。「芸兒，你看怎樣？」

香芸道：「司馬縱橫這個人實在太厲害了。」

龍飛道：「說下去——」

「常大哥的進入九王府，雖然未必已經為他們一開始就發現，却已經在他們的意料之中，那張錦箋只怕是故意讓常大哥發現拿走。」

龍飛點頭道：「錦箋落在我們的手上，我們才知道鐵甲人，在什麼時候採取什麼行動。」

香芸道：「他們顯然已經在考慮到安樂王府，不比其他地方，鐵甲人成功的機會根本就不大，他們要鐵甲人進來其實另有目的，當然，能够成功就更加好。」

龍飛道：「但我們若是得不到消息，根本就不會設置陷阱，那個鐵甲人也就不會認為是被出賣。」

「不錯，那個鐵甲人發現被出賣，一定會找那個買兇要他到這裏來的人，司馬縱橫却已預先收買了鐵甲人的聯絡人花三娘，要花三娘提供朱成這個假消息，目的當然就是要鐵甲人找到五毒谷五毒門。」

「莫非那個司馬縱橫與五毒谷五毒門結下了什麼仇怨？」龍飛甚感懷疑。

常護花道：「屬下不以為他們與五毒谷五毒門的仇怨比對付我們更重要。」

香芸道：「九王爺顯然很清楚這件事，他與司馬縱橫都不是那種意氣用事，不分輕重的人，那其中，必然包藏着一個極大的陰謀。」一頓接又道：「幸而大哥那麼巧回來，跟踪到去，我們總算知道有這件事，否則只怕更加危險。」

龍飛沉吟道：「對我們更有利的是，司馬縱橫並未知道我們已找到綫索。」

香芸道：「綫頭在五毒谷五毒門，我們應該派人去調查一下。」

「應該的。」龍飛沉吟着接道：「這件事……」

常護花道：「屬下願負此責。」

龍飛微笑道：「沒有人跟你爭的，你不用緊張。」

常護花笑道：「屬下開口在先，別人就是要跟屬下搶，也不好意思開口了。」

龍飛大笑，轉呼：「楊晉——」

「神眼」楊晉已捧着宗卷在那邊等着，應一聲：「屬下在！」

龍飛道：「五毒門的資料。」

楊晉接道：「五毒門乃唐門支脈，門主乃唐百川老前輩之姪，現今掌門唐老人之弟，自負甚高，不得其父歡心，憤而離

開唐門，另創五毒，江湖人稱毒神，本名十奇。」

龍飛道：「接下去——」

「唐十奇晚年得子名聰，老懷大慰，同時退隱五毒谷，迄今已一十九年。」

龍飛接問：「這個人的為人怎樣？」

「冷酷無情，喜怒不測，談笑殺人，惟是自律甚嚴……」

「自負的人一般都是如此。」龍飛轉問：「這個人據說平生殺人無算。」

「但都是盜名欺世，或者是黑道中的下三濫。」楊晉附加道：「這個人雖然被視為邪正不分，其實在正道武林中口碑不錯，只是不容於一般的所謂正道中人。」

龍飛微笑道：「五毒門這個名字，多少有點影響，若是改作五義門，俠義門，那些所謂正道中人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藉口了。」接又問：「五毒門的資料只是這麼少？」

楊晉忙又道：「五毒門下弟子衆多，但由於門規甚嚴，一般都甚少闖禍，對師門甚為忠心，自毒神退隱，都甚少涉足江湖，有說大都隨同退隱五毒谷。」

龍飛道：「不過樹大總有枯枝，好像朱成這種人就是，這是無可避免之事。」

楊晉將宗卷捲上，香芸隨即道：「以我們得到的資料，五毒門外邪內正，並不是江湖傳說那樣，也所以，與天地會絕不會走在一條路之上。」

楊晉道：「這一來却極有可能與天地會結怨，此前天地會曾經吞併邀請各地幫會，五毒門應該也在此列，但既然外邪內正，難免就會與天地會發生磨擦。」

龍飛道：「你的意思是，天地會曾經為五毒門拒絕、奚落，懷恨於心，藉此報復。」

楊晉道：「屬下以為這不無可能。」

龍飛道：「縱然如此，天地會也不會選擇在這個時候，所以，這件事非要查清楚不可。」

常護花道：「屬下這就動身。」

龍飛道：「我會同時調動人手到那邊準備隨時接應，但都要你各方面小心。」

「屬下省得。」常護花稍為整理了一下身上各種裝配。

香芸輕聲道：「義父，我送常大哥出去。」

龍飛道：「這是不用跟義父說的。」

其他人都笑了，香芸嬌頰微紅，腳步加快，走在常護花之前，走了出去。

龍飛接吩咐：「去幾個人小心調查所有與朱成有接觸的人！」

這未必有用，但任何的綫索龍飛都不會輕易放過。

五毒門

五毒谷名字雖然恐怖，事實並不是一個恐怖的地方，谷前一片古樹林，挺拔蒼勁，別有一種美態。

古樹林綿亘十里，夾在古樹林中那條碎石小路雖然是整理得那麼乾淨，一般人還是不敢走進去。

十里要走上多少時候，走在那樣的古樹林當中，那能不毛骨悚然，一般人如何進得了去？事實只要踏入一里，就會遇上五毒門弟子的阻截勸告，若是江湖人，一定要硬闖，五毒門弟子就會採取行動。

一里的路上，也有一塊石碑豎立着，上書「妄入者死」四個鮮紅如血的字。

一般江湖人也大都知道避忌，若是聽過五毒門的事情，知道五毒門的存在，更就不會自找麻煩，所以這一片古樹林一直都很平靜。

五毒谷更加平靜。

那是一個形如葫蘆的複谷，前面一個非常寬闊，當中一個形如滿月的大湖，樓房水榭就建築在湖周圍平地與及湖面上。

經過多年的擴充修建粉飾，那簡直有如人間仙境，而湖面平靜如鏡，水波不興，亭台樓閣倒映湖中，當眞是如詩如畫。

後面的那個內谷却是一個仍然保存着神秘的地方，毒神唐十奇也就住在那裏。

內谷的入口並無任何障碍，由外望怪石嶙峋，間雜樹木，早晚之際，烟雨時候，一片淒迷，更加顯得神秘莫測。

五毒谷的弟子沒有命令，絕不敢涉足內谷，便是唐十奇的獨生愛子唐聰也不例外，而唐十奇也從未有過命令叫任何人進去。

他也甚少出來，出來的時候總是用一個錦袋將頭與面罩着，只露出眼睛。

這已是很多年的事，沒有人知道眞正的原因，連唐聰也一樣，也不敢問根由。

唐聰已成親，是九個月之前的事，他的妻子柳依依是五毒門一個長老的女兒，與他青梅竹馬，情根早種，終成眷屬。

毒神唐十奇沒有反對，他疼愛唐聰，只要是唐聰提出來的要求，都甚少拒絕，成親的事甚至是出於他的催促。

唐聰夫妻非常恩愛，羨煞旁人。

依依當然也有她的缺點，譬如比較偏激，但是在唐聰面前却千依百順。

誰也看得出，依依是眞正喜歡唐聰，完全不是為了將來門主夫人的地位。

唐聰對這個妻子也極盡愛護，不時着在京城中的弟子將京城中最好的東西買回來，討依依歡心。

替他做這些事的大都是醉月樓的老闆朱成。

五毒門並沒有限制門下弟子的發展，只要他們不背叛師門，無論他們幹什麼，也沒有人會理會。

能够做到不背叛師門，這個五毒門的弟子也絕不會壞到那裏去。

五毒門的門規不太多，但都很實際，不像其他的門派，有些門規不是不可理喻就是太不近人情。

然而明白的人，還是少得很，五毒門無論做什麼也不會張揚，也從來不作任何解釋，這大概因為身為門主的毒神唐十奇清楚知道，明白的始終會明白，要一些固執的接受事實，更就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他從來都主動爭取別人的諒解，正如他最初離開唐門的時候。

但無可否認，五毒門的行事作風，也實在太狠太辣。

× × ×

唐聰這一次要朱成買回來的是京城首屈一指，天下聞名的寶香齋秘煉的寶香珍珠膏。

據說那是以上好的珍珠研磨成末，再

配上幾種名貴的藥材製成的。

每一種藥材的份量都有嚴格的規定，既不能少一分，也不能多一分，配成的珍珠末，內服養顏，外敷養膚，敷上之後，令人的肌膚有如白玉，三日而稍淡，半月才消散。

上好的珍珠並不難尋，名貴的藥材也一樣可以重金收集，但別的字號却配不出這樣的珍珠膏。

很多人曾經細意苦心研究，就是找不出這種珍珠膏的秘密。

這種珍珠膏的產量並不多，都已爲熟客訂購，要買的人，往往要等上三五七個月。

所以朱成雖然在三個月之後的今天才送到來，唐聰還是沒有怪責他半句。

因爲他也知道這種珍珠膏難求，寶香齋一月所煉，只不過三十份，在京城中，朱成只不過是一個小脚色，比他有錢的人很多，比他有勢的人更多，他能够在三個月之後弄到來，實在已化了很大的苦心。

何況朱成竟然送來了兩份？

其實唐聰也知道以柳依依這個年紀，用不着這種珍珠膏，他所以給柳依依這種東西，也只是因爲柳依依閒談中提及她很想看看這種東西。

柳依依也像別的女孩子一樣，對於能够使自己變得更漂亮的東西都特別感到興趣，雖然她很清楚唐聰喜歡的並不只是她的容貌，可是她仍然希望能够讓唐聰看到她變得更漂亮。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

這是老話，老話也通常很有道理。

依依也很明白唐聰的心意，所以她開心之外，更表現得開心，陪伴着唐聰去接見朱成。

「麻煩你，辛苦你的了。」唐聰由衷的說出這種話來。

「少主言重。」朱成永遠都是那樣的恭敬。「朱成總算無負少主所託。」

唐聰接道：「一會我再着人接你到來，請你嚐嚐依依的巧手小菜。」

依依笑接道：「一定要到的。」

「不敢不到。」朱成一揖。「朱成告退。」

唐聰擺手。「請——」始終如此溫文有禮。

若是他走到江湖上，只怕沒有多少人會相信他就是五毒門未來的掌門人。

溫文爾雅，英俊年青的丈夫，貌美如花，體貼入微的妻子，這實在可以稱得上是一對神仙伴侶。

這個五毒谷也正像一個神仙境界，雖然在這個隆冬時候，湖面已冰封，周圍一片銀白，但燈光照耀之下，亦是別有一種奇妙的美麗。

這時候已經接近入夜。

× × ×

朱成走出唐聰居住的小樓，笑容便消失，眼神閃鑠不定，突然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他知道唐聰一定不知道那兩份珍珠膏早在兩個月之前他便已到了手，只是他一定要等到現在才能够送到這兒來。

這並非他的主意，若是他還能够有自己的主意，他一定不會到這兒來。

他不知道將會有什麼事發生，却知道他現在非常要立即離開五毒谷不可，除非他已根本不想活。

冷風吹面生寒，可是他的心更寒冷，已寒冷得簡直要結冰。

× × ×

唐聰不知道朱成現在的心情，却清楚知道依依現在的心情怎樣。

依依偎倚在他的懷中，嬌頰飛紅，那種紅是那麼的迷人，又是那麼的嬌艷。

他當然也知道那絕不會是珍珠膏的影响，主要還是他這一份心意。

他做了這許多工夫，目的也只是要取得依依更大的歡心。

「依依——」唐聰擁着依依輕問：「喜歡不喜歡這禮物？」

「你還要這樣問。」依依將頭埋得更深。

唐聰連心都醉了。

他們就這樣偎倚着，也不知過了多久，依依才從唐聰懷中掙出來。

「我可是要去燒菜了。」

唐聰道：「急什麼？」

依依道：「你一點也不餓？」

唐聰搖頭。「一點也不。」

「你却是忘了要請朱成來吃我燒的小菜。」依依嬌笑了起來。

唐聰失笑。「那你也想先看看那珍珠膏到底是怎樣子。」

依依並沒有反對，她知道有這珍珠膏已好些時候，也知道只要她開口唐聰一定想辦法滿足她的心願，事實證明是如此。

現在東西雖然已在手，她隨時可以看到，但他仍然是希望立即看到，只是她沒有開口，因爲她知道唐聰一定明白她的心意。

唐聰果然替她說出來。

依依笑接道：「眞奇怪，還是要看看才心裏舒服。」

「那看好了。」唐聰接將那個載珍珠膏的盒子推到依依的面前。

他沒有動手，他的確是一個很懂妻子心意的丈夫，知道依依要親自打開，親自將那珍珠膏拿出來心裏才會眞正的舒服。

依依看了看唐聰，笑了笑，以手輕抹那個盒子。「給我刀。」

唐聰已將一柄小小的銀刀拿到她面前，彷彿早已知道依依要這柄銀刀。

那個盒子以檀木造成，非常名貴，也只看這個盒子，便已令人有一種感覺，載在盒子裏頭的一定是很名貴的東西。

盒子的邊緣以蠟封着，依依以銀刀將蠟封剔開，小心翼翼的將盒蓋打開來。

她的眼中充滿喜悅，但當她將盒子打開，便變了詫異，整個人都怔住在那裏。

唐聰看在眼內，他希望看到的並不是依依現在的這種表情，於是他也忍不住往盒內望一眼，然後亦怔住。

盒內載着的並不是兩份珍珠膏，而是一張華麗的錦箋，上面寫着六行字。

× × ×

上官貴

黃金一萬兩，十二月初一，晨

呂東陽

黃金一萬兩，十二月初一，晨

龍飛

黃金三萬兩，十二月初一，子夜

× × ×

這張錦箋與常護花在九王爺府第中書齋發現，送出，落在龍飛手上，後來被鐵甲人取去的那一張一模一樣，非獨質地，內容，甚至連字跡也並無分別，只是在上官貴呂東陽的名字上，多了一個鮮紅如血的交叉。

這是表示上官貴與呂東陽都已經被殺掉，已經不存在。

唐聰看不懂這張錦箋，他伸手將錦箋拿起來看了一眼，疑惑之色又重了幾分。

依依探頭過來，看了看。「這是什麼東西？」

唐聰沉吟着道：「好像是一份殺人名單。」

依依更加詫異。「殺人名單？」

唐聰嘟喃道：「上官貴呂東陽不知是什麼人，那個龍飛只怕就是江湖上極具盛名的玉骨銷魂。」

「玉骨銷魂龍飛相公不是說背境很特殊，勢力非常之龐大，有誰敢胆殺他？」

「這與我們並沒有關係，目前我們必須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這份殺人名單怎會出現在這個檀木盒子內。」

依依道：「這得要找朱成來一問。」

「不錯，這件事他一定知道。」唐聰手執錦箋，轉身一步才跨出，就聽到了一陣奇怪的聲响。

「錚錚」的就像是金屬不住在敲擊。

「是什麼聲音？」依依也覺得奇怪。

唐聰道：「絕沒有人敢在五毒谷生事，大概是那一個弟子，拖着些什麼鐵器走過。」

依依奇怪道：「沒有我們的許可，又有那一個弟子會走進來？」

唐聰道：「這也是。」

依依道：「先是朱成送來這樣的一個盒子，跟着這種聲音，只怕是眞的有事要發生了。」

唐聰笑笑道：「誰若是到來這裏鬧事，要就是不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否則就是活得不耐煩了。」

他當然知道還有第三個可能，只是他實在想不出這第三個可能又怎能發生。

那就是那個人既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個地方，也沒有活得不耐煩，而是他自信有足够的能力摧毀這個五毒谷。

但怎會有這種人？

五毒門的仇敵早在多年前已經被他們消滅得一乾二淨，能够摧毀五毒谷的人絕無僅有，有本領闖進來的武林中人雖然不少，但五毒門自退出江湖，退隱五毒谷以來，根本就再沒有與武林中人發生磨擦，除非那是一個瘋子才會跑到這兒來生事。

依依很明白唐聰的心意，只是道：「這件事必定與朱成有關係。」

唐聰完全同意，道：「朱成大概也不想活的了。」

事實，這時候，朱成亦已面對死神。

× × ×

五毒谷的出口雖然有弟子把守，但對於朱成的離開並沒有加以阻攔。

朱成進出五毒谷，與把守的弟子也早已熟落，對他們，更就是師叔身份。

他們只是奇怪，朱成這一次走得這麼快，而且在這時候離開。

朱成並沒有多作解釋，只是說有很急的事必須趕回去，還向他們要了一盞燈籠，一騎奔入夾在古樹林中的古道。

馬快如飛，迅速去遠。

一直到離開了五毒谷的禁地，朱成才放緩了坐騎，也就在那時候，他看到了第一盞燈籠，飄然掛在一株古樹的橫枝上。

到他策騎來到那棵古樹的前面，司馬縱橫亦從古樹後轉了出來。

看見是司馬縱橫，朱成不由得又一怔，那盞燈籠已經令他很奇怪的了。

不錯那是他與司馬縱橫約定的暗號，在見到這個暗號之後，就有一筆可觀的酬勞交到他手上。

會面的地方却不是約定在這裏，司馬縱橫的出現更令他大感意外。

這種事原就不是司馬縱橫這種身份的人做的。

但他仍然策騎走前去，這已是他惟一能够走的路，惟一的生路。

檀香盒內載的絕不是珍珠膏他已經肯定的了，在收到這一盒所謂珍珠膏之後，他已經不止一次想打開來一看，可是他始終都沒有這樣做。

他不能够將錦盒弄回原狀是一個原因，其次就是他不知道司馬縱橫一路上到底有沒有派人監視，還有一點最令他顧忌的就是盒子內載的東西何以要這樣密封，在打開之後會不會發生變化？

他實在有些懷疑，那是一種毒藥暗器或毒瘴之類的毒氣。

但五毒門以毒揚名天下，以毒藥暗器來對付五毒門的人是否有效？

朱成不知道，他雖然是五毒門的人，對於毒藥暗器的認識並不怎樣多，當然不知道是否有這樣的一種毒藥，連五毒門的人亦束手無策。

在奉上那個盒子之前，朱成實在心驚胆戰，之後更加就不在話下，他實在有些担心，唐聰會當場將那個盒子打開來，雖然這種可能性他知道並不大。

一直到唐聰讓他走，他才鬆過一口氣，那會子連他自己也奇怪他竟然能够那樣子鎭定。

事情絕不會就此罷休他是知道的了，所以一出唐聰居住的地方，他立即出谷離開。

——盒子內載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司馬縱橫親自到這裏來又有什麼目的？

朱成實在想不透，這片刻之間，胯下坐騎亦已來到了司馬縱橫身前。

司馬縱橫看着他走到來，笑笑道：「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朱成點頭道：「以會主的聰明，當然應該知道在下在想着什麼。」

司馬縱橫道：「不錯這不是我們預先約定的地方，只是我認爲改在這裏更方便更好。」

朱成道：「會主想必也有些事情需要到五毒谷中走一趟。」

司馬縱橫道：「的確有此需要。」

朱成欲言又止，司馬縱橫笑接道：「你一定很想知道那個檀木盒子內到底載着些什麼東西。」

朱成大着胆問道：「是什麼東西？」

司馬縱橫道：「不是珍珠膏。」

「意料中事。」朱成微喟。

司馬縱橫接道：「也不是毒藥暗器或者有殺傷力的什麼裝置，無論誰將盒子打開，也不會遭受到任何傷害。」

朱成吁了一口氣。「這屬下就不明白了。」

司馬縱橫道：「放在那之內的是一張錦箋，也可以說是一份殺人名單。」

朱成怔住，司馬縱橫又道：「唐聰看見那份殺人名單，一定會很奇怪，也一定會追問究竟，你立即離開，不失為明智之舉。」

朱成忍不住問道：「那張殺人名單到底有什麼作用？」

司馬縱橫道：「知道得太多，對你並沒有好處。」

朱成點頭道：「屬下是錯了。」

司馬縱橫道：「看來你還做錯了一件事情。」

朱成忙問：「是那一件？」

司馬縱橫道：「你實在不應該逃出來的。」

朱成道：「屬下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事情需要留在谷中。」

司馬縱橫道：「在你來說，只要將盒子送到唐聰手上，事情便已經了結。」

朱成道：「那屬下為什麼還要留在谷中？」

司馬縱橫道：「看你不像這麼愚蠢的人。」

朱成目光一閃，說道：「請會主說清楚。」

司馬縱橫道：「在谷中無論如何，都要比谷外安全。」

朱成一笑道：「會主要殺我滅口。」

司馬縱橫亦笑道：「主要還是因為你已經完全沒有利用的價值。」

朱成歎息：「屬下就是想不到？」

司馬縱橫道：「你雖然死在這裏，可是你的妻子兒女都會很安全，你應得的酬勞，我也已派了給你送去。」

朱成道：「那屬下就放心了。」

「你還可以得到一個活命的機會。」

司馬縱橫接將手一擺。

朱成慘然一笑，身形一動，從鞍上拔起來，一揚左手，數十點寒光疾射而出，右手接拔出一柄毒蛇也似的劍，在寒芒當中刺進。

這一招並沒有什麼特別，却既快且狠而且準，也是朱成一生以來最精彩，最滿意的一擊。

可惜滿意的只是他自己，在司馬縱橫眼中，非獨毫不精彩而且一些也不滿意。

只一眼他便已看出三處破綻，也立即知道那一處易下手，又安全。

他把袖一拂，射來的暗器部份便被他拂落，身形一偏，隨即當中欺進去。

劍從他的胸膛前面刺過，他的右手亦貼着劍脊拍前。

朱成的反應也不慢，立即扭轉劍鋒反削，司馬縱橫却連這一個變化也計算在內，掌一翻，已然擅在朱成的脈門上，將朱成的劍勢震開，接截上朱成的咽喉。

一聲悶哼，朱成整個身子倒飛出去，一飛兩丈，凌空倒下。

司馬縱橫緊接掠至，在朱成倒下之前將他的劍奪走，反手一劍將他的屍體釘在旁邊的樹上。

那盞燈籠亦同時被他以袖飛捲過來，燈籠的提竿就像是一支箭也似射進了朱成頭上的樹幹內，燈光照亮了朱成的屍體。

司馬縱橫沒有再理會，背負着雙手，踱入樹林中，黑暗中。

× × ×

「錚錚」金鐵聲終於停下，唐聰依依夫婦也終於知道這種「錚錚」聲是來自一個鐵甲人。

與那個鐵甲人當門而立，停止移動同時，這種「錚錚」聲亦停下。

唐聰很自然的擋在依依身前，鐵甲人的目光落在唐聰手中的錦箋上，森寒如冰，尖銳如劍。

「是那一位？」唐聰終於忍不住開口問。

鐵甲人搖頭。「事情到這個地步裝傻扮懵是沒用的了。」

唐聰冷冷道：「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也不太想知道你是什麼人，闖入五毒谷，已經是死罪。」

鐵甲人亦道：「那一個人出賣我，那一個人亦得死。」

唐聰道：「看你是一個女人，將雙手留下，我讓你一條生路。」

鐵甲人却道：「即使你將雙手留下來，我也是非要殺你不可。」

唐聰冷笑道：「你好像忘記了現在置身在什麼地方。」

鐵甲人道：「什麼地方在我來說也是一樣，五毒谷五毒門嚇唬別人還可以，對我……」

唐聰道：「你若是害怕，也根本不會進來。」

鐵甲人道：「你既然明白，還說這些廢話？」

依依插口道：「看你這一身裝束，武功是必有過人之處，難怪你胆敢闖進五毒谷來。」

鐵甲人道：「都是廢話。」

依依道：「我們也只是要知道事情的始末。」

唐聰截口道：「依依，別管她……」

依依道：「還是問清楚的好。」

鐵甲人道：「那張錦箋已經够清楚的了。」

依依輕「哦」一聲，道：「這是朱成送來的。」

鐵甲人道：「我知道，也知道朱成是五毒谷的人，所以才能够找到來。」

依依道：「朱成……」

鐵甲人冷截道：「別再拖延時間了，外面的三個人都已給我殺掉，你們要召喚援手，得花些心思。」

依依變色道：「那只是三個下人。」

鐵甲人道：「可惜他們不肯說出朱成所在，你們……」

依依道：「他們根本不知道。」

唐聰冷冷的接道：「即使知道，也不會告訴外人，五毒谷的弟子俱都是一片忠心……」

「果真如此，我也不會知道朱成走到了這裏！」

唐聰不由一怔，鐵甲人接道：「朱成呢，叫他出來，省得我一個個的去找！」

依依道：「已走了，我們也正要找他問過仔細。」

鐵甲人道：「就是這麼巧，走得這麼快，錦箋你們仍在手他人就走了。」

依依還得說什麼，唐聰已然道：「何必跟她說這些，她闖入五毒谷我們的禁地，還殺了我們的人，單就是這兩件事我們已經跟他沒完沒了。」

依依道：「可是這件事……」

唐聰道：「將她拿下來，是什麼回事還不清楚？」

依依話尚未接上，鐵甲人已然舉步走前，唐聰上下打量了一遍，道：「你倒是有恃無恐，知道我們以暗器見長，先穿上這樣一襲鐵甲。」

鐵甲人道：「除非你們的暗器能够穿透我身上鐵甲，否則，你們都死定了。」

唐聰冷笑，轉對依依道：「你退開，別讓暗器傷着了。」

依依點點頭，退下去，這並非她不顧意助唐聰一臂之力，而是她很明白，有她在一旁，唐聰反而放不開手脚，不能够盡展所長。

唐聰隨即將外罩長衫卸下，裏頭一身勁裝疾服，腰間一條豹皮囊。

依依那邊接將一個豹皮囊拋來，唐聰伸手接下，一抖，一個豹皮囊分為十二個，往身上一披一扣，便已分掛在不同的十二個部位。

唐聰雙手接往身上遊移，迅速的檢查糾正了那十二個豹皮囊的部位，接一翻，雙手如刀，向着鐵甲人。

鐵甲人走得並不快，這時候才來到堂中，繼續迫近，「錚錚」聲響過不絕。

唐聰一聲「得罪」，暗器終於出手，三點藍汪汪的寒星射向鐵甲人的胸膛。

鐵甲人沒有閃避，只聽「叮叮叮」三下異响，三點寒星正中鐵甲人胸膛，反彈了開來。

唐聰的七枚毒針幾乎同時射向鐵甲人的眼睛。

鐵甲人手一抬，毒針射在她的手上，彈滑開去，她的身形同時一旋，疾轉前進撲向唐聰。

唐聰輕嘯一聲，從桌子上翻過，接將那張桌子踢起來，飛撞向那個鐵甲人。

這一踢力道也不輕，鐵甲人却若無其事，只是揮拳迎去。

霹靂聲中，那張桌子在鐵甲人拳下四分五裂，一蓬暗器同時向鐵甲人沒頭沒腦的罩下來。

鐵甲人雙手往面門一封，盡將射向面門的暗器封開，其餘的暗器落在他身上，亦盡皆滑飛了開去。

唐聰隨即翻身從鐵甲人的頭上翻過，雙掌一沉，扣在指縫中的六枚毒針一齊拍向鐵甲人的頭顱兩邊。

「錚錚」的一拍不入，鐵甲人左掌仍護眼，右手鐵拳已橫掃，但唐聰亦已滾倒地上，暗器却發過不停。

鐵甲人身子立時一轉，暗器都射在她的背上彈開，她隨即向那邊的依依奔去。

依依已然將同樣的一套豹皮囊披上，嬌叱聲中，一蓬暗器迎面射向鐵甲人。

她發射暗器的手法一樣飛靈巧幻，鐵甲人却視若無睹，仍然是一掌護眼，繼續迫前去。

她雙眼部位嵌的有如水晶片的東西顯然不能抵受重擊，必須加以保護，但要保護這麼小的兩片東西，並不是一件難事，隨便把手一擋，便已足够。

依依的暗器一樣被擋開，那射在鐵甲人身上的亦一一彈滑開去。

唐聰在鐵甲人後面暗器發射不同，每一樣暗器都正在鐵甲人後背之上，但也沒有一樣能够射進去。

鐵甲人繼續向依依迫近，唐聰急了，一面發射暗器一面大呼道：「依依，你快從窗口出去。」

依依應聲身形方動，鐵甲人脚下一滑，身形如飛射進，已然擋在一扇窗戶的前面。依依輕叱一聲，一個風車大轉，一面翻向對面窗戶，一面將暗器射向鐵甲人。

唐聰同時一旁欺上，暗器斜刺裏射向鐵甲人的眼睛，又快又密又準，也就因為太準了，鐵甲人一揚手便將之全部擋開，右拳接一探，機簧聲响，一支短矛曳着鍊子從她的肘下射出，直往依依那邊射去！

依依眼明手快，隨手拿起這邊一張椅子擊去，那張椅子立時被短矛擊碎，依依及時倒退而回，短矛的去勢未盡，繼續飛前，射在那邊的窗戶上。

那邊窗戶亦碎裂，短矛去勢這才盡，曳着鍊子飛回來。

唐聰看得魄動心驚，喝叱聲中，暗器飛蝗般射出！

鐵甲人彷彿完全不將他放在心上，只是要先將依依殺掉，接又往依依迫近。

唐聰既急且怒，一把抓起旁邊的一個几子，連几上的一個盆栽一齊往鐵甲人當頭砸落。

鐵甲人這才轉過身手，揮臂一擋，盆栽几子盡碎，唐聰的暗器當中射出，直襲鐵甲人雙睛。

鐵甲人顯然意料之中，一隻手已擋在眼前，那隻封擋盆栽几子的手落下，立即射出了兩枚劍尖也似長只中指般的暗器。

這兩枚暗器也是用機簧發射，既急且勁，相距如此之近，唐聰如何閃避得開。

「奪奪」地兩聲，那兩枚暗器都射進了他的胸膛，兩股鮮血如箭般射出！

唐聰悶哼一聲，倒退出去，伸手捂住胸膛，面上露出苦痛之色。

依依那邊看見，一聲驚呼奔了過來。

鐵甲人沒有理會依依，目注唐聰，冷冷道：「你應該瞧得出，我第一個是要殺你。」

唐聰沉聲道：「你要傷害她，除非我死掉。」他的右手已然扣住了腰間那條豹皮囊。

鐵甲人冷笑道：「我現在就傷害她了，倒要看你如何保護她！」

唐聰冷笑，依依也就在這個時候撲近來，不顧一切的撲向唐聰。

鐵甲人的右掌一翻，又是兩枚暗器自腕底射出，唐聰的身子幾乎同時一翻，一條飛魚般躍起，擋住依依的身前，右掌一推，猛將依依推出了數丈，穿窗而出，右掌接一抖那條豹皮囊，十三顆白色的彈丸一齊射在鐵甲人的身上。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高 皐·文
黃耀基·圖

虎林飄香



前文提要

水飄香芳兒去找季伯玉，遇見袁江辛氏兄弟協助殺死孤竹幫的人攔截，在鄒縣救了太湖紅旗堂主追捕的商存仁，替季伯玉找到他的師弟，一行逕奔徐州，遇到悟德大師將神龍令請她代交還季伯玉，並告知他的行踪，芳兒也告辭回黃山去了。水飄香一行逕奔山東濟寧縣，才找到季伯玉關侯等，自鄭州一別，現在終於大團聚了，彼此暢敍離情和今後打算，季伯玉被誤認爲紅粉輓歌，爲了澄清是非，解開死結，必須長期搏鬥，才能解決，大家決定回勾漏山洞建立根據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戰略計劃，並演習兕天陣及陰符陣，才繼續奔向合肥。

尋武聖劍法

季伯玉道：「這六招劍法極具威力，我懷疑它們與武聖絕學有關，這般白衣人似乎學習未久，還沒有獲得其中的神髓，我想袁大哥他們會獲得勝利的。」

他沒有說錯，郁雀兒第一個以長劍刺入對方的心臟，緊跟着袁江及辛氏兄弟也將對手剁翻在地，這場堅苦的搏殺終於結束了，白衣人沒有一個留得命在。

他們收拾好了現場，再到鎮上投宿，晚餐之後，季伯玉召集袁江夫婦，辛氏兄弟，及江淮八義等再敎給他們三招揮雲劍法。

強敵不斷出現，前途危機四伏，他這項措施是必要的。

對小師弟商存仁，他更是憚精竭慮，督率他朝夕苦練，師門恩深如海，這只是報師恩於萬一而已。

這天他們到達舒城以南的北峽山，由辛氏兄弟在前面開道，估不到在那條狹窄的山口之處，竟然有人阻住去路。

那是一個出家人，身材高大，狀如鐵

找竹鳳芳兒

塔，山口原本不寬，他往中間一坐，別人就無路可走了。

何況他雙膝之上，還橫着一根又粗又長的禪杖，兩邊的崖壁都被禪杖撑着，辛氏兄弟只得停了下來。

勾漏二醜在江湖上是無事也會生非的脚色，自從跟隨季伯玉之後，他們的野性已經收斂多了，但這位出家人却惹起他們的怒火。

辛二首先哼了一聲道：「大和尚，這兒不是你參禪打坐的所在，請你換一個地方。」

這位出家人垂眉闔目，似乎當眞在參禪入定，但辛氏兄弟久闖江湖，一眼就已瞧出他是來找碴的。

在數十年前，江湖上出現過一個野和尚，一根降龍杖打遍南北無敵手，但他橫行江湖只不過三年，以後就銷聲匿跡，再也見不到這動輒殺人的野和尚了。

現在這個山口被出家人堵住，這個堵截着山口的出家人很像傳說中的野和尚，

那麼辛氏兄弟就不得不多加一份小心。

出家人趺坐如故，辛二說了半天，他連眼皮都沒有撩動一下，這就惹來辛二的怒火，勾漏二醜可也不是好惹的。

好在此時季伯玉一行已經到達山口，辛二只好暫抑怒火，向主人提出報告。

季伯玉自然不認識這位出家人，關侯也認他不出，但沐二先生却啊了一聲道：「野和尚，是你？」

這回出家人睜開眼來了，目光一觸沐二先生，他忽然一躍而起，聲如洪鐘狂笑道：「姓沐的，你還沒有死？」

沐二先生摸摸臀部，像是無限感慨的道：「沐老二的罪還沒有受够，所以小鬼不拏，閻王不收，那有甚麼法子？」

野和尚喧聲佛號道：「看來佛祖對和尚不薄，使我能够了却那段心願。」

沐二先生道：「哼，野和尚，事情都過去幾十年了，你還要放在心上？」

野和尚冷哼一聲道：「和尚隱姓埋名數十年，就是爲了洗雪一敗之辱，今日咱們只能有一個活着離開此地，你就不必浪費唇舌了。」

沐二先生一嘆道：「你既然如此堅決，那你就划下道來吧。」

野和尚道：「別忙，咱們先公後私，待和尚除掉紅粉輓歌，咱們再了斷私人過節。」

沐二先生道：「野和尚，是誰叫你來找紅粉輓歌的？」

野和尚道：「這與你無關，你就不必管了。」

沐二先生道：「你們所說的紅粉輓歌季伯玉，是我的小兄弟，怎能說與我無關？野和尚，你說，是誰叫你來的，此事如若不弄個清楚，你野和尚只怕要被打進十八層地獄了！」

野和尚怒道：「沐老二你在唬我？」

沐二先生道：「咱們相交不是一天，你野和尚應該知道沐老二平生最大的缺點，就是不會唬人，你到底說是不說？野和尚。」

野和尚道：「告訴你也不要緊，是沈振山要我來的。」

水飄香撇撇嘴道：「我早就猜到是他，我想他不會要大師單獨來的，大師必然還有幫手。」

野和尚那黑黝黝的面皮居然一紅道：「野和尚一向獨來獨往，豈能讓他們弱了我的名頭！」

沐二先生面色一整，忽然以傳音入密對野和尚道：「野和尚，他們是甚麼人？有多少？」

野和尚略作沉吟，終於也傳音道：「二級殺手三人，三級殺手二十人。」

沐二先生道：「人呢？他們在那裏埋伏？」

野和尚微現怒意道：「和尚豈會暗箭傷人，他們都被我堵在山口之後。」

沐二先生冷哼一聲道：「你這是小看他們了，我敢斷定他們必然有一半正堵住咱們的退路。」

野和尚怒哼一聲道：「他們敢不信任我！」

沐二先生道：「你要不信，咱們可以試試。」

語音一頓，回顧季伯玉道：「小兄弟，可不可以派兩個人到後面瞧瞧？」

關侯接道：「不必，他們已經現身出來了。」

的確，身後人影閃動，現出十幾名滿身殺氣的大漢，前面三個身着黃衣，後面是二十個身着藍衣的漢子。

野和尚勃然大怒道：「你們等一等，和尚先要他們給我一個交待。」

沐二先生原想阻止他，但野和尚火爆的性格一如當年，口中喊了一聲「閃開」，提着禪杖便向山口之前衝去。

他衝到黃衣人的身前，禪杖向山道上一頓，激起一聲巨震，同時大喝一聲道：「誰叫你們到這裏來的？」

黃衣人其中之一道：「你問這個作甚麼？」

野和尚怒叱道：「我不是叫你們守在山後麼？你們爲甚麼還要跑到前面來？」

黃衣人道：「你管的太多了，和尚，別向咱們發威，有種的快去對付紅粉輓歌吧。」

野和尚哈哈一陣狂笑道：「紅粉輓歌？嘿嘿，我覺得你們比紅粉輓歌，更爲可怕！」

黃衣人面色一變道：「想明白一點，野和尚你敢不聽話，看主人可會饒你！」

野和尚大怒道：「很好，和尚先收拾你們再去鬥沈振山，接招。」語音甫落，禪杖以泰山壓頂之勢向黃衣人當頭劈去。

他這根精鋼打造的禪杖十分沉重，加上他那身精純的內力，這一擊之威，當得是無與倫比。

黃衣人的長劍是輕兵刄，他自然不敢硬接硬架，但他却身形旁移，長劍斜吐，劍尖以閃電般的速度點中禪杖，野和尚攻敵不着，禪杖反而向側面一溢。

這是一個空門，這個空門雖然十分暫短，黃衣人的長劍，却已刺向野和尚的左肩。

一招甫落，名滿江湖的野和尚居然落在下風，這固然因爲他的急燥與輕敵，但黃衣人的劍道之高，也使得旁觀的季伯玉心神一懍。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黃衣人雖然只使出了一招，季伯玉已瞧出他跟白衣殺手使的是相同的招式，但功力之深却不能同日而語。

好在野和尚也不是常人，黃衣人並沒有傷到他，接着揮杖反擊打得兇悍無比。

此時另一名黃衣人也加入了戰圈，以兩鬥一，野和尚就陷入險境了。

關侯道：「二弟，咱們不能讓野和尚傷在這般殺手的手裏，你去支援他，另一名黃衣人由我來對付。」

季伯玉應了一聲，隨即打了一下手勢，率領部屬向下面衝去，一場江湖罕見的血戰，就在北峽山中展了開來。

關侯威武絕倫，沈振山的二級黃衣殺手，無法抵禦他的青龍刀，在寒芒連閃三次之後黃衣殺手就已伏屍亂石之間了。

季伯玉的成績也不算差，他接過來一名黃衣殺手，在五招之內，割斷了對方的咽喉。

另一名黃衣殺手死得最慘，野和尚一杖敲中他的腦袋，大好頭顱變成爛西瓜，

那副慘狀幾乎使人不忍卒覩。

其餘二十名藍衣殺手也沒有逃過這場刼難，在沐二先生與水飄香領頭衝殺之下，地上已橫陳着十八具屍體，只有兩人見機逃走，算是他們的命大。

待掩埋過敵人的屍體，太陽已偏西，水飄香道：「快走吧，大哥，我餓了。」

關侯道：「忍住點，小妹，這兒離大關鎮很近，咱們去大關吃飯，今晚就宿在那兒。」

關侯的決定沒有人反對，卓倔立即一馬當先，領頭向大關馳去。

待大夥趕到鎮上，卓倔已經訂好了房間，連酒菜都已經準備好，他們略洗征塵，就圍着幾張食桌狼吞虎嚥的吃喝起來。

水飄香是面對店門坐着的，此時忽然啊了一聲，站立起來道：「娘……」

來人的確是水大娘，她身後還跟着年老爹及年婆子，看情形他們也是前來投店的。

水飄香奔上前去，迎着水大娘道：「娘，妳怎麼現在才來？女兒差點兒要急死了。」

水大娘握住她的手微微一笑道：「妳這孩子，這麼大了，難道還離不開娘？」

沐二先生摸摸臀部，掀掀鼻子道：「說的是啊，女大不中留，等到有了婆家，難道還……」

水飄香嬌叱一聲道：「沐二先生，你在胡說些甚麼？」

她在阻止沐二先生胡說，但神色上却毫無怒意，而且眼波流轉，向季伯玉投下深情的一瞥。

水大娘是過來人，這等情形自然瞞她不過，她也向季伯玉瞥了一眼，面頰上立即現出一股欣然的表情。

季伯玉是罕見的，身長玉立，有如仙露明珠，當年在成都，她對這位少年，已經具有好感，此時再瞧到他英姿奮發，更甚當年，所謂丈母看女婿，越看越中意，她焉能不喜上眉梢？

不過，沐二先生，關侯，都是當代名人，他們與水大娘原是素識，既然見了面，雙方就不能失禮，於是他們在一起寒暄起來。

然後季伯玉才上前向水大娘抱拳一揖道：「晚輩參見伯母。」

水大娘道：「賢侄不必多禮，你們已經吃過飯了吧，能不能再陪陪老身？」

原來年老爹已經又要店小二擺了一桌酒菜，於是季伯玉，水飄香，關侯，沐二先生，又陪着水大娘及年老爹夫婦邊吃邊聊。

首先，水飄香說明她與關侯季伯玉結義的經過，再將他們目前的處境作了一番說明。

關侯及沐二先生與水大娘原是平輩，現在就不得不矮上一輩了，這是倫理，他們對水大娘自然要以伯母相稱。

此時水大娘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你們的遭遇老身都很明瞭，所以才趕來助你們一臂之力。」

水飄香大喜道：「娘，妳老人家不再離開女兒了？」

水大娘道：「是的，不過江湖暗潮洶湧，形勢極端險惡，天下武林都要對付你們，今後如何自處，你們有沒有一個打算呢？」

水飄香道：「有，咱們想以勾漏山作根據地，那兒有充足的財源，而且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水大娘道：「很好，不過這只是一時權宜之計，咱們總不能永遠躲在洞裏！」

水飄香道：「咱們當然不會永遠躲在洞裏，只待二哥練成神功，就可以快意恩仇了。」

水大娘目注季伯玉道：「這麼說賢侄是獲得奇遇了，那是甚麼神功？」

季伯玉道：「是五行化音及揮雲二十四招劍法……」

水大娘精神一振道：「是武聖巴陵祖師的絕藝？賢侄能够得到他老人家的武學，當得是福緣不淺。」

季伯玉道：「小侄的武功的確頗有進境，但以資質魯鈍，迄今仍無法發揮五行化音的功能。」

水大娘雙目凝神，向季伯玉注視半晌，然後搖搖頭道：「這不是問題，可能另有原因。」

語音一頓，扭頭對年婆子道：「婆婆，咱們的房間定好了麼？」

年婆婆道：「稟主母，已定好了。」

水大娘道：「好，我有點累，各位聊聊，老身要失陪了。」

關侯道：「伯母請便。」

水飄香與年婆子離席去侍候水大娘，沐二先生叫店小二撤去殘席，沖了一壺香茗，他們在繼續聊天。

約莫盞茶時分，水飄香來將季伯玉叫去，說水大娘有事相詢。

他隨着水飄香進入水大娘的客房，雙拳一抱道：「伯母……」

水大娘道：「你坐下來，我有話要問你。」

季伯玉道：「是，伯母。」

待他坐下之後，水大娘又向他深深的注視一眼，道：「賢侄，咱們是江湖中人，說話不必拐彎抹角，老身問的話，你一定要按照你自己的意願回答。」

季伯玉道：「是。」

水大娘道：「你喜不喜歡香兒？」

季伯玉想不到水大娘提出的是這一個問題，他雖是有點意外，仍冲口而出道：「喜歡。」

水飄香是坐在水大娘的身旁，這位豪放不讓鬚眉的姑娘，雖是喜上眉梢，却嬌羞得低下頭去。

水大娘微微一笑道：「如果老身將香兒嫁給你，你可願意。」

季伯玉站立起來，長長一揖道：「多謝伯母成全，晚輩願意。」

水大娘道：「好，咱們先說定了，待以後再替你們完婚，你坐下，我還有事跟你商量。」

季伯玉道：「是。」

他坐下之後，水大娘咳了一聲道：「聽香兒說，你獲得揮雲劍法只有九招？」

季伯玉道：「是的。」

水大娘一嘆道：「當年巴陵祖師因爲後繼無人，不得已才作這麼一個痛苦的安排，唉……」

水飄香道：「娘，是甚麼安排？」

水大娘道：「巴陵祖師按五名弟子的資質，每人傳給他們三招揮雲劍法，另外九招及五行化音心法，則秘藏於深山之中以待有緣，如今竟被伯玉所得，不能說不是一項異數。」

季伯玉道：「伯母，小侄聽說巴陵祖師是將揮雲九招，及五行化音心法傳給他的女兒。」

水大娘道：「巴陵祖師的確曾經授過他的女兒，那只是一種强身的內功心法，因爲他老人家的女兒不喜歡練武，是嫁給一個農家子弟。」

水飄香道：「娘，妳怎麼會知道這些的。」

水大娘道：「娘是聽長輩說的，因爲咱們水家，就是巴陵祖師五名弟子之一的後人。」

水飄香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娘可知道另外四人是誰。」

水大娘道：「不知道，由於年代久遠，已經無從查攷了，不過身負絕學之人，多半會不甘寂寞，所以娘已經知道有三個了。」

水飄香道：「娘說的是金大先生，無名島，及沈振山？」

水大娘道：「是的，沈振山可能習得六招揮雲劍法，因而訓練了一批可怕的殺手，但無論如何伯玉必須習會另外十五招劍法，才能達到五行攢簇，陰陽和合，使五行化爲天籟，劍氣蓋於六合，然後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了。」

水大娘的解釋，使季伯玉水飄香大爲興奮，但水飄香却眉峯一皺道：「娘，二哥一定要習會全部揮雲二十四招，才能達到五行化天籟，劍氣瀰六合的境界？」

水大娘道：「不錯，武聖的劍道與內功是相輔相成的，伯玉的武功雖有進境，却不能大成，就是這個道理。」

水飄香道：「怕甚麼，咱們會十二招揮雲劍法，他們最多的只會六招。」

水大娘一嘆道：「武聖絕學失傳，江湖道消魔長，如果妳認爲憑藉十二招劍法就能縱橫江湖，那妳是小看他們了。」

季伯玉道：「伯母是說除了五行門的幾個門派之外，還有更厲害的武功。」

水大娘點點頭道：「你曾經聽到過紅粉輓歌，以你目前的功力，必然不是它的對手。」

季伯玉道：「伯母說的是，但不知紅粉輓歌使的是什麼武功？」

水大娘道：「是陰雷魔功，當年魔教荼毒江湖，武林各派歷遭滅門之禍，如非巴陵祖師出面，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水飄香道：「娘，巴陵祖師是怎樣撲滅魔教的，妳說嘛。」

水大娘道：「娘只聽說他老人家在華山約鬥魔教，一日之間，力斃教主以下的首要份子三十九人，然後率領武林各派對魔教作全面掃蕩，才能重振武林道統，使人民安居樂業，詳細情形我不太明白。」

水飄香道：「陰雷是什麼魔功？」

水大娘道：「陰雷是一種極端霸道的玄功，傷人之後，如遭雷殛，端的厲害無比，它可以用聲音發出，所以才有紅粉輓歌的出現。」

水飄香道：「既然如此，人們爲甚麼不找魔教，偏偏要找二哥的麻煩。」

水大娘道：「陰雷及五行化音同樣可以用聲音發出，武林之中能够分辨的不多，而且他們只說它是紅粉輓歌，並沒有指出它是那一種功力。」

季伯玉道：「伯母是說只聽聲音，就可以分辨出它是陰雷魔功。」

水大娘道：「不錯，五行化音瀰蓋六合，音隨氣轉，無所不在，但陰雷魔功只向一方發出，不難使人察出它的方位。」

季伯玉道：「伯母說的是，小侄在成都時，曾經辨出它來至少城，可惜當時找它不到。」

水飄香道：「幸好當時沒有找到，否則……」

水大娘道：「它不會在那兒等你，你自然找它不到，唉，魔教死灰復燃，江湖生靈難免又要遭到一次刼難了。」

水飄香噘着嘴道：「沈振山這個人簡直該死，他不去想辦法對付魔教，只是一心誣陷二哥，奪取武林第一家的頭銜，眞是利慾薰心，不知死活。」

水大娘道：「我看還不只這麼簡單，至少他還想逼出五行門各派，進而查出五行化音的下落，這些咱們都不必管他，當務之急，季伯玉如何才能習得那十五招揮雲劍法？」

水飄香道：「二哥，沈芳兒不是敎過你金鋒三殺麼？」

季伯玉道：「她敎過我一招，還有兩招我沒有學。」

水飄香道：「她回黃山去了，咱們去找她。」

水大娘道：「要也不必急在一時，咱們還是先回勾漏山再說。」

翌晨由大關出發，水大娘帶他們避實就虛，專揀小路走，使沿途截擊的門派全部撲空，很順利的回到勾漏仙府。

待一切安置就緒，季伯玉立即準備黃山之行，水飄香向水大娘提出意見道：「娘，女兒要跟二哥一道去。」

水大娘道：「不，娘要用一百天的時間，替妳增强功力。」

水飄香道：「娘，待女兒由黃山回來再增强功力不行麼？」

水大娘嘆道：「道消魔長，湖海蒙愁，增强功力刻不容緩，妳就不要去了。」

水飄香道：「他一個人，女兒不放心嘛！」

水大娘道：「娘替他改扮一下，沒有人會認識他的。」

水大娘易容之術天下無雙，她自然相信得過，但季伯玉却要求再爲小蓮改扮一下，因爲他要帶小蓮同行。

這不是爲了路上要人侍候，是要小蓮去找竹鳳，希望學習無名島的離火三式，水大娘母女當然無話可說。

× × ×

望街在鬱江的東岸，因爲與桂平縣城隔江相望，所以才名叫望街。

這天傍晚時分，一名鬚髮斑白的灰衣老者，帶着一名青衣書僮到客棧來投宿，他們訂了兩個房間，然後到食堂進餐。

最先他們是在默默的飲食着，後來青衣書僮忽然眼珠一轉，道：「公子，咱們多少日子才能趕到黃山？」

灰衣老者道：「咱們要穿過湖南江西二省，最快也要一個多月，我想妳不必走那麼遠，只要打聽到無名島的消息……」

這雙老少原來是季伯玉與小蓮所改扮，他們由勾漏山出發，走了兩天才趕到望街。

小蓮原想跟着季伯玉去黃山，季伯玉却要她回到竹鳳身邊去，這是預定的計劃，如果不找到竹鳳，他怎麼習得到離火三式？

誰知小蓮却櫻唇一噘道：「不，我不回去。」

季伯玉一怔道：「怎麼啦？小蓮，我不是都說清楚了麼？莫非妳還聽不懂？」

小蓮道：「誰說我聽不懂了？只是我沒有那麼大的胆子。」

季伯玉道：「妳這話就怪了，既不叫妳偷，也不叫妳搶，妳有甚麼好怕的？」

小蓮撇撇嘴道：「你替我想過麼？公子爺，小姐要我服侍你，我却丟下你一走了之，就算你借我三分胆量我也不敢。」

季伯玉道：「妳怕竹鳳懲罰妳，放心吧，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

小蓮道：「這個……」

季伯玉道：「不要疑慮，小蓮，竹鳳還得聽我的，這件事難道我担當不起？」

小蓮道：「公子忘記另一個人了，那個人必然不會聽你的。」

季伯玉道：「誰？」

小蓮道：「少島主竹龍，我溜出來找公子，必然瞞他不過，本島島規嚴厲，到時候只怕連小姐也救我不得。」

季伯玉眉峯一皺道：「這怎麼辦？我非找到竹鳳不可。」

小蓮道：「這樣吧，公子，咱們先去黃山，然後再去找小姐，反正沒有人瞧得出咱們的眞面目，到時見機而作就是。」

季伯玉長長一吁道：「看來只能聽妳的了。」

小蓮嫣然一笑道：「聽我的準沒有錯，公子只怕有點渴了，快喝口茶潤潤嗓子吧。」

小姑娘是可人的，也能够先意承旨，妥爲照料，使身受者如沐春風，會感到無比的舒適。

這天他們到達一個「野店」，這個野店是位於洪橋平泉湖兩個鎭集之間，再過去就是衡陽了。

此地雖然只是一個野店，由於地當官道，往來的旅客很多，生意倒還不錯。

季伯玉原是想在此地打個尖，再趕到泉湖鎭口投宿的，及流目向野店一瞧，他發覺這是一個錯誤的打算。

敢情這個野店之中，竟然高人雲集，而且氣壓十分沉悶，有一種風雨欲來的意味。

野店的桌椅擺在露天，佔地頗爲廣大，此時竟然人喧馬嘶，幾乎座無虛席。

這般旅客分作四起，一起是少林寺的僧侶，由羅漢堂的住持普安禪師領頭，共有門下弟子三十六人。

隣近少林僧侶的是黃山金大先生，以及十二名妙年女尼。

季伯玉並不認識金大先生，却認出這十二名女尼，因爲她們多半跟他交過手，當日他上黃山是想解釋誤會，但蓮花庵的女尼不給他解釋的機會，他與竹鳳迫於無奈，才聯手傷了她們幾個。

第三起有無名島的少島主竹龍，他帶着小蠻小玲兩名婢女，及竹鼠二十八名。

除了這般武林豪客，還有一些普通行商，這般人很自然的擠在另一個角落。

以上三起武林高人，全是季伯玉的仇家，一旦露出馬脚，他必然無法生離此間，遇到這等險惡的場面，他的心情不由緊張起來。

他只是感到有點緊張，小蓮却已嚇得混身顫抖，不過她並非害怕黃山少林，瞧到竹龍她就像老鼠遇到貓一樣，叫她如何能够不胆戰心驚。

季伯玉爲免小蓮露出破綻，立即握着她的小手，悄聲道：「別怕，沒有人會認出咱們來的。」

小蓮點點頭，跟着季伯玉在廣場的一角找到一張桌子，直待叫來酒菜，她的神色才逐漸穩定下來。

其實少林寺與無名島劍拔弩張，眼看就要演變成一場搏殺，黃山金大先生也在全神貫注這兩個門派，根本沒有人注意季伯玉及小蓮。

這兩派所以如此，遠因是無名島攔阻少林寺擒拿季伯玉，近因就要怪竹龍那狂妄囂張，目中無人的德性了，少林寺有人瞧不順眼，遂在言語上發生了衝突。

少林寺一磚堂住持普智，生就一副火爆的性格，他瞧不慣竹龍頤指氣使的行爲，因而對羅漢堂住持普安禪師道：「師兄，上次無名島攔阻本寺，故意放走紅粉輓歌季伯玉，這筆賬本寺應該討他回來。」

普安禪師老成持重，原本不想聽從普智禪師的建議，誰知竹龍竟兩眼一翻，將普智禪師的話接了下來。

「老和尚，你想找碴？那就划下道來，少爺要你們見識一下無名島的絕藝！」

普智禪師道：「施主是向本寺挑戰了，請。」

一言不合，拔刀相鬥，在武林中原本算不了甚麼，但普安禪師却搖搖頭道：「本寺要找無名島主討回公道，這位施主只怕担當不了那份責任。」

普安禪師是在息事寧人，但竹龍却不領受他這份好意，拍的一聲丟下手中的筷子，接着冷哼一聲道：「只要是無名島的事，少島主都能一肩承担，老和尚不必顧慮，請。」

野店之旁是一片亂石縱橫的山坡，按說這塊山坡並不是理想的搏殺場所，但竹龍偏偏將他的手下帶了過去。

香伯玉悄聲對小蓮道：「妳那位少島主好深的心機，在那塊山坡上搏殺，少林寺的羅漢陣已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小蓮面色嚴肅的道：「何止這樣，那塊山坡就是少林和尚的葬身之地！咳，公子，我不想瞧下去了，咱們走吧。」

季伯玉道：「別忙，小蓮，妳把話說明白一點，爲甚麼那塊山坡會是少林和尚的葬身之地？」

小蓮道：「公子，到路上我再告訴你不行麼？」

季伯玉嘆息一聲道：「小蓮，不管人們對我怎麼誤會，但少林寺是一個名門正派，也是一股安定江湖的龐大力量，咱們

如果眼睜睜的讓少林和尚葬身在這裏，咱們不只是愧對江湖，對良心也會不安的，快說吧，小蓮，不然就來不及了。」

小蓮略作沉吟，道：「本島的竹蜂竹鼠，都有一套特殊的戰法和能耐，這片亂石對竹鼠十分有利，少林和尚只要踏上那片山坡，必然會有去無回！」

季伯玉雖然還不明白其中的奧妙所在，但他知道小蓮不會說謊，少林僧侶正面臨着死亡的陷阱，他怎麼能够袖手不管？

於是他以傳音入密的上乘內功對普安禪師道：「老禪師，快叫貴門下停止前進，那片石林是一個死亡的陷阱！」

普安禪師對竹龍選擇石林作爲搏殺的場所，原已感到幾分懷疑，再聽到季伯玉的傳音，老禪當機立斷，迅即沉聲叱喝道：「少林門下停止前進。」

少林弟子走在最前面的五個，已經到達石林的邊緣，他們聽到普安禪師的叱喝，馬上彼响斯應的停了下來。

竹龍原以爲可以給少林門下一次毀滅性的屠殺的，估不到這般出家人會懸崖勒馬。

不過，只要是竹龍要殺的人，絕不會讓他活到明天，這是竹少島主對人的原則。於是他撮口一聲清嘯，下達了殺人的命令。

人影急閃，快若飈風，幾聲悽厲的慘嗥，五名少林門下仆倒下去。

少林弟子每一個都經過千錘百煉，但他們却缺乏對付竹鼠的經驗，雙方首次接觸，便落得三死二傷。

普安普智大吃一驚，一面招呼門下弟子向空曠處退走，同時雙雙撲身飛上來。

普智截着竹龍怒吼道：「惡徒，你敢使詐？」

竹龍哈哈一陣狂笑道：「這麼說老和尚是少林少見多怪，你連竹鼠都不明白，豈不杜稱佛門高人！」

普智禪師勃然大怒，掌中禪杖一挺，平胸點了出去。

佛門高僧果然不同凡响，他雖是生性火爆，一旦展開杖法，便將整個心神融會於武學之中了。

這平胸一杖，具有十分强大的威力，杖頭帶起的勁力，如同彈丸急射一般，逕向竹龍的前胸擊去。

竹龍心頭一懍，跨步旁移，讓開這當胸一杖，不待普智禪師變招換式，長劍急揮，展開了家傳絕學。

其實他只是揮出了一劍，這一劍却具有天崩地裂之勢。

離火三式是兩百年前的武聖絕學，普智禪師雖是佛門的高人，仍然迫得連退兩步。

他們誰都不敢硬接對方的攻勢，却又奈何對方不得，因而一來一往，你進我退，一幌數十招還是一個不了之局。

但另一面的搏殺兇險無此，戰況的慘烈使人觸目驚心，竹鼠滾地進攻，具有無可比擬的威力，他們跳躍騰挪，快如閃電，少林弟子只要稍有疏忽，不是開腸破肚，就是被斬斷雙足。

普安禪師原是一副悲天憫人的胸懷，但眼見少林弟子不斷的慘遭屠殺，不由激起了他的眞火，在一聲佛號之後，老禪師雙拳急吐，向滿地跳躍的竹鼠攻了過去。

百步神拳是少林寺的七十二種絕藝之一，老禪師拳出如風，對敵人展開無情的撲殺。

拳風着肉，噗噗之聲不絕於耳，竹鼠哀嚎之聲响得扣人心弦。

只不過片刻之間，竹鼠已死亡大半，竹龍不敢再鬥下去了，一聲短促的急嘯，領着剩下的竹鼠逃進石林。

他們留下十五名屍體，其中有些是重傷之後自裁而死的，這是無名島的空前慘敗，但少林門下也好不了多少。

少林三十六名弟子，只剩下二十三人，門場血跡斑斑，橫陳着二十幾具屍體，景象之慘，使人不忍卒睹。

普安禪師喧聲佛號道：「魔道肆虐，草木同悲，但願我少林弟子早生極樂，師弟，將他們就地掩埋了吧。」

普智禪師道：「小弟遵命。」

當少林門下在處理善後之際，普安禪師目光流轉，向瞧熱鬧的瞧了一眼，然後單掌一立，對季伯玉打了一個問訊道：「多謝施主示警，老衲感激不盡……」

季伯玉想不到普安禪師目光如電，竟然在這麼多的瞧熱鬧者之中，一眼瞧出他就是傳音示警之人，急忙雙拳一抱道：「好說，在下只是盡一個武林人的本份，老禪師不必客套。」

普智禪師聽到他們交談，滿臉惑然之色奔過來道：「師兄，究竟怎麼回事？」

普安禪師指着季伯玉道：「適才是這位施主傳音示警，愚兄才能及時阻止本門弟子進入石林……」

普智禪師愕然道：「原來如此，小弟還以爲是師兄瞧出了他們的詭計呢。」

語音一頓，扭頭對季伯玉道：「咱們如果進入石林，能够全身而退的只怕不多，敝寺欠了施主幾十條人命，你說，要咱們怎樣報答？」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禪師言重了，一言之微算得了甚麼。」

小蓮道：「公子，你縱然施恩不望報，至少也該說個明白，不要再替別人揹黑鍋了。」

季伯玉道：「這個……」

小蓮噘着嘴道：「公子就是這麼婆婆媽媽的，永遠替別人揹黑鍋你不嫌煩？」

普智禪師雙目精光暴射，緊緊的盯着季伯玉道：「事無不可對人言，施主儘可說個明白。」

此時少林門下已經清理了門場，無名島的人早已逃得乾乾淨淨，金大先生也走了，整個野店就只剩下季伯玉小蓮，及少林門下了。

普安禪師道：「師弟，咱們也累了，請這位施主坐下來談。」

他們圍桌坐下，店小二不待吩咐，便已替他們沏上香茗。

普智禪師性急，飲了一口茶詢問道：「請恕老衲失禮，還沒有向施主請教。」

季伯玉道：「晚輩季伯玉……」

他語音未落，普智禪師已經呼的一聲跳了起來。

普安禪師擺擺手道：「師弟稍安無燥，咱們聽聽季施主的下文。」

普智禪師哈哈一笑道：「老衲就是這

副德性，季施主勿見怪，其實你不必解釋老衲己經相信你了，紅粉輓歌如果遇到適才的機會，他還能讓咱們有一個活着？」

季伯玉道：「多謝禪師，不過晚輩還是要作一個交代……」

接着他將由鄭州追尋水飄香，至東海無名島，遇風覆舟等經過說出，經普智禪師推算，少林前任掌門普慧遇害之時，季伯玉正與竹鳳困孤島，他如何能够分身殺人？

再者無名島因竹鳳之事而大舉進軍中原，小蓮是竹鳳的隨身丫頭，這都是活生生的證明。

少林僧侶再無疑慮，普智禪師倒爲季伯玉作起不平之鳴來了。

「季施主放心，老衲保證自今以後少林弟子都是你的朋友。敝寺也歡迎你隨時光臨，待老衲稟報掌門之後，當爲你昭告天下，洗刷沉寃。」

季伯玉雙拳一抱道：「多謝禪師，不過晚輩認爲洗刷沉寃之事尚非其時。」

普智禪師道：「哦，施主之意……」

季伯玉道：「江湖風雲日急，武林各派已面臨風雨危樓之勢，野心者志在天下，晚輩只不過是一個代罪羔羊罷了，前輩如若公佈他們的詭計，可能會激起劇變，也使暗害貴掌門的兇手提高警覺，對晚輩不一定會有好處，今後緝拿兇手却增加了不少困難。」

普安禪師道：「季施主說的是，只是太委屈你了。」

季伯玉道：「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這沒有甚麼。」

普智禪師道：「季施主不是本來面目吧？能否讓老衲見識見識？」

季伯玉道：「晚輩是經過易容改扮的，不過，途中有些不便，希望前輩能够鑒諒。」

普智禪師道：「既然如此，老衲就此告辭，今後敝寺還有借重之處，還望施主能够鼎力相助。」

季伯玉道：「禪師勿須客套，晚輩自當效勞。」

少林門下走了，鬧閧閧的野店立刻顯得冷清下來。季伯玉付過賬，也與小蓮繼續趕路，由於適才一陣躭擱，直到夜色迷朦他們才趕到泉湖。

翌日傍晚時分，他們到達東洋渡，此地在湘江的東岸，與衡陽只是一水之隔。

他們原想趕到衡陽投店的，但兩艘船剛剛開走，要想渡江就必須稍作等待。

等候一下自然沒有甚麼要緊，只是季伯玉却不想渡江了，因爲他瞧到渡船上的客人是無名島主夫婦，還有竹姬、竹鳳，以及該島的重要部屬。

季伯玉不渡江是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痲煩，但小蓮却必須渡江，最好在今晚就找到竹鳳，如果失之交臂，以後只怕是一個痲煩。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小蓮……」

小蓮也瞧到了渡船上的竹鳳一家，她當然明白季伯玉要說甚麼，她却低下頭依依不捨的道：「公子……讓我……明早再走，好麼？」

季伯玉一嘆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小蓮，只要妳見過竹鳳，告訴她我要學離火三式，她如果答允，咱們不是很快又可以見面了麼？」

小蓮精神一振道：「公子，咱們到那兒找你？是勾漏山？」

季伯玉道：「是的，妳還記得暗號麼？不要弄錯了，否則洞府裏的人會將妳當做敵人看待的。」

小蓮道：「請公子放心，我不會弄錯的。」

一會兒渡船來了，季伯玉目送小蓮渡過湘江，才轉身向鎭上走去。

在鎭上落店之後，他就沒有再出店門一步，因爲有許多揮之不去的煩惱事，他必須好好的作一番思索。

先說少林寺吧，野店偶遇，使他解開了這個死結，其實仔細一想，這個結還不能算是當眞解開，因爲其中的問題太多，而且並未獲得該派現任掌門的承諾，那麼今後少林是友是敵，就是一個未知之數。

再說無名島吧，竹傲天爲了竹鳳被刦之事，必然放他不過，竹龍驕狂陰險，也會容他不得，離火三式是無名島的鎭派之寶，竹鳳敢私自傳給他麼？」

最簡單的應該是黃山之行，只要找到了沈芳兒，另兩招金鋒三殺，她必然會毫不吝惜的傳授給他。

不過世事有如風雲變幻，誰也不敢肯定他的未來。那麼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這些當眞是千頭萬緒，想來想去還是無法獲得一個有利的結論，最後只好把它丢開，先睡飽了再說。

翌晨早餐後渡過湘江，待到達衡陽，已經瞧不到無名島那般人的踪影了，他沒有在此停留，放開脚步一逕向黃山奔去。

在一個晌午時分，季伯玉來到蓮花庵前，此時大雨滂沱，自然一個遊人都沒有，他却戴着草帽，披着簑衣向緊閉着的庵門拍出兩掌。

片刻之後，庵門訝然而開，一名年約五旬的道婆向他打量一眼道：「好興緻，穿着簑衣遊山，倒是少見得很。」

季伯玉雙拳一抱道：「婆婆說笑話了，老朽這麼一大把年紀，那裏會有興趣雨中遊山。」

道婆道：「那你是做甚麼來的，迷了路？」

季伯玉道：「不，老朽來找人的。」

道婆道：「找人？找人會找到尼姑庵裏？何況她們全都下山去了，就算有你找的人，你也只好下次再來了。」

季伯玉道：「婆婆，老朽不是要找她們，妳們這裏可有一個沈芳兒？」

道婆啊了一聲道：「你找她？那你是白跑一趟了。這種雨一半天不停歇，你還是趁早回家去吧。」

季伯玉道：「婆婆是說沈芳兒不在蓮花庵？」

道婆道：「你是誰？找沈芳兒做甚麼呢？」

季伯玉道：「老朽沈福，是沈芳兒的管家，沈老爺子罹患重病，形勢十分危險，要老朽來接芳小姐返家，使他們父女能够見到最後一面。」

道婆呆了一呆道：「這就難了，芳姑娘正在坐關，任何人都見她不到。」

季伯玉愕然道：「這當眞不巧得很，

不過不管是仙是佛，都不應該忘本，一個不孝的人，如何能够成佛成仙？」

道婆點點頭道：「你說得很有道理，老道婆却無能爲力。」

季伯玉道：「芳小姐在甚麼地方坐關？請妳告訴我，唉，老朽也不過盡一番心意而已。」

道婆道：「好吧，我告訴你，由這往西走，沿着一條小路，通到下面的山谷，到達谷底再往北，在一顆最高的松樹後面就是芳姑娘坐關的山洞，洞門是在裏面才能開啓的，你可以呼叫，願不願開啓就看芳姑娘了。」

季伯玉道：「除了洞門，別處沒有通路？」

道婆道：「由豹窻也可以進去，不過進去的絕對不是活人！」

季伯玉道：「爲甚麼？」

道婆道：「豹窻在削壁的頂部，當年名叫天窻，自從有一隻豹子由天窻摔下去之後，天窻就改稱豹窻了，當時那隻豹子成了一堆爛泥，人下去如何能够活命？」

季伯玉雙拳一抱道：「多謝指示，告辭。」

他依照道婆的指示，果然找到洞口，他雙掌貫勁，向洞門緩緩一推，那簡直是青蜓撼石柱，一點辦法也沒有，好在洞門上有個小孔，必然可以往洞裏傳送聲音。

於是他暗凝眞力，由小孔向裏面呼叫道：「芳兒……芳兒……快開門，我是季伯玉……」

他以眞力將語聲送入山洞，只要沈芳兒在裏面，她必然可以聽到他的呼聲。

但他呼叫半晌，得不到絲毫反應，莫非沈芳兒業已勘破情關，不再理他這個大哥了？

沈芳兒溫馴良善，柔若春水，對季伯玉一向言聽計從，用情十分之專，按說她不可能硬下心腸，不予睬理的。

莫非老道婆騙了他，沈芳兒並不在這個山洞之內？

經過一段漫長時間的呼喚，洞內終於有了反應，那是一股嚶嚶啜泣之聲，同時飄來斷斷續續的言語。

「原諒我，大哥，小妹坐關之前，曾經在神前立誓，我不能……嗚嗚……」

季伯玉呆了，一個神前立誓，獻身我佛之人，已經是斷絕塵緣，四大皆空，他現在來打擾她的清修豈不是佛門的罪人！

只不過他求取絕藝，是爲了平魔衞道，拯千萬生靈於水火，就算將來被打進十八層地獄，他還是非見到沈芳兒不可。

於是他日以繼夜的呼喚，懇求，三天過去了，除了極度哀傷的悲切之聲，他甚麼也沒有得到。

最後他想到了豹窻，决心冒險從那兒試試。

人是萬物之靈，豹子會摔死，是因爲牠缺少人類的智慧，如果結上一條長達百丈的山籐，未嘗不可豹由窻爬進入洞內。

他下定决心之後，立即爬上山頂，先找到豹窻，再搜集山籐。

大雨未止，山險地滑，這項工作是艱巨的，但他終於在子夜籠罩之前，完成了這項工作。

他將山籐的一端，縛牢在窻口附近的一顆樹幹之上，然後沿籐而下，直向洞內滑去。

這項計劃不能算錯，但人算不如天算，誰知竟然出了意外。

窻口僅可容身，經過一道斜坡之後就豁然開朗，四週再也碰不到石壁了。

洞內黑如潑墨，他瞧不到距離洞底還有多高，只好抓緊山籐，雙手交替着向洞底滑去。

下降約莫五十餘丈，他感到手中忽然一輕，接着速度驟然加快，身形以强大的勁力衝向洞底。

糟了，山籐鬆落，身無憑依，這一摔豈不要粉身碎骨！

雖是身陷絕境，他仍能臨危不亂，身形在空際一個翻滾，雙掌齊吐，擊出兩股强大的掌力。

這兩股掌力雖然未能阻止下衝之勢，衝擊的速度却已大爲減弱，待身形摔落洞底，他還是完完整整的。

不過這一摔依然不輕，尤以雙臂的傷勢最爲沉重，他也在一摔之下暈了過去。

不知經過多少時辰，他終於由暈迷中醒了過來，第一個感覺他是睡在床榻之上，那是有人救了他了。

在這個山洞之內，除了沈芳兒還有誰會來救他？

但他流目四矚，却瞧不到半絲人跡。

這是一間石室，一盞獸脂油燈在發着淡黃色的光芒。

室內的陳設十分簡陋了，除一桌一椅，就是他睡的這張床榻了。

床上的被褥却整潔無比，而且還有一股淡淡的幽香，莫非這是沈芳兒的閨房。

想到沈芳兒，他不能再躺在床上了，手臂一抬就待向所蓋的被子掀去。

抬手掀被，是一件人人會做的平常事，但身負上乘武功的季伯玉，竟然未能抬起他的手臂。

抬不起來倒還罷了，而且肘骨傳來一陣劇疼，使他忍不住痛哼出聲。

現在他想起來了，適才山籐鬆落，使他摔到洞底，兩條手臂全都受了重傷。

他再試抬另一條手臂，果然已經不聽使喚，同時全身酸痛，筋骨似乎被人拆散了一般。

好在剛才那聲痛哼，已將沈芳兒喚了進來。

他沒有猜錯，救他的是沈芳兒，此處也是她的閨房，這位幽蘭一般的姑娘，似乎削瘦了幾分，她雖然沒有落髮，却已穿上一襲僧袍。

她向季伯玉瞥了一眼，迅速低下頭去，同時喧了一聲佛號道：「施主，你這是何苦？」

季伯玉呆了一呆道：「芳兒，妳當眞要出家？」

沈芳兒幽幽道：「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練，祇以一念錯，遂受百年譴，施主擅闖禪關，使貧尼無端端的又要增添不少罪孽。」

季伯玉沉默半晌，才嘆了一口氣道：

「對不起，芳兒，我實在不該來打擾妳的，現在我身負重傷，動彈不得，那就勞妳的駕將我丢出去吧。」

（未完）

現代社會奇情小說

馬雲·文
黃耀基·圖

千門奇俠

前文提要：

游天虹被金夫人困在設有暗藏機關的密室裏，無法走脫。張雪兒找黑社會錢人道友華又遭人暗殺，這時有一個女子來電話告知游天虹被困的地點，張雪兒和助手洪紅按地址找到金夫人的總部，由一名大漢帶到樓上，便遭到他們襲擊，雖然張雪兒早有準備，但仍逃不出暗設的機關，把她們分別掉進一個豪華客廳的沙發上，不久，走過來一位貴婦人——金夫人，金夫人同她們談話，話不投機，張雪兒拔槍相向又被機械手臂箝着，金夫人提出河水不犯井水，張雪兒同意才把她們釋放。張雪兒和洪紅回到車子裏，二人爲這浪俠憂鬱不已！

脫離險境　繼續偵查

張雪兒問道：「如果你再次見到那個女子，妳會認得她嗎？」

「應該認得的。有兩三咖啡座，經常可以發現那個女子芳踪！」洪紅說。

張雪兒看看腕表：「這時候，我們也應該吃點東西了，不如一齊去，碰碰運氣吧。」

「怎麼？」洪紅反而感到愕然，「妳眞以爲游天虹會去找那個女人？嗯……」

張雪兒沒有回答她，只將車子開往一間大酒店去。

她一直在想：游天虹當着她面前跟一個女子講電話的情形，當時她彷彿聽到對方正是姓胡的。因此洪紅剛才那一番話觸發了她的靈感！

這家大酒店的咖啡座，就設於泳池旁邊。

泳池是露天的，咖啡座設有空氣調節系統，所以兩者之間，隔着一幅闊大的玻璃屏，令到那些坐在冷氣茶座的人都可以目睹池中風光！許多健美女郎穿着三點式泳衣在池畔晒太陽，所以池畔的風光比起泳池裏面的更加美不勝收。不少男士早已盤踞着靠近玻璃屏一列的座位。張雪兒和洪紅進來這裏面之後，一名侍應領班只可以在一處角落爲她們找到一張小桌，這已經非常幸運了，因爲假如她們行遲半步的話，後面又來了另外一些人客；現在那些遲來半步的人，惟有失望而退。然而那些人仍然心有不甘地左張右望。

張雪兒與洪紅剛剛坐了下來，洪紅的視綫已搜索到她要找的人，她用手肘輕輕碰了張雪兒一下：「不知道是我們的運氣好呢？還是這兒的大魚太多，瞧吧！就是那邊那個穿T恤的女郎，她又出動了！」

張雪兒循勢望過去，隔着一張桌子的那邊，坐了一個健美的女郎，她正與一名年約三十許的男子喁喁細語。

洪紅忍不住說道：「怪不得人家都說這兒是冒險家的樂園，看情形，老千集團要找大爺，實在也是易如反掌的事呢！如果我沒有猜錯，又有人上釣了。」

話猶未完，只見那男子突然離座去打電話！

這時候侍應亦已將張雪兒和洪紅的飲料和食物送來。

一會兒，那男子又回到那女郎身邊去，交談了幾句之後，男子先走了。那女郎仍然留下來！張雪兒向洪紅遞了一個眼色之後，就對一名侍應道：「我們要搬枱，請你替我們把這些東西搬過去吧！」

說着，張雪兒和洪紅就走到那女郎的身邊，毫不客氣地坐下來。那女郎難免感到有點愕然！「胡小姐嗎？」張雪兒首先開腔，同時又在臉上擠出一點笑容來，表示自己絕無惡意：「還記得我麼？」那穿着黃色T恤的性感女郎並非別人，正是胡若蘭。

胡若蘭怔了一怔：「妳是——」

張雪兒又是輕輕一笑：「我們應該見過面了，只是妳貴人善忘而已。」她又故意問：「還記得游天虹先生麼？」

「噢！原來妳是游天虹先生的朋友。」胡若蘭表面上雖然有着恍然大悟，但是內心仍然有着無數的疑問！

侍應把二人的飲料和食物都搬了過來，令到胡若蘭更加驚奇地望望張雪兒，又望望與她同來的洪紅。

「相請不如偶遇，今天由我做東道。」張雪兒又問：「最近有見過游天虹先生嗎？胡小姐？」

胡若蘭聽了游天虹的名字之後又是一怔：「沒有，我已經有好幾天沒有見過他了。」

「如果妳有他的消息，請妳立即通知我。」張雪兒說着又將一張咭片遞上，「找他只是爲了業務上的需要，請多多幫忙啊！」

胡若蘭瞥了那名咭一眼：「原來是女大偵探張小姐，素仰！素仰！」她想了想，立即又問：「請問究竟是誰要我找游天虹先生？」

「嗯——」張雪兒故作神秘地望望她身邊的洪紅：「對不起，業務上的秘密，恕我不能透露。」她又說：「游先生已失踪過了四十小時，有人担心他的生命正受到威脅，你是他的朋友，相信也不想他出事。」

「是的。」胡若蘭把張雪兒的名咭放進了手袋裏去：「只要有消息，我會立即通知妳。」

× × ×

游天虹彷彿發了一場噩夢，但噩夢驚醒了之後，一切都會在刹那之間回復正常；然而現在，他雖然從夢中驚醒了，但噩夢似乎仍要持續。

自從在浴室的按摩床上不明不白地被人用熱毛巾焗昏了之後，游天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昏迷了多久！

他張大眼睛，竟然甚麼東西都見不到，難道自己已經變了瞎子？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急急伸出雙手摸向自己的面部，一些光綫立刻又令到他的眼睛閉上了。與此同時，他好像接觸到二張咭紙遮掩着他的雙眼。是誰這麼惡作劇？

光綫其實並不太強，所以游天虹很快就開始習慣了。再看清楚，剛才遮掩住雙目的，原來是二張樸克紙牌。他坐了起來，發覺自己當時正渾身赤裸着，就與他在公衆浴室的情形完全一模一樣！

他躺在一張床上——木板床，連蓆子也沒有，光脫脫地只有一塊床板。

另外一張樸克紙牌正在巧妙地遮掩着他的重要部份；但剛才他坐了起來，所以那張紙牌也掉在板床之上。這情形頗令游天虹感到啼笑皆非。

室內四壁蕭條。這一次，竟然連洗手間也找不到，就只有那麼一間丁方不足八十方呎的斗室。

天花板之上，吊着一個四十W的燈泡。這情形又有點兒像監房；但牢獄的門是鐵的，這兒的房門却是木的。

木門鑲上了新的彈簧鎖。游天虹又一次面臨考驗，他只可以用手上那三張紙牌去開啓那房門。

游天虹渾身赤裸，想找一些東西遮掩一下，無奈房間裏甚麼東西都沒有，他有一種被人戲弄的感覺。

他惟有試用手上唯一可以利用的三張樸克紙牌。

用樸克紙牌開門，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游天虹做到了，他利用紙牌的硬度，插進那扇門的罅縫之間，門鎖隨即彈開，看來非常之簡單。

游天虹發覺外面是一條走廊，沒有人，他在戒備中走了出去，憑他的記憶，這兒又不似是金夫人那兒，究竟又是甚麼地方？他實在弄不清楚。

目前對游天虹來說，最重要的不是逃走，而是找一些可以利用的衣物，因爲他絕對不可以就這樣子赤裸裸的逃出街外去，最低限度也要找一條毛巾或者一塊布。

走廊上的光綫十分光亮，正因爲這樣，游天虹才覺得尷尬，此時此地，黑暗似乎對他更有一種安全感。

突然「卡察」一聲，走廊上面有一扇門被人推開了。

游天虹本能地停住了腳步，同時找地方躲藏一下，無奈走廊上面根本沒有地方可以藏身。

正當游天虹感到進退失據之際，那邊却走出了幾個人來，游天虹在這刹那間恨不得自己會隱身，可惜這時刻的他，正是後無退路，前面又有人。

「哈哈哈……」一陣陣充滿了諷刺意味的狂笑聲，在游天虹聽來，似乎有點熟識。

他回過頭來，發覺走廊上站立了幾個人，其中一個竟然是何炎明，怪不得那笑聲聽來有些熟識了。

游天虹回轉身去，見到身邊有一扇門，他立即順手將門推開，發覺那只是一間空房，急急竄了進去，反手將門鎖上了，他雖然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但無論如何總可以讓他躲一陣。而最重要的，還是讓他有時間和空間去找尋一些可以遮掩軀體的東西。

可惜這房間之內，只有一張圓桌，四張椅子，此外便一無所有了，甚至連窗子也沒有。

游天虹覺得自己不但被人作弄，簡直就是開玩笑！

一種下意識的作用，令到他再將門環

扭開，豈料那度門鎖上了之後，竟然無法再打開了。

游天虹當時連手上那三張牌也沒有了，所以他要弄開這扇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何炎明等人的出現，正好表示這是一項陰謀，看來對方絕不會讓游天虹離開這裏，到底他們用意何在？

游天虹正獃在門後全神貫注地聆聽外面走廊上的動靜，背後傳出奇異音响。

游天虹回頭一望，只見何炎明那傢伙竟然又出現在圓桌後面，靠近牆邊處，簡直就像「天方夜譚」中的夢幻鏡頭一樣，何炎明剎那間變了魔術師似的。

游天虹極力令到自己冷靜下來，他不再畏羞，也不再去找東西爲自己掩飾了，他心裏想：彼此同是男人，怕甚麼呢？就當自己進了公衆浴室吧。

「你究竟想怎樣？」游天虹有些生氣地瞪住他。何炎明格格地笑一陣：「眞對不起，這麼委屈你，主要還是因爲我們這裏沒有適合你的衣服，希望你切勿見怪！」然後他又把手一攤：「請坐！」

圓桌四周，擺放了四張靠背椅，游天虹因爲站在房門後，與何炎明遙遙相對，所以何炎明坐在靠牆壁的一方，游天虹就坐在他的對面，也就是說，他們左右兩張椅子都空着，沒有人坐的。

游天虹終於悟出了何炎明的用意，這傢伙一直希望與他賭一場，看這格局，分明是要跟他交手了。

何炎明果然冷然一笑：「江湖上的人都讚老兄賭術高明，小弟現在就想開開眼界。」

游天虹坐下來之後，可能由於下半身有那張圓桌遮掩住，心理上不受影响，態度也顯得自然了。

「你的記憶力太差了。」游天虹說：「我們第一次交手，我不是輸了很多錢給你麼？」

何炎明道：「那只是你故意的，因爲你要推銷一批僞鈔，結果是我上當了。」

「你又錯了，僞鈔只是我從別人手上贏回來的，事前我絕對不知道是僞鈔。」

游天虹忍不住又問：「爲甚麼你一定要跟我賭？我早已認輸了。」

何炎明冷冷笑了笑：「第一，我要報一箭之仇，第二，你現在身上一無所有，想出老千騙術，無遮無掩，相信你不可能啦。假如在這種情況底下，你仍然可以贏得我的，我才眞眞正正的服了你，第三，金夫人手下正在追殺你，如果你這時候出去，一定死得不明不白，我們正好利用這時間一較高下。」

游天虹心裏想：「這傢伙果然不出所料，故意讓自己一絲不掛，正是怕他出術在賭桌上贏了他。」

那張綠絨圓面的賭桌，分明是專爲賭博而設計的一種桌子，現在何炎明用手輕輕一按，按動了桌邊一些按鍵，就見天花板上面有些東西緩緩地下降。

那是一副樸克紙牌，用一個鐵盒子載住，當那鐵鍊垂至桌面時，卸下了紙牌之後，連同鐵盒再升上去。

何炎明以極之熟練的手法，把那副樸克紙牌「恤」一聲撒在絨面的圓桌之上，樸克紙牌散開的形狀如扇，每一張紙牌只露出了左上角的數目字或字母，而且彼此的距離一致，十分壯觀。

游天虹苦笑道：「我從未試過這樣子賭博的，可否先讓我穿回衣服？」

「不！絕對不可以！」何炎明也答得十分爽快：「我早已經講得清清楚楚，你只有這樣子跟我賭才顯得公道。俗語亦有道『無毡無扇，神仙亦難變』，現在你身無寸縷，假如你仍然可以勝得了我的話，我才是眞的服了你。否則，就只證明你以前靠出老千騙術去贏別人的錢。」

「賭博儘管被一般衞道之士攻擊，其實從另一角度看，賭博仍不失爲一門高深的藝術，因爲它揉合了賭博的基本知識和技術之外，還要徹底的運用其本人的頭腦，眼力和體力，幾乎是缺一不可，閣下乃過來人，相信亦一定同意我的見解吧？當然，除了我上述所講的，此外最重要的還是運氣。」

「別再浪費時間向我說教了好嗎？」何炎明顯得很不耐煩，「理論滔滔是沒有用的，現在我就要看看你的身手和運氣如何，希望你全力以赴之外，如輸了之後，最好不要委諉於命運啊！」

游天虹乘機問道：「那麼贏了呢？請先說明一下，如果我贏了，會有些什麼好處？」

「如果你能贏得了我，我就會送你一套衣服，然後讓你離開這裏。」

「好吧！那麼我們就一言爲定。」

枱上沒有鈔票，也沒有籌碼，只有一副已被證明足够五十二張的樸克紙牌。

何炎明彷彿佔盡優勢：第一，這是他的地方。

從他按鈕後隨即有紙牌由天花板上輸送下來這一點看，可以見到他必然非常熟悉這兒的環境。那麼，這兒究竟還有一些什麼機關？游天虹不知道，但何炎明一定知道的。

第二，他「衣冠楚楚」，要做一些遮遮掩掩的掩眼法應該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第三，現在連「洗牌」的主動權也要任由他。

這時候，牆上突然抖動了一下，一度暗門驀地打開了，走進一個捧着托盆的侍應。托盆上面有一些飲料，那侍應正朝着賭桌這邊走過來！

不過怎的，他正當將近到這賭桌的時候，身子忽然失去了重心，整個身兒往前就要撲跌過來。

當時的情勢極之危急，那侍應跌倒了不要緊，問題却是他手上的托盆，因爲那侍應距離圓桌不足三呎，假如讓他往前跌倒過來，他爲了保護自己，勢必本能地把手上的托盆放棄，迅速以雙手及時扶住桌邊，以免撞至頭崩額裂。結果會怎麼樣？

結果亦不難想像得到，那必然是托盆上的飲料倒在圓桌之上，那副樸克紙牌也會被飲料弄濕了。

雖然在理論上，何炎明大可以叫人換枱、換牌。但是，那樣必然又要花費一番功夫，費時失事還是其次，主要還是剛才何炎明「洗牌」的時候，他已做了手脚；當然，那必然是有利於何炎明自己的。

因此，當何炎明看見那侍應將跌倒過來的剎那間，他也感到有點手足無措。

豈料說時遲那時快，游天虹手急眼快，只見他就地站立起來，雙手同時急急往前一伸，左手扶了那侍應一把，右手也及時接過了那個托盆。游天虹這一下子不但出手快，同時亦瀟洒得很，當堂看得何炎明也爲之驚嘆不已！

何炎明生氣地瞪住那名侍應：「你究竟怎麼攪的？」

侍應驚魂未定，怔怔地獃在一旁！

侍應本來很想向何炎明道出他如何感到膝蓋一痲，立即就感到失去重心，以至身不由主地往前截倒。但是，他回頭想想那只有令到何炎明火上加油而已。

那侍應連想也未曾想得完，這邊游天虹已經開腔替他解圍：「無心之失而已，何必阻碍我你之間的正經事？」

何炎明爲了維持一種主人的風度，終於揮手摒退那名侍應。於是那侍者把二杯飲料放在兩個紙墊之上，帶着托盆，由原來的暗門退出去。兩杯同是一樣的菓汁，何炎明把手一攤，做了一個「請」的姿勢：「爲了避免你疑心生暗鬼，請你選擇其中一杯，讓我們之間先來一次先禮而後兵吧！」

「閣下的風度，將來必然會在江湖上留下美譽！」游天虹輕盈地一笑，隨手捧過了一杯菓汁，二人輕輕地碰了一下，才各自呷了一口。何炎明一邊放下那杯菓汁，一邊示意道：「爲了表示公道起見，我們不設派牌，各自論大小取牌。我們賭沙蟹，勝負只限一局！我是主人你是客，所以讓你先揭牌。」

游天虹表面是毫不在乎，其實也明知形勢比人强，根本就無可奈何！他伸手先揭，那張牌竟是「2」，何炎明隨便一揭，是「5」，所以何炎明先取去最上面那張牌！

何炎明既然取去了第一張牌，那麼，游天虹當然只可以取及第二張，各自揭開，何炎明那張牌是「A」，游天虹那一張是「K」，論大小，又是何炎明佔先。

下一張牌照例是「暗牌」，第三張牌開始才是「明牌」，雙方「見大派大」，也就是說：誰的牌面較大，就輪到誰先取下一張牌，但雙方都不看底牌。

同時又因爲這是一局沒有注碼的賭博，所以根本無須逐張牌下注或「反大」，所謂「見大派大」，也只是誰的牌面較大，下一張牌便由誰去取牌，當然只是「取」，不是「派」，因爲那副樸克紙牌就放在桌子的中央，雙方每次出手取牌時，對方都目不轉睛的盯實，所以要做手脚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兩個人每人五張樸克紙牌，很快也就取够了。

再看看他們的四張「明牌」：何炎明的牌面竟然是「AAAQ」，而游天虹的牌面則是「KKKK」，也就是擺明是「四條K」的格局。

何炎明面色一沉：「果然不愧是高手，你贏了！」

游天虹輕輕一笑：「我們彼此還未將底牌揭開，怎麼你這麼快就肯認輸了？」

「你已經擺明是四條K。」

「一副牌有多少張K？」

「四張啊，所以我說你贏了。」

「一副牌又有多少張A？」

「請你別開玩笑了，其實每一種都只有四張。剛才我們雙方都沒有看過底牌——當然是指自己的底牌。」

游天虹又瞄住何炎明笑了笑：「你又怎麼知道你的那一張底牌不是A？」

「嗯——」何炎明的面色突然變得鐵青，他顯然想發作了，但是，剎那間，他又咬咬咀唇，把滿臉的怒容收回，換上一張苦笑臉容：「好吧！我們現在就開開底牌！」

說着，只見何炎明伸手將底牌抽出，夾指一彈！

那張樸克紙牌有如剃刀似的，勁力完全貫注在那張紙牌的邊緣，朝着游天虹的面目之間發射而來！

游天虹身子一側，人是依舊坐在那椅子之上，但頭却回轉到背後一幅牆上。

紙牌搖搖欲墮，赫然是一張「Q」，也就是說，何炎明那一手牌，分明是「A俘虜」而已。當然要輸給游天虹那「四條K」。

就在這剎那間，游天虹也伸手把他的底牌抽出！

何炎明知道游天虹武功不凡，看見他伸手將底牌抽出，正担心游天虹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急忙探手懷中摸出一柄利刀，暗中戒備。

就在這剎那間，只見游天虹把那張牌一翻，他自己連瞧也沒有瞧上一眼，雙目只盯實坐在對面的何炎明。那張底牌也只讓對面的何炎明見到。

那一張底牌原來是「A」。

游天虹輕輕一笑：「何先生，你洗牌的技術的確是一流，我游某總算大開眼界，閣下本來已在洗牌時做了手脚，以爲穩拿四條A了，怎麼突然之間變得沒有信心呢？難道你看通了另一張A已落入我的手上？」

何炎明心裏固然明白。他的「洗牌」技術顯然高超，無奈游天虹却也手急眼快，不但看出破綻，還運用他的急才可以在短短時間之內，利用侍者送飲料入來的時候，出手將「洗」好了的牌搗亂，要不是這樣，那一張「A」决不可能落入游天虹之手。

由此看來，眞的是一山還有一山高，游天虹果然不愧是個千門高手！何炎明也敗得有點心服口服。

游天虹怎麼可以將何炎明「洗」好了的牌搗亂？

其實那是非常簡單的事，因爲侍者送飲料入來，差點兒跌倒，眼看飲料就要傾倒在賭桌之上，何炎明自然難免會分了心；游天虹趁勢「力挽狂瀾」，其目的就在利用這機會將「洗」好了的牌調了一張，由於他出手快，連內行的何炎明事前竟然亦一無所覺，直至見到游天虹四張明牌竟是「直落四條K」，他才恍然大悟：他事先靠「洗牌」而安排好的格局，已被游天虹暗中破壞。

根據何炎明靠「洗牌」而安排好的格局，他自己那四張明牌應該是「AAAQ」。游天虹的應該是「KKKQ。而雙方的底牌則分別的「A、K」。也就是說：當雙方揭開了底牌之後就應該是何炎明的

「四條A」贏了游天虹的「四條K」。

但是現在游天虹明明是贏了何炎明，而且還是在絕對性的劣勢下勝出的，何炎明實在敗得無話可說！

游天虹笑道：「何先生，這一局既不賭鈔票，連籌碼也沒有，看來我這位贏家最低限度也應該贏回一條褲子吧。」游天虹說話的時候，手上那張紙牌仍未放手。

何炎明面色一沉：「不！我們還有些事情未了結，你一定不會忘記，輸給我的那一批偽鈔吧？」

游天虹覺得他被戲弄，心有不甘，決心要讓他看看顏色，於是突如其來地將手上那張紙牌擲了過去。

那張樸克紙牌由游天虹手中擲出後，疾勁異常，何炎明看在眼中，也嚇得一跳，急忙閃避！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何炎明驀地感到手腕一痲，手中的一柄利刀彷彿已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說時遲那時快，那邊木板牆上傳來「篤」的一聲！

何炎明回頭一看，剛才仍在他手上的一柄利刀，這時却穩穩的插在背後的木板牆上，而最令他感到震驚的，並非利刀被對方閃電般奪去，而是利刀釘着的一張樸克紙牌。那一張紙牌，正是游天虹剛才擲出去的紅心「A」，利刀的刀尖不偏不倚的，剛好就釘在中央紅心之上！

刹那之間，斗室之內就好像激發起一陣雷電似的，何炎明簡直連看也未曾看得清楚，但這邊游天虹也若無其事地坐回原位之上，因為直至到現在，游天虹仍然渾身赤裸，身無寸縷的，要不是好好地坐在那裏，他就會當堂出醜，何炎明當然也明白其中道理。

游天虹這時正式回答何炎明的問題：「何先生，剛才你提及的偽鈔，絕對與我無關，其實我也是受害者。」

何炎明道：「游老兄，你完全誤會了，剛才我故意提及偽鈔，並非你是指印偽鈔的人，而是暗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大家都想知道，誰是印偽鈔的人？」

「那就算是誤會了。」游天虹說：「那麼我想請問一句：我現在弄成這副樣子，又作何解釋？」

何炎明笑道：「這是閣下咎由自取！俗語說得好：有那麼多的風流，就有那麼多的折墮！一切與我何某無關，我只不過見你危急，才叫我的手下出手相救。所以說：你不但不應該怪我，還應該好好的多謝我呢！」

游天虹吶吶地問：「你與金夫人是不是一黨？」

何炎明苦笑搖頭：「你完全攪錯了，我不但不是她的同黨，而且，我還要聯合你來一齊對付她。」

「金夫人究竟又是何方神聖？」

「關於這個謎，不但你有興趣，我早已發生興趣了。所以，我才會派人到黑道中去放消息，說有人要收購偽鈔到外地去，目的正是要引幕後人出來。但是，不幸這消息給警方的探子偵知，我們惟有及時退出，讓警方與他們交手，却又想不到你亦插手其間。

「不過現在這麼樣也好，最低限度我已知道偽鈔集團的幕後人原來就是金夫人。」何炎明一口氣說到這裏，又笑了笑：「你以為那女狐狸眞的看中了你麼？今次若非你湊巧遇上了我的手下，相信你一定會死在她的手上。」

游天虹聽到這裏？雖然恍然大悟，仍覺半信半疑。

游天虹仍然問何炎明：「然則，你可查出誰是印製偽鈔的人？」

「雖然查不到，但經此一役後，我已是心中有數，」何炎明道：「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和我合作呢？」

「你想我怎麼樣合作？」

「如果能查出誰是印製偽鈔的人，應該是一條財路，到時我你都有好處。」何炎明說到這裏，突然站立起來，走到房門口，正是游天虹不久之前闖入來的門口，而不是那一度牆上的暗門。

游天虹正猜測何炎明究竟想怎麼樣，却聽到他正在門緣吩咐一名大漢去揀一套適合游天虹穿的衣服。

何炎明吩咐過之後，親手關回房門，返到原來的座位時，圓桌邊緣竟然有紅光閃閃。何炎明不知怎的，面色大變。

游天虹看見他按下了桌子邊緣一個按掣，問道：「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有個男子的聲音回話：「我想你還是出來一次吧，波士，外面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他一定要見見你呢！」

游天虹左張右望，覺得這兒的「特殊設備」似乎很多，所以這張圓桌肯定也是佈滿機關。最低限度至今為止，讓游天虹見到的，就有：一經按鈕，天花板上可以吊下一副撲克紙牌，剛才閃亮過的紅燈警報訊號，以及通話系統等等。

何炎明站立起來，又對游天虹道：「我有人客找我，你隨便喝些東西，數分鐘後我再回來與你詳談。」游天虹似無抉擇餘地，惟有目送他離去！

後來游天虹感有到些不耐煩，想拉開房門，望向走廊外面，但是，他發覺那度門已經被人在外反鎖。他正想轉身離開門後，却又聽到門外有人在交談：「喂！你幹什麼？」一名男子問。

另一名男子聲音答道：「這是波士叫我送來給房間裏那位游先生穿的衣服。」

「不！暫時不要讓他穿回衣服，否則他好容易會作反的，等老闆見完客之後，回來再說吧！」

眞想不到，原來門外還有人把守，何炎明如此機關重重的對待游天虹，究竟又是什麼意思？

游天虹越想越感到有點不對勁。

他獃在一旁，怔住了一會兒，突然撲向那幅木牆之上，將那柄釘住一張樸克紙牌的利刀拔了出來，豈料就在這刹那間，那幅木牆竟然露出了一度暗門。

當那度暗門打開的刹那間，游天虹還以為是他生意之間觸動了機關。

但是，只是一秒半秒之間的事，游天虹很快就知道他的想法錯了，那門縫中出現了一個人影，游天虹嚇得迅速回到門的後面去。那暗門很快就關回原狀！

游天虹趁住那人還未來得及回轉身來，利刀出手，立刻就想採取行動，豈料那人背後好像多了一對眼睛似的，身形一矮，腿往後伸；游天虹絕難想像得到對方有此一着，更由於他當時的身子正往前撲，重心頓失，整個兒身不由主地往前仆倒過去！

其實剛才他也無心去傷害對方，只不過想把剛剛自木牆上拔出的利刀，拿去要脅住對方，即使對方不能助他逃離此地，最低限度也要對方替他弄一套衣服來，但想不到那傢伙的反應如此敏捷！

游天虹在這電光石火之間，只感到當他身不由主地往前仆倒的刹那間，持刀的一條手臂被人抓住，整具百多磅的身體，就由那人的肩背之間，反跌向前面。

游天虹不難想像得到對方下一步的行動，所以他急急就地翻了一個筋斗，順手就想將仍然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利刀擲出。

但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游天虹就好像一輛正在超級公路上開快車時，突然要緊急煞掣一樣，還差一點點兒，利刀就會脫手飛出去！

「怎麼會是你呢？」游于虹在這刹那間，却忘記了自己當時渾身上下，一絲不掛。

他面對的竟然是個女人——不但與他認識的女人，還與他相好過的女人。

她！正是胡若蘭！

胡若蘭驚魂未定。再定眼一看游天虹這副模樣，當堂為之面紅耳赤。

游天虹看見她張大了咀巴睜大眼，也如夢醒覺地急忙用手掩住私處。

「眞該死！」胡若蘭埋怨道：「你怎麼會這樣的？」

「何以難為情呢？妳又不是未見過。」他一邊說：一邊持刀走向圓桌旁邊，因為只有那兒可以為他掩飾一下。「妳怎會在這裏？」

「聽說你被囚在這裏，所以我才來救你出去，但是你這副樣兒，如何見人？」

「放心，我本來就是一名出色的服裝設計師啊！」

游天虹說着，手起刀落，刀鋒沿住圓桌桌面四周劃了一刀，再用手一揭，「嘶」的一聲，只華整幅絨布被撕離圓桌桌面，落入游天虹的手上。

游天虹左一刀，右一撕的，那塊綠色的絨布很快就變成仿古的羅馬武士裝，罩在游天虹的身體之上，再加上碎料結成的腰帶，看上去倒也似模似樣，令到胡若蘭在旁看了，也讚不絕口。

游天虹把利刀插於腰間，更似古代的武士了。

胡若蘭道：「快跟我走吧，等會兒何炎明回來了，你就逃不掉啦。」說着，她已伸手木牆之上。

游天虹也沒有看清楚，木牆之上已露出了一度暗門，胡若蘭拖住游天虹由那兒急步竄了出去。

外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但大部份房間的門都關上了，只有其中一間裂開一條門縫，胡若蘭與游天虹在外面經過時，發覺何炎明正在那間房裏面見客。

胡若蘭突然停住了腳步，側耳傾聽，游天虹也被迫停下來，就在這刹那間，游天虹渾身一凜，也忍不住往裏面瞥了一眼，因為裏面出現的一個男人，並非別人，正是朱標——朱彼比的父親，當地一位大富商。

朱標怎麼會在這裏？奇怪。

彎角那邊突然傳來步聲，胡若蘭急急把游天虹拉過一旁，那是對面一間儲物室之內。

數名大漢很快就掠過走廊！

胡若蘭回頭對游天虹道：「我帶你逃出這兒之後，你立刻向東面街口走，那兒有個路邊電話亭，你可以進去撥個電話給張小姐，她自會開車來接你。」

說到這裏，胡若蘭又自口袋裏摸出了幾枚硬幣，塞到游天虹的手上，大概是給他撥電話用的。

她探首望外面，可能還有人，所以她還不敢出去。

游天虹趁這時間對她低聲說：「如果你是我老婆，我好容易會餓死的，你怎麼可以只給我幾枚硬幣？」

「那是給你撥電話給張雪兒用的，」胡若蘭道：「萬一找不到她呢？」

「放心，你一定可以找到她的，我知道她正在等我消息，」胡若蘭又說：「像你這副模樣兒，難道還想召一輛計程車返家去麼？」

「我正是這意思，所以最好請你借我二十元紙幣，日後雙倍奉還。」游天虹伸大了手板！胡若蘭終於也如他所願，但是又說道：「我勸你最好還是不要把司機嚇壞吧！」

游天虹笑道：「這是一個走在時代尖端的都市，只要你到市中心區站上幾分鐘，什麼古靈精怪的服裝你都可以有機會見到，我這樣子最多引來一些驚奇的目光而已，根本不值得他們大驚小怪啊！」

胡若蘭雖然一邊與游天虹交談，但另一方面却不斷從門縫中，窺伺着外間的情形。

她終於把儲物室的門拉開：「快些跟我來吧！」

游天虹尾隨其後，沿住走廊，急急走向彎角那邊。

那邊有扇門，門楣之上有個漆上了紅字的鏡箱，那是分別以中英文字寫上：「出路」二字。

根據消防條例，凡是工廠，夜總會與戲院等公共場所，一定要明顯地指示出路，以防萬一有火警發生時，人們在混亂中知道應從何處逃出去！

然則，這兒本應該是一些公共場所才對。

但是游天虹已無暇細想，他要小心身邊的環境變遷，萬一突如其來地有人出現的話，那時候就可能有人阻止他們逃去。

游天虹在左顧右盼中，終於由那扇彈簧門竄了出去，然後沿住梯階落一層樓，在胡若蘭的引導下，由一處橫門走出街外去！

還好那是一條橫街，而且時在晚上，所以街上靜得連人影也不多一個，自然亦無人來理會游天虹這一身古怪的裝扮相。

胡若蘭站在門角處，往那邊遠處指了一指：「那兒有個電話亭，你最好先與張雪兒小姐連絡一下。」

「謝謝妳。」游天虹也沒有多講半句，人已竄向街口那邊，胡若蘭也急急回轉身去，退回屋內。

要不是走到這兒大街之上，游天虹還不知道這已是晚上了，因爲那室內的環境，他找不到一個窗口，自然也見不到外間的情形，室內的照明全是光管，所以游天虹更加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了。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還是他實際上很久未吃過東西，游天虹突然感到腹如雷鳴，再暗自計算一下，他的確巳有一段長時間未有東西到肚，就更加感到有些脚軟。

奇怪的是這現象剛才仍不存在，直至到現在才發作，由此可見心理影响至大！

游天虹急急竄進那座路邊電話亭，還未來得及將那手上的一枚硬幣投入，一條人影巳迅速的閃了入內：「不要動，乖乖的把電話筒放下。」

一把鋒利的刀子，正抵着游天虹的咽喉之間。

游天虹當時正感到渾身乏力，想不到又遭此突變。

他欲加反抗，很快又放棄了這念頭，只因爲那出現在背後的聲音，在游天虹聽來，不但熟悉，而且親切。

「雪兒，你怎麼會在這裏？」游天虹首先發問。

張雪兒當堂呆住：「怎麼會是你？」她立即把利刀移開，以極其詫異的目光瞪住剛剛轉過身來的游天虹：「剛才我發覺你由那屋子出來，我還以爲你是何炎明的人呢？想不到——」張雪兒退後幾步，自頂至踵的打量着游天虹，難免有些啼笑皆非。

游天虹知道他心底裏怎麼想，他苦笑道：「現在什麼都不要多說了，先替我找些東西吃吧，我現在只感到雙足發軟，再下去我就會暈倒地上了！」

張雪兒帶着嘲諷的口吻道：「就是暈倒也是活該，誰叫你如此風流，住在溫柔鄉的人，雙足難免發軟。」

游天虹彷彿嗅到一陣陣酸溜溜的氣味，於是一把將她摟入懷抱中，深深一吻後，說：「別這樣吧，我只是被金夫人軟禁，回頭我還要找她算賬呢！那裏有人比得上妳。」

張雪兒想起金夫人裝蒜的情形，又恨得牙癢癢地說：「那妖婦九成是僞鈔黨的首領。」說着，她走出了那處路邊電話亭去！回頭又對游天虹道：「我們先上車再說吧！」

游天虹登上張雪兒的汽車，忍不住問：「雪兒，妳怎麼會在這裏？胡若蘭還叫我給妳電話呢。」

張雪兒道：「你以爲我眞會如此輕信胡若蘭？我只是利用她帶我到這兒來。」她一邊開車一邊又道：「裏面究竟是什麼地方？」

「我也不清楚，」游天虹道：「何炎明這傢伙，怎麼會跟波比的爸爸朱標在一起呢？奇怪！」

「什麼？」張雪兒彷彿突然之間被刺了一下：「你再說一次吧，剛才你說見到誰？」

「我見到朱波比的爸爸朱標，他正與何炎明在一起，」游天虹道：「我知道他是突然造訪何炎明的，因爲何炎明一直與我在賭博。」

張雪兒的車子本來巳經開動了，這時候却突然之間靠邊停了下來，然後她又回頭張望了一下，再將車子開回那幢大厦附近。

游天虹一直沒有機會看清楚這是什麼地方，現在才知道這幢大厦面臨幾條不同方向的街道，橫街這邊像工廠，但正門那邊却是招牌林立。

張雪兒的車子剛在那處路邊停下來，他們就看見大厦裏面有幾個人走出來，其中一個正是朱標。

張雪兒把車子的所有燈光都熄滅了，那處道旁停放了一列大小汽車，張雪兒那一輛車在其中，所以不易引起別人的注意，朱標等人也沒有張望到這邊來。

張雪兒和游天虹坐在車子裏，遙望過去，若有所感地說：「奇怪，朱標爲什麼會找何炎明？」

游天虹道：「憑那眨眼間的印象，他們顯然在吵咀。」

張雪兒沉吟道：「一個是大商家，怎麼會跟一個大老千扯上關係？奇怪！」

「凡事不可以只看表面，這個地方有不少有錢人看來都是非常風光的，誰知道他們骨子裏所作何事？」

「朱標要我找尋他的兒子，我不敢說出波比曾在你家中留宿。」張雪兒道。

「妳這次跑到這兒來，難道就是爲了跟踪朱標？」

「不！事前我完全並不知道朱標也在這裏；我不過只是跟踪你的女朋友胡小姐——胡若蘭。」

「剛才就是她把我救出來的，不過，我們認識的日子並不太久。」游天虹解釋道。

「最初因爲我助手見到她與你出現在一些公共場合，於是我『拜託』她找你，她叫我歇在辦事處等她的電話提供消息，你以爲我會不會笨到有那種耐性？」

張雪兒正想說下去，游天虹忽然用手肘碰了她一下：「瞧吧——」二人的視綫立刻透過車窗的玻璃遙望過去，只見朱標正指揮身邊數名大漢，分別跑到幾個不同的位置去。

有些人拐彎跑到大厦朝向大街那邊，有些則守在橫街這邊，更有一名大漢急急跑進街口電話亭裏面去，而朱標本人則竄進了路旁一輛卡車裏面去。

張雪兒看見這情形也覺得驚奇：「他們究竟想怎麼樣？」

游天虹道：「看起來，好戲還在後頭呢。」

就在這時候，那處門口又有一個人影閃了出來。從身形看，她正是胡若蘭。

胡若蘭態度鬼鬼祟祟的，左張右望，突然之間，黑暗中撲出二名大漢，把她捉住！

由於游天虹和張雪兒自始至終目睹一切，所以他們都明白那二名大漢正是朱標的手下，他們迅速把胡若蘭押上了卡車裏面去。

張雪兒冲口而出：「看來你的女朋友這次有難了。」

游天虹苦笑：「我的女朋友也是妳的綫人，現在你打算怎麼辦？要不要過去救她？」

張雪兒是個女偵探，她的態度冷靜：

「我此來是爲了看戲，英雄救美這戲目，還是讓你去扮演吧？」

游天虹道：「事情未弄清楚之前，我以爲無謂枉作好人。」

過了不久，胡若蘭又由卡車裏面走出來。

這時候，一輛卡車載來二三十名大漢，他們手中都持有武器。

胡若蘭在二名大漢押解下，看來態度却顯然相當鎭定，全無驚惶失措的表現。

朱標由車上落來，親自指揮剛剛到抵達現塲的二三十名大漢佈下了陣勢。

胡若蘭帶領着數名手持武器的大漢，到隔隣一幢大厦的大門去，看佈局，朱標分明要將這一帶包圍封鎖起來。

朱標表面上是一名正當商人，但看眼前的表現，却像一名軍隊裏面的指揮官。

游天虹和張雪兒仍然坐在車子裏面，始終沒有出來，只是抱住隔岸觀火的心情，靜觀其變。

他們放眼四望，覺得這一帶的環境十分特殊，例如那幢游天虹由裏面逃出來的大厦，不但佔地非常廣，而且可供出入的門口也有好幾個。

朝向大街那邊，霓虹光管構成的招牌林立，夜總會，聯誼會，會所以及招待所等等，看來非常複雜。

但是橫街這邊，却又靜得可以，兩者之間，看來全無關連，尤其是橫街這邊的隔隣大厦，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不過，從剛才朱標分配人手時可以想像得到，這一系列的大厦，內部必然是可以互相貫通的，最低限度裏面也有暗門、暗道可以互通，否則，爲什麼胡若蘭又會帶人由隔隣的大厦入內？

朱標沒有離去，已暗示「就快有好戲上演」了！想不到他果然可以在短短時間之內，召集到這一大班持武器人馬。

當然不是一名「正當商人」的做法。

朱標的另一批手下則由那幢大厦的橫門入內。

單從朱標這班人的手中都持有刀棒這一點看來，就可以想像到他們不但大有來頭，而且亦肯定是有備而來，究竟朱標與何炎明有些什麼過節？

正當朱標他們在這邊密鑼緊鼓地佈局之際，街口那邊忽然又見人影一閃，游天虹心念一動，立即就向張雪兒提示：「你留下來，把車子借給我一用！」

張雪兒與游天虹合作辦事，這巳經不是第一次，所以彼此不但有默契，雙方的個性也非常了解。

張雪兒知游天虹此人平時儘管輕輕佻佻，但每到緊張關頭之時，就會正正經經，因此當他聽了游天虹的話之後，就匆匆離開了她的車子，留在現塲暗中監視對面行人道一帶的動靜；因爲朱標當時正在那邊調兵遣將。

游天虹開着張雪兒的汽車，一陣風似的，轉往街口那邊疾駛而去！

朱標那一夥人，事前絕未想到對面路旁那輛汽車會有人在內，現在既然開走了，自然亦不再加以理會，張雪兒亦因此可以繼續逗留在那一列汽車後面躲起來。

游天虹的車子剛在街口拐了彎了，就看見那個女人，正站在路旁，準備揮手截停一輛過路的計程車，游天虹看見，立即將車子開了過去！

「呼」地一聲，車子剛停下來，游天虹就認爲那女人並非別人，正是胡若蘭，

怎麼會是胡若蘭呢？胡若蘭剛才不是正在帶朱標的人進入屋子裏去麼？

然而眼前那個不但是胡若蘭，她還半帶驚喜地衝進了汽車來，跟游天虹招呼：「你來得正好，我正在打算到你那兒去找你呢？」

游天虹心裏想：「好狡猾的女人，竟然懂得隨機應變，實在難得，」

但是他口裏却說道：「你找我幹嗎？可不是因爲我欠了你二十元吧？」

「別把我看得那麼小家種好不好？」胡若蘭又有如驚弓之鳥回頭張望一下：「快些開車吧！」

游天虹却故意慢吞吞的道：「妳急什麼？」

「我担心朱標的人會追來呢？」胡若蘭一邊說，一邊還仍回過頭張望。

游天虹道：「朱標與你是同路人，你爲什麼會躲避他呢？我剛才就見到你帶他的手下人內。」

胡若蘭道：「我會慢慢再向你解釋，現在請你快些開車吧，我們要先到朱標的家裏去一次。」

游天虹又是一怔：「什麼，到朱標的家裏去？」

「是的，」胡若蘭還是誠惶誠恐地，一邊說一邊回過頭張望，「朱標可能就是製造僞鈔的人，我們要趁他傾巢而出之時，潛入他家裏偵查一下。」

胡若蘭這一番話，雖然引起游天虹的興趣，但他却不會忘記：朱標與何炎明之間的龍虎鬥更爲精彩。

游天虹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你怎麼知道朱標就是製造僞鈔的人？」

胡若蘭道：「你還記得你逃出來之前的一剎那麼，朱標去找何炎明，他們吵了咀。當時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朱標去找何炎明？後來我送走你之後，折返裏面再偸聽他們的說話，才知道朱標指責何炎明擄去了他的獨生子朱彼比：何炎明不但反口否認，還指責朱標就是製造僞鈔的首領，當時我正後悔讓你走得太快，所以現在你眞是來得正好啊？」

游天虹道：「就憑何炎明的指責，我們就相信下來嗎？同時我也不太明白，朱標這位名流富商，怎麼會找到何炎明那裏去呢？」

「是我提供消息，你一定會這麼想，是不是？」胡若蘭輕輕一笑，又道：「不管你怎麼想，這件事的確是如此，要是你對朱標沒有興趣的話，請你在街口放下我吧？」

「你怎麼會對僞鈔也有興趣？」

「與其說我對僞鈔有興趣，不如說我對朱標有更大興趣吧。」

胡若蘭面上那一絲絲的笑容驀地消失了。「我三番四次出現在老千集團之間，難怪你對我不信任。」

「我並非不相信你，你說我這種人，一向對女人都有好感，但是，我不甘被人利用。」游天虹說。

（未完）

俠義傳奇故事

滄海客·文
黃耀基·圖

英雄店



前文提要：

楊柳青跟藍天虹回鎭，還不見周冲少年回來，却遇着雙煞，誤認是秀士娘子，經過交手知道是秀士女兒，把她和藍天虹點了穴，掉進樹林就去赴約了。她倆互相解了穴道，暗中跟去赴約地點。看見周冲秀士少年和那似石像的村婦躲在她倆附近的地方，全神貫注在對面山上，談論往事，原來少年扮小子久了，眞不像個丫頭，村婦說得清楚，眞不是個小子，雖然是徒弟，簡直是親女兒，也談及三娘和她是親姐妹，口裏嘆息，楊柳青聽得如痴如呆，心裏想她說的可眞？藍天虹面對兩位姑娘，一個是聰慧絕倫，一個是刁蠻任性，眞是兩種味道。那邊殺聲開始了……

雖聰慧絕倫 但刁蠻任性

雙煞一聲狂笑，衣袍登時鼓起風來，道：「你們聽眞了。」忽地一錯身，只見那面向教衆的人雙臂一圈，面向二尊者那人道：「我們說且慢，可不是怕了你們，今日咱們與人有約在先，故爾饒你們多活片刻。」

左尊者顯然位尊爲首，道：「你們想詭計拖延，那是妄想，有胆約了我們，還想逃命。」

雙煞同聲道：「胡說。」一面對左尊者那人道：「我們與金笛書生有約在先，咱們與他有不共天日之仇，嘿嘿，既然遇上了你們，不管你們聞風而來也罷，是巧遇也好，待咱們收拾了那窮酸，再和你們作個了斷，今日就是你們的死期，你們便想逃跑，也是休想能够。」

那二尊者同時啊了一聲，說：「金笛書生！」

雙煞一個開口，另一個也咀動，說：「不錯，你們趁早滾開，若然那窮酸見你們，人多勢衆，不敢露面了，可唯你們是問。」

另一個說：「不差，不差，那窮酸也是個漢子，既然約了我們，豈有失信不來，現在仍不現身，必是一夥人把他嚇得躲起來了。」

二尊者迅速交了瞥，左尊者一招手，道：「左伽藍何在。」

藍天虹低聲道：「楊姑娘，你認得此人麼？」

左伽藍應聲而出，楊姑娘並不回頭，只是搖搖頭，說道：「我如何認得，我和師傅浪跡江湖，走遍了天下連一個赤眉教的人也沒見過，原來他們都眉帶暗紅，陽光下更見紅了。」

眞怪，他察其言觀其色，楊柳青不像是說假話，難道這麼多年來，封三娘和赤眉教的往來，她一次也沒見到？而且，赤眉教是害得他家破的仇人，怎會一些兒也不知道？可眞令人難信，却又不由不信。

左尊者已指着雙煞道：「可是這二人有約，命你們傳達的？」

左伽藍才應了聲是，雙煞已如怒吼道：「須知你們不尋我們，我要找你算帳，今日既然相約，你們還想活命麼，趁早滾過一邊。」雙煞微微移動了一下方位，另一個就喝道：「待我們打發了金笛書生，再來取你們的狗命，快滾！」

左尊者不理雙煞，道：「看來他們所說是實情了，端的如何相約，你當面詳細說來。」

左伽藍跨出了一步，道：「前日在龍門崖下，我二人奉命巡查，有一個小子尋了來，說是奉這二人之命……」

藍天虹咦了一聲，說：「桑姑娘！她……好大胆。」

可不是那個少年桑瑛，忽地現身出來，顯然大夥兒都全神貫注在對方身上，是以誰也不知她是從那兒鑽出來的，說道：「不錯啊，我就是奉他二人之命，他們給我一塊銀子，要我在龍門崖下等候兩個紅眉綠眼的人，可不是他就來啦。」

桑瑛向左伽藍一指，她突然現身，發話，當場的人全是一怔，自然誰也會驚一個小小子，姑娘扮小子，那聲音自是清脆，可就更像是童音了，自然就是個小小子，那麼，誰會怕了一個小小子。

大夥兒只是微微一怔，左伽藍道：「是他，就是他，小子，你來得好……」

桑瑛眞個胆大包天，竟然走到那二尊者和雙煞之間，接口說道：「我說，喂！有誰要我帶信的，準沒錯兒，別瞧我人小腿短，跑起路來可像飛一樣，喂，你這個紅眉毛綠眼睛的，你說是不是。」

藍天虹在楊柳青耳邊說：「我明白了，他是故意出去搗亂的，不但打岔，而且在拖延時刻。楊姑娘，你可千萬要忍耐，不論你信還是不信，待會你就完全明白了，啊喲！」

他這一聲自是沒叫出來，其實楊柳青只是碰了他一下，並未撞，不過是他見過鬼怕黑，這麼說，楊柳青顯然已信了幾分，要不也不會反而示意他別出聲了。

那左右二尊者顯然不似其他的人，已瞧出桑瑛來得有異，左尊者道：「信是你帶的麼，別怕，大胆說，可是他二人命你帶的。」

桑瑛眉兒一揚，說：「我爲啥要怕，我見到這兩個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我也不怕，難道還怕你們不過是紅眉毛綠眼睛。拿來。」

她當眞不怕，不但向左尊者走近一步，而且伸出手去，說：「老規矩。」

左尊者一怔，拿眼來望了左伽藍一眼，說：「甚麼規矩？」

左伽藍道：「這小子見錢眼開，要他說一句話兒，也得給他銀子。」

桑瑛說：「不對，不對，你說錯啦，是見錢開口，不給銀子，我爲啥白說。」

左尊者一聲呵呵，說道：「小孩兒，你只要老實說了，我給你一塊銀子，前日可是他二人命你帶信麼。」

桑瑛跨一步，跨一步，把左尊者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陣，點着頭兒道：「你比他衣衫光鮮，看來不會少得下我的銀子，我也不怕你賴帳。不錯，命我帶信的，就是他二人，我不騙你，他們只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我也不瞞你，他們給了我一塊大銀子，我還疑心是不是鬼錢，担了一夜心，那知銀子倒是眞的，你們瞧，就是這一錠了，人家可比你們大方，我秤了秤，足足有十兩。」

藍天虹可替她揑了一把汗，她當着雙煞面前說假話，眞大胆。却也怪，自從桑瑛現身出去，雙煞只不過兀自衣袍鼓風，不言，也不動。

不料桑瑛眞胆大包天，轉過身來，面向着雙煞，道：「我疑心你們是鬼，不是人了，可也怨不得我，你們本來像鬼嘛，我說怎麼着，可不是把你們的信帶到了，半句也沒遺漏。」

藍天虹又是佩服，心下又慚愧，當眞她怎生從他懷中取去銀子，他竟然毫無所覺。」

只聽雙煞道：「敢情是這小子鬧鬼，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分不出是誰在說；因爲雙煞身子沒動彈，盯着桑瑛的眼珠兒也不轉動一下，甚至連咀唇不見動，兩人那把聲也一模一樣。

啊啊！桑瑛大叫一聲，藍天虹也叫出了聲來，但却沒人發現他，因爲場中還有無數人在叫，也就分不清是誰在叫，唯一分得清的是桑瑛，因爲只有她嗓門兒又尖又脆，叫聲也特別大。

楊柳青堵住藍天虹的咀，但迅速的又放開了手，說道：「哼！你眞關心她啊，可是連命也不想要了。」

原來河朔雙煞突然出了手，四隻長長的手臂霍地向桑瑛抓到，正因突然出手，是以場中發出一陣驚呼，但大夥兒立即明白是向桑瑛發難，因是也瞬即靜了下來。

好桑瑛，顯然早防到兩人有此一着，雙煞不動聲色，出手快，她却更快，大叫之聲未落，滴溜溜一旋身，已從左尊者右脅下鑽了過去，躲在他背後，叫道：「不要臉，你們叫我帶了信，却又想賴，你們賴不了。」

那原是同一瞬間，左尊者兩掌一分，那河朔雙煞却已速即退了回去。

只聽一邊的右尊者一聲呵呵，道：「我可也明白了，好好，看來兩位約了那金笛書生，倒也不像是假，只不過兩位白費了心機。」

左尊者在那面也點了點頭，道：「兩位的主意倒是妙得很啊，只不過……」說着，突然也打了個哈哈，才又說道：「原來兩位約了那窮酸，又暗地裏命這孩兒來約我等，想待我們鬥個兩敗俱傷，你們却來個隔山觀虎鬥，當眞妙得很啊。」

右尊者呵呵笑道：「妙是妙極，只不過這兩位太以孤陋寡聞了，那窮酸即使還有命在，躲還躲不掉，倒敢來送死，兩位是白費心機了。」

桑瑛噯呀一聲，叫道：「你們可提醒了我，這兩個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怪物，當眞是這個主意，你們說的窮酸，可是一位中年書生麼，這兩個怪物可不是先約了人家，再又命我來約你們。」

雙煞氣得怪叫連天，說道：「住咀，我們約了窮酸，好不容易訪查到他的下落，何曾知道你等也在此。」兩人同時開口，竟分不出是誰在說，待得兩人一錯身，這才知道是誰在說了，那左面一個道：「窮酸和我們不兩立。」右面一個接着說道

：「要想我們放過你們，那是休想。」

「好好，」兩人又同聲說道：「既然你們先要來送死，那就先成全你們，要送死，就快上。」

雙煞眞個是心意相通，話聲未落，已迅即轉換了幾個方位，而且乍合倏分。

桑瑛叫道：「啊呀！」轉身就跑，在那教衆中左穿右鑽，瞬巳無影無踪，不是無影無踪，只不過誰也沒把她這個小孩兒放在心上。强敵當前，一場生死之鬥即將展開，誰會把她放在心上。

便是藍天虹與楊柳青也不把她放在心上，因爲左右二尊者已出了手，雙煞背靠背，那二尊者你攻我退，倏攻乍退，顯然是想把雙煞分開，是以那場中頓如走馬燈般，攻得不凌厲，遊走却快極，但那河朔雙煞可不上當，只不過方位在不停變換。

赤眉教的教衆也在飛快遊走，時而左轉，時而右移，只不過前後左右的間隔，保持着一種規律，並無變易。

「不用躲啦，出來吧。」

是誰在說？藍天虹才一怔，楊柳青霍地旋身向後抓到。

啊呀！藍天虹胸前被她一撞，那背脊重重撞在石上，撞得他眼前金星亂冒，但也瞧見人影了，那桑瑛不知何時來到身後，也啊呀一聲，只不過眉眼兒都在笑，那牙兒在陽光下更是燦然，一躍跳到石上。

藍天虹叫道：「小心！」

桑瑛說：「我們明人不作暗事，你們要有胆，就上來。」她站在石上，自是老遠都能見到。說：「快上來吧，錯過這機會，豈不終身遺憾，咦！啊啊！」

藍天虹立即明白了，下面的人在拚死拚活，誰會來難爲他們，而且，該是時候了，照先前這桑瑛的師傅說，秀士的功力巳該是復原的時候了，也快是現身的時候了，忙道：「楊姑娘，我們也上去，你們別……她眞是你娘的徒兒。應該是你的師妹。」

楊柳青哼了一聲，她豈有不想瞧個仔細的，赤眉教是當今最厲害的門派，河朔雙煞是當今令人聞名喪胆的魔頭，本來是有些怕的，被桑瑛這麼一激，哼，她一躍上了大石上。

藍天虹跟踵而上，雙煞頭也不回說：「快瞧，這河朔雙煞果然名不虛傳，不怪赤眉教的務要除了這兩人才安枕了。」

那高手對敵，與衆不同，可也看來最令ㄔ乏味，場中四人稍一接觸，立即後退，不，是赤眉教的人後退，河朔雙煞每一出手，兩人只是換了兩個方位，簡直像兒戲一般，不到半盞茶功夫，四人分明交了三招，但竟然都不會近身，只是比劃遊走，只不過那左右二尊者每一遊走，赤眉教的教衆，也隨之移動，竟然仍然無一人亮出兵刃來。

桑瑛不耐道：「似這般要何時才分得出高下，我們得想個法兒。」

楊柳青道：「你懂得甚麼，那是互相在尋找對方的破綻，這四人每一比劃，其實巳變化了無數招，一己近身，那就是生死立判，決出勝負來了。」

桑瑛嘻嘻笑道：「這麼說，尋不出對方破綻，就永不近身，豈不是分不出勝負來了，我告訴你罷，這左右二尊者若是想把雙煞誘離分散，河朔雙煞武功雖然了得，功力更造極登峯，但最厲害的還是兩人遇敵一齊上，攻守配合得妙到毫巔，守得嚴密，守中有攻，也無異以攻爲守，也就先立於不敗之地了，你們瞧，是不是，那左尊者非是不想近身，而是不敢吧了。」

敢情雙煞方位不停變換，是有絕妙的用意，一煞圈臂沉肘，封得嚴密，一煞瞬巳移轉，攻勢隨即伺隙待發，幾乎是同一瞬間，封守者脚尖一滑，守勢隨之也帶攻。那左尊者之所以上步立即旋身換位，是若稍緩須臾，被對方的招式罩住了，那自變化窮奇，凌厲無比的招術，自已的攻勢被敵方化解了，却萬難抵擋對方的攻勢，是人家守中有攻，自己却是攻而不能守。

那左尊者近身快，也首次這麼近的攻近雙煞，但退得也快極，直似未進也未退一般。

桑瑛說：「你們看見了麼，雙煞的四條胳膊，不停比劃，衣袍也鼓風，兩個鬼尊者絲毫破綻也尋不到，我們得趕快想個法兒。」

桑瑛顯得有些焦急，爲何她焦急，早見她一矮身，快得像一縷輕烟一般，奔到當塲，而且穿過那外面的赤眉教衆，大夥兒全都貫注在塲中央，誰會料到她恁的斗胆，那最近的兩個教衆啊啊兩聲，只聽右尊者叫道：「小娃娃，你是不要命啦，快走開。」

桑瑛說：「我怎麼不要命啦，先前以爲你們打架，我倒眞害怕，原來是比劃着玩兒，有什麼好看的，我也不要看了，喂！我要回去啦，趁早把欠我的銀子給我，我要回家啦。」

她竟然伸出手來，直向左尊者走去，當眞是左尊者答應過要給她銀子，但桑瑛鑽進塲中，可是在最近右尊者，她這一向左尊者走去，自是要轉過雙煞身邊，雙煞喝道：「滾開！」

桑瑛說：「啊喲！你們這麼兇幹嗎呀，欠債還錢，我向人家討債，又沒犯着你們。」

藍天虹倒抽了口冷氣，這桑瑛當眞胆大包天，竟然在雙煞面前兩手一叉腰。

說時遲，右尊者喝道：「接招！」向右面一煞一掌拍出，勢如狂飈！

左面一煞也怒喝道：「滾！」左袖巳向桑瑛直捲而出，桑瑛叫道：「噯呀！你爲何打人！」

「不好！」藍天虹叫道。楊柳青說：「你爲何抓住我，放手。」

原來他心下一急，不自覺抓住楊柳青的手。

那原是同一瞬間，不怪他着急，因爲桑瑛巳然倒地，但倒地一滾，不是向外，而是向內，反倒滾入雙煞脚下，可是那飛袖捲住了她，只聽她連聲叫道：「放開我，放開我，不放開，我可要咬你啦。」

啊啊！她眞跳起身來，眞抱住那一煞的胳膊，眞咬了，但隨着一聲怒喝，桑瑛却巳飛出三丈以外。藍天虹感到一陣窒息，完了，桑瑛一定沒命了，楊柳青……

他雖然在那瞬間嚇得發呆，但也還感到楊柳青巳飛身下了大石。

原來楊柳青竟然飛落下去，是想接住桑瑛，但楊柳青蜷腿一翻，半途落地，敢

情更有一人把桑瑛接住了，藍天虹才覺眼前一暗，那秀士娘子巳在面前，把桑瑛向他懷中一塞，說道：「有勞你替她推拿，她受傷不輕，快。」

桑瑛可不是面如淡金，雙目緊閉，雖然下面場中吼叫連天，人影縱橫，那敢多看一眼，也顧不得男女之嫌了，忙不迭替桑瑛一陣推拿。而且在她身邊連聲呼喚，還好，桑瑛雙眼一會就睜開來了，說道：「沒事，你放心，他們……可是……」

「別出聲！」藍天虹道：「運氣，你……桑姑娘，了不起。你眞行，只不過也太大胆了，那雙煞是何等功力。」

桑瑛道：「快告訴我，下面……」

藍天虹按住她，不許她起身，道：「我告訴你，別動彈，啊啊！眞虧冒了這一下險，要不然豈能把雙煞分開來，啊喲！又是一個，場中躺了七八個，兩煞雖然被赤眉教的人隔開了，那左右二尊者拚命不讓兩人會合，但那些教衆當者遭殃，啊啊又是兩個，不怪赤眉教的人對雙煞忌憚，不敢在江湖上橫行無忌了，這雙煞被分隔開來，那左右二尊者也不過只能免强敵得住，但教衆死傷不少，咦！又是一個。」

「我師傅呢？」桑瑛道：「秀士現身了麼？」

藍天虹道：「當眞的怎生不見你師傅了。」

桑瑛吸了一口氣，道：「總算……動了手，秀士現身時，希望他們巳分出了勝負。

藍天虹忙道：「你別動彈，原來你是爲了秀士，姑娘你眞教人敬佩，無論武功胆識，無不令人佩服。」

「不，」桑瑛說：「我要起來，雙煞的功力竟比意料中的更高，我明知他有那一擊，也準備接下他那一擊，不料……」

藍天虹道：「錯非是你，誰能接下他那一擊，桑姑娘，你要不是假裝身無武功，何至……眞不要緊麼？」

她竟能掙扎着坐起來，想來不會有大碍，何況那瞬間，場中連聲慘呼，赤眉教的教衆賸下的只有五七人了，再也不能近得了河朔雙煞之身，不知何時，雙煞又巳連手靠背了，左右二尊者亦巳衣衫不整，那右尊者的髮髻也散了，頭髮直拔到肩上，飄移滑步，便隨風飛舞，四伽藍也只賸其三，且巳亮出兵刃來。

藍天虹不禁駭然，道：「原來赤眉教的人，其實不堪一擊。雙煞見面勝似聞名，桑姑娘，你眞不要緊麼，來，坐下。」

他扶桑瑛坐下，她臉上仍然少血色，也有些氣促，說道：「休以爲雙煞佔了上風，你就小看了赤眉教，只不過雙煞勝在不懼他們的赤眉針，而且赤眉教最厲害的人今日未到。」

藍天虹道：「那一定是赤眉教的教主了。」

桑瑛道：「你瞧，若然一個對一個，這左右二尊者其實也不輸於他們，只不過一近身便成了以一敵二，自然佔不到上風，快瞧，雙煞一攻一守，若不是兩人心意相通，豈能得够，你瞧！」

藍天虹早巳瞬眼的瞧，道：「我看見了，雙煞不但攻守配合得好，原來……咦！不怪攻得那麼凌厲了，攻的人不慮守，自然全力進攻，對方却得留力，心神也不能集中。」

桑瑛讚道：「若不是見識高人一等，南天一劍豈能威震武林，你啊，你會不會怪我交淺言深，若不是你爹直把你留在身邊，關在家裏，你必定……啊！」

是那左右二尊者同時分自左右，向雙煞接近，這番也配合得毫釐不差，這倒是第一遭兒，只見四人八掌相接，迅速打起轉來，二尊者突然嘿的一聲，一人向左，一人向右，齊一挫腰，顯然兩人的全身功勁都用在掌上了，滿以爲便不能傷得雙煞，也能把雙煞分開來，不料雙煞同是一聲長嘯，霍地一旋身，成了肩併肩，不但化解了對方的掌力，且脫出了對方的夾攻，且巳在丈許外去了。

桑瑛道：「是不是啊，你瞧見了麼，其實四人的功力，都不相上下，赤眉教的赤眉針對雙煞無用武之地，那雙煞便勝在配合得巧妙了，再鬥下去，這兩個尊者必要傷在雙煞手中。不怪赤眉教的人，對雙煞忌憚，要是不除雙煞，就不敢橫行無忌了。」

藍天虹忽然心中一動，道：「可見秀士武功蓋世，當年雙煞不就敗在兩人手中麼，可惜沒把雙煞即時除去，豈不就絕了後患。」

藍天虹早巳盤膝坐在她背後，掌貼着她的背心，原來南天一劍藍浩然自從封劍歸隱，絕跡江湖，正因看破了江湖中的詭詐險惡，並不希望兒子步他的後塵，也去江湖中行走，是以劍術雖也有傳授，却對他的內家功力的修練督促得最嚴，因是他雖年紀輕輕，內家功力倒巳登堂入室了，他趁桑瑛全神貫注在下面場中，暗地裏默默助她運氣調元。

桑瑛似不知，說道：「你錯了，若然秀士當年除了雙煞，那還了得，今天的江湖，只怕早巳是赤眉教的天下了，這就是一物尅一物。」

那場中四人再沒出過手了，只是遊移換位，若是想要瞧熱鬧，可眞把人悶煞了，他們却知四人不出手則巳，任何一方出手，豈僅勝負立分，也許生死立判了，但再也不似先前一般緊張了。

藍天虹嚅嚅囁囁，幾番欲言又止。桑瑛說道：「你有話，怎不說啊，你啊，就是這些兒不好，全沒些兒……」那必是說出來會令他難堪的話，她竟也忍住了。

藍天虹道：「你不是說秀士即可回復功力了麼，秀士頂天立地，是寧可頭斷，也不會失信於人的，要不然今日也不溜來應約了。」

桑瑛道：「那還用你說麼，我雖然施了個詭計，接木移花，若不讓秀士最終仍然應約，他必然會遺恨終身。」

藍天虹道：「我要問的，也正是這話兒，雙煞雖然來得不善，但秀士的功力便復原了，也不過是當年的功力，雙煞却經過這麼多年的苦練，功力大增了，僅是河朔雙煞，只怕秀士也難再佔得上風，何況當年又……」

桑瑛道：「你是說當年傷在赤眉針下麼，你啊，一些兒也不聰明，若然我們沒法破得了他們的赤眉針，今日敢來應約麼？雙煞與赤眉教的二尊者，不論是否兩敗

俱傷，你放心，待秀士醒來，我敢担保，他不出手則巳，這四人今日是絕討不了好去。」

「眞的？」藍天虹不由不信，他雖然坐在桑瑛背後，也見到她的眉兒高高揚了起來。

桑瑛道：「自然是眞，只不過天機不可洩漏，到時候你就自然會明白了，多謝你啦，好了，我沒事了。」

却是藍天虹作了一番吐納，把呼吸調勻了，道：「桑姑娘，了不起，說眞的，初時我眞嚇一跳，你的任督二脈都現了阻滯，不料這麼快就暢通了，只不過……」

「只不過還是動不得眞氣。」桑瑛道：「你放心罷，今日再也輪不到我了。却是我有一事，要求你相助。」

藍天虹忙道：「桑姑娘，你這話不是見外了麼？有事差遣，只管吩咐便是，只要我力所能及。」

桑瑛道：「你一定辦得到，你別姑娘姑娘的叫不停口，從小就沒人叫過我作姑娘，我也當我自己是小子。」桑瑛不待他開口，巳塞了個小包兒在他手中，道：「這個你收好了，不過你得答應我，對誰也不許說。」

這是甚麼回事？一個只有酒杯大小的布包兒。

桑瑛迅速向外瞧了一眼，說道：「這個連我師傅也不知道，你可也別讓他知道，這包兒裏有五顆小彈丸，待會秀士一現身出來，若然對方尙未分出勝負，那可就用得着你了，若然那四人中只賸下兩個，可就用不着你動手，我一人就可對付。」

藍天虹捏了捏，桑瑛忙道：「別使勁，你要是捏破了，倒地不起的可就是你了，你明白了麼，這是我從風馬牛那裏偸來的彈丸兒，裏面是那刑風特製的最厲害的一種，打出後，那彈丸一破裂，便發出一陣無色無味的毒烟，吸着的人一定就會莫明其妙的昏迷。」

藍天虹明白了，道：「我曉得，而且見過，果然妙極，而且我知道因爲無色無味，毒也不厲害，昏迷的人其實也不過手軟胸軟。」

桑瑛道：「不錯，你曾見過，尤其是功力高的人，甚至毫不昏迷，但腿臂上一些兒勁力也沒有。你記住了，你對付那河朔雙煞，你只要溜到彈丸能打到的距離，就伺機而動，當你眼看他們即會出手了，你即刻打出，可千萬別被人瞧見了，無論是誰。」

藍天虹道：「放心，若然連這點小事也辦不到，我也太不中用了，却是……姑……兄弟，那時秀士必也和他們面對面，對方中了毒烟，秀士他……豈不也……」

桑瑛道：「你這人，眞是的，任何毒藥，必然也有解藥，我偸了彈丸，自也把解藥也偸到手了。快，你打右面溜過去，那山坡下有無數樹木，草也深，秀士出來了。」

藍天虹那敢怠慢，尙未奔出兩丈，突然間，那塲中忽然靜了下來，倒把他嚇了一跳，忙不迭止步，伏身，不料就在一伏身間，一顆石子重重地打在他背上。

是桑瑛，對他連連揮手，而且直瞪胸，既然桑瑛也不隱密身形，也就不再担心了，飛掠到了山坡之下。

那塲中的四人巳住了手，而且退後了丈許，四人之間昂然站立一人，是秀士。

那河朔雙煞原不知金笛書生武功巳失，二尊者一見秀士竟敢在四個强敵之前現身，更是愕然大驚，人家既然敢來，自然不懼，那會不駭然。

只見秀士先對雙煞一拱手，道：「在下應約來遲，恕罪恕罪。」不待雙煞答話，巳然轉身，對二尊者也一拱手，含笑道：「兩位久違了，故人別來無恙，何期今日又得相見。」

雙煞同聲打了個哈哈，道：「秀士信人，眞個言而有信。」兩人立即上前了一步，一煞面對秀士，那面向二尊者的一煞怒道：「你們可看見，也聽到了，我們可不是打誑語，與這窮酸是死約會，知趣的，站過一邊待我們取了這窮酸的狗命，再和你們一決雌雄。」

另一個接着也一聲哈哈，說道：「也讓你們喘口氣，趁早把死屍搬開，免得碍手碍脚。」

二尊者怒哼一聲，只見兩人一點頭，那左尊者也上前一步，道：「不論今日誰約會了誰，你三人也有死無生，既然你們今日巳死到臨頭，我們開恩，便讓你們了却心願。」

秀士兀自含笑，雖然功力初復，面對兩批强敵，竟仍然氣定神閒，忽地當塲飛落下一條人影，是秀士娘子，更是斯文淡定，對那四人竟然一眼也不瞧，笑對秀士道：「你也不怕失禮人家麼。你不瞧這面尊者二位，那面一雙兩個，虧你知書識禮，你想以一敵二，豈不是不把人家放在眼裏，人家以二敵你一人，勝了你也沒有光彩。」

秀士道：「娘子，你錯了，今日之約可沒你的份，約會的是我，可不是你。」

顯然他甚是焦急，老遠也能見到他緊皺的眉頭，而且示意她快走。

那秀士娘子視如不見，笑道：「夫君你錯了，錯的是你，人家是親兄弟兩個，尊者一雙，難道我們夫妻，又不是同命鴛鴦，不該生死與共麼？何況你豈可失禮於人。四位，你們倒是說說。」

那二尊者初見她現身之時，倒也微微一怔，左尊者早是一聲呵呵，說道：「好，好，好一對同命鴛鴦，你不去躲藏，竟然也來送死，妙極。」

右尊者也道：「妙極，若不是開設英雄店，只怕還引不出你來，這法兒當眞妙極。」

河朔雙煞目中那有這秀士娘子，道：「你們來兩個，今日死一雙，明年今日，便是你們的祭日，快點來送死。」

雙煞一見秀士現身，眼就紅了，迅速換了個位，另一個道：「你請出的金笛何在，趁早亮出來。」

秀士道：「在下有一言，得先說明，日前那周總鏢頭所言不實，在下並無封笛，雖然如此，但在下的金笛早巳棄而不用了，何況兩位空着雙手，我又豈能亮出兵刃來，不用多說了，兩位今日是來向我尋仇，自該兩位先動手，請罷。」

藍天虹好生緊張，這該是時候了罷，秀士功力初復，又無金笛在手，若然一動

上手，只怕立即就會傷在雙煞手中。

他那敢怠慢，忙不迭把扣在指間的彈丸連珠打出，可是遵照桑瑛的吩咐，貼着地面。

那彈丸打出竟然無影無踪，藍天虹這一急，非同小可，便是無色無味，怎會一點音响也沒有，彈丸破裂，必然有聲，無聲便不破，不破豈能發生妙用。

桑瑛在何處？桑瑛巳踪跡不見，本是約定分途行事的，自然早繞道溜過對面去了，這一來豈不誤了大事，金笛書生豈是雙煞的敵手，登時急出了一身冷汗。

早見那秀士拱手道：「請，今日難得兩位尊者也駕臨了，一日之間，竟把多久的舊帳，都作個了斷，却也妙極，兩位請出手罷。」

秀士娘子道：「人家是打伙親兄弟，我們應是夫唱婦隨，夫君，你瞧，這兩位必是怕了你啦，三催四請也不敢出手，不如由我先來抛磚引玉罷。兩位，我先獻醜了。」

她分明面對着金笛書生，那料身形一幌，巳欺進兩人面前，那雙煞不但出手也快，而且眨眼間，簡直就是四掌齊出，一個說：「你一個婦道人家，這也是你來得的地方。」一個說：「廚房才是你該去的地方！滾罷！」兩句話功夫，雙煞竟進換了三次方位，袖中藏掌，不見掌，只見狂飈暴捲，那秀士娘子……。

藍天虹不敢出聲，但那塲中却咦咦連聲，是那雙煞急轉，秀士娘子却繞着雙煞轉得更快，那衫裙只是微微飄動，不但那左右伽藍等人了，便二尊者也目瞪口呆，雙煞那麼强勁的掌力，不能傷她分毫不奇，那衣裙竟也沒飄飛起來。

金笛書生啊啊兩聲，說道：「娘子，你你……」顯然他也是極其驚訝，不料分別十餘年，愛妻的功力竟然如此了得。

怎生了得，她迄未有出手，雙煞的飛袖却每發必沾其衣，但她却仍然像沒事人兒一般。

忽見雙煞忽地飄退，怒中帶驚，喝道：「呔！你爲何不出手。」

金笛書生一聲呵呵，說道：「娘子且住，兩位又何必多此一問，若然我這娘子一出手，只怕兩位巳……不，我娘子不願傷你們，兩位何不知難而退。」

秀士娘子含笑道：「夫君，你說錯了，我們和兩位無寃無仇，只不過當年兩位在你的金笛之下，偶然失招，你且想想，只不過就是這麼一點小小嫌隙，尙且令兩位含恨這麼多年，爲何我要出手傷人。」

隨見她轉身對雙煞一襝衽道：「兩位之所以記恨我這夫君，其實我也明白，只因兩位豪氣干雲，不過是一出江湖，便要稱霸武林，不料在我夫君金笛下失了招，兩位稱霸江湖的美夢自也因而幻滅了，豈能不恨，兩位休惱，我實是良言相勸，兩位請想，你們敗在我夫君手中，不過只是輸了招而巳，便如此懷恨，那些死傷在兩位手中的人又如何？就我所知，巳不在少數，若然兩位眞稱霸江湖了，不用說也打遍天下，請教，那天下武林中人，師有徒，父有子，又豈不記恨兩位，是則稱霸了武林，不過被天下人記恨，與天下人爲仇而巳，實智者所不爲，何况兩位當知，唯仁者無敵。」

塲中無一人出聲，那金笛書生連連點頭，只不過雙煞衣袍，兀自在鼓風。

那秀士娘子又道：「奉勸兩位，當年我夫君學藝不精，若不然也就會收招，以致一時失手，却也有不是，我夫婦今日當着兩位之間，向你們陪個不是如何？今後你我化敵爲友，若然兩位要印證切磋武功，我夫婦一定奉陪。」說着，又向兩人一襝衽。

不料她這麼幾句話，雙煞分明怒容滿面的，忽然又現驚疑之色。

雙煞迅速互望了一眼，也不知是誰在說，因爲兩人都同時開口，道：「化敵爲友，那是休想，早晚咱們必要見過高低，今日就暫且罷手，三五月之內，咱們必然重來，有胆的，就千萬別躲起來。」

那秀士娘子道：「兩位……你們怎麼了。」

雙煞說罷，非但衣袍不再鼓風了，而且身形在搖搖幌幌，竟似站立不穩，不答秀士娘子，却轉面對二尊者，一煞道：「咱們一定是……」另一煞說：「上了這兩個賊子的當，啊……」

雙煞似要向二尊者撲去，不料才一邁步，竟幾乎雙雙栽倒，便在這般時候，竟也心意相通，若不是兩人互相扶持，必然栽倒在地。

但雙煞的怒容變了驚愕之容，因爲那二尊者，四伽藍，也搖搖幌幌。二尊者尙還罷了，四伽藍身子一幌，只見四人一跪，登時癱軟倒下。

金笛書生說道：「這是……是怎麼回事？」

秀士娘子也愕然，但隨即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你們各位一定全中了人家的暗算，看來這裏附近一定還有高人在側，夫君你……你也……啊！」

不料言尙未了，連金笛書生也一個踉蹌。

秀士娘子撲上去，把他扶住了，說道：「不好，我也……」

她扶住了秀士，但也搖搖幌幌。忙揚聲說道：「各位，不料咱們全着了人家的道兒，滿以爲今日都可作個了斷，要不然寃怨相報何時了，沒法兒了，想不定後會之期也不行，兩位，別說三五月了，便三五年，我夫婦也隨時隨刻應召赴約，不過這也好，有個三五月之期，兩位回去，也可有足够的時間仔細想想了。」

隨轉面對那二尊者道：「至於你們兩位……」相隔數丈外，也聽到她的牙齒咬得格格作响。道：「兩位和我夫婦，却也無寃無仇，害得我夫妻母女離散的，相與你們兩位有關，但寃有頭，債有主，我也不是輕視你們兩位，憑你們兩位的功夫，也辦不到，你們那赤眉針雖然陰毒，現下再也不是任你們橫行霸道的時刻了，何况今日你們死傷了這麼多人，也要辦理後事，我們也不忍見他們痛苦呻吟，今日暫且別過了，不過請帶個信兒給你們那位神君，說我夫婦，早晚必要前去相訪，後會有期。」

秀士娘子扶着金笛書生，當先走了，那河朔雙煞不知何時巳去得無影無踪。

藍天虹那還有心思去理會赤眉教的人

，桑瑛在何處，該是在對面，在二尊者和赤眉教衆的身後，他看見了，桑瑛從一顆樹後鑽出，向身後連指，隨一縮身便不見了。

那自是示意他向那一方向去，是他們的來路，龍門鎭的方向。

藍天虹不再躱躱藏藏了，當前只賸下赤眉教的人，也只有二尊者尙還能支持行走，都忙着替傷者包紮，他也眞不忍瞧，死在雙煞手中的，沒十個也有七八個，那重傷的呻吟聲，更是此起彼落，慘不忍聞。高手就是高手，說今日罷戰，自然言而有信，何況誰都軟弱無力，還用怕誰暗算麼？

藍天虹出了山口，他已見到桑瑛在山坡上等候，衝着他一笑，說：「我這法兒妙不妙啊，今天可多謝你啦，若不是你帮手，那四人兩個在上風頭，兩個在下風頭，我還是眞沒法兒，要不然被我師傅瞧見，那還了得。」

藍天虹說：「原來你師傅不知情，是你出的主意？果然妙得很，說眞的，秀士功力初復，我眞担心不是雙煞的對手。」

桑瑛道：「如何不是，秀士不但功力初復，而且停滯了這麼多年，人家却苦練了這麼多年，但秀士的性情是寧折不屈的，你知道我爲何在這裏等你麼？今天咱們兩個作的事，你不能洩漏半句，否則我要不捱一頓打，也得捱一場好罵。」

藍天虹道：「姑娘……啊，兄弟，說來可眞慚愧，我差點誤了大事，幾乎無面見你，你再說謝我，可更令我汗顏了。」

桑瑛一怔，說道：「你說甚麼？差點，那就雖然差一點，到底未曾誤事，是甚麼事啊？」

藍天虹道：「說來可也眞怪，你給我的那幾顆彈丸，也許我的功力不足，打出後竟未炸裂，你想，豈不誤了大事麼？豈不差點誤了秀士的性命，當時把我急死了，只道我已鑄成大錯。」

桑瑛噗嗤一笑，說道：「原來你是說這個，告訴你罷，若然那彈丸兒打出後要炸裂才發生威力，那威力也就不會大了，你想，那武功高的，豈不是聞聲即可趨避，內功造極的，更能摒住呼吸，那麼，何來威力。」

藍天虹道：「你是說：我並未誤事，打出的彈丸已發生了作用？」

桑瑛點頭道：「那彈丸隨風化散，裏面全是極細的粉末，你的功力加上風力，彈丸打出後立即破裂，到達對方周遭，已是肉眼難見的粉末了，是以任他武功有多高强，也非上當不可。我知道你的內家功夫已有根底，且不在我之下，要不然也不敢重託你了。」

這些日來，他所遇到的兩位姑娘，無論武功機智，甚至見識，莫不相形見拙，令他面目無光，不料這桑瑛倒讚他內家功力不在她之下，那心下說不出的舒服，自覺眉兒一揚，但立即啊了一聲，當眞還有一個姑娘呢？楊柳青去了那裏？忙說道：

「桑……兄弟，你見到楊姑娘麼？先前一亂，錯眼就不見了她，我本以爲她該明白一切，知道你師傅眞是她的親娘了。」

桑瑛皺過眉頭沒有？這幾日來，他從未見過這小子姑娘皺過一下眉頭，但現在可皺起來了，道：「你既提起她來，我可要叮嚀你一句，在秀士和我師傅面前，你可千萬別提起。」

藍天虹道：「那麼，你知道她去了何處？奇怪，她已親眼見到，也聽到了，怎生仍不相信？」

桑瑛道：「你怎不想想，她從懂得人事以來，人家就在她耳邊說如此這般，而且不停的說了這多年麼，怎她會一時便信，我猜，她只怕以爲今這一場惡鬥，是我們做出來哄騙她的，不過我却知道，她心下已然生了疑，對我們的話已然信了幾分，因爲她回洛陽去了。」

藍天虹道：「她回洛陽，可是回去英雄店？若然已信了幾分，怎會不當時查問明白，爲什麼要回去洛陽。」

桑瑛道：「我雖然猜想，但必不會猜錯，你忘了，她師傅封三娘困在山腹之中，即使在眼前，她也不能查問的，是不是，但英雄店中可還有一個小二哥，那是她唯一可查問的人。」

藍天虹道：「說得是，你眞聰明，我可眞蠢極了，當眞她要不是對我們的話已信了幾分，豈會回去英雄店，倒不急於救封三娘出困了。」

桑瑛燦然一笑，藍天虹可直了眼，兩眼瞬也不瞬，因爲西斜的太陽，照在她臉兒上，像抹了嬌紅的胭脂，也更見明眸皓齒，心想：「她要是換了女兒妝，該有多美，啊！眞美。」

桑瑛對他一瞪眼，道：「你盯着我瞧幹嗎，我臉上又沒花。」

話出口，她的臉兒更紅了，掉過頭去，啐了一口，却笑道：「這麼說，你也一般聰明了，好啦，走吧。」

藍天虹道：「你在這裏等我，可就是爲了這幾句話麼，咱們現在往那去，周總鏢頭可是陪同你師傅去龍門鎭了？我去是否有些兒不便？」

桑瑛道：「誰要你去那裏，我是要你趕去洛陽，我那師姊回去英雄店，我担心會有事故，說不定會有不測，只有你的話她還能聽兩句。」

「會有何不測？」藍天虹一怔。

桑瑛道：「你忘了，那小二哥是赤眉教的人，也是派去監視封三娘的，封三娘和赤眉教的關係，她一些兒也不知，不用說，他們對我師姊的身世隱瞞了這麼些年，必有甚麼用心，那用心也自是極其惡毒的，她不明白，自也沒事，一旦明白了身世，赤眉教的人也不能再利用她了，你倒是想想，那般人會如何。」

藍天虹急了，道：「說得是，我這就去，楊姑娘可能走得還不遠。」他想桑瑛被拋飛三丈，楊柳青還飛身下去想接着她，後來被秀士娘子接着了，可能不想見親娘，眞個是走回洛陽？

藍天虹又不轉睛望着桑瑛，可能是秀士娘子接着她向我懷裏一塞，叫我替她推拿，楊姑娘，這……可是醋意，不說聲就走了。

桑瑛揮手道：「剛才急成那個模樣兒，怎又不走了。快去吧，去到英雄店，也該天黑了，也是時候了，不過你可得小心，別被她瞧見了。無事便罷，你最好別露面，有事時，你可得暗中相助，我去見過

師傅，即去給你打個接應，快走吧，我也得趕快走，要不然我怕失去兩個老人家的踪跡。」

桑瑛話聲未落，揮一揮手，已當先走了。

她怎說？去見過她師傅，即去接應，難道楊柳青此去有險？藍天虹苦笑，搖了搖頭，楊柳青惟有對他的話還聽兩句，那倒是眞的，也眞沒見過這麼一個冷若冰霜的姑娘，他和這楊姑娘從無瓜葛，這番捨死忘生相助，也不過僅是得到她聽了句話罷了，他固然不是希望人家報答，但若然仍要忍受委屈，可眞不知從何說起。

事已至此，他也只管有閒管到底了。雖說他不自覺苦笑，也不自覺搖頭，但那一雙脚，也不自覺在加勁，奔到洛陽，那太陽已落到山後去了，夕陽黃土染成了紅土，進入城中，已是萬家燈火。

來到英雄店前，却是冷冷清清，隔隣的燈光照射在那石像之上，也份外明亮。來往的行人再無人停步觀看了，大門緊閉，石像也已見多不怪了。

藍天虹溜到簷下，驀聽拍的一聲响，是甚麼拍在桌上的聲音。可惜門縫中雖有微弱的燈光射出，但細如綫，休想看得清楚。

是楊柳青的聲音，說道：「我問你的話，你可得老老實實回答。」

果然不出桑瑛所料，她回來向小二哥查問。

那小二哥自然不眞是小二哥，看今日他與那尊者說話的神態，在赤眉教中的地位，顯然僅次於左右伽藍，只聽他說道：

「姑娘，你這是怎麼啦？三娘現在何處，爲何未與一道返來？」

桑瑛說楊柳青有險，必有見地，難道還有赤眉教的人在內？藍天虹急忙退回去，轉入巷口，打房上溜下英雄店的後院，敢情那後院還眞不小，後面比起前面的店堂內，何止大了兩倍，除了個大院子，更有兩進房屋，但却只有封三娘帶着楊柳青，再就是那小二哥了，總共也只得三人。但他現下再不覺得奇怪了，說不定那後進的房屋，就是赤眉教的人往來落脚之地。

他無暇去查看，加了一分小心，溜到店堂後面的門後，夜的市聲更喧囂，他探頭一瞄，只見楊柳青的劍放在面前桌上，那小二哥退去靠着右面牆壁，面上有驚懼之容，但一雙明亮的眼睛却在冷笑。

楊柳青說：「快說，你敢不說實話，休怨我劍下無情，我的生身父母，端的是甚麼人，我師傅……」

那小二哥道：「姑娘，你從何處去聽來閒言閒語，你娘自是封三娘的親妹子，你生下來不久，就被人害死了。」

楊柳青伸手摩着劍柄，那小二哥看來是眞怕了她，立即往後退，但已退無可退了，他目中的冷笑，變成了驚恐，便往旁邊移步。

楊柳青的劍一揚，冷冷地說道：「站住了，你再不說實話，你可知道我的性子，哼！你忘啦，你曾替我取了個名，師傅還讚你取得好。」

小二哥突然露出一臉獰笑，道：「無情劍，你從來就是個無情的姑娘，你，從小就像你師傅，哼！我說，封三娘眞像是你的娘，因爲有其母，必有其女。」

楊柳青冷無表情，說：「我有娘，我娘並沒死，而且也不是我師傅的妹子，你敢再說胡，今晚我就教你見識一下我這無情劍。」

小二哥臉上的獰笑也沒有了，連後腦也緊貼在牆上，說道：「這是從何說起，從小時你就知道你娘已被一個賤女人害死了……」

楊柳青喝道：「住嘴！」

小二哥說：「這不奇了麼，你要我說，我說啦，你又叫我住嘴，放着你師傅不去問，她可是從小把你養大的，你不去問，却來問我，我知道的，也就是你早已曉得的。」

小二哥歇了一會，續說：「姑娘，你今晚是怎麼啦，何處聽了閒言閒語來，你師傅端的在何處？」

楊柳青斜跨一步，滑出桌邊，那劍在燈光下吐出尺許長的寒芒，道：「是我在問你，不是你問我，今晚……哼！永遠輪不到你，老實說，我早就對你生疑了，你和師傅，背地裏鬼鬼祟祟，瞞不過我，我早知道你們有很多事都瞞着我，我更知道，師傅總是聽命於你，你們以爲我是個不懂事的孩兒，哼！快說，你是甚麼人，你們把我撫養大端的是有何用心，有甚麼圖謀！」

那小二哥顫抖了一下，目光不離楊柳青的劍尖，待見那劍距他前心尙有尺許停住了，他才鬆了一口氣，但面登時閃過一抹邪惡的冷笑，說道：「好啊，咱們把你撫養成人，教了你的武功，今天倒來恩將仇報，丫頭，你倒敢拿劍來嚇嚇，不過麼，你師傅也不是杜費心機，從小就訓練你冷面無情。你！」

小二哥霍地一滑步，那料楊柳青早料到他有此一着，也橫跨了一步，又攔阻在他身前，且把通往後門的去路，也攔阻住了。

楊柳青冷冷地道：「你們料不到吧，我這冷面無情，竟是第一個用在你身上，師傅，哼哼，我也坦白說了吧，我早已在思疑了，若然她眞是我娘的親姊妹，赤眉針的厲害，却也不怪她不信任任何人，更不怪她冷面無情了。

他不但對楊柳青生出了同情，且大是欣慰，這麼說，對楊柳青來說，她對他已是無情了，可憐的楊姑娘。

小二哥一聲呵呵，說道：「好吧，丫頭，你必然已從甚麼人知道你的出身來歷了，那也就是你的……你既然無情，也休怨我無情，你坐下聽我說來。」

楊柳青冷笑道：「你要敢逃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諒你也逃不出我的劍下。」

她退回桌邊，尙未坐下，小二哥突然爆出一聲怪笑，那笑聲實是怪異，藍天虹一見小二哥目光落在後門口，可就明白了，那必是知會人的暗號，慌忙一縮身，但那院子裏死也一般寂，兩進房屋中，也不見有燈光，店堂中却又傳來了話聲。

是楊柳青的喝聲：「快說，若不實話實說，敢有半句謊言，莫怪無情，你就得嚐嚐冷面無情的滋味。」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銷魂令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沈勝衣考慮三天之內一定要將湘雲救出來，而雙魚塘是否要賣出是第二着措施。水繪園主人秦百川派人打探消息知道沈勝衣援助楚萬里，便派親隨蟋蟀去狀元樓，刺殺曾在水繪園當過厨師的楚一刀——楚萬里的堂兄弟，他是熟識水繪園環境的人。楚萬里知道秦百川有此一着，請沈勝衣蕭烈救楚一刀，只是棋差一着，還是被秦百川搶制先機，沈勝衣蕭烈到達時看見蟋蟀已將楚一刀夫婦殺死，還想將他的女青兒擄走，沈勝衣將蟋蟀同來的三個黑衣漢殺了，協助蕭烈再將蟋蟀殺死，救了青兒。

夜闖水繪園　冒險救紅顏

蕭烈那邊已然一股旋風般掠至，把雙刀高舉，却沒有斬下，以他的經驗，當然看得出無須再加上這一刀。

沈勝衣的劍甚至已入鞘，他的估計絕少錯誤，這一次並沒有例外。

蕭烈回頭看了沈勝衣一眼，道：「你好像忘記了這隻蟋蟀是我的。」

沈勝衣一笑。「現在我省起來了。」

蕭烈搖頭道：「我已經不止一次告誡自己，千萬不要跟你這個小子合作，否則只有跟着東奔西跑的份兒。」

語聲甫落，房間那邊傳來一陣哭聲。

沈勝衣目光一轉，說道：「裏頭的事還未完。」

蕭烈道：「可惜我只懂得用刀，不懂得如何用說話安慰女孩子。」他話是這樣說，脚步却已舉起來。

「我也是不懂。」沈勝衣跟在蕭烈後面。

蕭烈一面走前，一面嘟喃道：「這種事本該是你這種小伙子做的。」

沈勝衣道：「小伙子經驗既不足，耐性也有限，還是由你這位老前輩去幹的好。」

他既然是蕭烈的好朋友，又怎會不知道蕭烈最喜歡就是做護花使者，令他奇怪的只是時至現在，蕭烈仍然是孤家寡人，還沒有一個女孩子感恩圖報，許以終身。

這若非蕭烈還沒有成家立室的打算，只怕就是在言談舉止方面仍欠工夫。

蕭烈却也並不在乎，樂此不疲。

×　　×　　×

在進入房間之前，蕭烈已然作好了準備，甚至已兼顧到每一種可能，每一種變化，以他經驗的豐富，當然知道在什麼情形之下說什麼話。

但到他進入房間，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青兒已停止哭泣，而且堅強的站起來，一面以袖拭淚，一面走過去，在一方瓦枕內拿出了一幅地圖。

蕭烈只有呆看的份兒。

青兒接將地圖在一張几子上攤開，蕭烈忙剔亮一個火摺子，燃着旁邊那盞油燈。

「這是水繪園的詳圖。」青兒的語聲也穩定下來。「我爹爹花了一個月才將這張地圖繪好，以備不時之需。」

地圖上每一處地方都有註釋，沈勝衣仔細看了一遍，手按在那座寫着水明樓的樓台上，道：「這座水明樓就是秦百川所住的地方。」

青兒點頭道：「秦百川除非不在水繪園，否則大多的時間都是留在樓中。」

蕭烈插口道：「那囚人的地方想必就在那附近。」

青兒道：「那的確才方便監視。」語氣出奇的平淡。

蕭烈不由一聲：「難道不是?!」

青兒道：「水明樓一半是建築在水上而另一面……」

沈勝衣道：「那是說，絕不可能有地牢什麼的了。」

「而且爲了美觀，四壁都是彫花格子，不堪一擊。」青兒一頓接下去。「秦百川是一個很講究享受的人，又怎會容許居住的地方設置囚人的東西。」

沈勝衣追問：「那他一向是將人囚在什麼地方?!」

青兒手指着地圖北面畫着的一座塔。「我們雖然沒有足够的證據證明這兒是囚人的地方，但除了這兒之外，再也沒有發現有第二個地方適合囚人。」

沈勝衣道：「這是一座塔……」

「用白石砌成的，高六層，建築在一個池塘中，南面相連着九曲飛橋，那也是唯一的通路。」

「石塔離開岸邊有多闊？」

「五六丈總有的，」青兒看看沈勝衣。「你能不能一躍而過?!」

沈勝衣搖頭道：「也不是沒有辦法。」

蕭烈道：「這個小子輕功最好，甚麼登萍渡水全都懂。」

青兒歎息道：「我可是不知道是否躍過去便成，只知道那道九曲飛橋一踏步上去，便會發出聲响來。」

「然後又出現什麼變化?!」蕭烈不由自主的追問。

青兒道：「不知道，那一次我是無意中看見蟋蟀走在那之上，除了『叮噹』响聲，並沒有其他發現。」

「蟋蟀是他們的人，走上去當然不會有什麼變化，敵人可就難說了。」蕭烈摸擦着鬍子，「你們沒有找機會探探?!」

「北院一帶是禁地，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經過，」青兒苦笑了一下。「若非什麼都裝糊塗，又的確初來乍到，只怕絕不會警告了事。」

蕭烈道：「你們的身份以我看他們早就知道了。否則也不會這麼巧在這個時候到這兒來殺害你們。」

青兒無言點頭，蕭烈接問：「這座石塔之外沒有其他的地方了？」

青兒道：「除了水明樓，其他的地方，我們都到過，並沒有那兒值得懷疑。」

蕭烈轉問沈勝衣。「小沈，你說我們現在該怎樣？」

沈勝衣道：「你立即護送青兒回去雙魚塘，還有她父母的屍體……」

「那你呢？」蕭烈忙問。

沈勝衣將地圖收起來，放入懷中，道：「我到水繪園走一趟。」

「探一探那座石塔？」

沈勝衣頷首。「若是運氣好，說不定還能夠將湘雲救出來。」

蕭烈立即嚷起來：「我難道不是為這件事來的，這關頭，你却叫我回去雙魚塘……」

沈勝衣截道：「青兒父母被殺，必須盡快讓老楚知道，水繪園那邊未必有收……」

「那你為什麼不等我們從長計議……」

「等不得，蟋蟀被殺的消息給送回去，秦百川一定加強戒備，我必須在消息未送到之前迅速趕到去，在他們以為我們對水繪園一無所知之前到那座石塔搜一個明白。」

「你以為我的輕功眞的那麼不濟？」

沈勝衣道：「這件事目前只適宜我一個人前去。」

蕭烈說道：「你現在總得找一個人接應接應。」

青兒接道：「我一個人回雙魚塘去好了，反正要殺我的人都已經死光。」

蕭烈看看青兒，脫口道：「我最喜歡你這樣一個堅強的女孩子。」

青兒嬌靨微紅，沈勝衣看看他們，搖頭道：「這附近的情形如何，誰也不知道，青兒若是趕不及回去，老楚不能夠作好準備，我將人救出，縱使能夠避開秦百川的人追殺，秦百川一怒之下，屬下一夥若是傾巢而出，直襲雙魚塘，措手不及，是必會引起很大的傷亡。」

「看你，越說越嚴重了。」蕭烈大大歎一口氣。「你說怎樣便怎樣，反正我是說不過你的。」

沈勝衣笑笑接道：「而且你出入叮叮噹噹，跟你走在一起簡直就變了一個活靶子，無時無刻不提心吊膽，嚇也給嚇個半死。」

蕭烈笑罵道：「要這個金鈴不响還不容易，要你少發話才是困難。」

「這才不困難，」話說到一半，沈勝衣身形已動，話說完的時候，人已經穿窗而出，越過院子，到了高牆之下。

那道高牆當然擋他不住，也不見他怎樣的動作便已越牆消失。

一陣馬蹄聲响接在牆外傳來。

× × ×

離開水繪園還有約莫半里，沈勝衣便已將坐騎緩下來。

雨過天青，今夜的月色特別好，遠遠沈勝衣就能看見水繪園一隻怪獸也似爬伏在那裏。

偷風不偷月，偷雨不偷雪，沈勝衣雖然不是一個偷兒，好像這樣的道理總是懂的，所以對於今夜的月色，並沒多大的好感。

他策馬繞到莊院北面，在數十丈外的一座雜木林子前停下，將馬紮在一株樹下，稍理衣衫，才向莊院那邊掠去。

在動身之前，他經已算準角度距離，身形落處，都是暗影之中。

離牆十丈左右，有三座暗樁，楚一刀都清楚畫在地圖之上，加以註明，還擬好了一條適當的路綫，沈勝衣也就是依着這條路綫再加上他敏銳的判斷，稍作修改，盡量利用附近的暗影，迅速掠前。

到了左數第一個暗樁後面他才停下來，往暗影裏一倒，才放下心。

那些暗樁都是一個個小石室，却被築成一個土丘也似的，不容易發現，秦百川也顯然有說話吩咐下來，每一個石室內都安置了兩個手下，輪流戒備。

沈勝衣投身的那座石室內也沒有例外，而且也很服從，一個睡着了，另一件伏在附近，正在發呆，到底值夜不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他雖然在發呆，但若非沈勝衣早已知道這裏有暗樁，隨便走過來，一定會被他發現。

如此深夜，就是衣袂的聲音也足以將他驚動。

沈勝衣靠着土丘蹲下，考慮了一會，終於轉過去，一指點出。

那大漢眼前人影一閃，知道有人偷襲，但莫說兵器，連叫聲也未及發出來，便已被沈勝衣封住了穴道。

沈勝衣一把將他住石室裏一推，手一探，接將睡着那個大漢的穴道也封上，然後才退出，掠至高牆下，壁虎般貼着牆壁遊竄上去，非獨快速，而且一些聲响也沒有發出來。

壁虎功練到他這個地步的人只怕不多。

以他的輕功本來可以飛躍上去，可是那一來，不難會驚動旁邊那兩座石室的大漢，現在雖然慢一些，却安全得多。

高牆之後是一個院子，翻過這個院子的短牆，便看見那個水池。

水靜無聲，池中那座石塔披着月光，倒映水中，幽美中還帶着一些神秘。

周圍也是一片寂靜，沈勝衣藉着花樹掩護，繞池一匝，解決了一個暗樁，終於找到一個適合的角度，隨即從腰帶上取出兩塊半尺寬，尺許長的木板來。

這兩塊木板在他看過楚一刀那幅地圖，離開楚一刀那兒的時候他便已帶在身上。

要找兩塊這樣的木板並不是一件難事，他只是不想到了池邊還要去費神找這些東西，不能夠專心一意去救人。

環湖有四個暗樁，有兩個是本來有的，楚一刀也錄在地圖上，兩個是新置的，但沒有逃過沈勝衣的耳目。

這許多年出生入死，論江湖經驗的豐富，比得上他的人已沒有幾個，一般的暗樁陷阱已很難算着他。

解決了那個暗樁，沈勝衣已能夠完全放開手脚，一口眞氣運過，手中兩塊木板立即飛出，不帶風聲，飄然向池面落下，他頎長的身子亦同時飄然掠出。

第一塊木板才觸及水面，沈勝衣的脚尖便點在木板上，將盡的身形藉着這一點又掠出，掠向第二塊木板，也是在那塊觸及水面同時點上去，身形隨即往上拔起來，手一探，已抓住了石塔第一層的飛簷。

他原可以翻過欄杆落在迴廊上，可是楚一刀既不能夠肯定，他也就不能不考慮迴廊的石級也能夠發出聲响來。

往飛簷一搭，他的身子便往上一竄，接拔起，探手抓住了第二層的飛簷，就這樣一竄一拔一抓，不過片刻，他已竄上了最高的一層。

每一層石塔的石門都閉着，圓窗子嵌着彫花的石格子，除了第六層，其他五層都一片黑暗。

第六層的燈光也不怎樣明亮，從彫花的石格子望進去，這最高的一層也非常寬敞，陳設更華麗，通往下層的樓梯兩側，各有一座琉璃燈，都亮着。

淒迷的燈光下，流蘇低垂，隱約可以看見一個身形窈窕的紫衣女人，背臥在那裏。

沈勝衣並沒有忘記楚湘雲最喜歡就是紫色，衣服更就不用說。

偌大的地方也就只有這個女人。

沈勝衣居高臨下，回顧一眼才繼續移動，向門那邊移去。

門亦是在暗影中，沈勝衣雙脚勾着屋簷，倒轉身子，以劍抵在石門上一推，那扇石門竟然推開來，只是發出輕微的「格」一聲。

石門雖然沉重，但下嵌鐵珠，又是沿着光滑的石溝滾動，開來並不費力，沈勝衣隨便以劍一推，便已有足夠的空位容許他經過。

他也沒有再推，身形倒竄下來，探手正好扣着石框，在雙脚着地之前，竄進了塔內，雙脚也這才落下，一些聲响也沒有，見可塔中地面並沒有問題。

塔中也毫無反應，那個女人還是那樣臥着，顯然根本就沒有聽到石門移動的聲响。

沈勝衣來到床前，將流蘇掀開一角，才輕聲呼喚：「湘雲——」

床上那紫衣女人應聲轉身，十二枚暗器急射沈勝衣，右手一支軟劍接刺向沈勝衣咽喉。

這個女人當然不會是湘雲，她的身材雖然窈窕，相貌却醜陋如夜叉，就是白天，突然遇上，亦難免嚇人一大跳，此時此地，再加上那種燈光，更加恐怖。

沈勝衣更就像給嚇得當場昏過去，直挺挺的一下疾倒在地上。

這個人的胆子怎會這樣小？

× × ×

也幸好沈勝衣是這樣倒下，他若是只一跳，那些暗器是必全都打在他身上，刺向咽喉的一劍亦未必躲得開。

現在他這樣一倒，暗器與劍便全都落空，那個女人的反應也不慢，半空中轉身，軟劍斜截沈勝衣胸腹，左手暗器又準備襲擊。

沈勝衣同時出劍，身形接有如殭屍般彈起，在雙劍相交同時，扣住了那個女人的左腕。

那個女人右手立時麻木，暗器丟滿一地，形狀怪異，與蟋蟀所用的一模一樣，她那份兇悍猶在蟋蟀之上，也不管那許多，軟劍隨即刺向沈勝衣的面門。

沈勝衣的劍始終壓在那個女人的軟劍之上，軟劍一動他的劍立即一翻，將那個女人的右手齊腕削斷，接將劍架在那個女人的咽喉上，喝問：「人在那裏？」

那個女人沒有回答，咽喉往劍上一送一拖，鮮血激濺，當場命喪。

沈勝衣這邊一呆，那邊樓梯上已然冒出了一個一身黑衣的女人，着地一滾，一蓬暗器射向沈勝衣，身形却倒翻而回。

沈勝衣右手一帶，那個紫衣女人的屍體擋在身前，擋下了射來的暗器，接將之往樓梯那邊一送，身形亦緊接掠了過去。

一蓬暗器與一支軟劍旋即從那之下射上來，那個黑衣女人一滾之下，赫然是伏在梯級上，發現撲下來的不是沈勝衣，暗器已盡打在那個紫衣女人的身上，劍勢亦未老，沈勝衣的劍隨即一側刺至，劍尖半寸刺進了她的眉心。

那個女人尖叫一聲，滾進黑暗中，沈勝衣亦隨着紫衣女人的屍體滾跌下去。

梯級一折，更加黑暗，黑衣女人腰背撞在欄杆上，倒翻過去。

黑暗中立時响起「嗤」的一下尖銳的破空聲，接一下，第三下响起，已是射向沈勝衣的胸膛。

黑暗中顯然藏着一個暗器高手，每發出一枚暗器都正中掉下去的物體上，沈勝衣身形雖然輕巧，又是按欄飄然滾過去，仍然被發覺。

他的劍及時刺出，「叮」的將射來的暗器擊下，一連串暗器緊接向他射來。

連接十三枚暗器，他身形才着地，一個火摺子接在他手中亮起來。

尖銳的哨聲同時在塔外响起，一下比一下急促。

沈勝衣沒有理會，眼睛習慣亮光同時，又同時接下了七枚暗器。

那些暗器都是來自一個老婦人的左手，那個老婦人一身近乎唐朝的衣飾，白髮披肩，戴着一個夜叉面具，盤膝坐在一張長几之前，一個蒲團之上。

長几上放着一排排的暗器，老婦人的右側刀架上，放着一柄倭刀，長逾四尺。

在她的身後床上，坐着一個紫衣少女，望着沈勝衣，俏臉上，眼瞳中一片驚喜之色，檀口輕咬着一個指頭，嬌憨中帶着三分稚氣，看來又是那麼的緊張。

這還不是湘雲？沈勝衣輕吁了一口氣，眼前的情形顯然就是只要他擊倒那個老婦人，便可以將楚湘雲帶走。

塔外的竹哨聲這時候更急促，老婦人突然不耐煩的一拂袖，輕聲詛咒道：「該死的，就是懂得拿竹哨亂吹。」

湘雲也就在這時候作了一個手勢，沈勝衣看在眼內，立時明白過來。

——那個老婦人是一個瞎子。

老婦人也就在這時候冷冷的道：「年青人到底是年青人。」

沈勝衣不由一怔，老婦人若是一個瞎子，怎知道他是一個年青人。

老婦人一頓，隨又道：「不是年青人，又怎會有這麼大的胆子，獨個兒闖進這座塔來送命？」

沈勝衣也這才明白老婦人全憑想像，道：「胆大才闖進來是事實，送命倒未必。」一面說一面向湘雲作了一個手勢。

湘雲點點頭，輕輕的拉過了旁邊的被子。

老婦人聽說笑了，笑聲有如夜梟般難聽，笑着道：「好狂的年青人，你知道面對着什麼人？」

「正要請教。」沈勝衣這句話倒是由衷之言，以老婦人身手應該不會是無名之輩。

老婦人沉聲道：「水月胡夷。」

沈勝衣沉吟應道：「東瀛水月一刀流？」

胡夷一呆，嘟喃道：「這裏是中原。」接一聲長歎，看來她在東瀛武林必然有一席位，所以省起現在身在中原，便自如此感慨。

沈勝衣接道：「據說水月乃是東瀛的忍術流派之一。」

胡夷冷笑。「你可是瞧不起忍術？」

沈勝衣道：「忍術也是武術一種，身為武人，又豈會瞧不起武術？」

胡夷點頭。「這才是話，水月流的刀法，也絕不在任何一派之下。」她面上雖然戴着面具，從她的語聲說話亦不難聽得出她心中那一份得意。

「應該是的。」沈勝衣橫移一步。「以我所知，東瀛武林與中原武林一樣，一個門派要出頭，必須要有幾下子。」

「人也是的。」胡夷這句話，無疑是說她在東瀛武林已出頭，也有幾下子。

「恕我孤陋寡聞。」

「這裏畢竟已遠離東瀛。」胡夷非常之感慨。

沈勝衣又橫移一步，移動得非常慢，一些聲响也沒有發出來。

塔外哨聲仍然不絕，同時逐漸亮起來，沈勝衣轉頭往下一望，只見更多的燈籠火把向這邊移來。

胡夷即時又冷笑道：「這個人已經給包圍起來，年青人，難道你還想將人救出去？」

沈勝衣道：「這正是我到來的目的。」

「好大的膽子。」胡夷點點頭。「我的兒子告訴我，楚萬里請來了一個年青的高手，叫

做沈勝衣，難道就是你？」

「正是——」沈勝衣再橫移半步。

胡夷笑起來。「據說你是年青一輩最負盛名的劍客。」

「我從來不以爲是。」

胡夷道：「我兒子從來不敢在我面前說謊，他也曾表示有機會要與你一較高下，這也是他要在中原揚名的好機會。」

沈勝衣不由一聲歎息，抱着這種目的來找他較量的人也實在太多。

胡夷亦歎息。「可惜今夜你到來，他偏又必須外出。」

沈勝衣再移動半步，左脚前右脚後，前箭後弓，左手火摺子接將旁邊的一盞油燈燃着。

胡夷一頓又道：「世間的事有時就是這麼巧。」

沈勝衣接問：「請問令郎又是那一位？」

胡夷道：「這裏的人都叫他蟋蟀。」

沈勝衣意料之中，道：「我們已經在楚一刀那兒較量過了。」

胡夷一怔，脫口道：「結果怎樣？」語聲隨即一頓。

結果當然是蟋蟀敗了，否則沈勝衣怎能夠跑到這裏來？

沈勝衣的回答更尖銳。「他已倒在我的劍下！」

胡夷雖則已考慮到這結果，仍然不由得混身一震，沈勝衣也就抓着這刹那，身形箭也似的射前去！

床上的湘雲同時將被子拉起來，擋在身前，她武功本來不錯，看見沈勝衣，以前對胡夷的恐懼已烟消雲散，身手便回復敏捷。

胡夷的反應非常迅速，放在桌上的二十四枚暗器刹那射出，在最後一枚暗器出手同時，四尺倭刀亦出鞘，雙手落在刀柄上，那柄刀便閃電般劈出！

二十四枚暗器十二枚射向沈勝衣，十二枚射向湘雲，秦百川顯然有話交代下來，必要時寧可將人質殺死也不能讓來人將人質救出去。

他算無遺策，只是算漏了胡夷的那一份驕傲。

若非胡夷自信沒有人能够闖得過她的暗器那一刀，一開始便將湘雲的性命控制在四尺倭刀下，沈勝衣如何敢採取行動。

到她知道來人是沈勝衣的時候，沈勝衣經已擬好了出擊的角度距離，即使胡夷的心神始終保持平靜，亦難以阻截他的行動，能够抓住胡夷心神震動的刹那，當然就更好。

射向他的十二枚暗器只有六枚追得上他的身形，他的劍一出却非獨將這六枚暗器擊下，還將射向湘雲的六枚暗器也擊下。

剩下的六枚，都射在被子上，那都是十字形的暗器，如何穿得透被子。

沈勝衣向那邊移動，其實連胡夷在那種情形下，將會擲出几子上的什麼暗器，都已經算在內了。

胡夷的倭刀與最後一枚暗器，差不多同時到達，劈的不是沈勝衣，而是湘雲。

沈勝衣雖然來不及替湘雲截住那六枚暗器，却及時截下胡夷這一刀。

刀尖與劍尖一撞，迸射出一蓬火花，刀尖距離被子只不過間髮之差，激烈的刀風已然將被子激蕩得疾揚了起來。

沈勝衣劍一擋一挑，將胡夷的刀封在外門，再七劍，迫退了胡夷三步，身形橫移，擋在湘雲的身前。

胡夷怪叫，引刀急劈，沈勝衣的劍却有如銀蛇一樣，緊纏着她的刀，總是在她的刀劈到一半的時候便將之截下。

一而再，再而三，胡夷的刀劈始終無法一氣呵成，怒氣却已然直冲腦袋，滿頭白髮猛地飛揚了起來，再一聲怪叫，身子倒飛了出去。

沈勝衣的劍追不上，這不是胡夷的輕功比他更好，只是他實在想不到胡夷竟然退得這麼急，這麼遠！

胡夷一退三丈，後背撞在彫花的石格子上，蓬然一聲，石格子碎裂，四下紛飛，胡夷的身子却倒射而回，藉這一撞的彈力，返撲沈勝衣，混身的眞氣亦完全凝聚在這一刀之上。

這一刀當然已經有足够的空間施展，一氣呵成，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凌空急斬沈勝衣。

這一刀也絕無疑問是有去無回之勢，沈勝衣若是不接這一刀，移步往旁退開，絕對可以避開，但在他後面的湘雲，便得喪命在這一刀之下。

但他若硬接，縱然他的刀在胡夷之上，亦難免被這一刀震傷。

若換是別人，這刹那難免手忙脚亂，沈勝衣畢竟身經百戰，臨陣經驗豐富，心思之靈活，應變之敏捷，到底不是一般的高手可比。

那刹那，他首先一把將湘雲手中的被子奪過，疾向劈來的一刀擲去。

半空中無借力之處，要將被子這種柔軟的東西一刀劈爲兩爿，並不容易，那柄刀必須極之鋒利，刀勢也必須極之迅速。

胡夷的刀已經做到這地步。

被子迎着刀鋒豆腐般一分爲二，刀勢未絕，繼續斬下來。

那刹那胡夷沈勝衣都明白，劈勢雖未絕，銳氣已在被子一分爲二的同時消散，這一刀與胡夷方才的第一刀已並無分別。

沈勝衣的劍却在這時候全力迎上去。

胡夷一口眞氣運展，還未運到四尺倭刀上，刀劍已交擊，霹靂一聲，胡夷連人帶刀被震飛了回去，飛出了方才他擅碎的石格子外。

沈勝衣如箭離弦，追射出去，接一劍劈下。胡夷落在石欄干上穩住了身形，倭刀高舉，還未劈出，沈勝衣的劍已劈下。

夜叉面具在劍光中一分爲二，鮮血暴射，胡夷慘叫中身子倒翻過石欄干，直往下飛墮。

「通」的一股水花激濺，胡夷的屍體直墮進池裏，那邊的一羣黑衣漢子看在眼內，齊皆發出了一聲驚呼，周圍已經被火光照耀得光如白晝，他們又怎會看不出墮下來的是什麼人。

秦百川也在那邊，看得更清楚，眼角的肌肉立時收縮，目光箭也似射向塔上的沈勝衣。

他不是一個容易受驚的人，只是他實在太清楚胡夷的武功，也所以他才會將湘雲交給胡夷看管。

宮天錦郭杰在他左右，郭杰雙手已按在刀囊上，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宮天錦神色不變，仍然是那麼冷峻，只是右手亦已移到了劍柄旁邊。

沈勝衣亦發現了這三個人，轉身本待要走回塔內，還是停下來。

秦百川的語聲隨即箭也似的射至。「沈勝衣——」

他一開口，周圍便靜下來，語聲雖然不太響亮，每一個人都聽得很清楚。

沈勝衣應道：「我想這位大概就是秦莊主了。」

秦百川說道：「水繪園上下與你有何過不去？」

沈勝衣道：「我也不想進來的，可惜我是楚萬里的朋友，這麼巧又經過附近。」

「要知道一個人太多管閒事並不是一件好事。」

「我已經管了。」

秦百川沉聲道：「將人放下，放你一條生路。」

湘雲這時候正從塔內走前來，沈勝衣看了她一眼，才應道：「我這麼辛苦才將人搶到手，你只憑一句話便要我將人放下，那有這麼容易的事情？」

秦百川道：「你要什麼條件？」

沈勝衣笑笑，道：「你既然知道我這個人，便應該也知道我這個人是買不動的。」

秦百川冷笑：「憑你的武功，一個人要闖出水繪園也許並不是一件難事，但帶着楚萬里那個寶貝女兒，我絕不以爲你能夠成功的。」

沈勝衣搖搖頭道：「我們並沒有打算闖出去。」

秦百川道：「你是說你們要留在塔上，等候機會？」

沈勝衣道：「這個石塔易守難攻，而且我們相信也不用等上多久。」

秦百川輕「哦」一聲。「你們等楚萬里的救兵？」

沈勝衣道：「他難道不會來？」

秦百川道：「我沒有說他不會，但他要攻進水繪園，只怕不是三五天的事情。」

沈勝衣道：「我們的耐性很不錯。」

湘雲插口道：「而且這塔內也有足夠的食物。」

秦百川道：「那些倭奴的食物你們受得了嗎？」

湘雲道：「只要是人能吃的東西，我們便會吃。」

秦百川倏的一笑。「你們應該知道我的耐性一向都很好。」

沈勝衣道：「所以你能夠完成那幅五百羅漢圖，我却沒有那個耐性了。」

「你也知道五百羅漢圖？」秦百川笑容更盛。

沈勝衣道：「楚萬里的耐性只怕沒有你的一半。」

秦百川道：「一半的一半總會有的。」

沈勝衣道：「所以他一定會傾全力在一天半天之內攻進來。」

「你們當然會裏應外合。」

「當然。」沈勝衣又笑笑。「秦莊主不妨等到那時候，看看有個結果。」

秦百川忽然歎了一口氣。「我的耐性好像忽然間沒有了。」

沈勝衣道：「目前你又能夠怎樣？」

秦百川反問：「你以爲我能夠怎樣？」

沈勝衣道：「若是知道就不問你了。」

秦百川道：「你眞的很想看看我能夠怎樣嗎？」

「呆在這石塔上實在沒有意思。」沈勝衣彈劍作龍吟。

秦百川道：「你不住讓我採取行動，當然有你的打算，但你若是打算混水摸魚，希望混亂中闖出來，可就錯了。」

沈勝衣只是笑笑，秦百川接道：「水繪園的人都經過嚴格的訓練，在我的指揮下更絕不會出亂子。」

沈勝衣淡應道：「是麼？」

秦百川接道：「我的耐性不錯是很好，但好奇心也很重，實在很想看看你如何能夠死裏逃生。」一頓把手一拍，接喝一聲。「弓箭侍候！」

百數十個黑衣漢子應聲上前，手中火把往地上一插，接將背着的弓箭解下來。

弓都是强弓，那些箭的箭頭都裹着油布，赫然都是火箭，看來秦百川早已考慮到石塔若是落在敵人的手上，應該如何應付。

水繪園既然是由他一手設計，每一個地方的結構他當然都瞭如指掌，很容易找到弱點的所在。

這一點沈勝衣也當然應該明白，可是他仍然誘使秦百川採取行動，難道他成竹在胸，早已有了應付的辦法，而且能夠從對方的行動中得到好處？

難道他竟然比水繪園的主人更明白這座石塔的結構，而加以利用。

秦百川不相信，沈勝衣的態度却令他的信心起動搖，也正如他所說，他的好奇心也很重，要試一試，看看沈勝衣又如何應付。

湘雲同樣懷疑，往塔下看看，輕聲道：「沈大哥，他們是要將那些火箭射進來，燒掉這座石塔。」

沈勝衣居然還笑得出來。「這個距離，他們的箭很難射得到我們置身的這一層，何況我們還可以更上一層？」

湘雲苦笑道：「這座石塔的最下兩層都是堆放着易燃的東西。」

沈勝衣道：「那燒的只是最下的兩層，這是座石塔，要將之燒塌總要幾天。」

湘雲道：「火勢蔓延上來該怎樣？」

沈勝衣道：「也要有幾個時辰才會到這一層，若是我們將四五層易燃的東西全部丟掉，更就費時。」

湘雲道：「總會燒上來的。」

沈勝衣道：「我們大概不會留在這座石塔上多過半個時辰。」

湘雲道：「可是你方才說……」

「那是說給秦百川聽的。」

湘雲一怔，喜形於色。「我明白了，爹早已帶了人在水繪園外接應隨時準備攻進來。」

沈勝衣道：「若是如此，現在已攻進來了，怎會仍然呆在外面？而且，這是秦百川的地頭，那麼多人到來，怎會毫無消息，又仍然這樣輕鬆，在塔下跟我們談條件？」

湘雲詫異道：「你準備怎樣應付？」

沈勝衣道：「你的耐性不是一向都很好的嗎？」

湘雲苦笑道：「我只是担心因爲我連累了沈大哥，萬一沈大哥……」

沈勝衣道：「我既然來了，你就不要再說這些。」

湘雲仍然忍不住又問：「沈大哥，你眞的有辦法闖出去？」

沈勝衣笑道：「若是沒有辦法，還不駭得坐倒在地上？」

湘雲說道：「我是說眞的，必要時，沈大哥你莫要理會我，獨個兒離開好了，反正我對他們仍然有利用的價值，他們是絕不會傷害我的。」

沈勝衣搖頭，歎了一口氣。「沒見你有多久，怎會變成這樣子？」

湘雲愕然道：「怎樣子？」

沈勝衣道：「這之前你不是一直都很相信沈大哥，現在連沈大哥的話也懷疑了。」

湘雲嬌靨一紅，輕聲道：「不要生氣，我不是那意思。」

沈勝衣道：「我沒有生氣，只是担心你對我失掉了信心，不能夠配合我的行動。」

湘雲搖頭道：「不會的，沈大哥要我怎樣做吩咐好了。」

秦百川的語聲這時候又傳來。「兩位，這是兩位最後的機會了。」

沈勝衣目光往下一掃，只見那些黑衣漢子箭已經上弦，箭頭顯然全都是向着石塔下層。

秦百川接道：「不過不要緊，一會石塔燃着了，兩位受不住，還可以大呼救命，拋掉兵器，往池塘跳下，至於我是否會饒恕兩位，則要看我到時的心情了。」

沈勝衣道：「秦莊主好像不是一個喜歡說廢話的人。」

秦百川笑笑。「我只是可惜這座石塔，你應該看出，我建造這座石塔實在花了不少金錢和心血。」

「這的確可惜得很，秦莊主除了燒塔，沒有其他辦法了？」

「也許有，可是我想不出來。」秦百川接把手一揮。

竹哨聲立响，箭頭應聲齊點在火上，油布迅速變成了一個火球，弓弦聲响中，百數十支火箭一齊往石塔最下的兩層射去。

破空聲大作，火箭一支緊接着一支，大都準確地射進石塔門戶石格子內，也不過片刻，石塔的最下兩層已熊熊的燃燒起來，風助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石塔的第三層亦很快着火燃燒，火舌吞吐流竄，不住從門窗冒出。

整座石塔再片刻看來就像是放在一個大火爐上，濃烟四起，火勢越來越猛烈。

沈勝衣湘雲在火箭射向石塔同時，已然一齊退進塔內，秦百川看着他們消失連聲冷笑。

旁邊郭杰看着忍不住道：「莊主，姓沈的如此鎭定，只怕眞的已有了應付之策。」

秦百川冷笑應道：「我就是要看他們如何應付。」

宮天錦揷口道：「楚萬里的人也許已經在附近等着，一見火起，立即殺奔前來。」

秦百川道：「方才我已經派出了三十六騎在莊外逡巡，一有發現，立即回報，在楚萬里到來之前，我們這邊亦已經作好了防備，隨時迎頭痛擊。」一頓接又道：「再說他那邊一直在我們的監視中，要大擧出動又瞞過我們的耳目，又談何容易？」

郭杰道：「莊主算無遺策，佩服。」

秦百川搖頭。「吹牛拍馬灌米湯都是一種高深的學問，你還得學學。」

郭杰一怔，苦笑，秦百川接道：「我若是算得準，沈勝衣就不會在這裏出現，胡夷就不會死，那個女娃子也不會落在沈勝衣手中。」

宮天錦說道：「蟋蟀只怕也是已經凶多吉少。」

秦百川頷首。「他若是找不到楚一刀，這時候便應該有消息回來，相信是雖然找到了，沈勝衣已先一步到那兒，以他的武功，當然不是沈勝衣對手。」

宮天錦緩緩地道：「這個姓沈的我總要跟他會一會，拚一個明白。」

秦百川道：「有機會的，你若是能將他擊倒，名固然傳遍天下，利只怕也隨來。」

宮天錦笑道：「我當然是不會跟沈勝衣那樣，到現在仍然是有名而無利。」

秦百川目光轉回。「你現在當然得希望他吉人天相，活着闖出水繪園。」

宮天錦笑笑。「我却是到現在還看不出他如何能夠闖出去。」

「這也是我目前最感興趣的一件事。」秦百川拈鬚微笑，悠然在身後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宮天錦郭杰亦在一旁坐下來，應該節省氣力的時候他們絕不會浪費任何的氣力。

× × ×

才回塔內，沈勝衣立即吩咐道：「湘雲，你替我將所有的暗器拾起來，放到几子上。」

湘雲沒有問沈勝衣拿來幹什麼，如言去拾起那些暗器，沈勝衣接在塔內逡巡起來。

濃烟很快從石階湧上，沈勝衣將被子等東西拿過，堵住了石階出口，才在几子上揀了二十四枚暗器，揷在腰帶上，接引着湘雲步上最高的那一層，隨即將那張床的床板搬到塔門之前，擱上石欄干。

湘雲看見奇怪，走近去，終於忍不住問：「沈大哥，你這是幹什麼？」

沈勝衣道：「他們大概怎也想不到我們這麼快便採取行動，只是一會我揹着你躍出去的時候，你得將我抱緊。」

湘雲一呆，一張臉紅到脖子去，沈勝衣只當作沒有看見，也知道只有這樣才能夠讓湘雲安下心來。

他接道：「一定要緊抱着我，否則掉下去可就糟了。」

湘雲「嗯」的低應了一聲。

「來——」沈勝衣回劍入鞘，接蹲下半身。湘雲一咬唇，終於伏在沈勝衣背上，心頭鹿撞，但仍然緊抱着沈勝衣。

溫香軟玉，沈勝衣心神亦不由一醉，他到底是一個很正常的男人，不過隨即便穩定下來，眞氣運轉，雙手抓着床板猛一推，那塊床板飛越石欄干，飛出了塔外。

他揹着湘雲同時掠出，雙脚往欄干上一蹴，追着那塊床板疾射了出來。

力道距離他算得很準確，雖然揹着一個人，但身形仍然箭一樣，而迅速追上那塊床板，雙脚接蹬在床板上，床板被蹬得倒飛而回，他將落的身形又往前射出，落向矮牆前面的一株高樹橫枝。

水繪園的人看在眼內，驚呼聲中，幾個立即將弓箭轉向沈勝衣二人。

箭還未射到，沈勝衣已落在橫枝上，身形一彈而起，飛掠過那道短牆。

快劍、烈酒、狂奔急掠都是一種刺激，但刺激到這樣，沈勝衣還是破題兒第一趟，湘雲更就已閉上眼睛，連看都不敢看。

周圍雖然被燈籠火把照得光如白晝，但只要力道弱一分或者强一分，落脚的地方稍爲錯誤，後果都不堪設想。

沈勝衣翻過了短牆，那顆幾乎已到了咽喉的心才放下來，雙手俱都捏了一把冷汗，身形才落下，又往前掠出。

守在那兒的四個黑衣漢子立即揮刀撲來，沈勝衣暗器左右出手，射倒了前面兩個，身形一落又起，再往前衝。

再射倒四個黑衣漢子，他才來到那道高牆之前，雙手連發，三柄短刀般的暗器飛射在高牆上，在壁上釘穩，他揹着湘雲接往上拔起，以那三柄短刀爲階梯，猿猴般迅速上到牆頭。

追前來的人只有乾瞪眼的份兒，只有宮天錦郭杰例外。

他們的反應其實也不慢的了，一聽那邊驚呼聲暴起，立即離椅掠出去。

秦百川比他們更快，連人帶椅飛出，掠出了三丈，那張椅子才半空掉下。

他們總算看到了沈勝衣的淩空飛度。

「好膽量——」秦百川一聲驚歎，怔住在那兒，他知道莫說宮天錦郭杰，就是自己也難以追得及。

他深信自己的判斷絕不會錯誤。

「這個人瘋了。」郭杰說着又追前去。

宮天錦却道：「他沒有瘋，我們却快要瘋了。」身形始終搶在前面。

那些黑衣漢子一會才回過神來，吶喊着一齊追了出去。

秦百川仍然立在原地，仰首望着那座石塔，倏的笑起來，嘟喃道：「我可就沒有這個膽量，這所以爲什麼我想不出這辦法，老了，到底老了——」

一陣難以言喩的蒼涼立時湧上他的心頭。

× × ×

秦百川的判斷絕少錯誤，這一次也沒有例外，宮天錦輕功雖然在郭杰之上，到他追上牆頭的時候，沈勝衣已射倒了牆外暗樁的三個黑衣漢子，往前掠出了十丈。

宮天錦仍然有信心追上去，可是他看到了策騎迎面衝殺向沈勝衣的兩個在莊外逡巡的漢子，一顆心却不由沉下來。

那兩個漢子手執長矛左右衝上，其勢看來是銳不可當，只可惜，他們還未衝過去，便已被沈勝衣的暗器射下來。

沈勝衣一躍上了一騎，接一枚暗器打在另一騎的臂上，那匹馬負痛悲嘶，一側狂奔了出去，沈勝衣同時將坐騎勒轉，奔出。

郭杰這時候亦已經上了牆頭，看在眼內，苦笑道：「看來我們只好眼巴巴的目送他離開了。」

話未說完，沈勝衣兩人一騎已消失在黑暗中。

× × ×

奔出了里外，沈勝衣才將坐騎放緩，回望湘雲。「怎樣了？」

湘雲一個身子不住在顫抖，與沈勝衣目光接觸，一張俏臉又羞紅起來，才將抱着沈勝衣的雙手鬆開，倒像有些依依不捨。

「我們這麼快跑到這兒來了。」她的語聲亦是在發抖，也不知是興奮還是恐懼。「到底怎樣的？」

沈勝衣有些奇怪道：「你不知道？」

湘雲道：「我一直閉着眼睛，不敢看，也幸虧這樣，否則準要嚇得鬆開手，掉下來。」俏臉說着更羞紅。

沈勝衣笑問：「你知道我又是怎樣的感受呢？」

湘雲道：「你說啊。」

沈勝衣道：「一樣心驚膽顫，却又不能不張開眼睛看。」

湘雲道：「幸好我閉上眼睛，不知道害怕，否則好像水繪園那些人一樣叫起來，只怕你也要嚇個半死。」

沈勝衣興奮道：「我從來沒有這樣子跳躍過。」

湘雲歎息道：「現在我才知道，什麼是藝高人膽大，祗有沈大哥的本領，就是想到了這個辦法，也不敢付諸行動。」

沈勝衣道：「嗯？嘴巴什麼時候變得這樣甜了。」

「這是事實。」湘雲雙手不覺輕扳上沈勝衣的肩膀。「你其實不必冒這個險的，方才我倒沒有想到什麼危險，現在想來，萬一你爲我受了傷，眞的……」

沈勝衣笑道：「我現在既然沒有受傷，你還說這些話幹什麼？」

湘雲道：「我就是不知道應該如何多謝你。」接將臉頰貼在沈勝衣背上。

沈勝衣心頭一凜，岔開話題道：「我倒是不知道秦百川遭此挫折，又會採取什麼行動對付你爹爹。」

湘雲沒有作聲，沈勝衣接道：「他現在一定很生氣。」

× × ×

秦百川這時候正在笑，那種笑容却令人不寒而慄。

所有人噤若寒蟬，宮天錦郭杰也沒例外，比起其他人，他們更明白秦百川現在的心情。

秦百川忽然問：「我們現在應該怎樣？」

郭杰應道：「立即殺奔雙魚塘，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秦百川搖頭。「萬一他們早已有防備，我們豈非正好墮進陷阱中。」

郭杰道：「那我與宮天錦偸進去，幹掉他們一些人，好敎他們也知道厲害。」秦百川又搖頭。「殺幾個無名小卒又有何用？」

郭杰道：「那我們去幹掉楚萬里。」

秦百川揮手：「這個人現在殺不得，我們暫時仍然只是要他的財富還不能要他的命。」

宮天錦目注郭杰，忽然道：「爲什麼你不建議去殺掉沈勝衣？」

郭杰一怔，秦百川却接道：「除了打打殺殺，我們難道就沒有一些和平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宮天錦道：「現在再要將楚湘雲抓來，只怕比殺掉楚萬里更加困難。」

秦百川又問：「楚萬里眞的只有這個女兒嗎？」

宮天錦郭杰苦笑，他們都知道，沒有人比秦百川更淸楚楚萬里，也知道秦百川現在其實差不多在自言自語，企圖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來平反敗局。

秦百川也沒有在意二人的回答，沉吟着繼續道：「也許我們應該考慮一下，楚萬里在得回女兒之後，沒有了後顧之憂，將會採取什麼行動。」

郭杰道：「難道他敢進攻水繪園？」

秦百川道：「若我是楚萬里，一定會這樣做。」一頓又嘟喃道：「我們派在雙魚塘做臥底的人爲什麼整整一天都沒有消息送到來？」

郭杰說道：「也許他們並沒有得到什麼消息。」

「沒有消息通常都是情形有變化，他們就是給楚萬里完全抓起來，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秦百川笑了笑，「楚萬里這個人本來就不簡單。」

郭杰宮天錦沒有作聲，秦百川霍地猛回頭，大喝：「所有人立即隨我到水明樓，準備應戰！」

宮天錦郭杰又是一呆，方才他們看見秦百川派出去的騎士仍然在水繪園外逡巡，而且截擊沈勝衣，楚萬里的人怎可能這麼快迫近？

再說，楚萬里若是率衆掩殺到來，沈勝衣根本就不會冒這個險，乾脆在塔上等待楚萬里的援兵就是。

秦百川顯然看出二人在想着什麼，笑接道：「楚萬里底子裏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們都很淸楚。」

郭杰宮天錦點頭，秦百川又道：「至於沈勝衣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只要是走江湖的人，應該都不會不知道。」

宮天錦冷冷一笑，道：「這個人在我們的眼中是一個傻瓜，他絕無疑問是一個眞正的俠客。」

郭杰接道：「他與楚萬里完全是兩種人，奇怪他們竟然會走在一起。」

秦百川道：「這一些也不奇怪，你們不要忘記，楚萬里表面上非獨是一個大好人，而且仗義疏財，喜歡結交天下英雄豪傑，頗有孟嘗之風。」

郭杰道：「這也是，第二個不說，這之前我也是以爲他眞的是這種人。」

秦百川笑道：「我若非揷手這件事，不得不查根問底，也一樣不知道他的另一面。沈勝衣浪跡天涯，又豈會淸楚。」

宮天錦道：「聽說這個人很聰明。」

「可惜他只是一個人，也沒有知道過去未來的本領。」秦百川一頓又道：「若是我推測得不錯，他應該是由狂獅蕭烈叫來。」

宮天錦說道：「這也是一個傻瓜，一個俠客。」

秦百川淡淡接道：「而且我們的聲名實在太壞，在一般人的眼中我們與楚萬里眞的是好壞分明，除非楚萬里露出眞面目，否則他們都是會認爲我們該死。」

宮天錦道：「也許我們應該跟沈勝衣好好的談談。」

（未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人杰以惡君平公孫節的身份，受天魔教分壇主的指示前往四方堡購買『逍遙書生』及『天山三義』的消息，沿途所經的各小鎭中，鎭民都窮困之極，俞人杰一路佈施，竟把身上帶來準備買消息的金磚花去一半……俞人杰終於買到所需的消息，知道『逍遙書生』目前正在雲夢胡家寨，俞人杰立刻前往，中途，俞人杰還巧妙地甩脫了四方堡人物的追踪，到達雲夢，俞人杰向一座古廟走去，出乎意料的在此地見上他的師父『逍遙書生』，兩人均感愕然，俞人杰遂把近來深入天魔教分壇之後的經過情況敍述一番……

欲知箇中事　更上天魔樓

虎胆裘欣平哈哈大笑道：「這有什麼難明白的？老漢做賊心虛，當時以為你這位上差已查悉分壇中有了窩藏，而老漢又不悉令師當時是否經已自祁家灣回來，裘某人這一身玩藝兒，要跟惡君平比起來，那得不心慌？」快人快語，不飾不掩，純然一副英雄本色！

在虎胆裘欣平打着哈哈時，逍遙書生雙眉微蹙，似乎正在苦苦思索着一件什麼事，這時不住搖着頭，自言自語般輕輕說着：「奇怪，溫思廣這傢伙，眞叫人想不透……」

俞人杰見外面天空一片黑漆，大殿上已經點上燈火，心頭微微一動，於是大聲說道：「今夜將有一位稀客到來，請裘壇主最好能多準備一點酒菜！」

逍遙書生與虎胆裘欣平同時一怔，齊齊脫口道：「有誰要來？」

俞人杰一面以目示意，一面回答道：「這位客人的脾氣古怪得很，他吩咐晚輩，在他來到之前，絕對不許先行說出他的名姓！」

當夜，三更時分，古廟殿脊上，果然悄沒聲息地出現一條人影！來人現身之後，目光四下一掃，好像對這座古廟非常熟悉似的，雙肩一晃跳落院心，然後逕向西廂一間有燈光透出的齋房快步走了過去。

早已等在齋房中的逍遙老人和那位分壇主裘欣平，容得來人跨進屋內，雙雙離座迎了上去，迫不及待的低聲問道：「有無什麼發現？」

來人點頭微微一笑，低低回答道：「不出晚輩所料，正是日間打掃院子的那一位！」

刻下這名不速之客是誰，自屬不問可知。原來日間當逍遙老人正為杜門秀才消息何以如此靈通而深感困惑之際，俞人杰偶而望去院中，他看見一名教徒，正拿着一把剷子，一個人在那裏清除積雪，當時心頭不禁油然升起一道疑雲：這麼晚了，這位仁兄仍在整理庭院，豈非勤快得過份了些？

於是，他決定想個方法，來對這位仁兄試上一試。結果，這名內賊果然大上其當！

虎胆裘欣平恨聲罵得一句該死，寒臉怒問道：「這廝如今何在？」

俞人杰星目一轉，傳音答道：「他剛才在廟前那株大樹背後，也許未能看得眞切，若是晚輩聽力不差，此刻可能又已來到這間……」

逍遙老人頭一點，傳音接着道：「不錯，在後窗下，出去抓他進來！」

俞人杰點頭一笑，閃身出房，出去沒有多久，便將一名臉無人色的漢子，笑嘻嘻的挾入房中！

虎胆裘欣平氣得渾身發抖，喘了一陣，方才戟指怒喝道：「姓裘的那點對你不起？你說！」

那漢子一句話沒說，爬在地上，只是磕頭。

逍遙老人手一擺，緩緩說道：「還是由老夫來吧！」說着，轉向那漢子平和地道：「劉三，你聽好，有老夫在這裏，只要你肯從實招來，老夫可以保你不死，因為老夫知道，你跟那個杜門秀才，並無任何淵源，而你追隨你家主人，已達十年之久，依老夫之猜測，這顯然只是你一時糊塗……」

那漢子向前膝行一步，磕頭如搗蒜道：「老爺子聖明……」

老人平和地接下去道：「好的，不要慌。現在你可以慢慢的從頭說起，你跟四方堡人，當初是怎麼樣接上頭的？」

那漢子又磕了一個頭道：「那是今年春天，小的在祁家灣，跟當地一批混混兒推牌九，結果，結果……小的該死……」

「結果你大輸而特輸，就在這時候，有人非常慷慨借給你一筆錢？」

「是的。」

「後來你們便成了朋友？」

「是的。」

「以後你們便經常混在一起，吃喝玩樂，無分彼此，才有幾次，花費都是由他開銷？」

「是的。」

「你為了報答他的恩情，也就對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包括老夫以及三義來到這座分壇的秘密？」

「小的該死！」

「你先後用去此人多少銀子？」

「大約四五十兩。」

「可憐的伙計，你可知道，人家僅僅是老夫和三義來到胡家寨的消息，就賣了黃金三百兩整？」

劉三身軀一震，連連以頭碰地，顯得又愧又恨，惶恐萬分。老人嘆了口氣，揮手說道：「好了，你下去吧！」

等那個劉三千恩萬謝，帶着一臉血漬離去後，虎胆裘欣平轉身向老人餘怒猶存地說道：「難道就這樣——」

老人搖頭攔着道：「此人本質並不壞，留着尚有大用，老夫相人，向無差錯，你老兒等着瞧就是了！」

× × ×

次日，老人將俞人杰叫去身前道：「你可以走了。」

俞人杰一楞道：「師傅意思……」

老人頭一點，說道：「是的，仍以這副身份，回到襄陽分壇！」

俞人杰遲疑了一下道：「那麼，關於師傅和天山三位前輩的行踪，杰兒如何向魔方回復？」

老人不假思索的道：「照實說！」

俞人杰又是一楞道：「眞的絲毫不加掩瞞？」

老人甚為詫異道：「你需要掩瞞什麼呢？你買得之消息，本來就只有——雲夢胡家寨——這五個字不是麼？」

俞人杰怔怔然道：「照樣報上去？」

老人瞪眼皮問道：「難道你還能告訴他們，你曾經來過這裏不成？」

俞人杰不放心道：「總壇獲訊之後，要派人過來盤查怎麼辦？」

老人哼了一聲道：「橫豎這裏已無法繼續存身，若是有人來，正好再饒上一票，然後一起遷離，另作良圖！」

俞人杰忙問道：「如果離開此處，師傅準備去那裏？」

老人搖搖頭道：「尚未決定。」

俞人杰想了一下又問道：「魔方那座總壇，究竟設在什麼地方？」

老人皺皺眉道：「這正是我要你仍然回到襄陽分壇的原因，現在就看你回去之後，能不能打聽出來了！」

俞人杰頗感意外道：「裘前輩也不知道？」

老人搖頭嘆了口氣道：「不知道的事情，可多着呢！」

俞人杰甚覺不解地道：「各地分壇之正副壇主，多半係由總壇委派外放，從這些人口中就不能探出一點消息？」

老人苦笑了一下道：「向誰打聽消息？除了三堂堂主，以及黃黑白三旗護教，任何人進出總壇，均須蒙上眼睛，現在只知道大概在九宮山附近，可是一座九宮山深廣數百里，就是告訴了你，你又去哪裏找？」

俞人杰又問道：「天山趙老前輩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老人笑了笑道：「暫時不會回來的了。三個老兒，逸興遄飛，剛才着人帶來口信，說又要去挑天門分壇，問老夫有無興趣參加，三老兒多年不見，想不到仍然幹勁十足，像這等人物，要多上幾個，天魔教的氣數，大概也差不多了。」

俞人杰也止不住笑了一下道：「假使沒有別的事，杰兒這就離去，請師父代向趙前輩他們問候一聲，並祝他們此去天門一帆風順！」

× × ×

七天後，俞人杰回到襄陽分壇。分壇一切如常，和他離去前沒有兩樣，蘇金鳳聽他說出買得之消息內容，當時便將消息以信鴿遞發出去。

晚上，衆人散去後，她悄悄問道：「跟令師他們聯絡了沒有？」

俞人杰點點頭，於是將胡家寨之行，簡略地說一遍。

蘇金鳳沉默移時，忽然嘆了口氣道：「現在輪到奴家恭喜你了！」

「總壇有了回音？」

「來人昨天剛走。」

「什麼職位？」

「黑旗護法。」

兪人杰眨了眨眼皮道：「大姐沒有什麼不舒服吧？」

蘇金鳳愕然道：「沒有啊！」

兪人杰遲疑道：「既然大姐也認爲這是一個好消息，那麼……大姐……剛才……剛才幹什麼要嘆氣？」

「你可知道你被調去哪一堂？」

「調哪一堂？」

「峨嵋刀堂！」

兪人杰茫然不解，問道：「峨嵋刀堂又有什麼不好？」

蘇金鳳輕輕一哼道：「當然很好！」

兪人杰將峨嵋刀堂幾個字在心中反覆咀嚼了幾遍，忽然有所省悟：「是了！『峨嵋刀堂』，『峨嵋刀堂』……——要是有問題，一定出在『峨嵋』這兩個字上！」

於是抬頭問道：「是不是在人事方面有何不妥之處？」

蘇金鳳反問道：「你有沒有聽說過『揚州水火雙姬』這對異姓姊妹？」

「聽說過——怎麼樣？」

「她們兩姊妹，便是你將來的頂頭上司！」

兪人杰怔了一怔，忽然失笑道：「這個大姐放心！」

蘇金鳳臉孔一紅道：「你這人說話好奇怪，這又不是我的事，我有什麼不放心的？」

兪人杰自知失言，連忙亂以他語道：「大姐聽我說個故事，就知道了。」

於是乃將惡君平當年如何追求雙姬，以及如何被雙姬唆使四婢加以戲弄的經過，不憚其煩的說了出來。

蘇金鳳聽了口雖不言，神色之間，則顯然爲之緩釋不少。兪人杰笑了笑，道：「大姐等着瞧吧！我這位『惡君平』如在三個月之內不被趕出『峨嵋刀堂』，要我輸什麼東道，我就輸什麼東道！」

蘇金鳳睨了他一眼道：「時移勢易，安知她們不會憐你『一片痴心』而『回心轉意』？」說着，起身去房中取出一面星旗，以及一道通行令牌，正容說道：「明天馬上起程，先至嘉魚分壇報到，聽候下一步之安排。進入總壇之前，所有隨身物件，凡足以洩露身份的，均必須另行妥藏，尤其是你那支神仙笛，第一個得找地方留下！」

「進去要經過檢查？」

「十分嚴密的檢查！」

「那支『金花令』和『太極令』帶在身邊有無關係？」

「本教的東西，當然無礙。」

兪人杰指着另外的一個小紙軸道：「這又是什麼？」

蘇金鳳側臉悠然道：「派到各堂之後，第一件事是測驗新任人員原有之武功，這過後便是傳授各該堂之特別武功，請問你這位惡君平向以哪一種武功見長？」

兪人杰不覺一呆道：「我……我幾乎忽略這一點，我只知道……惡君平的武器……好像是一對三稜刺……這……這怎麼辦？」

「不錯，惡君平使用的，正是一對三稜刺，這裏便是那三稜刺的全套招式，由這兒到嘉魚分壇，須走半個月光景，有了這半個月工夫，學習一套新的武功，應該不會太難吧？」

兪人杰見對方對自己照顧得無微不至，不由得深爲感動，一時之間竟不知道如何來表達這份感激之意才好。

蘇金鳳頓了一下，又道：「那對三稜刺，我已經着人去樊城，爲你打造好了，明天午前，可以送到，這些東西，你先收下，招式什麼時候記熟，這捲紙就什麼時候撕掉！」

兪人杰期期然問道：「大姐這個怎知道……」

蘇金鳳淡淡一笑道：「怎知道惡君平的武功是不是？這不過是其中一端而已，另外有些事情，也許還要使你吃驚呢！」

兪人杰怔了怔，說道：「那麼，能不能現在就讓我驚奇一下？」

蘇金鳳白了他一眼，道：「你眞有這份閒情逸緻？」

兪人杰想想也覺得這話實在說得有點太孩子氣，於是笑了笑說道：「那就換個題目，談談正經的吧。那個九頭鬼鷹，最近這些日子來，有什麼動靜沒有？」

蘇金鳳搖搖頭道：「什麼動靜也沒有，安份得很。」

兪人杰笑道：「可見有句古話說得不錯：惡人還須惡人磨。這種等外腳色平日全是狐假虎威，也許那個巫溪老怪根本就不關心他這位寶貝姪兒都不一定！」

蘇金鳳望望外面的天色，下逐客令道：「好了，好了，你明天又要趕路，又要參悟新招術，快點去養養精神吧！」

× × ×

次日，兪人杰午後自襄陽出發，一路行來，太平無事，第三天到達應城。

這三天中，他已將惡君平那套三稜刺招完全記熟，只是還不知道，實際應用起來威力究竟怎樣。

不過，這一點並不重要，這對三稜刺，無論長度或重量，都跟他那支神仙笛差不多；在必要時，他照樣可以滲入「神仙十八散手」或「金筆七十二式」之招術；只要他狠狠心腸，不留活口，一樣可以不露破綻！

第四天，從應城出發，痲煩來了，這件事說來冤枉之至——

這一天，午牌時分，他來到新溝與蔡甸之間的一座樹林前，忽然聽到林中傳出來一片叱喝追逐之聲；他知道裏面有人在交手，正自猶疑不決，進退兩難之際，林中突然閃出一名黑衣漢子。

那漢子當路一攔揮手喝道：「讓得遠一點！」

兪人杰這下可火了，冷冷問道：「這條路可是朋友的私產？」

那漢子勃然大怒道：「就算是的又怎樣？」

兪人杰冷冷一笑道：「就算是的與眞是的畢竟有所不同，本爺要過去了，奉勸你朋友最好讓得遠一點！」

馬腹一夾，向前闖了過去！那漢子大喝一聲：「滾回去！」

喝聲中，身形蓬轉，併指如刀，讓過馬頭，對準馬頸一掌閃電劈出！兪人杰哼了一聲道：「功夫是有一點，可惜火候還不怎麼到家！」

去勢不變，只輕輕一抬足尖，便將那漢子踢出丈許外，然後，馬韁一抖，循着那片殺伐之聲向林中趕去！

他並非有心生事，而是他覺得，生事之一方，會有這種橫蠻之伙伴，足證其人決非善類，他既然遇上了自無袖手之理！

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最後發覺，林中動手的兩個傢伙，竟是半斤八兩，看來都不是什麼好貨色！

兩人之中，一個是披髮頭陀一個是中年文士。

那頭陀身材高大，滿臉橫肉，一眼看去，便知是個酒色俱全的花和尚。

而另外那名中年文士，除了一身儒巾儒服，再無絲毫書卷氣息。一張白中泛青的面孔，配着一雙陰森的眼光，就像古墓中爬出來的一具殭屍，如果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要說動手了，單憑這副形相，就準能嚇死人！

最使兪人杰意外的，是那頭陀竟向他非常親熱的打起招呼來：「來的是公孫施主麼？好極了！快來助洒家一臂之力，這斷幾年不見，比前厲害多了。」

兪人杰暗喊不妙，這兩個人，他一個都不認識，而其中一個，却是惡君平的朋友，他如拒絕這頭陀之請求，對方也許馬上會生疑心，他若是眞的下場去帮忙，又不清楚那文士是何來路。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要是誤殺了好人怎麼辦？詎知，尚有更意外的事，還在後頭！

那文士緊接着也向他發出招呼：「公孫兄，你好。還記得上次在潼關時，小弟跟你提過的那件事麼？那對水火辟邪珠，如今就在這賊禿手裏！」

那頭陀似乎有點發慌，一面狠狠搗出一拳，一面破口大罵道：「眞是放你娘的屁……」

兪人杰忽然有了主意，他想：「假戲」不妨「眞做」，惡君平之爲人，另有一套，今天他該藉這個機會表現了！

於是，他穩坐馬背上，輕輕咳了一聲，皮笑肉不笑的說道：「在小弟而言，兩位都是熟人，也可以說都是好朋友，小弟有理由置身事外，不過，在必要時要小弟出手，帮你們之中的一位，也並非完全辦不到，這個，咳咳，就得看二位的了！」

那文士連忙回答道：「取得那對水火珠，小弟願與公孫兄平分！」

兪人杰悠然轉向頭陀道：「佛兒怎麼說？」

那頭陀又氣又急，吼道：「那對水火珠，根本不在洒家身上，這斷之目的，純是爲了應城的那個小娘兒，公孫施主千萬別上他的當！」

兪人杰算是得到了結論，他原先的看法沒有錯，兩個傢伙都該殺！

現在，他要做的事是，得先拖延一下時間，將兩人之武功路子看看清楚，以便決定先從那一個開始！那文士見兪人杰目光轉動，沉吟不語，誤以爲兪人杰信了他的話，在懷疑頭陀之申辯，於是，火上加油起見，又向頭陀叫道：「和尚，別賴了，有道是眞金不怕火，你和尚身上既然沒有那對寶珠，當着我們公孫兄面前，何不脫下全身衣服，大家來搜一搜？」

他倒想得好，這種天氣，要別人脫衣服，這頭陀別說武功不比他差，就是明顯的居於下風，也不可能照辦。頭陀如果加以拒絕，那麼，他的策略成功了，那時他便可以這樣再來撩撥兪人杰：「公孫兄，我說如何？」

所以，兪人杰這時的另一決定是：兩個都該殺，這名文士尤其該殺——要殺就該先從這廝開始。

兪人杰主意打定，立即拔出那對三稜刺，自馬背上飛身一躍而下，那文士和頭陀見了，全都緊張起來，當下不約而同地雙雙往後退丈許，轉過身來，齊聲叫道：「你帮那一個？」

兪人杰向那文士走過去，含笑緩緩道：「想帮你——」

那文士大喜過望道：「好極了！」

兪人杰緩緩接着道：「帮你早日魂返極樂！」

那文士一呆，切齒罵道：「老子就曉得你姓公孫的不是一個好東西，以前算我羅某人瞎了眼，居然將你當朋友！」

那頭陀精神一振，突然縱身撲出，向那文士發出凌厲無比的一拳！

口中同時打着哈哈道：「伙計，認命了吧！」

頭陀一身武功，走的是陽剛路子，拳招出手，勁風四溢，力道沉雄，而那文士則恰恰相反，以陰柔、小巧、詭詐、狠辣見稱，若見雙方之火候比較，開始時頭陀也許取得短暫之上風，但如果長久纏耗下去，最後勝利無疑必屬文士！

所以，那文士根本未將頭陀放在心上，這時他見頭陀一拳攻至，身軀一閃，避開正鋒，藉轉身之便，單足飛起，置頭陀於不顧，反向兪人杰腰際踢來！

兪人杰原想趁此機會，歷練一下那套三稜刺招，但他見兩人之身手均頗不俗，一來怕施展之際露出破綻，二來担心眞力浪擲過多，等下不易將頭陀收拾，故爾臨時改變主意，決定來個速戰速決！

這時，頭陀之視綫，恰爲文士身軀擋住，他覺得良機難再，右手三稜刺一擺，並以金筆筆法中一招「一筆雕龍」，猛向文士足底「湧泉」一筆閃電點去！

如依三稜刺招之打法，這時應該是左手三稜刺虛撩敵腿，右手三稜刺乘勢改向敵方上半身，任取一點，畢直刺出！

要是那樣做，以這名文士對惡君平之認識，顯然定有化解之道。

而今，他使用的是金筆招，所攻取之部位，是對方意想不到的足底湧泉，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那文士被他一刺點中，身軀登時失去平衡，身後頭陀適時趕到，那文士一個閃避不及，遭頭陀第二拳擊中，蓬的一聲，全身飛起，一直飛出丈五開外，方始由半空中重重摔落！

那頭陀拳勢一收，向兪人杰豎起大姆指道：「公孫施主眞是要得！」

兪人杰一時不察，脫口問道：「這廝究竟是誰？」

那頭陀猛然一呆道：「什麼？公孫施主竟然……不認識……他就是『關外三凶』之中的『五毒秀士』羅維方？」

兪人杰咳了一聲，緩緩道：「在下意思是說……咳咳……上次在潼關見面時，

他還沒有這副好身手，今天就像換了個人似的，豈非怪事？」

那頭陀乃粗人一個，聞言大叫道：「酒家剛才不是說過了麼？四五年前，就是他們三凶一齊上，酒家都未必在乎，沒想到幾年不見，這斯……竟然……竟然……啊，對了，正如公孫施主所說，就像換了個人似的，眞他奶奶的怪事！」

俞人杰一步步緩緩逼過去，口中說道：「佛兄這一向在哪裏得意？」

那頭陀登時眉飛色舞起來，得意地道：「不瞞公孫施主說，俺和尚如今可算熬出頭啦——公孫施主對天魔教這一個組織應該不太陌生吧？」

俞人杰微微一怔，心想：「這賊禿已經投入天魔教？要眞是如此，那倒鹵莽不得！」

當下，按定心神，止步問道：「佛兄已經入教了？」

那頭陀嘻開一張大嘴笑道：「爲報答公孫施主今日援手之德，如果施主有意思的話，只要施主一句話，一切包在酒家身上——」

「佛兄入教多久了？」

「將近三年光景。」

「如今供何職司？」

「副分壇主。」

「那座分壇？」

「嘉魚分壇。」

俞人杰微微一笑，從懷中取出那面小黑旗，迎風一抖，莞爾注目道：「佛兄可認得這是一面什麼旗子？」

那頭陀呆得一呆，瞠目訥訥道：「原來……施主……早……早……早當了……本教黑旗護法？」

俞杰人收起那面護法令旗，笑笑道：「論資歷，自然不及佛兄。」

那頭陀滿面慚色，先前那股氣勢，頓時消失不見。

因爲魔教中一名副分壇主之地位，只介於「黑旗護法」與「黃旗護壇」之間，而且護法級人物，多半來自總壇，一名黑旗護法，在總壇中雖然談不上什麼地位，但對各分壇而言，却是不折不扣的頂頭上司，別說這頭陀只是一名副分壇主，就是換上一名正分壇主，在他這位黑旗護法面前，照樣只有聽訓的份兒！不過，此刻的俞人杰，却另有一種想法。

他覺得，嘉魚分壇乃魔教總壇的重要門戶之一，能被總壇選派該分壇，顯然不是一件容易事，更不用說是一名副分壇主了。

因此他肯定地相信：這賊禿在整個魔教中來說，容或不是一名重要人物，但與魔教中某些當權主腦，無疑必然具有相當深厚之淵源！

他如能把握住今天這份關係，充份加以利用一番，豈非一大佳事？

於是，他接着親切問道：「剛才林外那名黑衣漢子，是不是本教弟兄？」

頭陀搖搖頭道：「不是！」

俞人杰佯作詫異地問道：「副座就只出來一個人？」

頭陀苦笑了一下道：「酒家是從應城……有事……回來……根本未曾料到，竟會在這裏，碰上這斯，今天若非公孫護法適時趕至，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俞人杰取出那面通行令牌：「副座識得此物否？」

頭陀啊了一聲，連忙說道：「原來公孫護法要調總壇？好極了，正好同路回去——護法兄知不知道將派哪一堂？」

「蛾嵋刀堂。」

「蛾嵋刀堂？好地方，好地方！」

「好在什麼地方？」

頭陀臉孔一紅，搭訕着道：「如今三座分堂，就數這座蛾嵋刀堂最受三教主器重，護法兄能够派入這座分堂，自是可喜可賀之至！」

俞人杰聽了，不禁暗暗一呆。他沒有料錯，這賊禿知道的事，果然要比別人多得多！

原來魔教教主有三位？還有，依常理而論，帮派之主腦，不問有幾人，在名位和權力方面，「第一」大過「第二」，「第二」大過「第三」，乃屬一定不移之理。如今，聽這賊禿語氣，竟好像受到了「第三教主」之器重，遠比受到「第一」或「第二」教主之器重，還要難似的，這又是什麼道理？

俞人杰這時深深慶幸，他今天的兩項決定，總算完全選對了。第一件事，他帮這頭陀除去那名五毒秀士是對的；第二件，他幸好沉得住氣，沒有在除去一個之後，馬上就向這頭陀下手！

現在，他還有一件事，必須儘快弄清楚，就是這頭陀究竟是何許人！

他仗着剛才失言時，一語過關之經驗，知道那賊禿在這一方面，打發起來，並不困難，於是大着胆子問道：「佛兄自從投入本教，對外之稱呼，有無改變？」

頭陀果然落入圈套，聞言哈哈大笑道：「我酒肉和尚，天生這副賣相，無論走到哪裏，朋友們都不難一眼分明，改不改稱呼，又有什麼分別？」

俞人杰放心了。酒肉和尚這道外號，聽來雖不算太陌生，但比起惡君公孫節來，却不啻小巫見大巫。黑道上這麼一名只能算是二流脚色的人物，居然能够獲得魔方主腦青睞，想想眞是不可思議。所以，他決定在到嘉魚之前的這天中，與這廝好好週旋，有長久利用價值，就饒一條活命，否則即予除去！

這天晚上，兩人在蔡甸落宿。酒肉和尚爲對他這位黑旗護法表示孝敬起見，吩咐店家置辦了很多酒菜，俞人杰却之不恭，只得與之對飲。

他因從小跟隨酒、劍兩位爺爺之故，酒量一直很好；而那位酒肉和尚，却因爲太高興的關係，三斤陳燒尚未喝完，便巳顯出醺醺醉意。和尚有了酒意，話就漸漸多了起來！

酒至中途，和尚一邊纏着他乾杯，一邊向他拍胸提保證道：「你公孫兄可不要小瞧了酒家這個副分壇主，不是酒家趁着酒意說酒話，將來，你公孫兄的前途，只要酒家動動腦筋，包你能由黑旗、白旗，而黃旗，平步青雲，扶搖直上，甚至升爲護教都不一定！

「你說我爲何不爲自己打算？哈哈哈！人貴自知，以我和尚這副材料，要一旦升入護法之列，像個什麼樣子？就是別人不說閒話，自己也不是滋味！公孫兄，你可知道，酒家剛入教時，只是一名起碼的黑旗護壇？哈哈哈哈哈！

「要問其中道理何在……請先乾了這杯酒……好……現在你聽酒家說……呃我醉了？笑話！

「你說我醉了？那就再來一杯！你不喝，我不說，簡單得很！

「哈哈，這下可不敢再說酒家醉了吧？當初……當然……我說……呃，呃……其實，一句話，也就說完了……我……酒肉和尚……天魔教之功臣也！

「這怎麼解釋？酒家當然會向你解釋一個明白！

「公孫兄不知道天龍府第一把火誰放的？不是別人，俺和尚也！

「公孫兄現在該明白了吧？俺和尚能有今天，一點也不算僥倖，全是拿老命拚來的。你公孫兄想想，教主他們不信任俺和尚還會信任誰？

「所以，俺說，將來在教主們面前，只要俺和尚爲你孫兄——

「你問教主有幾位？告訴你，三位。至於這三位教主的來歷……這個……還請公孫兄原諒……公孫兄想換個話題談談？那當然好！

「關於三堂，俺所知道的，那位金筆堂堂主，爛好人一個，那位血掌堂主，有點倚老賣老，都不爲教主們所喜，只要公孫兄如今要進去的那座蛾嵋刀堂，才是教中今天之大紅人！至於其中之奧妙，一言難盡，辦事盡力，當然是原因之一，你問第三教主何以特別器重這兩位女堂主麼？這一點，不用問，你公孫兄進去之後，毋須多久自能明白！

「好的，酒家也想睡了，那麼，明天再談！」

俞人杰已決定不讓這和尚活着回去嘉魚分壇，不過，他不願趁對方酒後下手，他要這和尚死得明白，以及在死前知道什麼因果循環，什麼叫血債血償！

第二天，兩人繼續上路，出鎮十餘里，來到一處空曠地帶，俞人杰四顧無人，於是放慢脚步，扭過頭去道：「佛兄，我問你一句話——」

酒肉和尚跟着放慢脚步，抬頭道：「護法兄有何見教？」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佛兄，酒醒了吧？」

酒肉和尚瞪眼嚷道：「笑話，誰醉過了？今晚到了鄧家口，咱們不妨重新拚一下，且看看究竟誰行誰不行！」

俞人杰暗哼一聲：朋友，你今世前到不了鄧家口啦！口中徐徐接道：「那麼，我再問佛兄一句，就是佛兄在投入本教以前，跟那位什麼金筆大俠，有無怨嫌？」

酒肉和尚一怔道：「護法兄……這話……什麼意思？」

俞人杰淡淡笑道：「閒聊而已。」

酒肉和尚搖搖頭笑道：「無甚怨嫌可言！」

俞人杰若無其事的接下去道：「既然佛兄與那位金筆大俠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過節，當日天龍府那一把火，佛兄怎麼狠得起心腸來的？」

酒肉和尚忽然哈哈大笑道：「護法兄這一問，眞是問得絕透了——」

俞人杰睨之以目道：「絕在何處？」

酒肉和尚笑着說道：「姑不論和尚是何等樣人，甚麼事幹得出，什麼事幹不出，就你公孫兄來說吧，你公孫兄過去這些年來……哈哈……這一問，您說，是不是問的絕得不能再絕？哈哈！」

俞人杰緩緩說道：「就公孫某人經驗來說，每做一件虧心事，總覺不甚自在——佛兄有無這種感覺？」

酒肉和尚大笑道：「當然有——不過那是在長久不親近女人的時候！」

俞人杰儘量容忍着，又問着：「佛兄這件事有沒有在他人面前提過？」

酒肉和尚洋洋得意道：「有什麼好掩瞞的？」

俞人杰輕輕咳了一聲道：「佛兄也未免太不謹愼了，這些話要一旦傳揚開去，就不怕招來天龍一脈可怕的報復麼？」

酒肉和尚又打了一個哈哈道：「還有誰來報復？天龍府一把火，忠義二莊，也是一把火，乾乾淨淨，片瓦無存！還有誰來報復？酒肉和尚，連神佛都不買帳，難道還怕鬼魂前來索命不成？哈哈……哈哈哈！」

俞人杰沉聲冷冷接着道：「佛兄大概忘了那位逍遙書生吧？」

和尚在興頭上，只顧打哈哈，全未留意到俞人杰語氣之遽轉嚴峻，這時竟然大言不慚，傲然嘿嘿一聲道：「孤木不成林，一個逍遙書生又能怎樣？」

俞人杰暗暗咬牙，口中却說道：「佩服佩服，佛兄多年不見，想不到豪情不減往昔，居然連逍遙書生都不放在眼裏！」

酒肉和尚至此方始感覺有點不對勁，連忙分辯道：「酒家不是這個意思……」

俞人杰手向背後那對三稜刺探去，一面信口問道：「那麼，佛兄要說的是什麼意思？」

酒肉和尚此刻雖覺得他這位「老友」兼「上司」，語氣之中，透着蹺蹊，但巳無暇思考，當下不安地接着道：「酒家意思是說，逍遙書生只有一個人，縱然有所作爲，也會從大處着手，而不可能先找像我酒肉和尚這樣的小人物，上面有教主、護教、堂主等頂着，什麼時候才會輪得着酒家……」

俞人杰沉聲截口道：「不盡然！」

和尚嚇了一跳道：「護法兄……這話……又是什麼意思？」

俞人杰一閃身，將去路攔住，嘿嘿冷笑道：「佛兄說得不錯，逍遙書生會從大處着手。但就在下所知，他另外收了一個門人，其作風則恰恰相反！」

和尚駭然却退道：「原來你——」

俞人杰逼上一步道：「不錯，那個門人，就是在下！」

和尚又怒又急道：「你好大胆！」

俞人杰哼了一聲道：「這是廢話，胆子不够大，根本就不會前來闖總壇，朋友還是省點氣力，碰碰運氣吧！」

酒肉和尚眼珠一轉，突然一聲怪吼，瘋虎般掄掌撲出！

和尚這時是情急拚命，較之日昨搏鬭那名五毒秀士，出手又自不同。昨天他與五毒秀士，尚有化解誤會之餘地，今天他

遇的是要命尅星，敵我勢不兩立，要活命只有一條路，拚得過也得拚，拚不過也得拚！

兪人杰只取出一支三稜刺，因為他自知道這和尚為火焚天龍府及忠義莊的主要幫兇之一，早將這賊禿恨入骨髓，決定以金筆招式，儘快加以打發，懶得找囉嗦。

這時他見和尚忘命撲來，知道這廝一身蠻力驚人，尤其在起手的幾個照面，更是絲毫大意不得！

因此，他待和尚掌風近身時，刺尖輕輕一點，引身滑開四五步，然後以金筆招法中一式「萬言倚馬」，三稜刺信手一抖，洒出滿天銀星，像一陣雪花般，向和尚迎面罩去！和尚大概還是第一次見到這種武林奇學，一時之間，大為慌亂，而這一點，正是這筆招之最大功效。兪人杰見和尚為他出手之威勢所懾，無法施展所長，不敢放過機會，跟着將三稜刺一圈一劃，緊接着，亂刺如雨，連續點出。這兩招，正是金筆筆法中以勢取勝的「金花橫錦」，和以綿密見長的「王板散珠」！

在這兩大絕招之下，就是換上魔教中護法級的人物，都不一定能够擋住，眼前這名酒肉和尚，自是談也不用談起。

就在酒肉和尚中刺倒地，兪人杰將三稜刺收妥，正擬離去之際，身後來路上，忽然奔來兩名青衣漢子。

兪人杰眉頭一皺，只好停下脚步。

那兩名漢子奔至近前，看清之下，臉色一變，失聲驚呼道：「是我們的副分壇主！」

原來兩個漢子也是嘉魚分壇的教徒！

兪人杰甚感取捨為難，因為他看出這兩名漢子，只是兩個普通教徒。就他平日所知，各地分壇中之普通教徒，不一定人人都會武功，也不一定個個都是十惡不赦之輩，有的為環境所逼，有的則為生計所限，萬不得已，才投去教中，藉以混一碗飯吃，日子久了，耳濡目染，漸漸同流合污，那當然又是另外一回事。

此刻他要解決這兩名漢子，自然只是舉手之勞，不過，他總覺得，刑期無刑，殺以止殺，雙手血腥，並非維護正義之正道，能避免這種非常手段，總以儘量避免的好。所以，他暫時不開口，靜候兩個漢子的反應，只要能够將就過去，他決定放過這兩條生命！

當下，其中一名漢子向他上下打量一眼，以懷疑口氣問道：「這位朋友——」

兪人杰從容回答道：「鄙人也是剛到。」目光一注，反問道：「兩位適才怎麼說，他是你們的副分壇主？」

那漢子帶着戒備之色道：「朋友如何稱呼？」

兪人杰取出那面護法令旗，於手中一揚道：「稱呼在此！兩位還有什麼要問的沒有？」

想不到這面護法令旗，竟是一帖萬應靈膏，那兩名漢子目光一直，連忙跪了下去，無限惶恐地說道：「小的們有眼不識泰山，護法恕罪！」

兪人杰知道問題已告解決，於是收起令旗，和悅地問道：「你們隸屬那座分壇？叫什麼名字？」

兩個漢子，一個回稱名叫「陳金虎」，一個回稱名叫「蔡智章」，都說屬於「嘉魚分壇」。

兪人杰接着告訴兩人，他原是襄陽分壇副分壇主，新近調升總壇蛾嵋刀堂黑旗護法，他們這位副分壇主——酒肉和尚——過去也是他的朋友，他跟兩人一樣，來得遲了一步，致未能看到他們這位副分壇主究係死於何人之手。兩人聽說他們之間原是多年老友，益發不疑有他。

兪人杰最後嘆了一口氣，吩咐兩人道：「擱在這裏總不是事，抬去埋了吧！」

兩個漢子奉命唯謹，不消一會，便將現場收拾得乾乾淨淨。

兪人杰為了求穩當，決定帶着兩人一起上路，上路之後，從兩人口中，兪人杰知道那座天門分壇已被恩師及三義夷為平地，心中快慰異常。

此後數天中，迄未再有其他事故。

到達嘉魚分壇，是臘月廿四夜，分壇中居然也在「送灶」。

兪人杰見了，好氣又好笑。送灶的一副聯語，通常都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他眞不知道分壇中的這位「灶君爺」，上天之後，有何好事可言。

接着的例行手續，果如蘇金鳳所說，檢查之嚴密幾達到連一支綉花針都無法夾帶的程度！

不過，這種檢查，對他並無害處。那兩名負責檢查的黃旗護壇，看到他身上居然同時帶着「金花令」和「太極令」，態度方面，頓時改變，兩人在檢查完畢後，除了再三的說着「對不起」，全都低聲請他「以後多多關照！」

當天夜裏，他便被蒙上雙眼，由分壇中一名白旗護壇護送上路。

走出分壇不久，先是坐船，天亮前後，離船岸，進入一輛馬車，左轉右拐，高高低低，向前進發。

兪人杰只約略感覺出馬車正走在一條崎嶇的小路上，根本無法辨別東南西北。

他先還想憑記憶力下一路拐彎之次數，以及每一次變換方向之間隔距離，最後終於被逼放棄此一打算。

一路上，他知趣得很，決不主動向那位護送者開口兜搭。因為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對比，他身為黑旗護法，尚且要蒙上眼睛，人家只是一名白旗護法，卻能不受此種限制，彼此之間，立場判然，能有什麼好談的？

這樣，在山區中，走走停停，足足奔馳了一天一夜，那座總壇，終於到達！

馬車最後好像停在一座城堡門口，只聽上面有人高聲喝問道：「車中何人？」

那名白旗護壇恭聲答道：「蛾嵋刀堂，黑旗護法，惡君平公孫節奉令報到！」

上面沉默了一會兒，似乎在查對什麼，然後冷冷吩咐下來道：「車子靠去一邊，等候驗封！」

原來紮在眼睛上的，雖然只是一塊黑布，卻在眉額後頸等數處，另外加貼了幾道封條，蒙眼之人只要一經移動那塊黑布，那些封條馬上就會走樣。兪人杰因為一路並未動過那塊黑布，所以心中落實異常，一天一夜都熬過去了，再忍耐片刻，又有何妨？

不意身邊那名白旗護壇，這時聽說要

驗封，卻好像有點慌亂起來。

他向兪人杰附耳促聲道：「兄台身上帶有銀子沒有？」

兪人杰怔了怔，答道：「大約剩有十多兩。幹什麼用？」

那白旗護壇着急道：「那就糟了！」

兪人杰連忙說道：「究竟什麼事，兄台能否說得清楚些？」

那名白旗護壇低聲道：「這廝揚言要驗封，其實只是一種藉口而已，區區十幾兩銀子，如何能拿得出手。唉，眞糟！」

「來總壇報到者，是否人人如此？」

「不一定，這得看人。」

「在下有何不同之處？」

「因為您是來自向稱肥缺的襄陽分壇，同時，您過去在江湖上，又向以豪闊見稱的，有了這兩層原因，這廝當然不肯放過……」

「如果不買帳，這廝能怎樣？」

「咱們兩個，一起完蛋！」

「這廝在總壇是何身份？」

「論身份只是一名黑旗護壇，比卑座的地位還要低一等，但這廝的權力卻是大得怕人……」

「我們的封條並未走樣，他能找出什麼藉口來留難？」

「他能使它走樣啊！」

「這廝眞敢如此做？」

「為何不敢？到時候誰來為我們證明封條走樣是他動的手？」

「封條走樣，該受什麼處罰？」

「當場格斃！」

「你兄台呢？」

「降為普通弟兄，終生服役總壇，永遠不得外放。」

「那麼這廝為何遲遲不見前來？」

「他在等我們商量孝敬的數字啊！」

兪人杰仔細一想，覺得事態的確嚴重，不禁皺起眉頭道：「那麼怎辦？本座身上只帶有這麼一點銀子，兄台應比別人清楚，如今豈非死路一條？」

那名白旗護法遲疑了一下道：「卑座有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事到如今，救命要緊，還有什麼該說不該說的呢？」

「護座的那支金花令，也許可以解解厄。」

「太極令不行？」

「太極令不行！」

「道理何在？」

「因為太極令只能用於本教，而金花令卻可隨時持向各地戚記銀號換取一筆不定數額的黃金或白銀！」

「這支金花令，他敢收下？」

「他有什麼顧慮不敢收下？」

「他難道就不怕本座將來向上面舉發麼？」

「卑座以為護法一定不會這樣做。」

「本座又有什麼顧慮不敢這樣做？」

「因為他到時候，儘可一口咬定，不錯，他的確收過您一支金花令。不過，他一定會反問一句：您如果沒有把柄在他手裏，又為什麼要向他行賄？試問護座屆時將何以自解？本教對內部可疑人物，向採寧枉毋縱宗旨，這種情形下，護座之動機如果是想與這廝來個玉石俱焚，那自然又當別論！」

兪人杰嘆口氣道：「那麼拿去吧！」

他心想：他現在的身份是「惡君平」而非「兪人杰」，身上帶着的這支金花令，早晚總是一個麻煩，趁此機會送掉它也好！

那名白旗護壇接過金花令，如釋重負般欣然下車而去。

不一會，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那位職小權大的黑旗護壇走過來，虛應故事的瞟了幾眼，算是完成驗封手續。

接着，由那名白旗護壇為兪人杰將眼睛上那幅黑布除去。

兪人杰趁那名白旗護壇轉過身去，向那名黑旗護壇索取回單之際，開始閃目打量這座魔教總壇的外貌。

他發現這座魔教總壇顯然是利用一座山谷的天然形勢所建成。前面的出入口，就像一道關隘。

離地三丈許，橫的一座騎樓，騎樓的正上方是四個擘窠大字：「天魔總壇」！

在騎樓兩邊的石壁上，另外鐫着這樣一副龍飛鳳舞的對聯：

天理、國法、人情、到此止此。

魔鬼、盜賊、梟奸、有容乃大！

兪人杰正游目間，耳邊忽然響起一個冰冷聲音道：「這位護法，請隨我來！」

原來那名白旗護壇取得回單，已駕原車離去。

兪人杰連忙收斂心神，跟在那名黑旗護壇身後，向前面那道狹谷中走去，來到騎樓下面，那位看上去相當年輕的黑旗護壇，朝仰臉向一名正在探頭張望的教徒，以極其權威之語氣，揮手冷冷地吩咐道：「帶這位黑旗護法去峨嵋刀堂報到！」

一路上，兪人杰暗中留心，他決定不放過每一件他所能看到的事物。

谷道長約百餘步，走盡之後，視野一寬，呈現在眼前的，是一片廣袤數十畝的平坦谷地。

谷中，成品字形聳立着三座宮殿式的巨型建築物，在三座建築物稍後不遠處，另外有着一座城堡式的大厦。兪人杰猜想：成品字形的三座建築物，也許就是三堂堂址，後面那座大厦，則可能是為教主，護教等人居住之處！

他沒有猜錯，成品字形的三幢建築物，第一幢便是那座峨嵋刀堂。

這時，在峨嵋刀堂前面，那片積雪地上，四名青衣少女，正在嬉戲追逐，相互以雪球投來擲去，笑呀呀的，鬧成一團。

這四名少女不是別人，正是水火雙姬座下，那四位有名的婢女，「醜婢」黃美姿，「毒婢」楚辛娥，「淫婢」姚百合，「貪婢」柳玉貞是也！

兪人杰僅知四婢之名，並未見過四婢本人。他如今雖由這座峨嵋刀堂，聯想到四女之身份，但除了一名醜婢外，他根本無法辨認另外的三婢誰是誰。因此，他在逐漸走近時，心中不無惴惴之感。他不知道惡君平過去見到四婢，是怎樣一副態度，四婢全都精靈無比，萬一露出破綻，局面如何收拾？

同時他知道，眼前的四婢，只是一個例子。

在這座熔衆惡於一爐的魔教總壇中，

想像可知，惡君平之奮識，一定不在少數，應付四個丫頭，說難尚不太難，將來要遇上其他的人，他眞不知道是否還有跟酒肉和尚週旋時的那種運氣！

那名帶路的教徒似對四婢有着相當之顧忌，這時畏畏縮縮的走上前去，乾咳了好幾聲，方始躬身說道：「啓禀四位姑娘，這位是貴堂新派來的護法，敢煩賜予引見！」

醜婢黃美姿眼角一掃，忽然拍手笑叫道：「嗨，嗨，大家且看誰來了！」

淫婢姚百合嬌聲嬌氣的啊了一聲喊道：「稀客，稀客。」

毒婢楚辛娥走過來，陰陰一笑道：「公孫大俠，噢，不，現在該喊一聲公孫護法了！護法上次教的那幾招，婢子又給忘記了，能不能請大護法重新再教一次？」

俞人杰窘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心中則恨得牙癢癢的，這兒要不是魔教總壇，隨便換上另外一個地方，他不將這些丫頭狠狠教訓一頓才怪！

最後還是那個貪婢柳玉貞出來打圓場道：「楚丫頭，別鬧了，現在人家是教中正式委派的護法，分發到本堂來，便是本堂的人，你們這樣胡調豈是待客之道？」

貪婢柳玉貞，在四婢之中，說來也不是什麼好人，她此刻爲何要這樣維護於俞人杰呢？

原來當日在長安時，俞人杰冒充逍遙書生，於客棧將惡君平唬退，後者爲使這名貪婢上當，謊稱現住客棧中者，即係尚書府懸賞對象，結果，事有湊巧，貪婢依言前去時，俞人杰已以那名棧伙二串子作爲替身，轉而投去龍威鏢局，以致這位貪婢非但沒有上當，反而弄假成眞，賺了一千兩銀子！

貪婢此刻出面打圓場，就是爲報答那次恩惠。

這裏面的曲折，俞人杰當然不清楚。他還誤以爲人言不可盡信，四婢之中，也有好人；還將貪婢之面貌，暗暗記在心中，準備找個機會，向對方表示謝意；將來他要眞的這樣做，鬧笑話尚屬小事，若因而洩露身份，那才叫寃枉呢！

淫毒醜三婢經貪婢這樣一說，果然未再取鬧。當下由貪婢柳玉貞引路，將俞人杰帶進那座佈置華麗，單是一座議事大廳，就能容納百人之衆，後面尚不知道有着幾重院落的峨嵋刀堂。

貪婢到裏面去了一會兒，出來說道：「眞不巧得很，兩位堂主，都去了後面天魔宮，本堂那位閔護法吩咐，您的那套三稜刺招，他老人家異常熟悉，用不着再加以面試，這裏是本堂的峨嵋刀法，一共七招四十九式，您先去拿去好好揣摩一下，七天考究一招，連續三次不合格，便要受改紋處分，這不過說說而已，您當然不會被難倒……」

俞人杰聽了，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免去面試武功，固屬求之不得，但那位什麼閔護法，却令人無法不担心！

他對惡君平的武功如此熟悉，對於惡君平本人，當然也不例外，如今雙方共處一堂之中，遲早總要見面，將來見面之後，要是偶而談及往事，屆時他這位冒牌的惡君平將何以爲答？

俞人杰正愁忖間，只聽貪婢接着說道：「公孫護法這一路來，想必也累了，您的居住之處，早已收拾停當，婢子帶您先去歇歇吧！」

俞人杰點點頭，說了一聲謝謝。他以爲貪婢要將他領去後院，沒有想到，後者話完，竟領先向大廳外面走去。

俞人杰暗暗詫異，他心想：外面谷中，除去三堂一宮之外，那裏還有什麼房屋可供居住？

最後，直到貪婢將至一處谷壁之前，俞人杰方始恍然大悟。

原來在方圓數里的谷壁之上，每隔七八步，便開着一道門戶，每道門戶之上，均分別漆有不同的記號。

如今貪婢指給他的一間，在洞口上方，漆的便是一面黑旗！

依他約略估計，石壁繞谷一週，加以每隔七八步便有一座石洞來說，石洞之總數至少當亦在千座以上！

貪婢走上前去，伸手推開那石門，返身笑着道：「請你進去看一看，滿意不滿意？」

俞人杰口雖不言，心中則止不住暗哼道：不滿意又待如何？人一到了這裏，直跟畜生無異，能有個山洞安身，已經算是好的了！

他心中這樣的想着，一面依言向石洞中舉步走去！

來到石洞之中，放眼打量清楚，俞人杰這才發覺他先前的想法完全錯誤。

眼前這座石洞，約深五丈許，前後隔成三小間，一切設備，無不俱全。除了日用傢具之外，尚置有書櫥、衣櫥、壁爐各一座。

壁爐中柴火熊熊，衣櫃內鞋襪無缺，書櫥裏排滿着古今册籍，傢俱之質地，俱屬上乘。

三間石室，第一間是客廳，第二間是臥房，第三間光潔平整，空無一物，想是行功練武之地。

貪婢於門外含笑高聲道：「還滿意吧？如還欠缺什麼，只管隨便吩咐，現在婢子去喊您名下的傭人來！」

俞人杰正想回說用不着，那名貪婢，業已轉身離去。

俞人杰皺皺眉頭，轉過身來，再度四下打量。

當他再次看到室中那些精美的陳設時，心中不由感慨叢生。

一名黑旗護法，都有這等享受，護法以上之人物，自然更不用說了。這座魔教總壇，如以一千人計，一年之耗費，該須多少？

這些金錢，都是從何而來？

俞人杰正在出神之際，身後石壁之上，突然格達一聲，傳來一記輕響。他因爲一時分心，不禁嚇了一跳，扭頭循着聲望去，石壁上，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給開出一道五寸見方的小洞。在小洞的後面，是一張于思滿臉的醜惡的臉孔。他至此方才知道，這些石室之間，原來可以互通消息！

這時只見那張醜惡的面孔怪笑着沙聲問道：「這位兄台，可是新來的？」

（未完）

除暴安良

（本文承自第50頁）

他彷彿已看到鎗聲响火光閃中，耿少岳秀兒兩人身上佈滿彈洞倒地流血死去。

他的臉上泛起獰笑。

× × ×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刹那，突有一人疾喝：「我是郝隊長，快停手將鎗放下！」

那五名持鎗漢子皆是保安隊的人，一見出聲的人是偵緝隊的郝隊長，不敢違命、急忙鬆開扣在鎗機上的手指將鎗放下。

這眞是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

房天艮驚急得呆了一呆。

那偵緝隊郝隊長不知在何時進來的，身後帶着四名隊員，正疾步向內廳走來。

房天艮一呆之後，總算回過神來，立刻急步迎向郝隊長。「郝隊長，你來了正好，這兩人就是殺死佘雄毛金貴常三的兇手，今日他們竟强闖進來，欲殺害我，請你快命弟兄們將他們扣起來。」

郝隊長這一次却連聽也不聽他的，竟然來到耿少岳面前，立正敬禮。「耿專員，剛才房天艮直認殺害楊啓光的話我已全部聽到。」

房天艮一聽，可儍了眼，手脚一陣冰冷。他發夢也想不到，郝隊長竟然稱呼耿少岳爲專員，那麼，姓耿的一定是省府派下來四處巡察的專員了。

郝隊長進一步加以證實。「房天艮，你聽着，耿專員是省府派出的偵緝專員，余雄他們作惡多端，曾經殺過不少人，都被耿專員查出來了，殺他們，是執法爲地方除害！」

接轉對耿少岳道：「耿專員，是否立刻將房天艮這殺人主兇帶回偵緝隊？」

耿少岳嚴正地點點頭：「這傢伙雙手血腥，爲害鄉里，罪大惡極，立刻將他扣起來，帶返隊部，嚴加看管，錄取口供後，立刻鎗決！」

× × ×

也就在這時，突變陡生。

房天艮忽然從懷中拔出一枝短鎗，兇厲地喝道：「姓耿的，別神氣，快命他們將鎗放下，否則我一鎗先斃了那妞兒！」

房天艮的鎗咀，正指着秀兒的腦袋，一臉狠厲之色。

秀兒雖然不怕死，但在鎗咀的指嚇下，臉色也不禁變了。

耿少岳雖然遇事鎮定，但在這等情形下，也不禁慌了起來。

他自己死，倒沒有什麼。但秀兒萬萬不能受到傷害，否則，他實在愧對死去的程安平。

郝隊長的臉色也變了。喝道：「房天艮，你想拒捕？還不快將鎗放下？」

房天艮嘿嘿冷哼道：「我若將鎗放下，今日死定了，我要將你們通通殺死，那就沒有人指證我的罪行！」

「房天艮，你殺了我們，難道洗脫得了你殺死郝隊長及這裏的人的罪責？」耿少岳表現出異常的冷靜。

「我自有辦法。難道你們忘了縣長大人是我的連襟？」房天艮得意地獰笑着。

「只怕邵子言也保不了你！」耿少岳冷笑出聲：「他至多還能做五日縣長！」

房天艮兇暴地厲聲道：「那我更要殺了你們，離開這裏，改名換姓，又是一個人！」

「姓房的，你聽着，你只有一支鎗，而我們有十二個人，十支鎗，你自信能殺得了咱們？」

「只要你們手中無鎗，我殺你們易如反掌！」房天艮手臂一伸，鎗咀抵在秀兒的額頭上。「快命他們將鎗放下！否則一鎗轟爆她的腦袋！」

秀兒這時反而不驚了。「耿大哥，別理會我，快命他們殺了他，若他們將鎗放下，他也會殺我！」

房天艮鎗咀用力一頂，痛得秀兒低叫出聲。「姓耿的，你再猶豫我就放鎗！」

耿少岳眼珠轉了幾下，終於無奈地對郝隊長道：「快命他們將鎗放下！」

郝隊長却猶豫了。「耿專員這……」

「快命他們將鎗放下！」耿少岳板着臉叱喝！

郝隊長不敢說什麼，首先將身上佩着的駁殼鎗抽出來放在地上。朝他的隊員喝令：「通通將鎗放下。」

四名偵緝員及五名保安隊員不敢違拗，紛紛將鎗掉在地上。

房天艮眼見各人將鎗掉下，才獰笑着退後一步，手臂一揚，將鎗咀放開秀兒的額角。指着耿少岳。「姓耿的，你還想替你的姑丈報仇嗎？」

耿少岳毫無懼色，嚴正地道：「這不是報仇，而是秉公執法，殺人者死，這是法律，你就算殺了我們，也難逃法紀！」

「那我就先殺了你！」房天艮扣動了扳機！

秀兒臉色大變，驚呼着欲撲向房天艮。耿少岳仍然沒有露出一絲害怕的樣子，定定地注視着房天艮。

郝隊長的臉色刹那變得蒼白。

「砰」然一下脆响聲响起，房天艮射出了一鎗。

奇怪的是，耿少岳安然無恙地站在原地，而房天艮則打斜傾出了幾步。房天艮射出的一鎗，自然亦射不中耿少岳。

這變化實在令人錯愕。只有耿少岳最清楚，所以他在面對房天艮的鎗咀時，一點也不驚懼。因爲在房天艮側後的一名保安隊員，忽然向他打了個眼色。

而在房天艮扣動鎗機的刹那，那名保安隊員疾快地飛起一脚，踹蹬在房天艮的腰股上！

那一脚眞及時，將房天艮踹蹬得打斜傾跌出去，射出的鎗彈歪了方向。

人影紛閃中。四名偵緝隊員飛身撲向房天艮，將他按伏在地上，制止了他的掙扎。

而他握着的短鎗，亦被一名保安隊員奪下來。

郝隊長見已脫出了險境，噓了口氣，舉手抹去佈滿額頭的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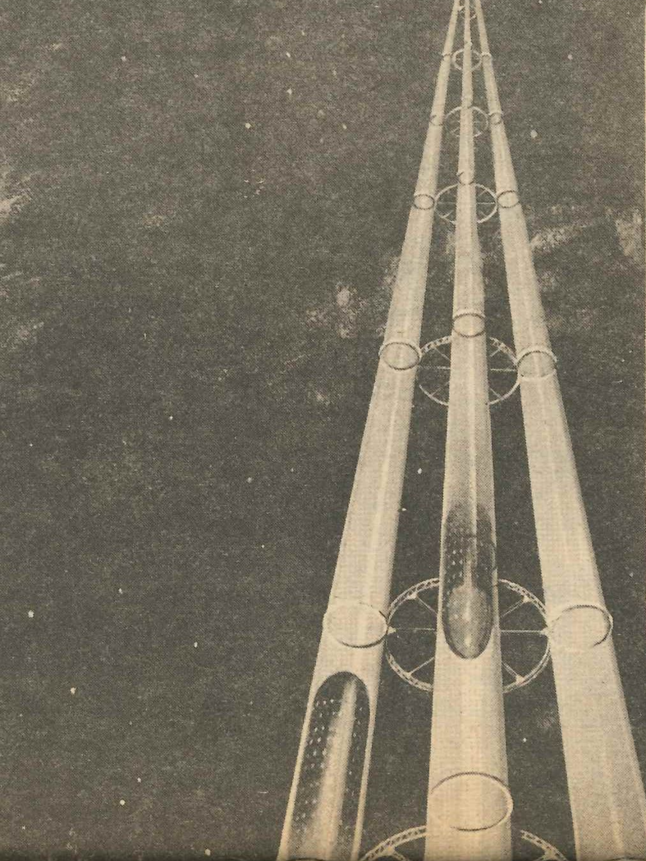
而秀兒則不避男女之嫌，眞情流露，撲向耿少岳，察看他是否受了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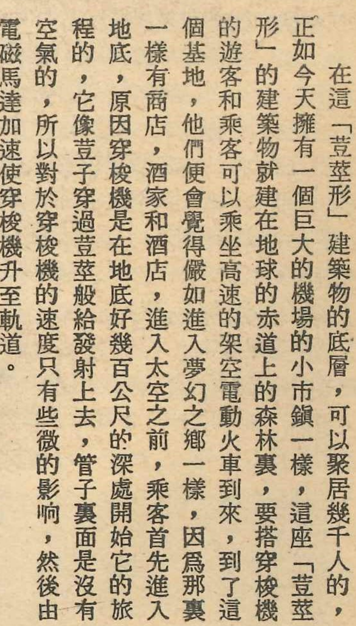
耿少岳亦滿面情意地看着秀兒。兩人的臉皆有點紅了。（續完）

最高的摩天大厦

文尚武・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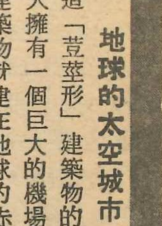
這種模樣古怪的「荳莖形」的結構，就是一個為地球而建設的太空城市，實際上，它就是一個通往地球軌道的升降機井。這種建築物可以避免了子彈型的「火箭」在密封的發射管裏起飛和着陸所產生的噪音和空氣污染，像這樣設計的建築物已經不是最新穎的了，它原來是一個叫尤利．艾索坦諾夫的俄國人所想像出來的，其後英國科幻小說家阿瑟．C．克拉克在他的「二〇〇一年宇宙歷險記」中，又描述過一個這樣的發射塔，有了這種建築物，要到地球軌道上觀光的話，便容易得像今天乘坐噴射機環遊世界一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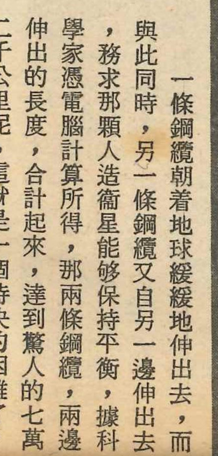
地球的太空城市

在這「荳莖形」建築物的底層，可以聚居幾千人的，正如今天擁有一個巨大的機場的小市鎮一樣，這座「荳莖形」的建築物就建在地球的赤道上的森林裏，要搭穿梭機的遊客和乘客可以乘坐高速的架空電動火車到來，到了這個基地，他們便會覺得儼如進入夢幻之鄉一樣，因為那裏一樣有商店，酒家和酒店，進入太空之前，乘客首先進入地底，原因穿梭機是在地底好幾百公尺的深處開始它的旅程的，它像荳子穿過荳莖般給發射上去，管子裏面是沒有空氣的，所以對於穿梭機的速度只有些微的影响，然後由電磁馬達加速使穿梭機升至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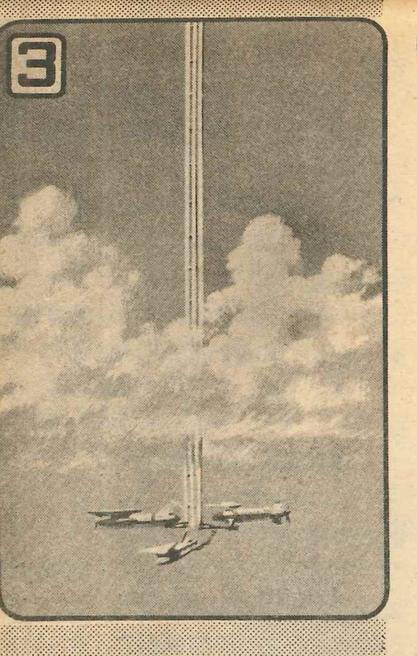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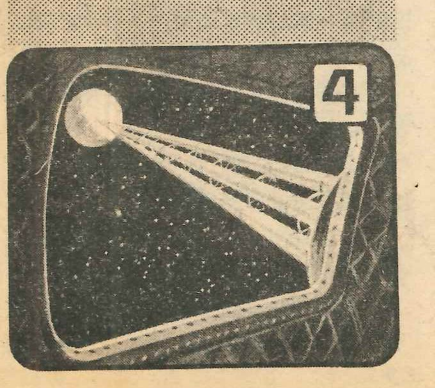
要建造一個「荳莖形」的太空城市，首先便要發射一顆人造衞星，使它穩定地座落在地球的赤道上面三萬六千公里的軌道上。在這條同步的軌道上面，我們必須使那顆人造衞星永遠穩定地停在地球上空的那一點上，絕對不能讓它移動。



一條鋼纜朝着地球緩緩地伸出去，而與此同時，另一條鋼纜又自另一邊伸出去，務求那顆人造衞星能夠保持平衡，據科學家憑電腦計算所得，那兩條鋼纜，兩邊伸出的長度，合計起來，達到驚人的七萬二千公里呢，這就是一個待決的困難了。



在這一項工程中，最困難的部份，無疑的就是那一條鋼纜插入地球的大氣中那最後的一截了。暴風和強風簡直可以使那條鋼纜最後那幾公里的末端不可能插入地球的大氣裏的，那種困難的程度，就和在一條萬馬奔騰的湍流裏，建設一條水壩一樣，如何才能夠把地基打穩呢？



當然，如果那條鋼纜能夠在地球上面落着的話，事實便易解得多了。到時我們便可以把那條鋼纜加大，使它更加堅固，這麼一來，它就可以變成是太空穿梭機的升降機井了。左面這一幅圖畫，就是太空人透過人造衞星的舷窗所見到的太空城市的情形。

登陸月球

太空爭霸戰之十九

羅唐納・文

建造宇宙船進攻月球

在一個相當冷的冬夜，太空署的地下室裏面展開一個重要的會議，由雷加拉博士主持，集中各人的力量研究一個對策，準備迎接隱居月球的科學家卡登博士。

雷加拉博士說：「卡登博士雖然隱居月球，却念念不忘在地球上面製造糾紛及戰爭，希望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他最終的目的是報復，必要時他有可能把整個地球毀滅的，他有許多爪牙，分佈在地球每一個角落，簡直是混世魔王，我認爲自稱救世者的阿拉伯酋長奧提斯，日本科學家久大雄博士以及妖女姬黛，這幾個人現時逃往月球，勢必煽動他盡快向地球進攻，爲了保護全人類財產、生命、自由，我認爲必須集中力量對付他，各位有何高見呢？」

在座的人俱是有地位的，包括一些很負盛名的科學家以及國防武器專家，另外有些專家是對月球有深入研究的，他們一致認爲必須在卡登博士沒有向地球展開攻勢之前，先行進攻月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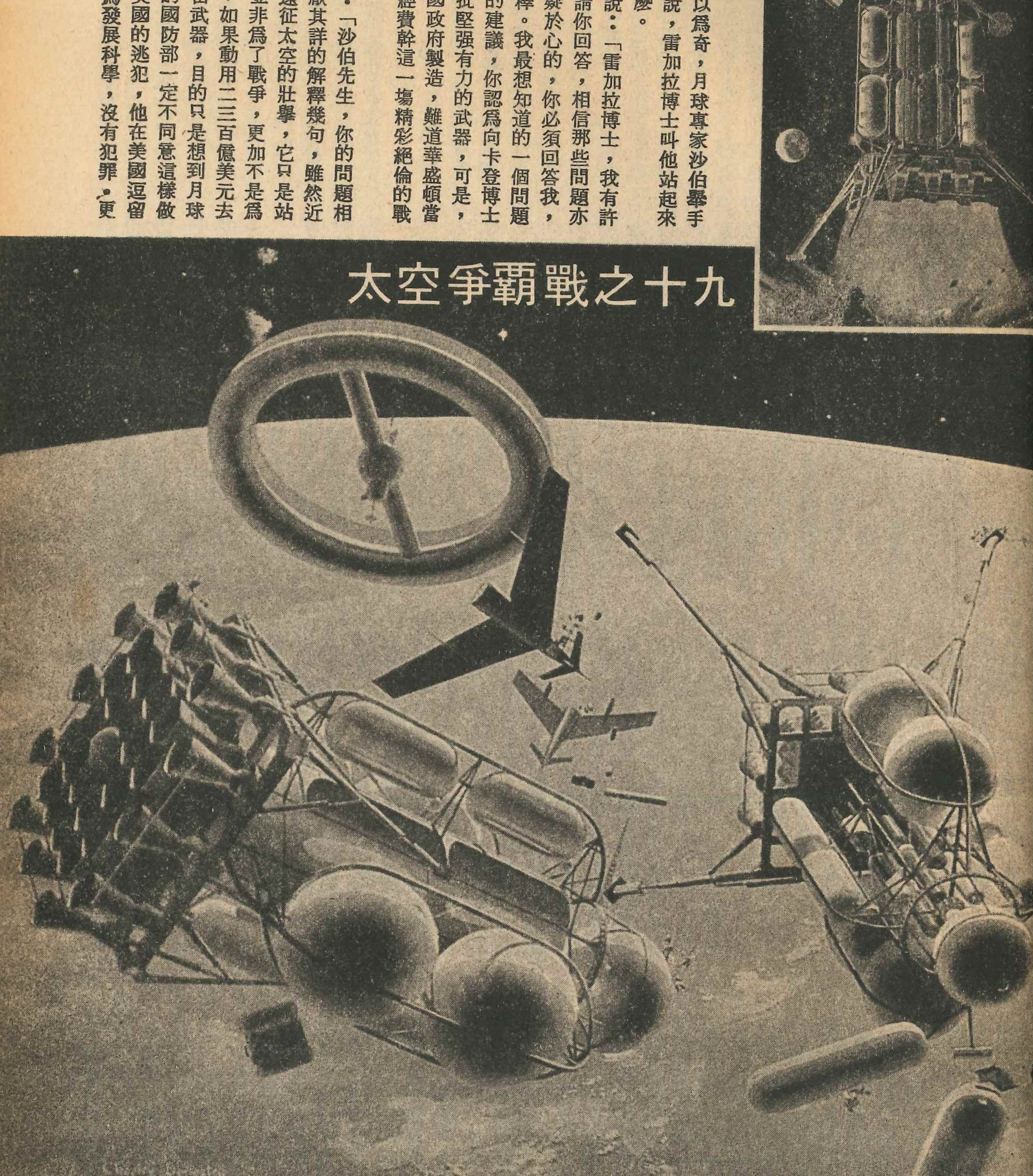
雷加拉博士嘆息了一聲說：「直到目前爲止，眞正有力量把人類送上月球的只有兩個國家，那是美國和蘇聯，可惜他們永遠合不來，卡登博士的科學成就極爲出色，他能够製造一艘飛天滑艇，從地球上面的海洋深處飛到高空，又再飛出太空之外，我們派出太空戰鬥機追擊，全部被它擊落，照情形看，想以現時我們僅有的武器進攻月球，簡直是白費氣力，希望擊敗卡登博士，登陸月球，必須有很超卓的武器，更重要的一點，那些武器並非由美國政府製造出來，是另由財團撥出鉅欵建造。」



各人聽了，頗以爲奇，月球專家沙伯舉手，表示他有些話想說，雷加拉博士叫他站起來，想說甚麼就說甚麼。

沙伯想了想，說：「雷加拉博士，我有許多問題想提出來，請你回答，相信那些問題亦是座上各位嘉賓蓄疑於心的，你必須回答我，這就等於向他們解釋。我最想知道的一個問題就是剛才你提出來的建議，你認爲向卡登博士挑戰，必須製造一批堅强有力的武器，可是，那些武器並非由美國政府製造，難道華盛頓當局不肯撥出鉅額的經費幹這一場精彩絕倫的戰爭嗎？」

雷加拉博士說：「沙伯先生，你的問題相當重要，我打算不厭其詳的解釋幾句，雖然近年來當局蓄意發展遠征太空的壯舉，它只是站在科學立場做的，並非爲了戰爭，更加不是爲了對抗一個人而戰，如果動用二三百億美元去製造一種離奇的秘密武器，目的只是想到月球消滅一個人，美國的國防部一定不同意這樣做，因爲那個人並非美國的逃犯，他在美國逗留的一段時間，只是爲發展科學，沒有犯罪，更



加重要的是這一點，他從來沒有單獨向美國挑戰。」

沙伯說：「上次卡登博士的爪牙奧提斯，自稱救世者，他企圖控制阿拉伯的產油區，不是等於向美國挑戰嗎？如果美國並非把他看做敵人，爲甚麼派出戰鬥機向他出擊呢？聽說太空戰鬥機是最新奇的一種秘密武器，華盛頓當局居然肯用它出擊，由此可以反映出華府早已把他看做敵人，何以你一口咬定美國的國防部不肯撥鉅欵製造更犀利的秘密武器呢？」

雷加拉博士說：「上次美當局幾次出動戰鬥機向內夫德沙漠核心的魔鬼兵巢穴展開攻勢，只是協助沙地阿拉伯這個國家，替它消滅强敵，那是基於軍事聯盟而做的，絕非企圖發動戰爭，說到追擊飛天潛艇所派遣的最新秘密武器太空戰鬥機，確是出自華府的主意，問題在這裏，那種戰鬥機的性能以及戰鬥力已經是現時最犀利的武器了，它能够在高空作戰，也可以飛出太空追擊任何一種飛行物體，已經算是了不起的一種武器，居然被卡登博士的飛天潛艇擊毁，爆炸焚燒，化爲烏有，可見對方並非弱者，美國國防部認爲不適宜打沒有把握的仗，故此我認爲沒法煽動他們向卡登博士挑戰。」

在座的一個太空武器專家奧蘭杜倫問：「關於太空戰鬥機，它究竟是怎樣子性質的呢？何以你說它是現有任何一種飛行武器當中最有威力的一種戰鬥品呢？關於這點，可以談談嗎？」

雷加拉博士說：「當然是可以談談的，這種飛行物體略爲扁平，看來不像是飛機，很像參加賽車那種又矮又扁的跑車，因爲它要很迅速的飛出地球大氣層，從斜角滑出去，故此要採取這一項設計，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機上沒有活人，有的只是橡皮人，故此它可以毫無所懼的向敵人衝過去，同歸於盡。」

雷加拉博士想了想，補充一句：「事實上這種戰鬥機剛剛離開地球已經給命運註定它要毁滅了，因爲它沒有足够的燃料回航。」

有人站起來問：「雷加拉博士，建造一架能够飛上高空作戰又能够飛出地球在太空作戰的飛機，如果它飛了出去就永遠沒法回航，豈不是太過浪費嗎？」

雷加拉博士說：「並非太過浪費的，因爲那種飛行物體闖入太空之內就不必使用燃料也可以飄浮，碰上了任何一種飛行物體，如果沒有做出特殊記號，給橡皮人獲悉，那一架戰鬥機自然會衝過去，跟它同歸於盡，再又因爲橡皮人不必進食，故此它可以留在地球的外綫，作爲保鑣，換言之，有了這種太空戰鬥機，從別的星球起飛的攻擊性武器，未能進入地球大氣層之前，已經被它擊落。美當局本來是製造它去保衞地球的，料不到它移作追擊太空潛艇之用，更加料不到它被敵人擊毁。」

沙伯說：「雷加拉博士，你召開這一個秘密會議的時候，已經說過這個會議是你私人召開的，並非美國太空署召開，現時我們明白了你的志願，希望召集有份量的科學家，製造秘密武器，進攻月球，剷平卡登博士以及他的爪牙，我首先想問問你，那一筆龐大的經費究竟是從甚麼地方取來呢？」

雷加拉博士說：「那些經費大概是二百億到二百五十億美元，我希望它由地球上的財團投資，將來我打算建造宇宙船航行到月球那邊去，它十分巨型，速度很慢，但卻十分安全，抵達月球上空，由它放出蜂巢型的垂直降落器，到時負責在月球上面建立橋頭堡的戰士就由許多個六角形的圓筒躍下。月球上面沒有地心吸力，決不會跌傷，我已經根據想像中登陸月球的形狀繪寫兩幅十分逼眞的彩圖，請你們跟着我走向另外一個大堂，去看看我寫的彩圖。」

參加會議的嘉賓聽了，當然想看看它，不約而同的站起來，跟着他走。

進入另外一個大堂之內，牆上掛滿各式各樣的彩圖，全是跟太空有關的，雷加拉博士指着右邊第一幅巨大的彩圖說道：「各位現時看到的一種鱸魚形狀的飛行物體，它就是將來進入太空的宇宙船，那種飛行物體之所以如此笨重，因爲它要承載三千到三萬那麼多的乘客，大部份是戰士，那些人分分鐘都要呼吸，故此需要大量氧氣，把氫氣壓縮爲液體，叫做液態氫，它噴出來的時候，從液態變成氣體，本身的體積擴大一千倍，登時着火焚燒，故此它可以推動一枝火箭升空，液態氧也是如此，它由液體變成氣體，而且可以擴大一萬倍，不過，它並非爲了燃燒而製造的，它只是供應所有乘客呼吸之用，乘客越多，那一艘宇宙船的體型也要特別巨大，宇宙船中央有一個貯藏壓縮液態氧的金屬缸，它佔了整整一艘宇宙船百份七十的容積，有了那麼多的氧氣，他們才可以在月球過活。」

跟着博士指向另外一幅懸掛在牆上的彩圖，說：「這是蜂巢形的垂直降落器，每一個六角形的金屬管可以躲藏一百個戰士，一個個圓球形或者橢圓形的金球，所貯的正是液態氧。每一個圓球的外殼都要塗上一層很厚的鎢金，避免它在太空降落時熱力增加，以致球形的貯藏器所收貯的液態氧爆炸，單是鎢金，已經要花掉十億美元過外。宇宙船的外殼也要用鎢金塗抹，那艘船重十萬萬噸，它需要的鎢金更多了，當然是耗費更多。」

有人問：「雷加拉博士，如果宇宙船在太空被隕石撞擊，有何辦法解圍呢？」

雷加拉博士說：「它有一層氣體噴出來，不管是否有外物撞擊，都是不分晝夜噴出去的，目的是擋住凌空而墜或者迎面撞擊的飛行物體，不管它是否隕石或者飛彈。凡是飛行物體向他撞擊，距離它一萬呎即時蕩開，故此它不會撞毁，此外，宇宙船還有避磁避震的裝置，且又不會被電流灼傷，因爲它的外殼不會傳電。」

宇宙船的性能十分廣泛，確是很有價值的科學產物，各人聽了覺得興奮，不過，想到建造費需要二三百億美元這一點，他們卻又眉心緊皺。

雷加拉博士發覺大部份的嘉賓忽然沉默起來，沒有人做聲，他不必查問也知道那些人必然是担心宇宙船的建造經費，笑了笑，說：「關於這一筆鉅欵，我已經有了很完整的計劃，首先要你們同意在月球登陸，然後講出來，大家商量，現時你們

已經同意，而且對這件事情發生興趣，我可以跟你們回到小廳子那邊，喝杯薄酒，慢慢的研究如何誘導財團投資。」

創辦月球統一發展公司

十分鐘後，十八個嘉賓跟他在原來的地方喝酒談心，密密的計議，雷加拉博士說：「首先我想說的是月球發展方面，現時有些人巧立名目，在報紙上面登廣告，自稱他已經取得合法的地位，準備將來在月球上面，最肥沃的一處種植各種農產品，由於月球上面的土地含有礦質特別多，任何農產品可以有十倍於地球的同類五穀收成，這種生意大有可爲，叫任何一個美國居民踴躍參加，只要那個人付出美金五元的報名費，便是他們的會員，將來優先配給在月球上面的土地，說也奇怪，這樣子的胡言亂語居然有人相信，創辦人一下子就獲得一億幾千萬元的報名費，別的人摹仿他去做同類的勾當，詭稱他在月球上面開礦，一本萬利，投資一百元，將來有希望收回十萬元，凡此種種，都是騙子，實情怎樣呢？美國除了太空人之外，沒有任何人到過月球，他們自稱在月球上面幹一番事業，只是白日做夢，我們想爭取財團的注意，不妨走遠一條路，先向當局取得合法的月球統一發展公司，然後分別在美國七大都市弄一些門面很大的辦公廳，展示月球上面各種品物，又有一個人，曾經到過月球，可以回答各項關於月球的問題，做經理兼公關主任，到時自然有些財團打主意，世界上面有許多巨富是有鈔票而沒法找到地方投資的，如果我們經營的月球統一發展公司吸引了他們的注意，紛紛投資，便有可能集資二三百億美元，作爲興建宇宙船之用，這個辦法不一定成功，但卻值得試試，各位有何高見呢？」

座上客一致通過，並且由雷加拉博士很鄭重的介紹唐龍給他們認識，並由大會決定委派唐龍做月球統一發展公司的總經理，並且叫他的心上人羅美莎做公關主任，大本營設在紐約曼哈頓區。

開辦費一百萬美元，由雷加拉博士墊支，將來該公司成立，收了各股東的錢，然後如數付給雷加拉博士，有了錢，什麼困難都可以解決，於是唐龍與高采烈的帶了羅美莎走馬上任。

羅美莎一直都是担心唐龍在許多場龍虎鬥當中喪命，有了這種轉變，她覺得很開心，可是，另一方面，她卻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憂慮，他倆離開內華達州搬到紐約曼哈頓區的豪華住宅居住之後，只有三天，她就跟唐龍在靜夜中暢談此事。

她略有愁容，說：「唐龍，你有沒有想及這一點呢？雷加拉博士並非富有的人，他突然拿出一百萬元鉅欵出來，攪月球統一發展公司，並且運用他的權力，透過政壇上面重要份子，把雜牌的公司掃蕩，利益集中於我們這一間公司上面，這一連串的行徑似乎有一股陰謀潛伏，到時可能發生不測之憂，你有沒有考慮過爲甚麼他要這樣做呢？」

唐龍很悠閒的說：「我不單是考慮過，還在考慮之後很樂意參加，因爲我很清楚這件事情的底蘊。」

她很是興奮，說：「唐龍，這一類的事情極有可能是有些內幕的，我跟你生死與共，什麼秘密你也可以告訴我。」

唐龍毅然說：「這件事情是由一個秘密會議決定的，那個會議在太空署的秘密基地舉行，當然是它在事前已經得到當局的同意了，甚至可以說是華盛頓當局授意他這樣做，假如我們經營的月球統一發展公司眞的有財團投資，達到二三百億美元之巨，那些錢仍是透過政治壓力才會落在我們袋子裏面的。」

她有些不解，問：「唐龍，你是否說那些錢係美國政府拿出來的？」

唐龍搖了搖頭，說：「美國當局不必拿錢出來，那些巨富只要對以色列的執政當局說明此事純然是壓抑阿拉伯人的勢力擴張，自然有人肯拿出鉅欵來，投資建造宇宙船，你懂得嗎？最强大的財團是猶太人的富翁組織而成，猶太人就是以色列的公民。」

羅美莎恍然大悟，不再多問。

羅美莎跟唐龍確是天生的一對，他倆平時在十分危險緊張的環境中尙且依戀在一起，活得很興奮，好像兩個靈魂溶化爲一個整體，這時忽然渡着悠閒自在的生活，當然是樂趣無窮了，差不多夜夜笙歌，到夜總會欣賞各種精彩表演之後，返家仍要小飲，然後上床睡覺，晚晚都像是渡着蜜月，她的心情輕鬆，容光煥發，看來更加嬌艷，她對自己的美色也很滿意，有充份的自信心，認爲唐龍決不會拋開她，投進別個女人的懷抱，使她不能够釋然於心的只是妖女姬黛，不過，這個女間諜已經逃往月球，再也不能夠迷惑唐龍了，她只是偶然想起唐龍一度入迷的夢痕，眉心一皺，不久便即笑逐顏開。

有一晚，奇異的事情忽然發生，唐龍跟她從夜總會走出來，慢步走向停車場，忽然嗅到一股迷人的芬芳，那種香水含有麻醉氣味，顯然是有人把哥羅芳這種迷藥混在香水裏面朝着他噴發的，他暗呼不妙，正想反抗，已經來不及，一陣暈眩，便即茫茫然的失去了知覺，到了他覺醒，已經置身於一張圓床之上。

他覺得一切陌生，稍爲有些氣力，他就坐起來，想不到他剛剛翻身坐起，便即發覺坐在床口的一個美女，不折不扣的是妖女姬黛！

他吃了一驚，不由自主的說：「姬黛，我是否到了月球？」

唐龍跌進脂粉陷阱

姬黛嫣然一笑，反問一句：「唐龍，爲甚麼你這樣說呢？你的腦袋是否有些問題？」

唐龍說：「並非我的腦袋有問題，事實擺在眼前，你已遠遠的離開地球了，我忽然會見你，怎會相信你仍在地球之內呢？如果你看見卡登博士，替我問候他。」

她笑嘻嘻的說：「唐龍，我一定辦得到，而且很快辦到，卡登博士現時坐在小花廳恭候你同在一起吃早餐，你快些洗嗽吧。」

說完這句話，她忽又開口：「唐龍，請告訴我，爲甚麼你覺得自己已經到了月

球？」

唐龍深深吸了一口氣，說：「憑着過去的經驗，我知道置身於氧氣特別濃厚之處，那個地方就是月球。」

她哈哈大笑，說：「唐龍，你說對了，人造的氧氣確是太過濃厚的，你的記憶力很强，佩服之至！至於我，給你的感覺有時好，有時壞，你不至於把我完全忘記吧？」

「不，我不單是永遠記得起你，還不斷的想念你，特別是殘夜。」唐龍由衷的說。

他說得十分逼眞。

很快他就走進小花廳，跟卡登博士晤談，以前他在月球上面承蒙卡登博士賜宴，他眼中看到的景象跟那時他們看見的形象完全相同，甚至遙望窗外的風景，也跟過去記憶中所看見的月球美景完全相同，無怪他覺得是舊地重遊了，使他感到自己已經置身於月球之上的另外一種證據就是卡登博士，一向使他望而生畏的月球怪客，正在緩步走近，跟他握手，這傢伙的臉孔給一塊白布罩住，所看到的只是一雙眼，那副模樣正是他記憶中的月球隱士，他陡覺心上一震，跟着聽到卡登博士的笑語之聲，他更加感到眼前是月球景物了，登時呆了一呆。

卡登博士的眞面目永遠藏在白巾之下，故此唐龍只能夠從笑容和語聲去判斷，站在眼前的人是否卡登本人。

卡登博士走過去跟他握手，說：「唐龍，別來無恙，今天你又到了月球，跟我在北高峯吃早餐，其實你離開紐約不過是一兩天而已，宇宙這樣大，從地球到月球，你很快就習慣了它，來來往往，一點也不覺得疲倦。」

唐龍沉住氣說：「卡登博士，你眞是客氣，你既然施展詭計把我刦到月球，還會放走我嗎？我很想知道你爲甚麼使我變成階下囚，帶到月球來。」

卡登博士縱聲大笑，說：「唐龍，你說錯了，你並非階下囚，正是我最重視的嘉賓。至於我叫人把你帶到月球逛逛，只有一個原因，我一個人在月球上面過活，太過寂寞了，我需要朋友，特別是喝了一點酒的殘夜，睡不合眼，往事如潮，我更加渴望有一個親人或朋友作伴，談談心，看看我珍藏的珠寶以及藝壇珍品，你知道的，我一向不喜歡女人，故此我千方百計把你送到月球的北高峯，陪我玩幾天，你自己可以計算，十天之後，我就把你送回地球。」

唐龍似信不信的向他望了一眼，說：

「多謝你的好意。」

卡登博士很輕鬆的說：「唐龍，我的確是對你有些好意的，既然你搖身一變，榮任月球統一發展公司的總經理，大概你會注意到月球上面各種變化的，閒來無事，到月球玩幾天，對你確是有利的，閒話休提，我們吃早餐吧。」

他們兩人一邊吃早餐一邊細談，卡登博士似乎對他十分誠懇，毫無惡意，唐龍由衷的感激他，可是，想起了他的心上人羅美莎，他仍覺得不安於心。

由於他的感覺有些零亂，故此他跟卡登博士交談之際說了一些甚麼，他感到很模糊，迷惘中，卡登博士忽然開口，跟他談論「女人」，說：「唐龍，有許多男人同時喜歡兩個女人的，看來你也有這種艷福，羅美莎等於你的妻子，姬黛是你的情婦，你自己說吧，你究竟喜歡兩個人當中的那一個？如果兩個人當中一定要毀滅一個，留下另外一個，你打算毀滅誰？希望你回答我這個問題。」

唐龍想了想，說：「卡登博士，你提出來的問題，眞的十分難以回答，大部份男人對於妻子有些敬重，對於情婦，却又有些愛憐，難以決定取捨，更加難以決定毀滅那一個。」

卡登博士哈哈大笑，說：「唐龍，你眞有憐香惜玉之心，既然你的想法如此豁達，就讓她們兩個人分居在月球與地球兩地吧，希望你記得這一點，在姬黛的面前不要談及羅美莎。」

「多謝你的指導。」唐龍是很冷靜的回答。

變成卡登博士的嘉賓

那天吃完早餐，唐龍跟姬黛同在斗室之內，燈下美人，越看越艷，一寸寸的慾火升騰，唐龍就不由自主的擁抱着她，倒在床上，翻天覆地，玩得十分開心，不過，如魚得水的歡樂結束了後，他就感到無比疲倦，需要小睡，她很知趣，靜悄悄的走開！

那一次小睡，竟然變成了酣睡，起床時已是黃昏，隔開了玻璃窗眺望，外邊的景色，分分鐘發生變化，紅得像血，藍得像藍寶石，有時，還湧起了黃玫瑰似的鵝黃顏色，唐龍直覺到外邊的景色所看得見的，任何色素都是比較地球上面，同樣色素更加强烈，看了又看，看倦了一雙眼睛，然後走入餐廳，跟卡登博士交談，跟着吃吃喝喝。

吃了個飽，唐龍跟她坐在卡登博士的座位旁邊，她忽然提出一個請求，希望卡登博士帶他到下邊的珠寶庫看看最新奇的珠寶，不消說，唐龍大開眼界，使他最感興趣的還是「變色鑽石」。

鑽石照例是白色的，有時它會有別的色素，變成「黃鑽石」或「綠鑽石」，從來沒有一枚鑽石是跟隨光綫變色的，它本身是淺黃而又略帶橙色的鑽石，光綫略增，橙色也會增加，黃色隱沒，光綫强烈到變成耀目時，它就由橙色變成玫瑰紅。

它不再變色了，不會變成深紅色的，儘管如此，已經使唐龍覺得驚奇。

放在橱窗之內的變色鑽石當中，有一枚鑽石約有三卡的重量的，已經裝鑲爲一枚鑽戒，卡登博士叫她把它拿出來，送給唐龍，說：「這是我很誠意的贈品，希望你看見它就等於看見姬黛！」

姬黛略帶羞容，向他睨了一眼，她的美色比較羅美莎更勝一籌，在唐龍的心目中，眞的是活色生香，恍如變色鑽石那麼珍貴。

唐龍接受很熱誠的招待，第三天的黎明，他突然發覺身邊缺少了一個嬌軀，悶悶不樂，橫豎他已是覺醒，索性起床看看她是否到了洗手間，不料他只是走了幾步，便立即發覺枱上壓着一張箋紙，是她寫

的，她對他說知，有很重要的事必須暫時離開他，到地球一次，大概一週之後回來，外邊正在刮風，沒有得到卡登博士同意，切勿冒險走出來，因爲他缺少抵抗時速二百哩的狂風吹襲，她不想回來的時候看見他躺在病床上面。

那一張箋紙雖然是寥寥數語，已經反映出她的綿綿情意。初時他到了月球仍然担心她會加害，又担心卡登博士找他算賬，到了那時候，壓在他的心頭大石然後放下。

他認爲卡登博士跟姬黛不會對他存有任何惡意，就放心得多。

爲甚麼卡登博士把他搬到月球上面來？這個問題，使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中。既然他沒法猜透對方的心意，他只好站在自己的立場去應付不尋常的局勢，盡可能的隱瞞事實，別讓卡登博士懂得那麼多！

唐龍太過多疑多慮了，卡登博士一直都是很尊重他的，沒有半句涉及關於雷加拉博士，甚至沒有向他查問那一個人或者那一個集團支持他，使他躍登總經理的寶座。

卡登博士似乎是眞心誠意邀他作伴的，除了飲酒以及進食，大部份時間都是跟他同在一起欣賞名畫和珠寶，有時在地下室睇電影，那個小型電影院只有他們兩人在座，十分冷落。

垂直降落器，即將降落月球的景色，遠處的小球是地球。

很快就渡過七天，加起來就是十天了，卡登博士對唐龍說：「你留在月球上面已經有十天之久了，我說過爲期十天，就把你送回地球，時限已到，可惜姬黛沒有回來，也許她在地球出了亂子，我沒有時間走開，也沒有足夠的體力應付各種瑣碎的事，希望你回到地球協助她一臂之力，辦得到嗎？」

唐龍恨不得早些離開月球，聽了喜形於色，連忙答應，跟着問：「我回到地球，到甚麼地方找她呢？」

卡登博士說：「你不必找她，只是在紐約日報刊登一段廣告，寫四個字——我回來了！下留署名就是你自己，她天天閱讀紐約日報，看到了它，自然打電話給你，多數打到辦公廳，否則，可能打到你的寓所。至於她的任務，很是平常，別把它猜想到秘密武器，我只是想派她到地球找一個眼科醫生而已。」

唐龍頗爲詫異，問：「卡登博士，你說的是眼科醫生嗎？幹甚麼你要找眼科醫生呢？」

卡登博士說：「當然我是患了相當嚴重的眼病才找眼科醫生的，近來我覺得一雙眼睛有些不對，同一的東西，有時看見它變大，有時看見它變細，這種用叫做視覺變形，急需眼科醫生，故此我叫她替我找一位經驗豐富的醫生到月球來，也許她不能夠決定那一個，或者她有了決定，對方不肯到月球來，她逼於找另外一個，故此拖延了幾天，如果你看見她，帮忙她找最好的眼科醫生，必要時跟她合作，把這傢伙搬到月球來，至於如何搬送，她自然會告訴你！」

唐龍但求快些離開月球，甚麼條件都答應。

兩人作最後一次交談之後，唐龍從卡登博士手中接過一杯又香又醇的酒，一飲而盡，覺醒的時候，他已經躺在曼哈頓酒店的房間之內。

宇宙船已經秘密建造

那一間酒店跟他的寓所相距不遠，他趕快走出來，搭的士返家，他一直都是担心羅美莎那晚遇襲之後，發生甚麼變化，直到他返寓所跟她擁抱，吻了又吻，發覺她沒有病容，然後放心。

她問他前後發生過甚麼驚險緊張的遭遇，唐龍苦笑一下，設：「我到過月球，有驚無險！」

說完，他把左手戴着的一枚鑽石戒指脫下來，說：「這是卡登博士送給我的禮物，我轉送給你，相信地球上面沒法找到同欵的鑽戒。」

她把它放在燈光照射之下欣賞一番，把它交還唐龍，說：「這一件稀世之珍，留在你的手指上面吧，如果雷加拉博士問及你的行踪，你儘可以把它交給他過目，證明你忽然失了踪，確是到過月球。」

唐龍說道：「羅美莎，你眞是想得週到。」

那時仍是白日當空，唐龍跟她溫存一番，便即回到紐約曼哈頓區「月球統一發展公司」，走進經理室，他發覺枱面玻璃壓着一張字，係雷加拉博士的手筆，寫下

一句：「唐龍，任何一段時間，見字即時打電話給我！」

唐龍一看就知道有些不尋常的事情發生，趕快撥電話給雷加拉博士。

長途電話駁通了，雷加拉博士叫他立刻搭航機到內華達州的死亡谷太空署秘密基地，有很重要的事情晤談，不能夠在電話之內告訴他。

他本來想在紐約日報刊登廣告，通知姬黛，因爲他暫時要離開紐約，只好把這件事情暫時擱下。

他到了死亡谷。

他進入太空署的地下室，雷加拉博士剛剛看見他就笑臉相迎，走過去跟他握手，說道：「唐龍，能够看見你多麼好呢？不見你有一週之久了，大概你瞞住羅美莎到別的地方跟美女鬼混了，是或不是呢？不要緊，我們還是談論正經的事情吧，宇宙船快要全部建造完成了，我們即將展開攻勢，向月球進攻。」

唐龍有些詫異，說：「我們經營的月球統一發展公司，只是掛起了招牌，不到一個月，怎會這樣快就有鉅欵建造宇宙船呢？再者，它絕不可能在一個月之內建造起來的，你有沒有攪錯？」

雷加拉博士很冷靜的說：「唐龍，我說的是眞話，喝一點酒慶功吧，今晚我就帶你看看掛圖所繪的宇宙船。」

唐龍說：「倘若眞有其事，你可以說是現代最權威的魔術師了。」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我並非魔術師，不過擅長佈局隱瞞一些重要的事實而已，如果你我的記憶力夠強，你會記得起我向你說過的一些話，掛起招牌自稱在月球上面尋求發展做生意的一個辦公廳，只是一個幌子，準備吸收外資建造宇宙船，這句話半眞半假，事實上我們先有足够的資金去建造宇宙船然後掛起招牌做生意的，那些資金全部從中東的產油國家元首徵集，送交華盛頓當局，轉送我們，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三年以前已經開始建造這一艘龐大的船，並不是一個月把它建造起來。」

「它在甚麼地方建造呢？」

「就在死亡谷的另外一邊。」雷加拉博士喝了一杯酒，滿臉紅光很興奮的說。

他爲了證實他說過的話全部屬實，當晚就帶唐龍去秘密基地，欣賞那一艘快要完成的宇宙船，他很鄭重的說：「重達三萬萬噸的宇宙船，想把它擧起來，已不容易，何況把它送到地球以外的太空呢？當然是難之又難，普通的噴火式推進器沒有這樣大的力量，唯一可以使它很順利的升空的力量，到了離開地面十一哩半的一處，還有足够的力量衝破大氣層，闖入太空的只是核彈爆炸。」

他說得太快了，不自覺的停頓了一下，唐龍插嘴問：「核彈爆炸是否在船上炸了一枚核彈，利用它的爆炸的壓力使宇宙船升空冲擊大氣層呢？」

「是的，大致上確是如此，不過技術上仍是有分別，就拿原子彈看作研究的對象吧，當年投下日本長崎廣島的兩枚原子彈都是利用鈾的原子分裂，使它爆炸的，它很順利地毀滅了日本兩個大埠，當時已經有些科學家注意到這件事，認爲鈾的原子分裂可以產生很大的力量，使發電機推動，不必靠石油，憑着這個觀念製造出來的核子潛艇下海後，就有另外一個觀念產生，認爲鈾的原子雖然可以分裂，產生力量，但它比不上另外一種元素的原子分裂所產生的力量那麼大，循例而進，於是發明了比較原子彈威力大過二百倍的氫彈，再進一步就是用氦原子製造出來的氦彈了，它的威力並非大過氫彈，最有價值的是這一點，它突然爆炸所造成的力量可以收集在固定的爆炸爐，不斷的發射，直到它的力量射完爲止，發射的時候就有巨大的力量產生，可以把三萬萬噸重的物體送到天空去。這種氦原子漿只是一罐五磅庄奶粉那麼大小，投入洪爐，居然會產生如此厲害的力量，眞是不可思議。」

他除了指示宇宙船內部各種設備之外，還帶唐龍去看洪爐，火力高達華氏表一萬度，此外，他又把唐龍引進一個貴重物資收藏倉庫，開亮電燈，叫唐龍看清楚氦子漿放在什麼地方，說：「那邊放置的一個小罐，僅有五磅重，罐上塗了紅漆，表示它係極度危險的東西，即使它貯藏在一個可以隔離外邊任何物體的接觸的特製金屬罐，外邊又把三層預防輻射綫傷人的玻璃隔開，仍要站在距離八呎的地方看它，超過了這一條黃綫，便會發生危險，骨髓逐漸發生變化，終於患上骨癌。」

雷加拉把宇宙船各種特徵逐項解釋之後，慨然說：「唐龍，你是經營月球統一發展公司的總經理，應該懂得宇宙船的秘密，改天我再把你帶到另外一個秘密基地看看將來在月球登陸必須具備的蜂巢式垂直降落器。」

那晚唐龍有機會看到那麼多的科學產物，引以爲榮，不過，他的內心却受到嚴重的損害，不斷的自責，一方面他覺得自傲，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自卑，根本上他仍要負責協助妖女姬黛在紐約或其他地方找一個眼科醫生送到月球，替卡登博士醫眼，等於卡登博士的助手，他是否有資格策劃月球登陸呢？

由於內心責備，產生高度的心理壓力，他跟雷加拉博士分手之後，澈夜失眠，枕邊人柔聲說：「唐龍，你千萬不要忘記，你只是個普通人，不能够做超人的事，否則，自取滅亡，你見過雷加拉博士之後，大概有些特殊的轉變，才使你感到如此沮喪，我是你的枕邊人，你爲甚麼不把實際情形告訴我，大家商量一下？」

枕邊私語是最誤事的，唐龍的內心感到極度空虛，不自覺的把他所見所聞說出來，她聽了，緩緩的說：「唐龍，不必太過難堪，你沒有把最近被擄到月球上面跟卡登博士見面的一切遭遇說出來，確是明智之擧，假如他獲悉這種秘密，可能說你通敵！」

聽了這些話，唐龍把心一橫，不再考慮這件事，一切保守秘密。不過，他這種態度只是保持了三天，便即發生轉變，因爲雷加拉手下的特務份子抓住一個叫做「波蒙」的人，他是相當有名氣的整容師，從他主持的整容院裏面搜到一些古怪的證據，證實他最近幹了一宗整容手術，被整容的女人跟女間諜姬黛有關。

雷加拉博士獲得這一條寶貴的綫索，

立刻打長途電話給唐龍，叫他放下了電話的聽筒立刻走向紐約市中心區的聯邦總部調查局機密室，別把這件事情對任何人說知，包括枕邊人在內。只是這個電話，令到整個局勢發生變化，本來是已經夠複雜的局勢，變成更加複雜，更不妙的是這一宗突破事件影響到他的枕邊人羅美莎。

雷加拉揭發整容的陰謀

那晚唐龍在美國最有權威的保密局機密室裏面，等候了三小時之久，雷加拉博士搭最快速的戰鬥機在紐約機場降落，如臨大敵，剛剛走出機場，他就驅車到紐約市中心區聯邦統計調查局，走向該局屬下的保密局那邊，直入機密室。

他看見唐龍，然後把緊張的情緒鬆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唐龍，你沒有死，也沒有受傷，我眞是高興。」

「爲甚麼你這樣說呢？」唐龍頗爲詫異。

雷加拉博士說道：「我沒有很詳細的向你解釋之前，先想對你說一句話，晚晚跟你睡在一起的人是一條蛇！」

「甚麼？你說的是羅美莎？」

「是的，我除了對你說出剛才說的那一句話之外，還要說第二句，那個女人並非羅美莎！」

聽了這一句，唐龍嚇呆了半截，說：「博士，我希望你能够提供堅强有力的證據。」

雷加拉博士臉露微笑，說：「唐龍，你當然懂得，我沒有人證物證之前，決不會捏造事實，破壞你的家庭幸福，現時我應該扭開錄音機以及把硬卡幻燈片放映給你看，讓你懂得整個事件的過程。沒有給你看清楚整個事件之前，我先要向你解釋我們爲甚麼不斷的向全國整容院做些突擊檢查。

「即使我沒有向你講清楚，你也會明白，有許多刦匪、兇手，或者是國際知名的特務，被美國保密局或警探方面的工作人員獲悉一些綫索，包圍他。那些人自問沒法逃出美國，或者想辦法仍在原處繼續幹他們想要幹的工作，往往乞靈於整容院，改頭換面，故此我們有甚麼風吹草動，立刻展開突擊性搜索，在紐約長島的遊覽區那邊，有一間整容院叫做神奇整容院，主持人係四十五歲的波蒙，我們並非爲了搜索跟羅美莎有關的任何一種證據，只是走進去搜索，結果在他的秘密文件收藏庫之內找到兩個女人的照片，後來，證實一個女人是羅美莎，另一個女人係姬黛，假如晚晚伴在你身邊的女人並非羅美莎，而是姬黛，我告訴你的軍事秘密，可能被你洩漏，故此我急急忙忙的召見你，現時請你先行聽聽整容師傅波蒙吃了招供丸之後所講的一切，再請你欣賞跟整個事件有關的地方，也許它能够挑起你的回憶，提供一些重要的資料，使我加倍明白整個事件的幕後人是誰，這樣做有甚麼凶險毒辣的陰謀。」

跟着雷加拉博士扭開錄音機，唐龍一聲不響的傾聽。

他聽了很久，沒有發表意見，後來雷加拉博士放映實地拍攝的幻燈片給他看，他看了一截，失聲驚呼了一句：「對了，就是這個地方！」

他的情緒十分激動。

雷加拉博士讓他繼續看下去，看了又看，然後關了放映機，跟唐龍單對單的交談。

唐龍竭力壓抑他的情緒，把他在停車場嗅到含有哥羅方迷醉藥香水昏迷的一晚開始，直到他在曼哈頓酒店房間之內覺醒爲止，說個詳細，跟着講述他的意見：「我做夢也想不到，它居然是一個騙局，表面上看來似乎卡登博士把我擄刦到月球上面，做他的嘉賓，伴他玩十天八天，其實是借故使我暫時離開羅美莎，由姬黛頂替她的地位，不消說，這樣做純然是竊聽我所知的秘密，我看見那座房屋內部的間格以及地下室的模樣，即時感覺到有人扮演卡登博士，並且在室內大廳細房佈置成月球北高峯精舍的形狀，令我發生錯覺，姬黛走開，沒有懷疑她，現時我一切明白了，可笑得很，我在那座房屋，每一次向窗外眺望所見的景色，以爲是月球之上的奇景，原來是一幅畫！」

雷加拉認爲他所講的話全部屬實，十分興奮，說：「唐龍，我不怪責你，我想證實這件事，立刻拘捕你認爲是羅美莎的女人，你是否同意？」

「我完全同意。」唐龍說。

凡是幹特務工作的人，特別機警，唐龍接聽長途電話的時候，第一句就說出：「博士！」跟着他放下電話機的聽筒，半句也不說，匆匆而出，他的枕邊人立刻提高警惕，叫人跟踪，故此唐龍走進聯邦統計調查局這種行徑，他們立刻知情，以最快速的方法通知那個女人離去，唐龍率領保密局的工作人員返寓，已經人去樓空，半句話也沒有留下。

這種現象是不尋常的，唐龍逼於回到保密局的機密室謁見雷加拉博士，說：「假如她眞是由姬黛整容，變成羅美莎，誘我上釣，我的一擧一動，她必然獲悉，故此今晚她能够在我返寓之前逃去，我感到自己疏忽職務，十分難過。」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爲甚麼你這樣快就判斷她不是羅美莎而且在今晚逃走呢？」

唐龍把他的想法說出來，順便多講一句：「我跟她在事前講過，不管白天抑或黑夜，只要她走出家門，便要在錄音機留下幾句話，讓我知道她去了甚麼地方，既然今晚我帶人返家，看不見她，放在寢室的錄音機沒有片言留下，可見她蓄意逃走了，最近，我發覺她的語聲不像是羅美莎的話音，懷疑她患病，多次催促她求診，想不到她眞的是另外一個人，她是否姬黛呢？我沒法保證，不過，她並非羅美莎本人，却是事實，爲了進一步的查出眞相，我認爲有此需要，立刻透過保密局指紋部的工作人員，從速到我的寢室以及廚房裏查驗她留下來的指紋，跟羅美莎留下的指紋對照。」

「對，唐龍說的這個主意，實在不錯？」雷加拉博士說。

透過指紋的檢查，不單是證實那個女人並非羅美莎，還證實她是姬黛，找到這個證據，眞相大白了，唐龍深自引咎，雷

加拉博士沉思了一會，說：「唐龍，這件事情並非你的過失，卡登博士千方百計偵查我們怎樣對付他，既然他派出來的妖女姬黛，找到重要的軍事秘密，十分危險，我必須回到死亡谷，重新佈署一切，你暫時仍然照常生活好了，有甚麼風吹草動，趕快用長途電話通知我！」

說完，他就乘搭最快速的戰鬥機回到死亡谷。

唐龍以爲此事已告一段落，想不到他翌日起床之後，閱讀報紙，獲悉死亡谷附近的軍用物資倉庫發生大火，並且有一連串的爆炸，有許多器材焚毀，他記得起那個地方正是以前雷加拉博士帶她去過的一處，大驚失色，趕快打長途電話給雷加拉博士。

電話接通了，雷加拉博士第一句就問他那個電話在甚麼地方打的？唐龍說：「在密室打。」

雷加拉博士聽了馬上說道：「你立刻離開那個地方，到了保密局，然後打電話給我。」

唐龍依了他，第二次打電話給他，雷加拉博士嘆息了一聲，說：「軍用物資倉庫眞的被人破壞，焚毀了許多有用的物資，僥倖我們仰賴它推動宇宙船起飛的一罐氫原子漿，沒有焚去。如果你有空，即時搭航機到我這邊來。」

對唐龍說，這句話等於命令，唐龍來盡快走向內華達州的死亡谷。

雷加拉迎他入內，照常的在地下室喝酒談心，他笑了笑，道說：「唐龍，我有一項秘密想告訴你，請你不要介意，上次我帶你去看那一罐氫原子漿，它並非眞的原子器材，只是一個空罐，我這樣做只是測驗羅美莎是否傾向於蘇聯那邊，故此整整一座軍用物資倉庫爆炸焚毀，我們的損失十分輕微，不過，我們的收穫也是微乎其微，因爲獲悉這一項秘密的女人是姬黛，不是羅美莎。」

唐龍早已知道羅美莎曾經是蘇聯派去美國的潛伏份子，可是，她所幹的活動並非對美國不利，相反的對美國有利，以爲她已經改邪歸正，棄暗投明，料不到雷加拉博士始終不信任她，大舉出擊遠征月球之前，還要做出這種測驗，因爲這一場火牽涉到他的枕邊人，他大感懊喪。

雷加拉博士說：「這一場大火顯然是姬黛弄出來的，跟羅美莎無關，你不必難過，我們還是想辦法對付姬黛吧。」

唐龍的心情十分惡劣，任由對方怎樣說，他只是含糊地說一兩句，沒有任何意見，雷加拉博士說完他想說的話之後，深深地吸一口氣，說：「上次飛天滑艇升空，我以爲她跟卡登博士的爪牙一起逃亡，料不到姬黛單獨留下來，更加料不到她居然佈局使你跌進陷阱，她經過整容手術之後，化身爲羅美莎，在你的身上盜取秘密，她的確是智勇兼備，我逐漸感到她是不容易對付，這個人非常善變，說不定你有機會跟她再度碰頭，如果眞有這種事情，你必須立定宗旨，任由她說甚麼，你都是把它看做說謊，拿出勇氣來，把她消滅，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很明白，不過，她不會有再見我了。」唐龍很冷靜的說。

妖女姬黛提出一個條件

唐龍回到紐約的豪華寓所之內，看見大廳細聽以及四個房間，全是空的，想起了羅美莎一去無踪，又想起千變萬化的妖女姬黛，百感交集。他怎能睡得合眼呢？那時已經是凌晨二時，忽然聽到電話機的嗚嗚聲，他抓起聽筒接聽，不覺心上一震，因爲說話的口音十分熟悉，第一句就對他說：「我是巴巴拉姬黛！」

他的情緒異常激動，衝口而出的說：「姬黛，你害我那麼多，仍然不够嗎？」

姬黛說：「唐龍，往事不必提了，今晚我的確是很有誠意想見見你的，如果你也想見我，請你自行選擇一間餐廳或酒家，到達那邊，才打電話給我，記得這一點，我是你的朋友並非你的敵人，還有一點，更加重要，羅美莎仍在我的掌握中。」

她掛斷電話之前，說出她停留之處的電話號碼，顯然她有恃無恐，認爲他不敢通知保密局抓她，才這樣放肆！

唐龍屈居下風，只好依照她的指示去做，爲了保障她的安全，他走進唐人街通宵營業的一間酒家，才打電話給她。

正如她所預料，他沒有告密，身上沒有武器，腦海裏面一片空白，沒有殺機。

兩人在「安樂酒家」會面，見面的時候她只是向唐龍望了一眼，暗送秋波，唐龍已經懂得她此行是很友善的，並非蓄意加害。

兩人要了一些酒菜吃喝，唐龍笑笑說道：「姬黛，我選擇唐人街的酒家跟你會面，目的是擺脫保密局的人跟踪，我們可以暢談，首先要責備你的一件事情，就是爆炸內華達州死亡谷的軍用物資倉庫。」

她搖了搖頭，說：「唐龍，我沒有這樣做，跟美國敵對的國家多着呢？他們認爲那些物資可能幫忙美國在第三次世界大戰時有決定性的影响，然後幹出爆破的勾當，我孤掌難鳴，即使我站在卡登博士那一邊，仍然不是跟美國作對的，何苦冒險爆炸那倉庫呢？你千萬不要多疑。」

她說的話未嘗沒有道理，唐龍不想跟她爭辯此事，索性很率直的問：「姬黛，今晚你打電話邀我出來見面談談，多少有些冒險的成份，你願意冒這個險，必有原因，希望你向我講清楚，辦得到嗎？」

她突然很鄭重的說：「唐龍，你當然知道，萬事萬物總是有人作主的，我雖然知道羅美莎軟禁在什麼地方，但却不敢擅自把她放走，極其量我把那個地方告訴你，由你救她，我假作毫無所知，不過，我這樣子帮忙你是有一個條件的，你必須要全力制止雷加拉博士建造宇宙船。」

唐龍心上一震，苦笑一下說：「姬黛，那艘船是雷加拉博士的命根，誰也沒法走近，我有什麼辦法破壞它呢？」

她趕快聲明：「唐龍，我並非煽動你破壞宇宙船，只是盼望你向雷加拉博士講述利害，使他不要白日做夢而已，你不妨對他說知，建造宇宙船的人雖然全部是他的心腹，不過，船上的乘客，有幾千人，甚至有幾萬人，只要其中有一個人暗中携帶一個微型炸彈，他就完了，千辛萬苦建造的宇宙船，跟所有乘客同歸於盡，現時

有些特務份子忠於他的信仰，隨時犧牲自己，不可不防！

「即使到達月球，安然降落，仍是危機四伏的，我知道你們已經發明了壓縮的液態氧，有足够的氧氣供應那些人活五年之久，可是，假如氧氣球被人暗中破壞，他們就沒法活一個鐘頭之久，他有什麼辦法防禦在月球發射的响尾龍飛彈呢？再進一步研究，他眞的有本領預防，仍是有困難的，任何人每天都要吃一兩磅的食物，如果一兩萬人到月球過活，只是一天，已經要吃幾萬磅的食物了，任由宇宙船多麼巨型也沒法把幾百萬噸糧食帶到月球的，故此我認爲他想把活生生的人送上月球，等於自尋死路！

「我眞的爲你們打算，希望你們接納我的勸告，明晚我再打電話給你，想要羅美莎，或者你決定不要她，請你在明天晚上答覆我。」

她說得斬釘截鐵，唐龍自問沒法說服她，只好依她的話去做。

唐龍付賬出門之後，他就到紐約保密局的機密室裏打長途電話給雷加拉博士。

出乎意外的，雷加拉博士竟然一口就答應他。

而且，很堅決的說道：「唐龍，她提出來的警告，全部屬實，我當然是有辦法預防這一連串的災難發生然後出動的，你不必替我担心，明晚你跟她聯絡，誑稱我一切答應她好了，最要緊的是偵悉羅美莎軟禁的地點，你負責救她，明白我的意思嗎？」

唐龍喜出望外，頻頻道謝！

月球上面危機四伏

翌日的晚上，不過十點鐘，姬黛已經有電話打給唐龍了，唐龍大着胆子把雷加拉博士說過的話轉告，並說他們可以停止建造宇宙船，還說這樣做並非宣佈停止建造，只是拖延，一拖就是十年八年，如果她滿意，請她把軟禁羅美莎的地點說出來，跟着問她在甚麼地方見面。

姬黛在電話中回答：「唐龍，今晚我有點不舒服，不想跟你見面了，如果你能够提出堅强有力的證據，證實你所講的話是雷加拉博士的意思，並非你的主張，我立刻把軟禁羅美莎的小島名稱講出來。」

唐龍早有準備，說：「我已取得雷加拉博士親口答應我的一捲錄音帶，我馬上播送，你最好用電話錄音的方式收錄，即時轉呈卡登博士決定，我等你的電話。」

對方同意了，唐龍眞的使用錄音機播出雷加拉博士的語聲，十五分鐘之後，有回音了，姬黛在電話的另外一邊說：「唐龍，你聽準了，我的波士已經答應，讓你到風火島把羅美莎帶走，島上只有一間酒店，她在十四號房，你不會遭遇襲擊，請你放心！」

唐龍依她的話去做，分手之後，大着胆子單人匹馬到風火島去，那個小島距離紐約郊區不遠，一向是遊覽區，唐龍毫不費力就找到島上的酒店，把羅美莎救出來，她的容貌沒有絲毫變化，看來她沒有接受過整容的手術，身材仍是那麼豐滿，只是擁吻的時候缺少熱情，唐龍吃了一驚，跟她交談幾句，才知道她患了失憶症，問非所答，十分傷心。

他把羅美莎帶返紐約，秘密送往一間秘密醫院診治，醫生對他說知：「你的女友並非腦震盪受影响的那一種，似乎是吃了一些神秘藥物，影响大腦，以致失去記憶，請你把她放在醫院之內靜養，相信短期內我有辦法把她醫好的。」

唐龍沒法可想，只好讓她留醫。

他在事後用長途電話報告一切，雷加拉博士哈哈大笑，說：「唐龍，我早已對你說知，妖女姬黛永遠靠不住，叫你消滅她，你始終不忍下手，反而相信她，把羅美莎救出來，受到她的愚弄，現代醫學昌明，也許有辦法使羅美莎恢復記憶也說不定，你已經把她放在醫院靜養，此事告一段落了，你立刻到死亡谷找我，留在玫瑰園過活，別到紐約，免遭毒手，因爲宇宙船即將啓行，我十分担心你的安全。」

唐龍奉命離開紐約，跟雷加拉博士晤敍，問：「博士，姬黛爲何愚弄我呢？」

雷加拉博士說：「這件事情恐怕有些陰謀在內，並非愚弄你那麼簡單，妖女姬黛跟你同睡過許多次，後來她化身爲羅美莎，當然跟你同睡過，她發覺你對她的熱誠超過你對化身的羅美莎，她就發生美麗的幻想，以爲羅美莎失去記憶，你就會投進她的懷抱，同時她可能利用你破壞登陸月球計劃，假如你仍堅持下去，不肯屈服，她不殺你，卡登博士也要殺你，防不勝防，何況你眞的有可能被强烈的肉慾征服呢？爲了你着想，同時爲了大局着想，我逼於叫你撤退，不再留在紐約。」

唐龍聽了恍然大悟，說：「博士，你眞是老謀深算，佩服之至，我想問問你，將來我們的宇宙船起航，如何制止特務份子潛入破壞？再者，宇宙船去月球降落之後，如何預防壓縮的液體氧氣球被人戮穿，使它爆炸？那麼多的人到月球去，糧食方面如何供應？照我想，你必然有辦法克服這些難題，可否對我講幾句？」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將來所有乘客俱是裸體接受檢查之後，才讓他進入宇宙船的客艙，那邊跟重要的機房以及燃料室隔絕，不會受到破壞，我們十分安全，至於氧氣球，降落月球之後，立刻藏在深坑，有人守衞，同時有辦法防禦任何一種飛彈，它也是不會被人破壞的，糧食方面更加簡單，我們只要帶一個月的糧食到月球去，已經够了，因爲我們帶了許多種五穀的種子，在月球種植，只要一個月就有收成，不必担心，你別忘記，卡登博士那邊不過一百幾十人，我們大舉登陸月球，很快就把他們全部消滅，永遠雄霸月球，安枕無憂！」

唐龍聽了，循例的向他稱讚幾句。

唐龍自從他再返死亡谷居住的一天開始，他就被人監視，沒法自由活動，在他居住的房屋以及他的活動範圍之內沒有電話，故此他是很安全，妖女姬黛想在他的身上打主意也沒法跟他接觸，甚至想加害羅美莎也辦不到，因爲雷加拉博士已經把她從紐約的一間私家醫院搬到另外一間醫院接受高級治療，一切守秘，極爲安全。

唐龍沒法跟任何人聯絡，只好任由命運的安排！

太空爭霸戰之　**登陸月球的先頭部隊及裝備**

這是在月球登陸的第一批戰士，從蜂巢型的宇宙船鋼管中吐出來，他們立刻就建立橋頭堡、掩護各人登陸。

雷加拉博士說過的話，果然兌現，宇宙船眞的在三個月後起航，飛上太空，奔往月球，並且在月球上空使用蜂巢式垂直降落器，由它的鋼管之內躍下三百個戰士，作爲先頭部隊，佈署一切，然後讓龐大的宇宙船降落。

一切十分順利，沒有發現任何一種抵抗，沒有半個敵人出現。太過順利了，雷加拉博士在他們安然登陸月球之後對唐龍說：「快些帶我們到北高峯去！」

唐龍依他的指示去做，到了北高峯，發現那邊精舍已經毀滅，只是留下少許殘痕，懷疑卡登博士已經全部撤退，更加重要的一種證據就是鑽石坑以及金礦，幾乎炸到變成平地，假如卡登博士仍然留在月球，決不會毀滅他藉此獲得巨富的礦場。

一週之後，雷加拉博士把各種殘痕綜合研究後說：「唐龍，我們中計了，妖女姬黛故意向你提出條件，表面上看來似乎她很關心你，實際上她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希望你把它轉達給我，刺激我的英雄觀念，偏要到月球跟他們拚一拚，這樣做必然是疏於防範的，如果卡登博士留在地球，乘機發動大規模的戰爭，沒人能夠收服他，現時我們置身於月球上面，進退兩難，我也不知道如何解決目前的困難。」

唐龍嘆息了一聲，說：「我跌進了脂粉陷阱，跟卡登博士交談，雖然那個地方是改裝出來的，似乎在月球上面交談，實際上却是地球上面一座普通房屋，不過，卡登博士却是眞眞正正坐在眼前三呎之處，你不相信他，向我多方面解釋，我也不信他眞的跟我談話，以致患了這種錯誤，想盡辦法在月球登陸，照情形看，可能卡登博士已經離開月球很久，最近在中東各地發生小規模的戰爭，俱是由他主持。」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的推理相當準確，你別忘記，自稱救世者的沙漠勇士奧提斯以及久大雄博士的確是駕駛飛天潛艇逃往月球的，如果卡登博士眞的留在地球，一年之前已經不在月球居住，他們到月球幹甚麼？到了月球如何生存呢？憑這一點推測，我懷疑卡登博士以及奧提斯久大雄博士等人，仍然留在月球上面。」

「我們已經在月球上面所有地方全面搜索過，始終沒法找到一個活人，也沒法找到一座房屋，難道他們會飛天遁地嗎？」唐龍說。

聽了這一句，雷加拉博士沉思了一會，說：「唐龍，你別忘記，我們至今仍然沒有看過月球的背面。」

唐龍聽了，心上一震，說：「是的，如果他們一羣妖魔鬼怪躲在月球的背面，等我們走了，才走出來，重建房屋，開闢新礦場，我們就白費氣力，徒勞無功。」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不要這樣天眞，假如那些人躲在月球的背面，有機可乘，就會突然出擊，他們躲在暗處，我們站在光處，永遠屈居下風，可能在一夜之間我們全部喪命！」

雷加拉的話也是很有份量的，究竟卡登博士那些人是否仍然留在月球俟機襲擊？抑或他已潛伏在地球某一處，隨時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這些疑問，留在下期本刊的「太空突擊戰」交代，到時有十多種秘密武器出擊，請讀者勿忘購閱。（完）


冊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